

晉

書

唐 房玄齡 等撰

晉書

第

九

冊

卷一〇一至卷一一六(載記)

中華書局

晉書卷一百一

載記第一

古者帝王乃生奇類，淳維、伯禹之苗裔，豈異類哉？反首衣皮，餐羶飲湏，而震驚中域，其來自遠。天未悔禍，種落彌繁。其風俗險詖，性靈馳突，前史載之，亦以詳備。軒帝患其干紀，所以徂征；武王竄以荒服，同乎禽獸。而於露寒之野，候月覘風，覩隙揚埃，乘間騁暴，邊城不得緩帶，百姓靡有室家。孔子曰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此言能教訓卒伍，整齊車甲，邊場旣伏，境內以安。然則燕築造陽之郊，秦塹臨洮之險，登天山，絕地脈，苞玄菟，款黃河，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，其備豫如此。

漢宣帝初納呼韓，居之亭鄣，委以候望，始寬戎狄。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，後亦轉至五原，連延七郡。董卓之亂，則汾晉之郊蕭然矣。郭欽騰賤於武帝，江統獻策於惠皇，皆以爲魏處戎夷，繡居都鄙，請移沙塞之表，定一殷周之服。統則憂諸并部，欽則慮在盟津。言猶自口，元海已至。語曰「失以豪釐」，晉卿大夫之辱也。聰之誓兵，東兼齊地，曜之

馳旆，西踰隴山，覆沒兩京，蒸徒百萬。天子陵江御物，分據地險，迴首中原，力不能救，劃長淮以北，大抵棄之。胡人利我艱虞，分鑣起亂，晉臣或阻兵遐遠，接武效尤。

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。後九年，石勒據襄國稱趙。張氏先據河西，是歲，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，重華自稱涼王。〔一〕後一年，冉閔據鄴稱魏。後一年，苻健據長安稱秦。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，是歲，自苻健後一年也，偽始僭號。後三十一年，後燕慕容垂據鄴。後二年，西燕慕容冲據阿房。是歲也，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。後一年，慕容永據上黨。是歲也，呂光據姑臧稱涼。後十二年，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。是歲也，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，段業據張掖稱北涼。〔二〕後三年，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。後一年，沮渠蒙遜殺段業，自稱涼。後四年，譙縱據蜀稱成都王。後二年，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。後二年，馮跋殺離班，據和龍稱北燕。提封天下，十喪其八，莫不龍旌帝服，建社開祔，華夷咸暨，人物斯在。或篡通都之鄉，或擁數州之地，雄圖內卷，師旅外并，窮兵凶於勝負，盡人命於鋒鏑，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，抑元海爲之禍首云。

劉元海

子和 劉宣

劉元海，新興匈奴人，冒頓之後也。名犯高祖廟諱，故稱其字焉。

初，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，以妻冒頓，約爲兄弟，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。建武初，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，入居西河美稷，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。中平中，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，討平黃巾。會羌渠爲國人所殺，於扶羅以其衆留漢，自立爲單于。屬董卓之亂，寇掠太原、河東，屯於河內。於扶羅死，弟呼廚泉立，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，卽元海之父也。魏武分其衆爲五部，以豹爲左部帥，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。太康中，改置都尉，左部居太原茲氏，右部居祁，南部居蒲子，北部居新興，中部居大陵。劉氏雖分居五部，然皆居于晉陽汾澗之濱。

豹妻呼延氏，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，俄而有一大魚，頂有二角，軒鬣躍鱗而至祭所，久之乃去。巫覡皆異之，曰：「此嘉祥也。」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，左手把一物，大如半雞子，光景非常，授呼延氏，曰：「此是日精，服之生貴子。」寤而告豹，豹曰：「吉徵也。吾昔從邯鄲張問母司徒氏相，云吾當有貴子孫，三世必大昌，仿佛相符矣。」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，左手文有其名，遂以名焉。齠齕英慧，七歲遭母憂，擗踊號叫，哀感旁鄰，宗族部落咸共歎賞。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，並遣弔賻。幼好學，師事上黨崔游，習毛詩、京氏易、馬氏尚書，尤好春秋左氏傳、孫吳兵法，略皆誦之，史、漢、諸子，無不綜覽。嘗謂同門生朱紀、范隆曰：「吾每觀書傳，常鄙隨陸無武，絳灌無文。道由人弘，一物之不知者，固君子之所恥也。」

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，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，惜哉！於是遂學武事，妙絕於衆，猿臂善射，膂力過人。姿儀魁偉，身長八尺四寸，鬚長三尺餘，當心有赤毫毛三根，長三尺六寸。有屯留崔懿之、襄陵公師彧等，皆善相人，及見元海，驚而相謂曰：「此人形貌非常，吾所未見也。」於是深相崇敬，推分結恩。太原王渾虛襟友之，命子濟拜焉。

咸熙中，爲任子在洛陽，文帝深待之。泰始之後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。帝召與語，大悅之，謂王濟曰：「劉元海容儀機鑒，雖由余、日磾無以加也。」濟對曰：「元海儀容機鑒，實如聖旨，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。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，吳會不足平也。」帝稱善。孔恂、楊珧進曰：「臣觀元海之才，當今懼無其比，陛下若輕其衆，不足以成事；若假之威權，平吳之後，恐其不復北渡也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任之以本部，臣竊爲陛下寒心。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，無乃不可乎！」帝默然。

後秦涼覆沒，帝疇咨將帥，上黨李熹曰：「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，假元海一將軍之號，鼓行而西，可指期而定。」孔恂曰：「李公之言，未盡殄患之理也。」熹勃然曰：「以匈奴之勁悍，元海之曉兵，奉宣聖威，何不盡之有！」恂曰：「元海若能平涼州，斬樹機能，恐涼州方有難耳。蛟龍得雲雨，非復池中物也。」帝乃止。後王彌從洛陽東歸，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，泣謂彌曰：「王渾、李熹以鄉曲見知，每相稱達，讒間因之而進，深非吾願，適足爲害。吾

本無宦情，惟足下明之。恐死洛陽，永與子別。」因慷慨獻歎，縱酒長嘯，聲調亮然，坐者爲之流涕。齊王攸時在九曲，比聞而馳遣視之，見元海在焉，言於帝曰：「陛下不除劉元海，臣恐并州不得久寧。」王渾進曰：「元海長者，渾爲君王保明之。且大晉方表信殊俗，懷遠以德，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，以示晉德不弘。」帝曰：「渾言是也。」

會豹卒，以元海代爲左部帥。太康末，拜北部都尉。明刑法，禁姦邪，輕財好施，推誠接物，五部俊傑無不至者。幽冀名儒，後門秀士，不遠千里，亦皆遊焉。楊駿輔政，以元海爲建威將軍、五部大都督，封漢光鄉侯。元康末，坐部人叛出塞免官。成都王穎鎮鄴，表元海行寧朔將軍、監五部軍事。

惠帝失馭，寇盜蜂起，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、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：「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，憂泰同之。自漢亡以來，魏晉代興，我單于雖有虛號，無復尺土之業，自諸王侯，降同編戶。今司馬氏骨肉相殘，四海鼎沸，興邦復業，此其時矣。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，幹字超世，天若不恢崇單于，終不虛生此人也。」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。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，以謀告之。元海請歸會葬，穎弗許。乃令攸先歸，告宣等招集五部，引會宜陽諸胡，聲言應穎，實背之也。

穎爲皇太弟，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。惠帝伐穎，次于蕩陰，穎假元海輔國將軍、督北

城守事。及六軍敗績，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，封盧奴伯。并州刺史東嬴公騰、安北將軍王浚，起兵伐穎，元海說穎曰：「今二鎮跋扈，衆餘十萬，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，請爲殿下還說五部，以赴國難。」穎曰：「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？縱能發之，鮮卑、烏丸勁速如風雲，何易可當邪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，避其鋒銳，徐傳檄天下，以逆順制之。君意何如？」元海曰：「殿下武皇帝之子，有殊勳於王室，威恩光洽，四海欽風，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，何難發之有乎！」王浚豎子，東嬴疏屬，豈能與殿下爭衡邪！殿下發鄴宮，示弱於人，洛陽可復至乎？縱達洛陽，威權不復在殿下也。紙檄尺書，誰爲人奉之！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，願殿下勉撫士衆，靖以鎮之，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，三部梟王浚，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。」穎悅，拜元海爲北單于、參丞相軍事。

元海至左國城，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，二旬之間，衆已五萬，都于離石。

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，穎敗，挾天子南奔洛陽。元海曰：「穎不用吾言，逆自奔潰，眞奴才也。然吾與其有言矣，不可不救。」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、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，將討鮮卑。劉宣等固諫曰：「晉爲無道，奴隸御我，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。屬晉綱未弛，大事不遂，右賢塗地，單于之恥也。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，此天厭晉德，授之於我。單于積德在躬，爲晉人所服，方當興我邦族，復呼韓邪之業，鮮卑、烏丸可以爲

援，奈何距之而拯仇敵！今天假手於我，不可違也。違天不祥，逆衆不濟；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願單于勿疑。」元海曰：「善。當爲崇岡峻阜，何能爲培塿乎！夫帝王豈有常哉，大禹出於西戎，文王生於東夷，顧惟德所授耳。今見衆十餘萬，皆一當晉十，鼓行而摧亂晉，猶拉枯耳。上可成漢高之業，下不失爲魏氏。雖然，晉人未必同我。漢有天下世長，恩德結於人心，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，而能抗衡於天下。吾又漢氏之甥，約爲兄弟，兄亡弟紹，不亦可乎？且可稱漢，追尊後主，以懷人望。」乃遷于左國城，遠人歸附者數萬。

永興元年，元海乃爲壇于南郊，僭卽漢王位，下令曰：「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，廓開大業。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，升平漢道。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，地過唐日。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，多士盈朝。是我祖宗道邁三王，功高五帝，故卜年倍於夏商，卜世過於姬氏。而元成多僻，哀平短祚，賊臣王莽，滔天篡逆。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，恢復鴻基，祀漢配天，不失舊物，俾三光晦而復明，神器幽而復顯。顯宗孝明皇帝、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，炎光再闡。自和安已後，皇綱漸頽，天步艱難，國統頻絕。黃巾海沸於九州，羣閹毒流於四海，董卓因之肆其猖勃，曹操父子凶逆相尋。故孝愍委棄萬國，昭烈播越岷蜀，冀否終有泰，旋軫舊京。何圖天未悔禍，後帝窘辱。自社稷淪喪，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。今天誘其衷，悔禍皇漢，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。黎庶塗炭，靡所控告。孤今猥爲羣

公所推，紹修三祖之業。顧茲阨閼，戰惶靡厝。但以大恥未雪，社稷無主，銜膽栖冰，勉從羣議。」乃赦其境內，年號元熙，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，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。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。置百官，以劉宣爲丞相，崔游爲御史大夫，劉宏爲太尉，其餘拜授各有差。

東嬴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，戰于大陵，玄師敗績，騰懼，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，遂所在爲寇。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、泫氏、屯留、長子、中都，皆陷之。二年，騰又遣司馬瑜、周良、石鮮等討之，次于離石汾城。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，四戰，瑜皆敗，欽振旅而歸。是歲，離石大饑，遷于黎亭，以就邸閣穀，留其太尉劉宏、護軍馬景守離石，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。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、征討大都督、大將軍，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，爲琨所敗，琨遂據晉陽。其侍中劉殷、王育進諫元海曰：「殿下自起兵以來，漸已一周，而顓守偏方，王威未震。誠能命將四出，決機一擲，梟劉琨，定河東，建帝號，鼓行而南，克長安而都之，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，如指掌耳。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，克殄強楚者也。」元海悅曰：「此孤心也。」遂進據河東，攻寇蒲坂、平陽，皆陷之。元海遂入都蒲子，河東、平陽屬縣壘壁盡降。時汲桑起兵趙魏，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、氐酋大單于徵、巴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，元海悉署其官爵。

永嘉二年，元海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永鳳。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，封梁王，尙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，封陳留王，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，封雁門郡公，宗室以親疏爲等，悉封郡縣王，異姓以勳謀爲差，皆封郡縣公侯。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：「陛下雖龍興鳳翔，奄受大命，然遺晉未殄，皇居仄陋，紫宮之變，猶鍾晉氏，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陽。蒲子崎嶇，非可久安。平陽勢有紫氣，兼陶唐舊都，願陛下上迎乾象，下協坤祥。」於是遷都平陽。汾水中得玉璽，文曰「有新保之」，蓋王莽時璽也。得者因增「泉海光」三字，元海以爲己瑞，大赦境內，改年河瑞。封子裕爲齊王，隆爲魯王。

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，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。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、將軍宋抽、彭默等距之，王師敗績。聰等長驅至宜陽，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、呂毅等自長安討之，戰于宜陽，定等敗績。聰恃連勝，不設備，弘農太守垣延詐降，夜襲，聰軍大敗而還，元海素服迎師。

是冬，復大發卒，遣聰、彌與劉曜、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，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，敗王師于河南。聰進屯于西明門，護軍賈胤夜薄之，戰于大夏門，斬聰將呼延顥，其衆遂潰。聰迴軍而南，壁於洛水，尋進屯宣陽門，曜屯上東門，彌屯廣陽門，景攻大夏門，聰親祈嵩嶽，令其將劉厲、呼延朗等督留軍。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、將軍丘光、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

千，自宣陽門擊朗，斬之。聰聞而馳還。厲懼聰之罪已也，赴水而死。王彌謂聰曰：「今既失利，洛陽猶固，殿下不如還師，徐爲後舉。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，伏聽嚴期。」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：「歲在辛未，當得洛陽。今晉氣猶盛，大軍不歸，必敗。」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。王彌出自轅轅，越遣薄盛等追擊彌，戰于新汲，彌師敗績。於是攝蒲阪之戍，還於平陽。

以劉歡樂爲太傅，劉聰爲大司徒，劉延年爲大司空，劉洋爲大司馬，赦其境內。立其妻單氏爲皇后，子和爲皇太子，封子和爲北海王。

元海寢疾，將爲顧託之計，以歡樂爲太宰，洋爲太傅，延年爲太保，聰爲大司馬，大單于，並錄尚書事，置單于臺于平陽西，以其子裕爲大司徒。元海疾篤，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，受遺詔輔政。以永嘉四年死，在位六年，諡爲謚光文皇帝，廟號高祖，墓號永光陵。子和立。

和字玄泰。身長八尺，雄毅美姿儀，好學夙成，習毛詩、左氏春秋、鄭氏易。及爲儲貳，內多猜忌，馭下無恩。

元海死，和嗣僞位。其衛尉西昌王劉銳，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，說和曰：「先帝不

惟輕重之計，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，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，陛下今便爲寄坐耳。此之禍難，未可測也，願陛下早爲之所。」和卽攸之甥也，深然之，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、馬景等告之。盛曰：「先帝尙在殯宮，四王未有逆節，今忽一旦自相魚肉，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。」四海未定，大業甫爾，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，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。」詩云：「豈無他人，不如我同父。」陛下旣不信諸弟，復誰可信哉？」銳、攸怒曰：「今日之議，理無有二。」於是命左右刃之。景懼曰：「惟陛下詔，臣等以死奉之，蔑不濟矣。」乃相與盟于東堂，使銳、景攻聰，攸率劉安國攻裕，使侍中劉乘、武衛劉欽攻魯王隆，尙書田密、武衛劉璿攻北海王父。

密、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，聰命貫甲以待之。銳知聰之有備也，馳還，與攸、乘等會攻隆、裕。攸、乘懼安國、欽之有異志也，斬之。是日，斬裕及隆。聰攻西明門，克之。銳等奔入南宮，前鋒隨之，斬和于光極西室。銳、攸梟首通衢。

劉宣字士則。朴鈍少言，好學修潔。師事樂安孫炎，沈精積思，不舍晝夜，好毛詩、左氏傳。炎每嘆之曰：「宣若遇漢武，當踰於金日磾也。」學成而返，不出門閭蓋數年。每讀漢書，至蕭何、鄧禹傳，未曾不反覆詠之，曰：「大丈夫若遭二祖，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。」

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，帝召見，嘉其占對，因曰：「吾未見宣，謂廣言虛耳。今見其進止風儀，眞所謂如珪如璋，觀其性質，足能撫集本部。」乃以宣爲右部都尉，特給赤幢曲蓋。荏官清恪，所部懷之。元海卽王位，宣之謀也，故特荷尊重，勳戚莫二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。重華自稱涼王，是歲指永興元年後九年，卽永嘉六年，張重華稱涼王。據通鑑九八在永和六年，相距三十八年。「六」當作「八」。

〔二〕是歲也。禿髮烏孤據廉川，稱南涼。段業據張掖，稱北涼。是歲指慕容德據滑臺之年，檢慕容德載記事在隆安二年，而禿髮烏孤稱南涼，段業稱涼州牧，據安紀在隆安元年，不在一歲。此誤。

〔三〕東嬴公騰各本「嬴」作「瀛」，今據騰本傳改。

〔四〕氏會大單于徵，通鑑八六作「氏會單徵」，通鑑考異云：當時戎狄酋長皆謂之「大」，徵卽光文單后之父。「于」衍字也。

〔五〕宣于脩之，通鑑考異云：晉春秋作「鮮于脩之」，今從載記、十六國春秋。按：諸氏姓書，有「鮮于」而無「宣于」。

〔六〕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。魏書劉聰傳「泉」作「淵」，御覽六八二引前趙錄作「深」。蓋字本作「淵」，「泉」「深」皆避唐諱改。

〔七〕在位六年。淵於永興元年稱漢王，至永嘉四年計共七年。

晉書卷一百二

載記第二

劉聰

子粲 陳元達

劉聰字玄明，一名載，元海第四子也。母曰張夫人。初，聰之在孕也，張氏夢日入懷，寤而以告，元海曰：「此吉徵也，慎勿言。」十五月而生聰焉，夜有白光之異。形體非常，左耳有一白毫，長二尺餘，甚光澤。幼而聰悟好學，博士朱紀大奇之。年十四，究通經史，兼綜百家之言，孫吳兵法靡不誦之。工草隸，善屬文，著述懷詩百餘篇、賦頌五十餘篇。十五習擊刺，猿臂善射，彎弓三百斤，膂力驍捷，冠絕一時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，謂元海曰：「此兒吾所不能測也。」

弱冠游于京師，名士莫不交結，樂廣、張華尤異之也。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，「舉良將，入爲驍騎別部司馬，累遷右部都尉，善於撫接，五部豪右無不歸之。」河間王頤表爲赤沙

中郎將。聰以元海在鄴，懼爲成都王穎所害，乃亡奔成都王，拜右積弩將軍，參前鋒戰事。

元海爲北單于，立爲右賢王，隨還右部。及卽大單于位，更拜鹿蠡王。旣殺其兄和，羣臣勸卽尊位。聰初讓其弟北海王父，父與公卿泣涕固請，聰久而許之，曰：「父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，禍難尙殷，貪孤年長故耳。此國家之事，孤敢不祇從。今便欲遠遵魯隱，待父年長，復子明辟。」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元光興。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，其母張氏爲帝太后，父爲皇太弟，領大單于、大司徒，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，封其子粲爲河內王，署使持節、撫軍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易河間王，翼彭城王，悝高平王。遣粲及其征東王彌、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，長驅入洛川，遂出轅轅，周旋梁、陳、汝、潁之間，陷壘壁百餘。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，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，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。

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，聰烝焉。單卽父之母也，父屢以爲言，單氏慚恚而死，聰悲悼無已。後知其故，父之寵因此漸衰，然猶追念單氏，未便黜廢。又尊母爲皇太后。

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、前鋒大都督、前軍大將軍，配禁兵二萬七千，自宜陽入洛川，命王彌、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。晏比及河南，王師前後十二敗，死者三萬餘人。彌等未至，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，遂寇洛陽，攻陷平昌門，焚東陽、宣陽諸門及諸府寺。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，王師敗于社門。晏以外繼不至，出自東陽門，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

餘人而去。時帝將濟河東遁，具船于洛水，晏盡焚之，還于張方故壘。王彌、劉曜至，復與晏會圍洛陽。時城內饑甚，人皆相食，百官分散，莫有固志。宣陽門陷，彌、晏入于南宮，升太極前殿，縱兵大掠，悉收宮人、珍寶。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，於洛水北築爲京觀。遷帝及惠帝羊后、傳國六璽于平陽。聰大赦，改年嘉平，以帝爲特進、左光祿大夫、平阿公。

遣其平西趙染、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，榮、曜率大衆繼之。染敗王師于潼關，將軍呂毅死之。軍至于下邳，模乃降染。染送模於榮，榮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，送衛將軍梁芬、模長史魯繇、兼散騎常侍杜驚、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。聰以榮之害模也，大怒。榮曰：「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，但以其晉氏肺腑，洛陽之難不能死節，天下之惡一也，故誅之。」聰曰：「雖然，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。夫天道至神，理無不報。」

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雍州牧，改封中山王，鎮長安，王彌爲大將軍，封齊公。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，表彌叛狀。聰大怒，遣使讓勒專害公輔，有無上之心，又恐勒之有二志也，以彌部衆配之。劉曜旣據長安，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，唯雍州刺史麴特、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。護軍麴允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，遇疋任子於陰密，擁還臨涇，推疋爲平南將軍，疋率衆五萬，攻曜於長安，扶風太守梁綜及

麴特、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。曜遣劉雅、趙染來距，敗績而還。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，曜衆大敗，中流矢，退保甘渠。〔三〕杜人王禕、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，粲還平陽。曜攻陷池陽，掠萬餘人歸于長安。時閭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，入于雍城，關中戎晉莫不響應。

聰后呼延氏死，將納其太保劉殷女，其弟父固諫。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、太傅劉景，景等皆曰：「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，與聖氏本源旣殊，納之爲允。」聰大悅，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，位在昭儀上。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，位次貴嬪。謂弘曰：「此女輩皆姿色超世，女德冠時，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，卿意安乎？」弘曰：「太保胤自有周，與聖源實別，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。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，豈不達禮乎！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，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。」聰大悅，賜弘黃金六十斤，曰：「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。」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，聰稀復出外，事皆中黃門納奏，左貴嬪決之。

聰假懷帝儀同三司，封會稽郡公，庾珉等以次加秩。聰引帝入讌，謂帝曰：「卿爲豫章王時，朕嘗與王武子相造，武子示朕於卿，卿言聞其名久矣。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，謂朕曰：『聞君善爲辭賦，試爲看之。』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，卿稱善者久之。又引朕射于皇堂，朕得十二籌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，卿贈朕柘弓、銀研，卿頗憶否？」帝曰：「臣安敢忘之，但

恨爾日不早識龍顏。」聰曰：「卿家骨肉相殘，何其甚也？」帝曰：「此殆非人事，皇天之意也。大漢將應乾受曆，故爲陛下自相驅除。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？」至日夕乃出，以小劉貴人賜帝，謂帝曰：「此名公之孫，今特以相妻，卿宜善遇之。」拜劉爲會稽國夫人。

遣其鎮北靳冲寇太原，平北 卜珣率衆繼之。冲攻太原不克，而歸罪于珣，輒斬之。聰聞之，大怒曰：「此人朕所不得加刑，冲何人哉！」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。

左都水使者 襄陵王 攄坐魚蟹不供，將作大匠望都公 靳陵坐溫明、徽光二殿不成，皆斬于東市。聰游獵無度，常晨出暮歸，觀漁於汾水，以燭繼晝。中軍王 彰諫曰：「今大難未夷，餘晉假息，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，而昏夜忘歸。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，嗣承之不易，鴻業已爾，四海屬情，何可墜之於垂成，隳之於將就！比竊觀陛下所爲，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。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，而思晉之懷猶盛，劉琨去此咫尺之間，狂狷刺客息頃而至。帝王輕出，一夫敵耳。願陛下改往修來，則億兆幸甚。」聰大怒，命斬之。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，乃囚之詔獄。聰母以聰刑怒過差，三日不食，弟父、子粲並輿櫬切諫。聰怒曰：「吾豈桀、紂、幽、厲乎，而汝等生來哭人！」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，皆免冠涕泣固諫，曰：「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，創建鴻祚，而六合未一，夙世升遐。陛下睿德自天，龍飛紹統，

東平洛邑，南定長安，真可謂功高周成，德超夏啓。往也唐虞，今則陛下，歷觀書記，未有此比。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，直言忤旨，便囚大將，游獵無度，機管不修，臣等竊所未解，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。」聰乃赦彰。

麴特等圍長安，劉曜連戰敗績，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，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，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。祗病卒，城陷，遷祗孫純、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。聰贈祗太保，純、粹皆給事中，謂祗子暢曰：「尊公雖不達天命，然各忠其主，吾亦有以亮之。但晉主已降，天命非人所支，而虔劉南鄙，沮亂邊萌，此其罪也。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，逆臣之孫荷榮禁闥，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？」暢曰：「陛下每嘉先臣，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，及是恩也，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，臣輒同萬物，未敢謝生於自然。」

聰遣劉粲、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，琨使張喬距之，戰于武灌，喬敗績，死之，晉陽危懼。太原太守高喬、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。琨與左右數十騎，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，遂如常山。粲、曜入于晉陽。先是，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，乃告敗於猗盧，且乞師。猗盧遣子日利孫、賓六須及將軍衛雄、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，〔六〕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，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。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，曜墜馬，中流矢，身被七創。討虜傅武〔七〕以馬授曜，曜曰：「當今危亡之極，人各思免。吾創已重，自分死此矣。」武泣曰：「武小人，蒙大王

識拔，以至於此，常思效命，今其時矣。且皇室始基，大難未弭，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。」於是扶曜乘馬，驅令渡汾，迴而戰死。曜入晉陽，夜與劉粲等掠百姓，踰蒙山遁歸。猗盧率騎追之，戰于藍谷，粲敗績，斬其征虜邢延，獲其鎮北劉豐。琨收合離散，保于陽曲，猗盧戍之而還。

正旦，聰讌于光極前殿，逼帝行酒，光祿大夫庾珉、王儁等起而大哭，聰惡之。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，聰遂鳩帝而誅珉、儁，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。

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。聰將爲劉氏起鵲儀殿於後庭，廷尉陳元達諫曰：「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，故皇天亦祐之如子。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，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，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。晉氏闇虐，視百姓如草芥，故上天剿絕其祚。乃眷皇漢，蒼生引領息肩，懷更蘇之望有日矣。我高祖光文帝靖言惟茲，痛心疾首，故身衣大布，居不重茵；先皇后嬪服無綺綵。重逆羣臣之請，故建南北宮焉。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，饗萬國矣，昭德、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，列十二等矣。陛下龍興已來，外殄二京不世之寇，內興殿觀四十餘所，重之以饑饉疾疫，死亡相屬，兵疲於外，人怨於內，爲之父母固若是乎！伏聞詔旨，將營鵲儀，中宮新立，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。竊以大難未夷，宮宇粗給，今之所營，

尤實非宜。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，惠呂息役之後，以四海之富，天下之殷，尙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，歷代垂美，爲不朽之迹。故能斷獄四百，擬於成康。陛下之所有，不過太宗二郡地耳，戰守之備者，豈僅匈奴、南越而已哉！孝文之廣，思費如彼，陛下之狹，欲損如此。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，冒不測之禍者也。」聰大怒曰：「吾爲萬機主，將營一殿，豈問汝鼠子乎！不殺此奴，沮亂朕心，朕殿何當得成邪！將出斬之，并其妻子同梟東市，使羣鼠共穴。」時在逍遙園李中堂，元達抱堂下樹叫曰：「臣所言者，社稷之計也，而陛下殺臣。若死者有知，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，下訴陛下於先帝。」朱雲有云：「臣得與龍逢、比干游於地下足矣。」未審陛下何如主耳！」元達先鎖腰而入，及至，卽以鎖繞樹，左右曳之不能動。聰怒甚。劉氏時在後堂，聞之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，於是手疏切諫，聰乃解，引元達而謝之，易逍遙園爲納賢園，李中堂爲愧賢堂。

時愍帝卽位于長安，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、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，命趙染率衆赴之。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，累爲曜、染所敗。染謂曜曰：「麴允率大衆在外，長安可襲而取之。得長安，黃白城自服。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，染請輕騎襲之。」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、安南大將軍，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。王師敗於渭陽，將軍王廣死之。染夜入長安外城，帝奔射雁樓，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，殺掠千餘人，旦退屯逍遙園。麴允率衆襲曜，連戰敗之。曜

入粟邑，遂歸平陽。

時流星起於牽牛，入紫微，龍形委蛇，其光照地，落於平陽北十里。視之，則有肉長三十步，廣二十七步，臭聞於平陽，肉旁常有哭聲，晝夜不止。聰甚惡之，延公卿已下問曰：「朕之不德，致有斯異，其各極言，勿有所諱。」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：「星變之異，其禍行及，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，亡國喪家，靡不由此，願陛下慎之。」聰曰：「此陰陽之理，何關人事？」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，各害人而走，尋之不得，頃之，見在隕肉之旁。俄而劉氏死，乃失此肉，哭聲亦止。自是後宮亂寵，進御無序矣。

聰以劉易爲太尉。初置相國，官上公，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。於是大定百官，置太師、丞相，自大司馬以上七公，位皆上公，綠綬綬，遠遊冠。置輔漢、都護、中軍、上軍、輔軍，鎮、衛、京、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上、下軍，輔國、冠軍、龍驤、武牙大將軍，營各配兵二千，皆以諸子爲之。置左右司隸，各領戶二十餘萬，萬戶置一內史，凡內史四十三。單于左右輔，各主六夷十萬落，萬落置一都尉。省吏部，置左右選曹尚書。自司隸以下六官，皆位次僕射。置御史大夫及州牧，位皆亞公。以其子粲爲丞相、領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進封晉王，食五都。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，劉景爲太師，王育爲太傅，任顗爲太保，馬景爲大司徒，朱紀爲大司空，劉曜爲大司馬。

曜復次渭汭，趙染次新豐。索綝自長安東討染，染狃于累捷，有輕綝之色。長史魯徽曰：「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，雄劣不同，必致死距我，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，弗可輕也。困獸猶鬪，況於國乎！」染曰：「以司馬模之強，吾取之如拉朽。」索綝小豎，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！要擒之而後食。」晨率精騎數百，馳出逆之，戰于城西，敗績而歸，悔曰：「吾不用魯徽之言，以至於此，何面見之！」於是斬徽。徽臨刑謂染曰：「將軍懷諫違謀，戇而取敗，而復忌前害勝，誅戮忠良，以逞愚忿，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！袁紹爲之於前，將軍踵之於後，覆亡敗喪，亦當相尋，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。死者無知則已，若其有知，下見田豐爲徒，要當訴將軍於黃泉，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。」叱刑者曰：「令吾面東向。」大司馬曜聞之曰：「蹄涔不容尺鯉，染之謂也。」

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，收其米粟八十萬斛，列三屯以守之。聰遣使謂曜曰：「今長安假息，劉琨游魂，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。」郭默小醜，何足以勞公神略，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，公其還也。」於是曜歸蒲坂。俄而徵曜輔政。

趙染寇北地，夢魯徽大怒，引弓射之，染驚悸而寤。旦將攻城，中弩而死。

聰以粲爲相國，總百揆，省丞相以并相國。平陽地震，烈風拔樹發屋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，其兄竊而食之，三日而死。聰以其太廟新成，大赦境內，改年建元。雨血於其東

宮延明殿，徹瓦在地者深五寸。劉父惡之，以訪其太師盧志、太傅崔瑋、太保許遐。志等曰：「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，蓋以安衆望也，志在晉王久矣，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。相國之位，自魏武已來，非復人臣之官，主上本發明詔，置之爲贈官，今忽以晉王居之，羽儀威尊踰於東宮，萬機之事無不由之，置太宰、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，此事勢去矣，殿下不得立明也。然非止不得立而已，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，宜早爲之所。四衛精兵不減五千，餘營諸王皆年齒尙幼，可奪而取之。相國輕佻，正可煩一刺客耳。大將軍無日不出，其營可襲而得也。殿下但當有意，二萬精兵立便可得，鼓行向雲龍門，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，大司馬不慮爲異也。」父弗從，乃止。

聰如中護軍靳準第，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，大曰月光，小曰月華，皆國色也。數月，立月光爲皇后。

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父謀反，父不從之狀。聰於是收志、瑋、遐於詔獄，假以他事殺之。使冠威下抽監守東宮，禁父朝賀。父憂懼不知所爲，乃上表自陳，乞爲黔首，并免諸子之封，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，抽又抑而弗通。

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、公丘，陷之，害齊郡太守徐浮，執建威劉宣，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。嶷遂略地，西下祝阿、平陰，衆十餘萬，臨河置戍，而歸于臨淄。嶷於

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。石勒以疑之懷二也，請討之。聰又憚勸之并齊，乃寢而弗許。

劉曜濟自盟津，將攻河南，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。^(二)曜進攻李矩于滎陽，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，曜覆而滅之。矩恐，送質請降。

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，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，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。^(三)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，極諫，聰不納，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，外示優賢，內實奪其權也。於是太尉范隆、大司馬劉丹、大司空呼延晏、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，以讓元達。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、儀同三司。

劉曜寇長安，頻爲王師所敗。曜曰：「彼猶強盛，弗可圖矣。」引師而歸。

聰宮中鬼夜哭，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，乃止。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，陳元達奏之。聰廢靳，靳慚恚自殺。靳有殊寵，聰迫於元達之勢，故廢之。旣而追念其姿色，深仇元達。

劉曜進師上黨，將攻陽曲，聰遣使謂曜曰：「長安擅命，國家之深恥也。公宜以長安爲先，陽曲一委驃騎。天時人事，其應至矣，公其亟還。」曜迴滅郭邁，朝于聰，遂如蒲阪。

平陽地震，雨血于東宮，廣袤頃餘。

劉曜又進軍，屯于粟邑。麴允饑甚，去黃白而軍于靈武。曜進攻上郡，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。於是關右翕然，所在應曜。曜進據黃臯。

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。時聰中常侍王沈、宣懷、俞容，中宮僕射郭猗，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。聰游宴後宮，或百日不出，羣臣皆因沈等言事，多不呈聰，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，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敍錄，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。軍旅無歲不興，而將士無錢帛之賞，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，動至數千萬。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，子弟、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，皆奢僭貪殘，賊害良善。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。

郭猗有憾於劉父，謂劉粲曰：「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，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，四海蒼生之重怨也。而主上過垂寬仁，猶不替二尊之位，一旦有風塵之變，臣竊爲殿下寒心。且殿下高祖之世孫，主上之嫡統，凡在含齒，孰不係仰。萬機事大，何可與人！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，極有言矣，若事成，許以主上爲太上皇，大將軍爲皇太子。父又許衛軍爲大單于，二王已許之矣。二王居不疑之地，並握重兵，以此舉事，事何不成！臣謂二王茲舉，禽獸之不若也。背父親人，人豈親之！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，事成之後，主上豈有全理！殿下兄弟故在忘言，東宮、相國、單于在武陵兄弟，何肯與人！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，事淹變生，宜早爲之所。『春秋傳曰：『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！』臣屢啓主上，主上性敦友于，謂臣言不實。刑臣刀鋸之餘，而蒙主上、殿下成造之恩，故不慮逆鱗之誅，每所聞必言，冀垂採納。臣當入言之，願殿下不泄，密表其狀也。若不信臣言，可呼大將軍從

事中郎王皮、衛軍司馬劉惔，假之恩顧，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，必可知也。」粲深然之。猗密謂皮、惔曰：「二王逆狀，主、相已具知之矣，卿同之乎？」二人驚曰：「無之。」猗曰：「此事必無疑，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。」於是歔歔流涕。皮、惔大懼，叩頭求哀。猗曰：「吾爲卿作計，卿能用不？」二人皆曰：「謹奉大人之教。」猗曰：「相國必問卿，卿但云有之。若責卿何不先啓，卿卽答云：『臣誠負死罪，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，殿下篤於骨肉，恐言成詿僞故也。』」皮、惔許諾。粲俄而召問二人，至不同時，而辭若畫一，粲以爲信然。

初，準從妹爲父孺子，淫于侍人，父怒殺之，而屢以嘲準。準深慚恚，說粲曰：「東宮萬機之副，殿下宜自居之，以領相國，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。」至是，準又說粲曰：「昔孝成距子政之言，使王氏卒成篡逆，可乎？」粲曰：「何可之有！」準曰：「然，誠如聖旨。下官亟欲有所言矣，但以德非更生，親非皇宗，恐忠言暫出，霜威已及，故不敢耳。」粲曰：「君但言之。」準曰：「聞風塵之言，謂大將軍、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，剋季春構變，殿下宜爲之備。不然，恐有商臣之禍。」粲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準曰：「主上愛信於太弟，恐卒聞未必信也。如下官愚意，宜緩東宮之禁固，勿絕太弟賓客，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。太弟既素好待士，必不思防此嫌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。小人有始無終，不能如貫高之流也。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，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，窮其事原，主上必以無將

之罪罪之。不然，今朝望多歸太弟，主上一旦晏駕，恐殿下不得立矣。」於是燾命卜抽引兵去東宮。

聰自去冬至是，遂不復受朝賀，軍國之事一決於燾，唯發中旨殺生除授，王沈、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。又立市於後庭，與宮人譙戲，或三日不醒。聰臨上秋閣，誅其特進綦毋達，太中大夫 公師彧，尚書王琰、田歆，少府陳休，左衛卜崇，大司農朱誕等，皆羣閹所忌也。侍中卜 榦泣諫聰曰：「陛下方隆武宣之化，欲使幽谷無考槃，奈何一旦先誅忠良，將何以垂之於後！昔秦愛三良而殺之，君子知其不霸。以晉厲之無道，尸三卿之後，猶有不忍之心，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，欲一日尸七卿！詔尚在臣間，猶未宣露，乞垂昊天之澤，迴雷霆之威。且陛下直欲誅之耳，不露其罪名，何以示四海！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！」因叩頭流血。王沈叱榦曰：「卜侍中欲距詔乎？」聰拂衣而入，免榦爲庶人。

太宰 劉易及大將軍劉敷、御史大夫陳元達、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：「臣聞善人者，乾坤之紀，政教之本也。邪佞者，宇宙之螟螣，王化之蠹賊也。故文王以多士基周，桓靈以羣閹亡漢，國之興亡，未有不由此也。自古明王之世，未嘗有宦者與政，武、元、安、順豈足爲故事乎！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，握生死與奪於中，勢傾海內，愛憎任之，矯弄詔旨，欺誣日月，內諂陛下，外佞相國，威權之重，侔於人主矣。王公見之駭目，卿宰望塵下

車，銓衡迫之，選舉不復以實，士以屬舉，政以賄成，多樹姦徒，殘毒忠善。知王琰等忠臣，必盡節於陛下，懼其姦萌發露，陷之極刑。陛下不垂三察，猥加誅戮，怨感穹蒼，痛入九泉，四海悲惋，賢愚傷懼。沈等皆刀鋸之餘，背恩忘義之類，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，以答乾澤也。陛下何故親近之？何故貴任之？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，孝懷委黃皓而滅，此皆覆車於前，殷鑒不遠。比年地震日蝕，雨血火災，皆沈等之由。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，引尚書、御史朝省萬機，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，會議政事，使大臣得極其言，忠臣得逞其意，則衆災自弭，和氣呈祥。今遺晉未殄，巴蜀未賓，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，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，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，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！復誅巫咸，戮扁鵲，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，後雖欲療之，其如病何！請免沈等官，付有司定罪。」聰以表示沈等，笑曰：「是兒等爲元達所引，遂成癡也。」寢之。沈等頓首泣曰：「臣等小人，過蒙陛下識拔，幸得備洒掃宮閣，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，又深恨陛下。願收大造之恩，以臣等膏之鼎鑊，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。」聰曰：「此等狂言恒然，卿復何足恨乎！」更以訪粲，粲盛稱沈等忠清，乃心王室。聰大悅，封沈等爲列侯。太宰劉易詣闕，又上疏固諫。聰大怒，手壞其表，易遂忿恚而死。元達哭之悲慟，曰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悴。吾既不復能言，安用此默默生乎！」歸而自殺。

北地饑甚，人相食噉，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，劉雅擊敗之。麴允與劉曜戰于礪石

谷，王師敗績，允奔靈武。平陽大饑，流叛死亡十有五六。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，屯于并州，以懷撫叛者。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，勒不奉命，潛結曹嶷，規爲鼎峙之勢。

聰立上皇后樊氏，卽張氏之侍婢也。時四后之外，巴佩皇后璽綬者七人，朝廷內外無復綱紀，阿諛日進，貨賄公行，軍旅在外，饑疫相仍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。劉敷屢泣言之，聰不納，怒曰：「爾欲得使汝公死乎？」朝朝夕夕生來哭人，敷憂忿發病而死。

河東大蝗，唯不食黍豆。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，哭聲聞於十餘里，後乃鑽土飛出，復食黍豆。平陽饑甚，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，石越招之故也。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，又交于宮門，又交司隸、御史門。有豕著進賢冠，升聰坐。犬冠武冠，帶綬，與豕並升。俄而鬪死殿上。宿衛莫有見其入者。而聰昏虐愈甚，無誠懼之心。譙羣臣于光極前殿，引見其太弟父，容貌毀悴，鬢髮蒼然，涕泣陳謝。聰亦對之悲慟，縱酒極歡，待之如初。

劉曜陷長安外城，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，帝肉袒牽羊，輿櫬銜璧出降。及至平陽，聰以帝爲光祿大夫、懷安侯，使粲告于太廟，大赦境內，改年麟嘉。麴允自殺。

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，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。時聰子約死，一指猶暖，遂不殯殮。及蘇，言見元海於不周山，經五日，遂復從至崑崙山，三日而復返於不周，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，宮室甚壯麗，號曰蒙珠離國。元海謂約曰：「東北有遮須夷國，無主久，待汝父爲

之。汝父後三年當來，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，吾家死亡略盡，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。汝且還，後年當來，見汝不久。」約拜辭而歸，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，引約入宮，與約皮囊一枚，曰：「爲吾遺漢皇帝。」約辭而歸，謂約曰：「劉郎後年來必見過，當以小女相妻。」約歸，置皮囊於机上。俄而蘇，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，有一方白玉，題文曰：「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，歲在攝提，當相見也。」馳使呈聰，聰曰：「若審如此，吾不懼死也。」及聰死，與此玉并葬焉。

時東宮鬼哭，赤虹經天，南有一歧，三日並照，各有兩珥，五色甚鮮，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。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：「蛇虹見彌天，一歧南徹，三日並照，客星入紫宮。此皆大異，其徵不遠也。今虹達東西者，許洛以南不可圖也。一歧南徹者，李氏當仍跨巴蜀，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，天下其三分乎！月爲胡王，皇漢雖苞括二京，龍騰九五，然世雄燕代，肇基北朔，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，漢旣據中原，曆命所屬，紫宮之異，亦不在他，此之深重，胡可盡言。石勒鷗視趙魏，曹窋狼顧東齊，鮮卑之衆星布燕代，齊、代、燕、趙皆有將大之氣。願陛下以東夏爲慮，勿顧西南。吳蜀之不能北侵，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。今京師寡弱，勸衆精盛，若盡趙魏之銳，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，曹窋率三齊之衆以繼之，陛下將何以抗之？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！願陛下早爲之所，無使兆人生心。陛下誠能發詔，外以遠追秦

皇、漢武循海之事，內爲高帝圖楚之計，無不克矣。」聰覽之不悅。

劉粲使王平謂劉父曰：「適奉中詔，云京師將有變，敕裹甲以備之。」父以爲信然，令命宮臣裹甲以居。粲馳遣告靳準、王沈等曰：「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，將若之何？」準白之，聰大驚曰：「豈有此乎？」王沈等同聲曰：「臣等久聞，但恐言之陛下弗信。」於是使粲圍東宮。粲遣沈、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，窮問之，皆懸首高格，燒鐵灼目，乃自誣與父同造逆謀。聰謂沈等言曰：「而今而後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。當念爲知無不言，勿恨往日言不用也。」於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，皆靳準及閼豎所怨也。廢父爲北部王，粲使準賊殺之。坑士衆萬五千餘人，平陽街巷爲之空。氐羌叛者十餘萬落，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。時聰境內大蝗，平陽、冀、雍尤甚。靳準討之，震其二子而死。河汾大溢，漂沒千餘家。東宮災異，門閤宮殿蕩然。立粲爲皇太子，大赦殊死已下。以粲領相國、大單于，總攝朝政如前。

聰校獵上林，以帝行車騎將軍，戎服執戟前導，行三驅之禮。粲言於聰曰：「今司馬氏跨據江東，趙固、李矩同逆相濟，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，不如除之，以絕其望。」聰然之。趙固、郭默攻其河東，至於絳邑，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。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，殺萬餘人，固、默引歸。劉頡遮邀擊之，爲固所敗。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，次

于小平津，固揚言曰：「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。」聰聞而惡之。

李矩使郭默、郭誦救趙固，屯于洛汭，遣耿稚、張皮潛濟，襲粲。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，以告粲。粲曰：「征北南渡，趙固望聲逃竄，彼方憂自固，何暇來邪！且聞上身在此，自當不敢北視，況敢濟乎！不須驚動將士也。」是夜，稚等襲敗粲軍，粲奔據陽鄉，稚館穀粲壘。稚聞而馳還，柵于壘外，與稚相持。聰聞粲敗，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，稚等懼，率衆五千，突圍趨北山而南。劉勳追之，戰于河陽，稚師大敗，死者三千五百人，投河死者千餘人。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，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。^{〔七〕}聰聞之，自投於牀，哀塞氣絕，良久乃蘇。平陽西明門牡自亡，^{〔八〕}霍山崩。

署其驃騎大將軍、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錄尚書，衛大將軍、齊王劉勸爲大司徒。

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，有妙色，聰立爲左皇后。尚書令王鑒、中書監崔懿之、中書令曹恂等諫曰：「臣聞王者之立后也，將以上配乾坤之性，象二儀敷育之義，生承宗廟，母臨天下，亡配后土，執饋皇姑，必擇世德名宗，幽閑淑令，副四海之望，稱神祇之心。是故周文造舟，姒氏以興，關雎之化饗，則百世之祚永。孝成任心縱欲，以婢爲后，使皇統亡絕，社稷淪傾。有周之隆旣如彼矣，大漢之禍又如此矣。從麟嘉以來，亂淫於色，縱沈之弟女，刑餘小

醜猶不可塵瓊寢，汙清廟，況其家婢邪！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，奈何一旦以婢主之，何異象
褻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！臣恐無福於國家也。」聰覽之大怒，使宣懷謂粲曰：「鑒等小子，慢
侮國家，狂言自口，無復君臣上下之禮，其速考竟。」於是收鑒等送市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
馳將入諫，門者弗通。鑒等臨刑，王沈以杖叩之曰：「庸奴，復能爲惡乎？乃公何與汝事！」
鑒瞋目叱之曰：「豎子！使皇漢滅者，坐汝鼠輩與斬準耳，要當訴汝於先帝，取汝等於地
下。」懿之曰：「斬準梟聲鏡形，必爲國患。汝既食人，人亦當食汝。」皆斬之。聰又立其中常
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。

鬼哭於光極殿，又哭於建始殿。雨血平陽，廣袤十里。時聰子約已死，至是晝見。聰
甚惡之，謂粲曰：「吾寢疾憊頓，怪異特甚。往以約之言爲妖，比累日見之，此兒必來迎吾
也。何圖人死定有神靈，如是，吾不悲死也。今世難未夷，非諒闇之日，朝終夕殮，旬日而
葬。」徵劉曜爲丞相、錄尚書、輔政，固辭乃止。仍以劉景爲太宰，劉驥爲大司馬，劉顗爲太
師，朱紀爲太傅，呼延晏爲太保，並錄尚書事；范隆守尚書令、儀同三司，斬準爲大司空，領
司隸校尉，皆迭決尚書奏事。

太興元年，聰死，在位九年，僞諡曰昭武皇帝，廟號烈宗。

粲字士光。少而儁傑，才兼文武。自爲宰相，威福任情，疏遠忠賢，昵近姦佞，任性嚴刻，無恩惠，距諫飾非。好興造宮室，相國之府仿像紫宮，在位無幾，作兼晝夜，飢困窮叛，死亡相繼，粲弗之恤也。

既嗣僞位，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，樊氏號弘道皇后，宣氏號弘德皇后，王氏號弘孝皇后。靳等年皆未滿二十，並國色也，粲晨夜烝淫於內，志不在哀。立其妻靳氏爲皇后，子元公爲太子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漢昌。雨血于平陽。

靳準將有異謀，私於粲曰：「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謀先誅太保及臣，以大司馬統萬機。陛下若不先之，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。」粲弗納。準懼其言之不從，謂聰、靳氏曰：「今諸公侯欲廢帝，立濟南王，恐吾家無復種矣。盍言之於帝。」二靳承間言之。粲誅其太宰、上洛王劉景，太師、昌國公劉顗，大司馬、濟南王劉驥，大司徒、齊王劉勸等。太傅朱紀、太尉范隆出奔長安。又誅其車騎大將軍、吳王劉逞，驥母弟也。粲大閱上林，謀討石勒。以靳準爲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粲荒耽酒色，游讌後庭，軍國之事一決於準。準矯粲命，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，康爲衛將軍。

準將作亂，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，謀之于延。延弗從，馳將告之，遇靳康，劫延以歸。準勒兵入宮，升其光極前殿，下使甲士執粲，數而殺之。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

東市。發掘元海、聰墓，焚燒其宗廟。鬼大哭，聲聞百里。

準自號大將軍、漢大王，三置百官，遣使稱藩于晉。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。尚書北宮純、胡崧等招集晉人，保於東宮，斬康攻滅之。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，延罵曰：「屠各逆奴，何不速殺我，以吾左目置西陽門，觀相國之入也，右目置建春門，觀大將軍之入也。」準怒，殺之。

陳元達字長宏，後部人也。本姓高，以生月妨父，故改云陳。少而孤貧，常躬耕兼誦書，樂道行詠，忻忻如也。至年四十，不與人交通。

元海之爲左賢王，聞而招之，元達不答。及元海僭號，人謂元達曰：「往劉公相屈，君蔑而不顧，今稱號龍飛，君其懼乎？」元達笑曰：「是何言邪？彼人姿度卓犖，有籠羅宇宙之志，吾固知之久矣。然往日所以不往者，以期運未至，不能無事喧喧，彼自有以亮吾矣。卿但識之，吾恐不過二三日，驛書必至。」其暮，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。人曰：「君殆聖乎！」既至，引見，元海曰：「卿若早來，豈爲郎官而已。」元達曰：「臣惟性之有分，盈分者顛。臣若早叩天門者，恐大王賜處於九卿、納言之間，此則非臣之分，臣將何以堪之！是以抑情盤桓，待分而至，大王無過授之謗，小臣免招寇之禍，不亦可乎！」元海大悅。在位忠蹇，屢進讜

言，退而削草，雖子弟莫得而知也。聰每謂元達曰：「卿當畏朕，反使朕畏卿乎？」元達叩頭謝曰：「臣聞師臣者王，友臣者霸。臣誠愚闇無可採也，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，故使微臣得盡愚忠。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，故能恢隆漢道；桀紂誅諫，幽厲弭謗，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。陛下以大聖應期，挺不世之量，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，近模孝武光漢之美，則天下幸甚，羣臣知免。」及其死也，人盡冤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郭頤 各本「頤」作「熙」，元大德九路刊本以下簡稱元二十二字本作「頤」，與通志一八六、魏書聰傳合，今從之。

〔二〕改元光興 各本「元」下衍「年」字，今據冊府二一九刪。

〔三〕王師敗於社門 「社」下局本注「元作『杜』」。舉正：洛陽有稅門，卽清明門，無社、杜二門，「社」、「杜」蓋「稅」之譌。

〔四〕推疋爲平南將軍 通鑑八七、冊府二三四「平南」皆作「平西」。疋本安定太守，軍號當帶「西」字，疑「南」字譌。

〔五〕退保甘泉 賈疋傳「渠」作「泉」。當時晉軍由臨涇東下攻長安，甘泉在長安北，地位相當，或當

時甘泉亦名甘渠。

- 〔六〕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至姬澹。魏書序紀作「遣子六脩、桓帝子普根」。通鑑八八從魏書，通鑑考異云：十六國春秋云：「遣其子利孫、宥六須」，載記云「賓六須」，劉琨集云「左、右賢王」，又云「右賢王撲速根」。按：王浚傳見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，似卽「撲速根」，亦卽「普根」，然音不合。懷紀但舉猗盧子利孫一人。疑利孫或日利孫、日律孫並卽六脩之異譯，誤歧爲二人，又誤以當普根。又「姬澹」，劉琨傳、通鑑八八並作「箕澹」，而石勒載記上、魏書衛操傳復作「姬澹」。
- 〔七〕傅武。「武」本作「虎」，唐修晉書避諱改，通鑑八八作「虎」。
- 〔八〕鷦儀殿。「殿」原作「樓」，毛本、局本「樓」下注「元作『殿』」。本書列女傳、冊府二三三、通鑑八八、御覽一四二引前趙錄並作「殿」，下文亦云「將營一殿」「朕殿」。今據改。
- 〔九〕視百姓如草芥。「芥」，各本作「莽」，殿本、通志一八六作「芥」。「草芥」用孟子離婁、左傳哀公元年文，今從殿本。

〔一〇〕輔軍。冊府二二九、通志一八六皆作「撫軍」，撫軍是魏晉舊名，疑作「撫軍」爲是。

〔一一〕食五都。通志一八六「都」作「郡」，疑是。

〔一二〕一泉塢。「一泉塢」當從水經洛水注作「一合塢」。

〔一三〕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。各本「靳」作「劉」，獨局本作「靳」。上文云聰納靳準二女爲左、右貴嬪，

大曰月光，小曰月華。通鑑八九云「月華爲右皇后」，正是靳氏。通志一八六亦作「靳」。劉字譌，今從局本。

〔四〕四后之外 通鑑八九「四后」作「三后」，通鑑考異云：「時靳上皇后已死，唯三后耳，云「四」誤也。」

〔五〕東宮災異 李校：「異」字衍。

〔六〕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 斟注：「御覽一一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「衷」作「康」。按：通鑑九〇亦作「康」。

〔七〕西明門牡自亡 各本「牡」作「社」，獨局本作「牡」。局本當據通志一八六改。漢書天文志以門牡自亡爲災，今從局本。

〔八〕謂聰二靳氏曰 通鑑九〇作「復使二靳氏言之」，胡注：「二靳氏，聰后與粲后。」按：此處當衍「聰」字。

〔九〕濟南王劉驥 各本無「劉」字，吳本獨有，當是據本條劉景、劉顥、劉勸、劉逞例補，今從之。

〔一〇〕漢大王 通鑑九〇「大」作「天」，疑「大」字譌。

晉書卷一百三

載記第三

劉曜

劉曜字永明，元海之族子也。少孤，見養於元海。幼而聰慧，有奇度。年八歲，從元海獵于西山，遇雨，止樹下，迅雷震樹，旁人莫不顛仆，曜神色自若。元海異之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，從兄爲不亡矣！」身長九尺三寸，垂手過膝，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鬚髯不過百餘根，而皆長五尺。性拓落高亮，與衆不羣。讀書志於廣覽，不精思章句，善屬文，工草隸。雄武過人，鐵厚一寸，射而洞之，于時號爲神射。尤好兵書，略皆闇誦。常輕侮吳、鄧，而自比樂毅、蕭、曹，時人莫之許也，惟聰每曰：「永明，世祖、魏武之流，何數公足道哉！」

弱冠游于洛陽，坐事當誅，亡匿朝鮮，遇赦而歸。自以形質異衆，恐不容于世，隱迹管涔山，以琴書爲事。嘗夜閑居，有二童子入跪曰：「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，獻劍一

口。」置前再拜而去。以燭視之，劍長二尺，光澤非常，赤玉爲室，背上有銘曰：「神劍御，除衆毒。」曜遂服之。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。

元海世頻歷顯職，後拜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鎮長安。靳準之難，自長安赴之。至于赤壁，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，與太傅朱紀、太尉范隆等上尊號。曜以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惟準一門不在赦例，改元光初。以朱紀領司徒，呼延晏領司空，范隆以下悉復本位。使征北劉雅、鎮北劉策次于汾陰，與石勒爲犄角之勢。

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，勒囚泰，送之曜。謂泰曰：「先帝末年，實亂大倫，羣閹撓政，誅滅忠良，誠是義士匡討之秋。司空執心忠烈，行伊霍之權，拯濟塗炭，使朕及此，勳高古人，德格天地。朕方寧濟大艱，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。司空若執忠誠，早迎大駕者，政由靳氏，祭則寡人，以朕此意布之司空，宣之朝士。」泰還平陽，具宣曜旨。準自以殺曜母兄，沈吟未從。尋而喬泰、王騰、靳康、馬忠等殺準，推尙書令靳明爲盟主，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。曜大悅，謂泰曰：「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，子也。」石勒聞之，怒甚，增兵攻之。明戰累敗，遣使求救于曜，曜使劉雅、劉策等迎之。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，曜命誅明，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。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，還葬粟邑，墓號陽陵，僞諡宣明皇太后。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，曾祖父廣爲獻皇帝，祖防懿皇帝，考曰宣成皇帝。徙都長安，

起光世殿於前，紫光殿於後。立其妻羊氏爲皇后，子熙爲皇太子，封子襲爲長樂王，闡太原王，沖淮南王，敞齊王，高魯王，徽楚王，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。繕宗廟、社稷、南北郊。以水承晉金行，國號曰趙。牲牡尚黑，旗幟尚玄，冒頓配天，元海配上帝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。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、扶風，聚衆數千，附于南陽王保。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，王連爲扶風太守，據陳倉；張顗爲新平太守，周庸爲安定太守，據陰密。松多下草壁，秦隴氏羌多歸之。曜遣其車騎劉雅、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，二旬不克。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，行次雍城，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：「昨夜妖星犯月，師不宜行。」乃止。敕劉雅等攝圍固壘，以待大軍。

地震，長安尤甚。時曜妻羊氏有殊寵，頗與政事，陰有餘之徵也。

三年，曜發雍，攻陳倉，曼、連謀曰：「諜者適還，云其五牛旗建，多言胡主自來，其鋒恐不可當也。吾糧廩旣少，無以支久，若頓軍城下，圍人百日，不待兵刃而吾自滅，不如率見衆以一戰。如其勝也，關中不待檄而至；如其敗也，一等死，早晚無在。」遂盡衆背城而陣，爲曜所敗，王連死之，楊曼奔于南氏。曜進攻草壁，又陷之，松多奔隴城，進陷安定。保懼，遷于桑城，氏羌悉從之。曜振旅歸于長安，署劉雅爲大司徒。

晉將李矩襲金墉，克之。曜左中郎將宋始、振威宋恕降于石勒。署其大將軍、廣平王岳

爲征東大將軍，鎮洛陽。會三軍疫甚，岳遂屯澠池。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，軍勢甚盛。曜將尹安、趙愼等以洛陽降生，岳乃班師，鎮于陝城。

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，經一宿，樹撥變爲人形，髮長一尺，鬚眉長三寸，皆黃白色，有斂手之狀，亦有兩腳著裙之形，惟無目鼻，每夜有聲，十日而生柯條，遂成大樹，枝葉甚茂。

長水校尉尹車謀反，潛結巴、曾、徐、庫、彭，曜乃誅車，囚庫、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，將殺之。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，曜不從。子遠叩頭流血，曜大怒，幽子遠而盡殺庫、彭等，尸諸街巷之中十日，乃投之於水。於是巴氏盡叛，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，四山羌、氐、巴、羯應之者三十餘萬，關中大亂，城門晝閉。子遠又從獄表諫，曜怒甚，毀其表曰：「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，猶敢如此，嫌死晚邪？」叱左右速殺之。劉雅、朱紀、呼延晏等諫曰：「子遠幽而尚諫者，所謂忠於社稷，不知死之將至。陛下縱弗能用，奈何殺之！若子遠朝誅，臣等亦暮死，以彰陛下過差之咎。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，陛下復與誰居乎！」曜意解，乃赦之。於是敕內外戒嚴，將親討渠知。子遠進曰：「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，不勞大駕親動，一月之中可使清定。」曜曰：「卿試言之。」子遠曰：「彼匪有大志，希竊非望也，但逼於陛下峻網耳。今死者不可追，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，使迭相撫育，聽其復業，大赦與之更始。彼生路既開，不降何待！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，願假臣弱兵五千，以爲陛下梟

之，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。不爾者，今賊黨既衆，彌川被谷，雖以天威臨之，恐非年歲可除。」曜大悅，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。大赦境內。子遠次于雍城，降者十餘萬。進軍安定，氐羌悉下，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，進攻平之，遂振旅循隴右，陳安郊迎。

先是，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，會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。子遠進師至其壁下，權渠率衆來距，五戰敗之。權渠恐，將降，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：「往劉曜自來，猶無若我何，況此偏師而欲降之。」率勁卒五萬，晨壓壘門。左右勸戰，子遠曰：「吾聞伊餘之勇，當今無敵，士馬之強，復非其匹；又其父新敗，怒氣甚盛；且西戎剽勁，鋒銳不可擬也。不如緩之，使氣竭而擊之。」乃堅壁不戰。伊餘有驕色。子遠候其無備，夜，誓衆蓐食，晨，大風霧，子遠曰：「天贊我也。」躬先士卒，掃壁而出，遲明覆之，生擒伊餘，悉俘其衆。權渠大懼，被髮割面而降。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、西戎公，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。西戎之中，權渠部最強，皆稟其命而爲寇暴，權渠既降，莫不歸附。

曜大悅，讌羣臣于東堂，語及平生，泫然流涕，遂下書曰：「蓋褒德惟舊，聖后之所先；念惠錄孤，明王之恒典。是以世祖草創河北，而致封於嚴尤之孫；魏武勒兵梁宋，追勸於橋公之墓。前新贈大司徒、烈愍公崔岳，中書令曹恂，晉陽太守王忠，太子洗馬劉綏等，或識朕

於童齠之中，或濟朕於艱窘之極，言念君子，實傷我心。詩不云乎：『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』岳，漢昌之初雖有褒贈，屬否運之際，禮章莫備，今可贈岳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司徒、遼東公、恂大司空、南郡公，綏左光祿大夫、平昌公，忠鎮軍將軍、安平侯，並加散騎常侍。但皆丘墓夷滅，申哀莫由，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，授以茅土，稱朕意焉。」初，曜之亡，與曹恂奔於劉綏，綏匿之於書匱，載送於忠，忠送之朝鮮。歲餘，飢窘，變姓名，客爲縣卒。岳爲朝鮮令，見而異之，推問所由。曜叩頭自首，流涕求哀。岳曰：「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，何懼之甚也！今詔捕卿甚峻，百姓間不可保也。此縣幽僻，勢能相濟，縱有大急，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。吾旣門衰，無兄弟之累，身又薄祜，未有兒子，卿猶吾子弟也，勿爲過憂。大丈夫處身立世，鳥獸投人，要欲濟之，而況君子乎！給以衣服，資供書傳。曜遂從岳，質通疑滯，恩顧甚厚。岳從容謂曜曰：「劉生姿宇神調，命世之才也！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，英雄之魁，卿其人矣。」曹恂雖於屯厄之中，事曜有君臣之禮，故皆德之。

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，小學於未央宮西，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，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，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。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。置崇文祭酒，秩次國子。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。以游子遠爲大司徒。

曜命起鄼明觀，立西宮，建陵霄臺於瀉池，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。侍中喬豫、和苞上

疏諫曰：「臣聞人主之興作也，必仰準乾象，俯順人時，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，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。彼其急也，猶尙若茲，故能興康叔、武公之迹，以延九百之慶也。奉詔書將營鄴明觀，市道芻蕘咸以非之，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。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，模瓊臺而起陵霄，此則費萬鄴明，功億前役也。以此功費，亦可以吞吳蜀，翦齊魏矣。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！自古聖王，人誰無過！陛下此役，實爲過舉。過貴在能改，終之實難。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，周迴四里，下深二十五丈，以銅爲棺槨，黃金飾之，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。且臣聞堯葬穀林，市不改肆；顓頊葬廣陽，下不及泉。聖王之於終也如是。秦皇下錮三泉，周輪七里，身亡之後，毀不旋踵，闇主之於終也如此。向魑石椁，孔子以爲不如速朽；王孫保葬，識者嘉其矯世。自古無有不亡之國，不掘之墓，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，故不爲之。臣子之於君父，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！但以保全始終，安固萬世爲優耳。興亡奢儉，罔然於前，惟陛下覽之。」曜大悅，下書曰：「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，可謂社稷之臣也。非二君，朕安聞此言乎！以孝明於承平之世，四海無虞之日，尙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，況朕之闇眇，當今極弊，而可不敬從明誨乎！今敕悉停壽陵制度，一遵霸陵之法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『無言不酬，無德不報。』其封豫安昌子，苞平輿子，並領諫議大夫。可敷告天下，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。自今政法有不便於

時，不利社稷者，其詣闕極言，勿有所諱。」省鄠水園以與貧戶。

終南山崩，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，有文字曰：「皇亡，皇亡，敗趙昌。井水竭，構五梁，罽西小衰困蹶喪。嗚呼！嗚呼！赤牛奮軛其盡乎！」時羣臣咸賀，以爲勸滅之徵。曜大悅，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，大赦境內，以終爲奉瑞大夫。中書監劉均進曰：「臣聞國主山川，故山崩川竭，君爲之不舉。終南，京師之鎮，國之所瞻，無故而崩，其凶焉可極言！昔三代之季，其災也如是。今朝臣皆言祥瑞，臣獨言非，誠上忤聖旨，下違衆議，然臣不達大理，竊所未同。何則？玉之於山石也，猶君之於臣下。山崩石壞，象國傾人亂。」皇亡，皇亡，敗趙昌者，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，趙因之而昌。今大趙都於秦雍，而勒跨全趙之地，趙昌之應，當在石勒，不在我也。『井水竭，構五梁』者，井謂東井，秦之分也，五謂五車，梁謂大梁，五車、大梁，趙之分也，此言秦將竭滅，以構成趙也。罽者，歲之次名作罽也，言歲馭作罽西之年，當有敗軍殺將之事。困謂困敦，歲在子之年名，玄囂亦在子之次，言歲馭於子，國當喪亡。赤牛奮軛謂赤奮若，在丑之歲名也。牛謂牽牛，東北維之宿，丑之分也，言歲在丑當滅亡，盡無復遺也。此其誠悟蒸蒸，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。縱爲嘉祥，尙願陛下夕惕以答之。書曰：『雖休勿休。』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，捐鄙號公夢廟之凶，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。」曜憮然改容。御史劾均狂言警說，誣罔祥瑞，請依大不敬論。曜曰：

「此之災瑞，誠不可知，深戒朕之不德，朕收其忠惠多矣，何罪之有乎！」

曜親征氏羌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，前鋒擊敗之，難敵退保仇池，仇池諸氏羌多降於曜。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，韜懼，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，皆封列侯。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，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。曜又進攻仇池。時曜寢疾，兼癘疫甚，議欲班師，恐難敵躡其後，乃以其尙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，使于仇池，以說難敵，難敵於是遣使稱藩。曜大悅，署難敵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假黃鉞、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、上大將軍、益寧南秦三州牧、領護南氏校尉、寧羌中郎將、武都王，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。

陳安請朝，曜以疾篤不許。安怒，且以曜爲死也，遂大掠而歸。曜疾甚篤，馬輿而還，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。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，寔奔戰無路，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。安囚寔而謂之曰：「劉曜已死，子誰輔哉？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。」寔叱安曰：「狗輩！汝荷人榮寵，處不疑之地，前背司馬保，今復如此。汝自視何如主上？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，何謂大業！可速殺我，懸我首於上邽東門，觀大軍之入城也。」安怒，遂殺之。以魯憑爲參軍，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，曜衛軍呼延瑜逆戰，擊斬之，悉俘其衆。安懼，馳還上邽。曜至自南安。陳安使其將劉烈、趙罕襲汧城，「拔之，西州氏羌悉從安。」安士馬

雄盛，衆十餘萬，自稱使持節、大都督、假黃鉞、大將軍、雍涼秦梁四州牧、涼王，以趙纂爲相國，領左長史。魯憑對安大哭曰：「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。」安怒，命斬之。憑曰：「死自吾分，懸吾頭於秦州通衢，觀趙之斬陳安也。」遂殺之。曜聞憑死，悲慟曰：「賢人者，天下之望也。害賢人，是塞天下之情。夫承平之君，猶不敢乖臣妾之心，況於四海乎！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，而害君子，絕當時之望，吾知其無能爲也。」

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，曜大悅，署武爲使持節、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、平西大將軍、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

曜后羊氏死，僞諡獻文皇后。羊氏內有特寵，外參朝政，生曜三子熙、襲、闡。

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，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，自季秋農功畢，乃聽飲酒，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，「吾犯者皆死。曜臨太學，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。

武功男子蘇撫、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。石言於陝，若言勿東者。

曜將葬其父及妻，親如栗邑以規度之。負土爲墳，其下周迴二里，作者繼以脂燭，怨呼之聲盈于道路。游子遠諫曰：「臣聞聖主明王、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，棺足周身，槨足周棺，藏足周槨而已，不封不樹，爲無窮之計。伏惟陛下聖慈幽被，神鑒洞遠，每以清儉恤下爲先，社稷資儲爲本。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，計六萬夫百日作，所用六百萬功。二陵皆下錮

三泉，上崇百尺，積石爲山，增土爲阜，發掘古冢以千百數，役夫呼嗟，氣塞天地，暴骸原野，哭聲盈衢，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，而徒喪國之儲力。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，則功不盈百萬，費亦不過千計，下無怨骨，上無怨人，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，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，惟陛下察焉。」曜不納，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，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。疫氣大行，死者十三四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，有盜發其冢者，盧得蘇。曜葬其父，墓號永垣陵，葬妻羊氏，墓號顯平陵。大赦境內殊死已下，賜人爵二級，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。

太寧元年，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，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，以解南安之圍。安聞之懼，馳歸上邽，遇於瓜田。武以衆寡不敵，奔保張春故壘。安引軍追武曰：「叛逆胡奴！要當生縛此奴，然後斬劉貢。」武閉壘距之。貢敗安後軍，俘斬萬餘。安馳還赴救，貢逆擊敗之。俄而武騎大至，安衆大潰，收騎八千，奔于隴城。貢乃留武督後衆，躬先士卒，戰輒敗之，遂圍安于隴城。

大雨霖，震曜父墓門屋，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。曜避正殿，素服哭于東堂五日，使其鎮軍劉襲、太常梁胥等繕復之。松柏衆木植已成林，至是悉枯。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，加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讚拜不名，給千兵百騎，甲仗百人入殿，增班劍六十人，前後鼓吹各二部。

曜親征陳安，圍安于隴城。安頻出挑戰，累擊敗之，斬獲八千餘級。右軍劉榦攻平襄，克之，隴上諸縣悉降。曲赦隴右殊死已下，惟陳安、趙募不在其例。安留楊伯支、姜沖兒等守隴城，帥騎數百突圍而出，欲引上邽、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。安旣出，知上邽被圍，平襄已敗，乃南走陝中。曜使其將軍平先、丘中伯率勁騎追安，頻戰敗之，俘斬四百餘級。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，安左手奮七尺大刀，右手執丈八蛇矛，近交則刀矛俱發，輒害五六；安遠則雙帶鞬服，左右馳射而走。平先亦壯健絕人，勇捷如飛，與安搏戰，三交，奪其蛇矛而退。會日暮，雨甚，安棄馬，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，匿于溪澗。翌日尋之，遂不知所在。會連雨始霽，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，安斬安于澗曲。曜大悅。

安善於撫接，吉凶夷險與衆同之，及其死，隴上歌之曰：「隴上壯士有陳安，驅榦雖小腹中寬，愛養將士同心肝。驕驄父馬鐵瑕鞍，七尺大刀奮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盤，十盪十決無當前。戰始三交失蛇矛，棄我驕驄竄巖幽，爲我外援而懸頭。西流之水東流河，一去不還奈子何！」曜聞而嘉傷，命樂府歌之。

楊伯支斬姜沖兒，以隴城降。宋亭斬趙募，以上邽降。徙秦州大姓楊、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。氐羌悉下，並送質任。

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，曜自隴長驅至西河，戎卒二十八萬五千，臨河列

營，百餘里中，鍾鼓之聲沸河動地，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。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。揚聲欲百道俱渡，直至姑臧，涼州大怖，人無固志。諸將咸欲速濟，曜曰：「吾軍旅雖盛，不踰魏武之東也。畏威而來者，三有二焉。中軍宿衛已皆疲老，不可用也。張氏以吾新平陳安，師徒殷盛，以形聲言之，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，必怖而歸命，受制稱藩，吾復何求！卿等試之，不出中旬，張茂之表不至者，吾爲負卿矣。」茂懼，果遣使稱藩，獻馬一千五百匹，牛三千頭，羊十萬口，黃金三百八十斤，銀七百斤，女妓二十人，及諸珍寶珠玉、方域美貨不可勝紀。曜大悅，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、假黃鉞、侍中、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、太師、領大司馬、涼州牧、領西域大都護、護氏羌校尉、涼王。

曜至自河西，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。

楊難敵以陳安旣平，內懷危懼，奔于漢中。鎮西劉厚追擊之，獲其輜重千餘兩，士女六千餘人，還之仇池。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、益州刺史，鎮仇池，以劉岳爲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進封中山王。

初，斬準之亂，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，至是，胤自言，郁鞠大驚，資給衣馬，遣子送之。曜對胤悲慟，嘉郁鞠忠款，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忠義大將軍、左賢王。胤字義孫，美貌，善機對，年十歲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眉鬢如畫。聰奇之，謂曜曰：「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！」

固當應爲卿之冢嫡，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。」曜曰：「臣之藩國，僅能守祭祀便足矣，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。」聰曰：「卿勳格天地，國兼百城，當世祚太師，受專征之任，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，卿之子孫，柰何言同諸藩國也！」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，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。」義眞，曜子儉之字也。於是封儉爲臨海王，立胤爲世子。胤雖少離屯難，流蹟殊荒，而風骨俊茂，爽朗卓然。身長八尺三寸，髮與身齊，多力善射，驍捷如風雲，曜因以重之，其朝臣亦屬意焉。曜於是顧謂羣下曰：「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，涅而不淄者矣。義光雖先已樹立，然沖幼儒謹，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，懼非所以上固社稷，下愛義光。義孫年長明德，又先世子也，朕欲遠追周文，近蹤光武，使宗廟有太山之安，義光饗無疆之福，於諸卿意如何？」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：「陛下遠擬周漢，爲國家無窮之計，豈惟臣等賴之，實亦宗廟四海之慶。」左光祿卜泰、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：「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，則不應降日月之明，垂訪羣下。若以爲疑也，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，竊以誠廢太子非也。何則？昔周文以未建之前，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。光武緣母色而廢立，豈足爲聖朝之模範！光武誠以東海纂統，何必不如明帝！皇子胤文武才略，神度弘遠，信獨絕一時，足以擬蹤周發；然太子孝友仁慈，志尙沖雅，亦足以堂負聖基，爲承平之賢主。何況儲宮者，六合人神所繫望也，不可輕以廢易。陛下誠實爾者，臣等有死而已，未敢奉詔。」曜默然。胤前泣曰：

「慈父之於子也，當務存尸鳩之仁，何可替熙而立臣也！陛下謬恩乃爾者，臣請死於此，以明赤心。且陛下若愛忘其醜，以臣微堪指授，亦當能輔導義光，仰遵聖軌。」因歔歔流涕，悲感朝臣。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，羊有寵，哀之不忍廢，乃止。追諡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，胤之母也。卜泰，胤之舅，曜嘉之，拜上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、領太子太傅。封胤爲永安王，署侍中、衛大將軍、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錄尚書事，領太子太傅，號曰皇子。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。

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，悲鳴不食皆死。曜立后劉氏。

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，襲安國將軍、北羌王盆句除，俘三千餘落，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。曜大怒，投袂而起。是日次于渭城，遣劉岳追之，曜次于富平，爲岳聲援。岳及石他戰于河濱，敗之，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，赴河死者五千餘人，悉收所虜，振旅而歸。

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，克之，執田崧，立之於前。難敵左右叱崧令拜，崧瞋目叱之曰：「氏狗！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？」難敵曰：「子岱，吾當與子終定大事。子謂劉氏可爲盡忠，吾獨不可乎？」崧厲色大言曰：「若賊氏奴才，安敢欲希覬非分！吾寧爲國家鬼，豈可爲汝臣，何不速殺我！」顧排一人，取其劍，前刺難敵，不中，爲難敵所殺。

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，配以近郡甲士五千，宿衛精卒一萬，濟自盟津。鎮東呼延謨

率荆司之衆自嶠澠而東。岳攻石勒盟津、石梁二戍，克之，斬獲五千餘級，進圍石生于金墉。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臬關，岳陳兵以待之。戰于洛西，岳師敗績，岳中流矢，退保石梁。季龍遂塹柵列圍，遏絕內外。岳衆飢甚，殺馬食之。季龍又敗呼延謨，斬之。曜親率軍援岳，季龍率騎三萬來距。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聰于八特坂。〔八〕曜次于金谷，夜無故大驚，軍中潰散，乃退如澠池。夜中又驚，士卒奔潰，遂歸長安。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，并氏羌三千餘人，送于襄國，坑士卒一萬六千。曜至自澠池，素服郊哭，七日乃入城。

武功豕生犬，上邽馬生牛，及諸妖變不可勝記。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，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，曜親臨東堂，遣中黃門策問之。產極言其故，曜覽而嘉之，引見東堂，訪以政事。產流涕獻欬，具陳災變之禍，政化之闕，辭旨諒直，曜改容禮之，卽拜博士祭酒、諫議大夫，領太史令。其後所言皆驗，曜彌重之，歲中三遷，歷位尙書、光祿大夫、太子少師，位特進。

曜署劉胤爲大司馬，進封南陽王，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；置單于臺于渭城，拜大單于，置左右賢王已下，皆以胡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豪桀爲之。

曜自還長安，憤恚發病，至是疾瘳，曲赦長安殊死已下。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、錄尙

書事，光祿大夫劉綬爲大司徒，卜泰爲大司空。

曜妻劉氏疾甚，曜親省臨之，問其所欲言。劉泣曰：「妾叔父昶無子，妾少養於叔，恩撫甚隆，無以報德，願陛下貴之。」妾叔皚女芳有德色，願備後宮。」曜許之。言終而死，僞諡獻烈皇后。以劉昶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司徒、錄尚書事，進封河南郡公，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，立劉皚女芳爲皇后，追念劉氏之言也。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，劉昶爲太保。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，被甲乘鎧馬，動止自隨，以充折衝之任。尚書郝述、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，曜大怒，鴆而殺之。

咸和三年，夜夢三人金面丹脣，東向逡巡，不言而退，曜拜而履其跡。旦召公卿已下議之，朝臣咸賀以爲吉祥，惟太史令任義進曰：「三者，曆運統之極也。東爲震位，王者之始次也。金爲兌位，物衰落也。脣丹不言，事之畢也。逡巡揖讓，退舍之道也。爲之拜者，屈伏於人也。履跡而行，慎不出疆也。東井，秦分也。五車，趙分也。秦兵必暴起，亡主喪師，留敗趙地。遠至三年，近七百日，其應不遠。願陛下思而防之。」曜大懼，於是躬親二郊，飾繕神祠，望秩山川，靡不周及。大赦殊死已下，復百姓租稅之半。長安自春不雨，至於五月。

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，弗克，掠三千餘戶而歸。張駿聞曜軍爲石

氏所敗，乃去曜官號，復稱晉大將軍、涼州牧，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、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，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。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，夾洮相持七十餘日。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，絕其運路。胤濟師逼之，璞軍大潰，奔還涼州。胤追之，及于令居，斬級二萬。張閬、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，皆拜將軍，封列侯。

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，自軹關西入伐曜，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，進攻蒲坂。曜將東救蒲坂，懼張駿、楊難敵承虛襲長安，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。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，自衛關北濟。〔五〕季龍懼，引師而退。追之，及于高候，大戰，敗之，斬其將軍石瞻，枕尸二百餘里，收其資仗億計。季龍奔于朝歌。曜遂濟自大陽，攻石生于金墉，決千金塢以灌之。曜不撫士衆，專與嬖臣飲博，左右或諫，曜怒，以爲妖言，斬之。大風拔樹，昏霧四塞。聞季龍進據石門，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，始議增滎陽戍，杜黃馬關。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，擒羯，送之。曜問曰：「大胡自來邪？其衆大小復如何？」羯曰：「大胡自來，軍盛不可當也。」曜色變，使攝金墉之圍，陳于洛西，南北十餘里。曜少而淫酒，末年尤甚。勒至，曜將戰，飲酒數斗，常乘赤馬無故蹶頓，乃乘小馬。比出，復飲酒斗餘。至於西陽門，搗陣就平，勒將石堪因而乘之，師遂大潰。曜昏醉奔退，馬陷石渠，墜于冰上，被瘡十餘，通中者三，爲堪所執，送于勒所。曜曰：「石王！憶重門之盟不？」勒使徐光謂曜曰：「今日之事，

天使其然，復云何邪！幽曜于河南丞廨，使金瘡醫李永療之，歸于襄國。

曜瘡甚，勒載以馬輿，使李永與同載。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，勒許之。機進酒于曜曰：「僕谷王，關右稱帝皇。當持重，保土疆。輕用兵，敗洛陽。祚運窮，天所亡。開大分，持一觴。」曜曰：「何以健邪！當爲翁飲。」勒聞之，悽然改容曰：「亡國之人，足令老叟數之。」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，給其妓妾，嚴兵圍守。遣劉岳、劉震等乘馬，從男女，衣帟以見曜，曜曰：「久謂卿等爲灰土，石王仁厚，全宥至今，而我殺石他，」負盟之甚。今日之禍，自其分耳。」留宴終日而去。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，「令速降之，曜但敕熙」與諸大臣匡維社稷，勿以吾易意也。」勒覽而惡之，後爲勒所殺。

熙及劉胤、劉咸等議西保秦州，尙書胡勳曰：「今雖喪主，國尙全完，將士情一，未有離叛，可共并力距險，走未晚也。」胤不從，怒其沮衆，斬之，遂率百官奔于上邽，劉厚、劉策皆捐軀奔之。關中擾亂，將軍蔣英、辛恕擁衆數十萬，據長安，遣使招勒，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。胤及劉遵率衆數萬，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，隴東、武都、安定、新平、北地、扶風、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。胤次于仲橋，石生固守長安。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，戰於義渠，爲季龍所敗，死者五千餘人。胤奔上邽，季龍乘勝追戰，枕尸千里，上邽潰。季龍執其僞太子熙、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，皆殺之。徙其

臺省文武、關東流人、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，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。曜在位十年而敗。始，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，至曜三世，凡二十有七載，以成帝咸和四年滅。^{〔三〕}

史臣曰：彼戎狄者，人面獸心，見利則棄君親，臨財則忘仁義者也。投之遐遠，猶懼外侵，而處以封畿，窺我中輿。昔者幽后不綱，胡塵暗於戲水；襄王失御，戎馬生于關洛。至于算強弱，妙兵權，體興衰，知利害，於我中華未可量也。況元海人傑，必致青雲之上；許以殊才，不居庸劣之下。是以策馬鴻騫，乘機豹變，五部高嘯，一旦推雄，皇枝相害，未有與之爭衡者矣。伊秩啓興王之略，骨都論克定之秋，單于無北顧之懷，獫狁有南郊之祭，大哉天地，茲爲不仁矣！若乃習以華風，溫乎雅度，兼其舊俗，則罕規模。雖復石勒稱藩，王彌效款，終爲夷狄之邦，未辯君臣之位。至於不遠儒風，虛襟正直，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。

僞主斯亡，玄明篡嗣，樹恩戎旅，旣總威權，關河開曩日之疆，士馬倍前人之氣。然則信不由中，自乖弘遠，貌之爲美，處事難終。縱武窮兵，殘忠害譽，佞人方轡，並后載馳，閹豎類於迴天，凝科踰於炮烙。遣豺狼之將，逐鷹犬之師，懸旌俯渭，分麾陷洛，鐵馬陵山，胡

笱遵渚，粉忠貞於戎手，聚搢紳於京觀。先王井賦，乃眷維桑，舊都宮室，咸成茂草。墜露沾衣，行人洒泪。若乃上古敦龐，不親其子，功成高讓，歸諸有德。爰及三代，乃用干戈，將以拯厥版蕩，恭膺天命。懿彼武王，殷之列辟，載旆乘時，興兵誓野，投焚旣隕，可以絕言。而輕呂旁揮，彤弧三發，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，馳金車於山陽之館！故知黔首來蘇，居今愛古，白旗陳肆，古不如今。胡寇不仁，有同豺豕，役天子以行觴，驅乘輿以執蓋，庾珉之淚旣盡，辛賓加之以血。若乃有生之貴，處死爲難，弘在三之義，忘七尺之重，主憂之恨，畢命同歸，自古篡奪，於斯爲甚。是以災氣呈形，賊臣苞亂，政荒民散，可以危亡。劉聰竟得壽終，非不幸也。

矚則天資虓勇，運偶時艱，用兵則王翦之倫，好殺亦董公之亞。而承基醜類，或有可稱。子遠納忠，高旌暫偃，和苞獻直，鄴明罷觀。而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，自絕強藩，禍成勁敵。天之所厭，人事以之，駭戰士而宵奔，酌戎杯而不醒，有若假手，同乎拾芥。豈石氏之興歟，何不支之甚也！

贊曰：惟皇不範，邇甸居穹。丹朱罕嗣，冒頓爭雄。胡旌颺月，朔馬騰風。埃塵淮浦，號呼河宮。未央朝寂，諺門旦空。郭欽之慮，辛有知戎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管涔山 各本「管」作「菅」，今據御覽四五引前趙錄、冊府二二〇、水經汾水注改。下「菅涔王」同改。

〔二〕巴會徐庫彭 通鑑九一「徐」上有「句」字，胡注：「句、庫皆姓也。」通鑑以句徐、庫彭爲二人。下文「囚庫彭」，「盡殺庫彭等」，通鑑亦並作「徐、彭」。疑載記脫「句」字，誤以爲一人。

〔三〕汧城 各本「汧」作「阡」，今據本書地理志上及通鑑九二改。

〔四〕石武 御覽二九九引三十國春秋作「石虎」，與石季龍同名，唐人避諱改石武。

〔五〕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 周校：「宗廟」上當有「非」字。按：通志一八六正有「非」字，周說是，今據通志補。

〔六〕輒害五六 御覽三一二引晉書五六下有「人」字。此字不宜省，疑是脫文。

〔七〕呼延清 通鑑九二「清」作「青人」，敘事較詳，當本前趙錄。御覽三一二引晉書作「青」。其人當名「青人」，單稱作「青」。

〔八〕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聰于八特坂 各本「聰」作「忿」。周校：「忿」卽石聰，當作「聰」。按：通鑑九二正作「聰」，今據改。

〔九〕自衛關北濟 斟注：御覽一一九引前趙錄，「衛關」作「潼關」，讀史方輿紀要曰：「衛關」，史誤作

「衛關」。按：元和郡縣志潼關條，河在關內南流衝激關、山，因謂之「衝關」。則潼關一名衝關。「衛」字乃「衝」形近而譌。

〔一〇〕而我殺石他 各本「他」作「生」，殿本作「他」。考證云：本書，曜次於富平，爲岳聲援，岳及石他戰於河濱，敗之，斬他。未嘗殺生。則「生」爲「他」字之誤無疑。按：商榷略同考證說，通鑑九四正作「他」，今從殿本。

〔一一〕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 成紀、御覽一一九引前趙錄、魏書曜傳「熙」並作「毗」。然通鑑九四亦作「熙」，知非字訛，或是二名。下「熙」字同，不再出校。

〔一二〕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御覽一一九引前趙錄「二十有七載」作「二十有六載」。按：元海稱漢王，在永興元年，至咸和四年凡二十六年。其稱帝在永嘉二年，至咸和四年又僅二十二年。而永嘉四年乃劉聰卽帝位之年，其誤更不待言。然御覽一一九引晉書與傳本同，知原文已誤。

晉書卷一百四

載記第四

石勒上

石勒字世龍，初名匄，上黨武鄉羯人也。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。祖耶奕于，父周曷朱，一名乞翼加，並爲部落小率。勒生時赤光滿室，白氣自天屬于中庭，見者咸異之。年十四，隨邑人行販洛陽，倚嘯上東門，王衍見而異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向者胡雛，吾觀其聲視有奇志，恐將爲天下之患。」馳遣收之，會勒已去。長而壯健有膽力，雄武好騎射。曷朱性凶粗，不爲羣胡所附，每使勒代己督攝，部胡愛信之。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，〔二〕家園中生人參，花葉甚茂，悉成人狀。父老及相者皆曰：「此胡狀貌奇異，志度非常，其終不可量也。」勸邑人厚遇之。時多嗤笑，唯鄆人郭敬、陽曲甯驅以爲信然，並加資贍。勒亦感其恩，爲之力耕。每聞鞞鐸之音，歸以告其母，母曰：「作勞耳鳴，非不祥也。」

太安中，并州飢亂，勸與諸小胡亡散，乃自雁門還依甯驅。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，驅匿之，獲免。勸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，路逢郭敬，泣拜言飢寒。敬對之流涕，以帶貨鬻食之，并給以衣服。勸謂敬曰：「今者大饑，不可守窮。諸胡飢甚，宜誘將冀州就穀，因執賣之，可以兩濟。」敬深然之。會建威將軍閭粹說并州刺史、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，騰使將軍郭陽、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，兩胡一枷。勸時年二十餘，亦在其中，數爲隆所毆辱。敬先以勸屬郭陽及兄子時，陽，敬族兄也，是以陽、時每爲解請，道路飢病，賴陽、時而濟。旣而賣與在平人師權爲奴。有一老父謂勸曰：「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，當貴爲人主。甲戌之歲，王彭祖可圖。」勸曰：「若如公言，弗敢忘德。」忽然不見。每耕作於野，常聞鼓角之聲。勸以告諸奴，諸奴亦聞之，因曰：「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。」諸奴歸以告權，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。

權家鄰於馬牧，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，勸以能相馬自託於桑。嘗傭於武安臨水，爲遊軍所囚。會有羣鹿旁過，軍人競逐之，勸乃獲免。俄而又見一父老，謂勸曰：「向羣鹿者我也，君應爲中州主，故相救爾。」勸拜而受命。遂招集王陽、夔安、支雄、冀保、吳豫、劉膺、桃豹、遼明等八騎爲羣盜。後郭敖、劉徵、劉寶、張噎僕、呼延莫、郭黑略、張越、孔豚、趙鹿、支屈六等又赴之，號爲十八騎。復東如赤龍、駱驥諸苑中，乘苑馬遠掠繒寶，以賂汲桑。

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，逼帝如鄴宮，王浚以潁陵辱天子，使鮮卑擊之，穎懼，挾惠帝南奔洛陽。帝復爲張方所逼，遷于長安。關東所在兵起，皆以誅穎爲名。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，欲輯懷東夏，乃奏議廢穎。是歲，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，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，起兵趙魏，衆至數萬。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。桑始命勒以石爲姓，勒爲名焉。藩拜勒爲前隊督，從攻平昌 公模於鄴。模使將軍馮嵩逆戰，敗之。藩濟自白馬而南，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。勒與桑亡潛苑中，桑以勒爲伏夜牙門，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，又招山澤亡命，多附勒，勒率以應之。桑乃自號大將軍，稱爲成都王 穎誅東海王 越、東嬴公 騰爲名。桑以勒爲前驅，屢有戰功，署爲掃虜將軍、忠明亭侯。桑進軍攻鄴，以勒爲前鋒都督，大敗騰將馮嵩，因長驅入鄴，遂害騰，殺萬餘人，掠婦女珍寶而去。濟自延津，南擊兗州，越大懼，使苟晞、王讚等討之。

桑、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，勒死之。乞活田禪帥衆五萬救勒，勒逆戰，敗禪，與晞等相持于平原、陽平間數月，大小三十餘戰，互有勝負。越懼，次於官渡，爲晞聲援。桑、勒爲晞所敗，死者萬餘人，乃收餘衆，將奔劉元海。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，桑又大敗之。桑奔馬牧，勒奔樂平。王師斬桑于平原。

時胡部大張胄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，壁于上黨，勒往從之，深爲所昵，因說胄督

曰：「劉單于舉兵誅晉，部大距而不從，豈能獨立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勒曰：「如其不能者，兵馬當有所屬。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，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，宜早爲之計。」匄督等素無智略，懼部衆之貳己也，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。元海署匄督爲親漢王，莫突爲都督部大，以勒爲輔漢將軍、平晉王以統之。勒於是命匄督爲兄，賜姓石氏，名之曰會，言其遇己也。

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，壁于樂平，元海屢招而不能致。勒僞獲罪于元海，因奔伏利度。伏利度大悅，結爲兄弟，使勒率諸胡寇掠，所向無前，諸胡畏服。勒知衆心之附己也，乃因會執伏利度，告諸胡曰：「今起大事，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？」諸胡咸以推勒。勒於是釋伏利度，率其部衆歸元海。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，以伏利度衆配之。

元海使劉聰攻壺關，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。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，勒敗秀於白田，秀死之，勒遂陷壺關。元海命勒與劉零、閭黹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、頓丘諸壘壁，多陷之，假壘主將軍、都尉，簡強壯五萬爲軍士，老弱安堵如故，軍無私掠，百姓懷之。

及元海僭號，遣使授勒持節、平東大將軍、校尉、都督、王如故。勒并軍寇鄴，鄴潰，和郁奔于衛國。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。進攻趙郡，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。攻乞活赦亭、田禪于中丘，皆殺之。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、開府，置左右長史、司馬、從事中郎。進軍攻鉅

鹿、常山，害二郡守將。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，衆至十餘萬，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。乃引張賓爲謀主，始署軍功曹，以刁膺、張敬爲股肱，夔安、孔萇爲爪牙，支雄、呼延莫、王陽、桃豹、遼明、吳豫等爲將率。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，說諸胡羯，曉以安危。諸胡懼勒威名，多有附者。進軍常山，分遣諸將攻中山、博陵、高陽諸縣，降之者數萬人。

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，大敗勒于飛龍山，死者萬餘。勒退屯黎陽，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，降三十餘壁，置守宰以撫之。進寇信都，害冀州刺史王斌。於是車騎將軍王堪、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，勒燒營并糧，迴軍距之，次于黃牛壘。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，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。勒至黎陽，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，王堪退保倉垣。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，封汲郡公，持節、都督、王如故。勒固讓公不受。與閭羆攻賭圈、苑市二壘，陷之，羆中流矢死，勒并統其衆。潛自石橋濟河，攻陷白馬，坑男女三千餘口。東襲鄆城，害兗州刺史袁孚。因攻倉垣，陷之，遂害堪。渡河攻廣宗、清河、平原、陽平諸縣，降勒者九萬餘口。復南濟河，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。時劉聰攻河內，勒率騎會之，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，懷帝遣兵救之。勒留諸將守武德，與王桑逆巨於長陵。巨請降，勒弗許，巨踰城而遁，軍人執之。勒馳如武德，坑降卒萬餘，數梁巨罪而害之。王師退還，河北諸堡壁大震，皆請降送任于勒。

及元海死，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、并州刺史、汲郡公，持節、開府、都督、校尉、王如故。勒固辭將軍，乃止。

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，勒留輜重于重門，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，大敗王師於澠池，遂至洛川。粲出轅轅，勒出成臯關，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，爲讚所敗，退屯文石津。將北攻王浚，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，勒乃燒船棄營，引軍向柏門，迎重門輜重，至于石門，濟河，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，害之。

先是，雍州流人王如、侯脫、嚴疑等起兵江淮間，聞勒之來也，懼，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，勒擊敗之，盡俘其衆。勒至南陽，屯于宛北山。如懼勒之攻襄也，使送珍寶車馬犒師，結爲兄弟，勒納之。如與侯脫不平，說勒攻脫。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，晨壓宛門，勒攻之，旬有二日而克。嚴疑率衆救脫，至則無及，遂降于勒。勒斬脫，囚疑送于平陽，盡并其衆，軍勢彌盛。

勒南寇襄陽，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，留刁膺守襄陽，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。憚如之盛，遂趣襄城。如知之，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，詐言犒軍，實欲襲勒。勒逆擊，滅之，復屯江西，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。張賓以爲不可，勒勒北還，弗從，以賓爲參軍都尉，領記室，位次司馬，專居中總事。

元帝慮勒南寇，使王導率衆討勒。勒軍糧不接，死疫太半，納張賓之策，乃焚輜重，裹糧卷甲，渡沔，寇江夏，太守楊炬棄郡而走。^{〔一〕}北寇新蔡，害新蔡王確于南頓，朗陵公何襲、廣陵公陳珍、^{〔二〕}上黨太守羊綜、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。勒進陷許昌，害平東將軍王康。先是，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，越薨于軍，衆推太尉王衍爲主，率衆東下，勒輕騎追及之。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，爲勒所敗，端死之，衍軍大潰，勒分騎圍而射之，相登如山，無一免者。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、任城王濟、^{〔三〕}西河王喜、梁王禧、齊王超、^{〔四〕}吏部尙書劉望、豫州刺史劉喬、太傅長史庾數等，坐之于幕下，問以晉故。衍、濟等懼死，多自陳說，惟範神色儼然，意氣自若，顧呵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何復紛紜！」勒甚奇之。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，死者甚衆。勒重衍清辨，奇範神氣，不能加之兵刃，夜使人排牆填殺之。左衛何倫、右衛李惔聞越薨，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。勒逆毗於洧倉，軍復大潰，執毗及諸王公卿士，皆害之，死者甚衆。因率精騎三萬，入自成臯關。會劉曜、王彌寇洛陽，洛陽旣陷，勒歸功彌、曜，^{〔五〕}遂出轅轅，屯于許昌。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，勒固辭不受。先是，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，壘于舞陽，苟晞假洪雍州刺史。勒進寇穀陽，害冠軍將軍王茲。^{〔六〕}破王讚于陽夏，獲讚，以爲從事中郎。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，執晞，署爲左司馬。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、幽州牧，固辭將軍不受。

先是，王彌納劉噉之說，將先誅勒，東王青州，使噉徵其將曹嶷於齊。勒遊騎獲噉，得彌所與嶷書，勒殺之，密有圖彌之計矣。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，彌漸削弱。及勒之獲苟晞也，彌惡之，僞卑辭使謂勒曰：「公獲苟晞而赦之，何其神也！使晞爲公左，彌爲公右，天下不足定。」勒謂張賓曰：「王彌位重言卑，恐其遂成前狗意也。」賓曰：「觀王公有青州之心，桑梓本邦，固人情之所樂，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？」王公遲迴未發者，懼明公踵其後，已有規明公之志，但未獲便爾。今不圖之，恐曹嶷復至，共爲羽翼，後雖欲悔，何所及邪！徐邈旣去，軍勢稍弱，觀其控御之懷猶盛，可誘而滅之。」勒以爲然。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，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。彌請救于勒，勒未之許。張賓進曰：「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，今天以其便授我矣。陳午小豎，何能爲寇？」王彌人傑，將爲我害。」勒因迴軍擊瑞，斬之。彌大悅，謂勒深心推奉，無復疑也。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，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：「公天生神武，當平定四海，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，望濟于塗炭。有與公爭天下者，公不早圖之，而返攻我曹流人。我曹鄉黨，終當奉戴，何遽見逼乎！」勒心然之，詰朝引退。詭請王彌讌于已，吾，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，恐有專諸、孫峻之禍，彌不從。旣入，酒酣，勒手斬彌而并其衆，啓聰稱彌叛逆之狀。聰署勒鎮東大將軍、督并幽二州諸軍事、領并州刺史，持節、征討都督、校尉、開府、幽州牧、公如故。

苟晞、王讚謀叛，勸害之。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，攻掠豫州諸郡，臨江而還，屯于葛陂，^{〔二〕}降諸夷楚，署將軍二千石以下，稅其義穀，以供軍士。

初，勸被鬻平原，與母王相失。至是，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勸，遺勸書曰：「將軍發迹河朔，席卷兗豫，飲馬江淮，折衝漢沔，雖自古名將，未足爲諭。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，略地而不有其土，翕爾雲合，忽復星散，將軍豈知其然哉？存亡決在得主，成敗要在所附；得主則爲義兵，附逆則爲賊衆。義兵雖敗，而功業必成；賊衆雖克，而終歸殄滅。昔赤眉、黃巾橫逆宇宙，所以一旦敗亡者，正以兵出無名，聚而爲亂。將軍以天挺之質，威振宇內，擇有德而推崇，隨時望而歸之，勳義堂堂，長享遐貴。背聰則禍除，向主則福至。採納往誨，翻然改圖，天下不足定，螳寇不足掃。今相授侍中、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領護匈奴中郎將、襄城郡公，總內外之任，兼華戎之號，顯封大郡，以表殊能，將軍其受之，副遠近之望也。自古以來，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，至於名臣建功業者，則有之矣。今之遲想，蓋以天下大亂，當須雄才。遙聞將軍攻城野戰，合於機神，雖不視兵書，闇與孫吳同契，所謂生而知之者上，學而知之者次。但得精騎五千，以將軍之才，何向不摧！至心實事，皆張儒所具。」勸報琨曰：「事功殊途，非腐儒所聞。君當逞節本朝，吾自夷，難爲效。」遺琨名馬珍寶，厚賓其使，謝歸以絕之。

勸於葛陂繕室宇，課農造舟，將寇建鄴。會霖雨歷三月不止，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，勸軍中飢疫死者太半。檄書朝夕繼至，勸會諸將計之。右長史刁膺諫勸先送款於帝，求掃平河朔，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。勸愀然長嘯。中堅夔安勸勸就高避水，勸曰：「將軍何其怯乎！」孔萇、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：「及吳軍未集，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，乘船三十餘道，夜登其城，斬吳將頭，得其城，食其倉米。今年要當破丹楊，定江南，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。」勸笑曰：「是勇將之計也。」各賜鎧馬一匹。顧問張賓曰：「於君計何如？」賓曰：「將軍攻陷帝都，囚執天子，殺害王侯，妻略妃主，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，奈何復還相臣奉乎！去年誅王彌之後，不宜於此營建。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，示將軍不應留也。鄴有三臺之固，西接平陽，四塞山河，有喉衿之勢，宜北徙據之。伐叛懷服，河朔既定，莫有處將軍之右者。晉之保壽春，懼將軍之往擊爾，今卒聞迴軍，必欣於敵去，未遑奇兵掎擊也。輜重逕從北道，大軍向壽春，輜重既過，大軍徐迴，何懼進退無地乎！」勸攘袂鼓髯曰：「賓之計是也。」責刁膺曰：「君共相輔佐，當規成功業，如何便相勸降！此計應斬。然相明性怯，所以有君。」於是退膺爲將軍，擢賓爲右長史，加中壘將軍，號曰「右侯」。

發自葛陂，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。會江南運船至，獲米布數十艘，將士爭之，不設備。晉伏兵大發，敗季龍于巨靈口，赴水死者五百餘人，奔退百里，及于勸軍。軍中震擾，

謂王師大至，勒陣以待之。晉懼有伏兵，退還壽春。勒所過路次，皆堅壁清野，採掠無所獲，軍中大飢，士衆相食。行達東燕，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，壁于枋頭，勒將於棘津北渡，懼冰邀之，會諸將問計。張賓進曰：「如聞冰船盡在瀆中，未上枋內，可簡壯勇者千人，詭道潛渡，襲取其船，以濟大軍。大軍既濟，冰必可擒也。」勒從之，使支雄、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，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。冰聞勒軍至，始欲內其船。會雄等已渡，屯其壘門，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，令主簿鮮于豐挑戰，設三伏以待之。冰怒，乃出軍，將戰，而三伏齊發，夾擊攻之，又因其資，軍遂豐振。長驅寇鄴，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。演部將臨深、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。

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，張賓進曰：「劉演衆猶數千，三臺險固，攻守未可卒下，舍之則能自潰。王彭祖、劉越石大敵也，宜及其未有備，密規進據罕城，西廣運糧儲，西稟平陽，掃定并薊，桓文之業可以濟也。且今天下鼎沸，戰爭方始，遊行羈旅，人無定志，難以保萬全、制天下也。夫得地者昌，失地者亡。邯鄲、襄國，趙之舊都，依山憑險，形勝之國，可擇此二邑而都之，然後命將四出，授以奇略，推亡固存，兼弱攻昧，則羣凶可除，王業可圖矣。」勒曰：「右侯之計是也。」於是進據襄國。賓又言於勒曰：「今我都此，越石、彭祖深所忌也，恐及吾城池未固，資儲未廣，送死於我。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，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。」

遣使平陽，陳宜鎮此之意。」勸又然之。於是上表於劉聰，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，率多降附，運糧以輸勒。劉聰署勸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、征討諸軍事、冀州牧，進封本國上黨郡公，邑五萬戶，開府、幽州牧、東夷校尉如故。

廣平游綸、張豺擁衆數萬，受王浚假署，保據苑鄉。勸使夔安、支雄等七將攻之，破其外壘。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、末杯、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勸。時城隍未修，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，設鄣以待之。就六眷屯于渚陽，勸分遣諸將連出挑戰，頻爲就六眷所敗，又聞其大造攻具，勸顧謂其將佐曰：「今寇來轉逼，彼衆我寡，恐攻圍不解，外救不至，內糧罄絕，縱孫吳重生，亦不能固也。吾將簡練將士，大陣於野以決之，何如？」諸將皆曰：「宜固守以疲寇，彼師老自退，追而擊之，蔑不克矣。」勸顧謂張賓、孔萇曰：「君以爲何如？」賓、萇俱曰：「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，其大衆遠來，戰守連日，以我軍勢寡弱，謂不敢出戰，意必懈怠。今段氏種衆之悍，末杯尤最，其卒之精勇，悉在末杯所，可勿復出戰，示之以弱。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，候賊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衝末杯帳，敵必震惶，計不及設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。末杯之衆旣奔，餘自摧散。擒末杯之後，彭祖可指辰而定。」勸笑而納之，卽以萇爲攻戰都督，造突門于北城。鮮卑入屯北壘，勸候其陣未定，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。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，生擒末杯，就六眷等衆遂奔散。萇乘勝追擊，枕

尸三十餘里，獲鎧馬五千匹。就六眷收其遺衆，屯于渚陽，遣使求和，送鎧馬金銀，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。諸將并勸勒殺末杯以挫之，勒曰：「遼西鮮卑，健國也，與我素無怨讐，爲王浚所使耳。今殺一人，結怨一國，非計也。放之必悅，不復爲王浚用矣。」於是納其質，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，結爲兄弟，就六眷等引還。使參軍閭綜獻捷於劉聰。於是游綸、張豺請降稱藩，勒將襲幽州，務養將士，權宜許之，皆就署將軍。於是遣衆寇信都，害冀州刺史王象。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，保于信都。

建興元年，石季龍攻鄴三臺，鄴潰，劉演奔于廩丘，將軍謝胥、田青、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，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。命段末杯爲子，署爲使持節、安北將軍、北平公，遣還遼西。末杯感勒厚恩，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，段氏遂專心歸附，自是王浚威勢漸衰。

勒襲苑鄉，執游綸以爲主簿。攻乞活李暉于上白，斬之，將坑其降卒，見郭敬而識之，曰：「汝郭季子乎？」敬叩頭曰：「是也。」勒下馬執其手，泣曰：「今日相遇，豈非天邪！」賜衣服車馬，署敬上將軍，悉免降者以配之。其將孔萇寇定陵，害兗州刺史田徽。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，率戶五千降于勒。劉聰授勒侍中、征東大將軍，餘如故，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，妻劉氏爲上黨國夫人，章綬首飾一同王妃。

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，勒大怒，所經令尉皆殺之。

烏丸審廣、漸裳、郝襲背王浚，密遣使降于勒，勒厚加撫納。司冀漸寧，人始租賦。立太學，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，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。勒母王氏死，潛窆山谷，莫詳其所。旣而備九命之禮，虛葬于襄國城南。

勒謂張賓曰：「鄴，魏之舊都，吾將營建。旣風俗殷雜，須賢望以綏之，誰可任也？」賓曰：「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，有佐時良幹，將軍若任之，必能允副神規。」勒於是徵彭，署爲魏郡太守。彭至，入泣而辭曰：「臣往策名晉室，食其祿矣。犬馬戀主，切不敢忘。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，亦猶洪川東逝，往而不還。明公應符受命，可謂攀龍之會。但受人之榮，復事二姓，臣志所不爲，恐亦明公之所不許。若賜臣餘年、全臣一介之願者，明公大造之惠也。」勒默然。張賓進曰：「自將軍神旗所經，衣冠之士靡不變節，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。至如此賢，以將軍爲高祖，自擬爲四公，所謂君臣相知，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，何必吏之。」勒大悅，曰：「右侯之言得孤心矣。」於是賜安車駟馬，養以卿祿，辟其子明爲參軍。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，鎮鄴三臺，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。

時王浚署置百官，奢縱淫虐，勒有吞并之意，欲先遣使以觀察之。議者僉曰：「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。」時張賓有疾，勒就而謀之。賓曰：「王浚假三部之力，稱制南面，雖曰晉藩，實懷僭逆之志，必思協英雄，圖濟事業。將軍威聲震于海內，去就爲存亡，所在爲輕重，

浚之欲將軍，猶楚之招韓信也。今權譎遣使，無誠款之形，脫生猜疑，圖之兆露，後雖奇略，無所設也。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，當稱藩推奉，尙恐未信，羊、陸之事，臣未見其可。」勸曰：「右侯之計是也。」乃遣其舍人王子春、董肇等多齎珍寶，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：「勸本小胡，出於戎裔，值晉綱弛御，海內饑亂，流離屯厄，竄命冀州，共相帥合，以救性命。今晉祚淪夷，遠播吳會，中原無主，蒼生無繫。伏惟明公殿下，州鄉貴望，四海所宗，爲帝王者，非公復誰？勸所以捐軀命、興義兵誅暴亂者，正爲明公驅除爾。伏願殿下應天順時，踐登皇阼。勸奉戴明公，如天地父母，明公當察勸微心，慈眄如子也。」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。浚謂子春等曰：「石公一時英武，據趙舊都，成鼎峙之勢，何爲稱藩于孤，其可信乎？」子春對曰：「石將軍英才儁拔，士馬雄盛，實如聖旨。仰惟明公州鄉貴望，累葉重光，出鎮藩嶽，威聲播于八表，固以胡越欽風，戎夷歌德，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！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，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？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。石將軍之擬明公，猶陰精之比太陽，江河之比洪海爾。項籍、子陽覆車不遠，是石將軍之明鑒，明公亦何怪乎！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，帝王則未之有也。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，願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。願公勿疑。」浚大悅，封子春等爲列侯，遣使報勸，答以方物。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，陰叛浚，馳使降于勸。勸斬其使，送于浚，以表誠實。浚雖不罪統，彌

信勒之忠誠，無復疑矣。

子春等與王浚使至，勒命匿勁卒精甲，虛府羸師以示之，北面拜使而受浚書。浚遺勒麋尾，勒僞不敢執，懸之于壁，朝夕拜之，云：「我不得見王公，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。」復遣董肇奉表于浚，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，亦修牋于棗嵩，乞并州牧、廣平公，以見必信之誠也。勒將圖浚，引子春問之。子春曰：「幽州自去歲大水，人不粒食，浚積粟百萬，不能贍恤，刑政苛酷，賦役殷煩，賊害賢良，誅斥諫士，下不堪命，流叛略盡。鮮卑、烏丸離貳于外，棗嵩、田矯貪暴于內，人情沮擾，甲士羸弊。而浚猶置立臺閣，布列百官，自言漢高、魏武不足並也。又幽州謠怪特甚，聞者莫不爲之寒心，浚意氣自若，曾無懼容，此亡期之至也。」勒撫几笑曰：「王彭祖真可擒也。」浚使達幽州，具陳勒形勢寡弱，款誠無二。浚大悅，以勒爲信然。

勒纂兵戒期，將襲浚，而懼劉琨及鮮卑、烏丸爲其後患，沈吟未發。張賓進曰：「夫襲敵國，當出其不意。軍嚴經日不行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？」勒曰：「然，爲之奈何？」賓曰：「彭祖之據幽州，唯仗三部，今皆離叛，還爲寇讐，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。幽州飢饉，人皆蔬食，衆叛親離，甲旅寡弱，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。若大軍在郊，必土崩瓦解。今三方未靖，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。輕軍往返，不出二旬。就使三方有動，勢足旋趾。宜應機電

發，勿後時也。且劉琨、王浚雖同名晉藩，其實仇敵。若修牋于琨，送質請和，琨必欣于得我，喜于浚滅，終不救浚而襲我也。」勒曰：「吾所不了，右侯已了，復何疑哉！」

於是輕騎襲幽州，以火宵行。至柏人，殺主簿游綸，以其兄統在范陽，懼聲軍計故也。遣張慮奉牋于劉琨，陳己過深重，求討浚以自效。琨既素疾浚，乃檄諸州郡，說勒知命思愆，收累年之咎，求拔幽都，效善將來，今聽所請，受任通和。軍達易水，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，將引軍距勒，游統禁之。浚將佐咸請出擊勒，浚怒曰：「石公來，正欲奉戴我也，敢言擊者斬。」乃命設饗以待之。勒晨至薊，叱門者開門。疑有伏兵，先驅牛羊數千頭，聲言上禮，實欲填諸街巷，使兵不得發。浚乃懼，或坐或起。勒升其廳事，命甲士執浚，立之于前，使徐光讓浚曰：「君位冠元台，爵列上公，據幽都驍悍之國，跨全燕突騎之鄉，手握強兵，坐觀京師傾覆，不救天子，而欲自尊。又專任姦暴，殺害忠良，肆情恣欲，毒徧燕壤。自貽于此，非爲天也。」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。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，擢荀綽、裴憲，資給車服。數朱碩、棗嵩、田矯等以賄亂政，責游統以不忠于浚，皆斬之。遷烏丸審廣、漸裳、郝襲、靳市等于襄國。焚燒浚宮殿。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、行幽州刺史，戍薊，置守宰而還。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，封王浚首，獻捷于劉聰。勒既還襄國，劉翰叛勒，奔段匹。襄國大飢，穀二升直銀二斤，肉一斤直銀一兩。劉聰以平幽州之勳，乃遣其使人柳

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東單于、侍中、使持節、開府、校尉、二州牧、公如故，加金鉦黃鉞，前後鼓吹二部，增封十二郡。勒固辭，受二郡而已。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、子、侯，文武進位有差。

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，爲演所敗。演遣其將韓弘、潘良襲頓丘，斬勒所署太守邵攀。支雄追擊弘等，害潘良于廩丘。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，斬其太守邢泰。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，勒將遼明要之，敗嶠于潞城。

勒以幽冀漸平，始下州郡閔實人戶，戶貲二匹，租二斛。

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。^{二七}遼明攻甯黑于在平，降之，因破東燕酸棗而還，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。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，陷之，害太守韓弘。

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，賜以弓矢，加崇爲陝東伯，得專征伐，拜封刺史、將軍、守宰、列侯，歲盡集上。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，加翼軍將軍，爲驃騎副貳。

劉琨遣王旦攻中山，逐勒所署太守秦固。勒將劉劭距旦，敗之，執旦于望都關。勒襲邵續于樂陵。續盡衆逆戰，大敗而還。

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，擾亂勒河間、渤海諸郡。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，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，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，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。

徙平原烏丸展廣、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。

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，敗績而歸。又攻劉演于廩丘。支雄、遼明擊甯黑于東武陽，陷之，黑赴河而死，徙其衆萬餘于襄國。邵續使文鴛救演，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，文鴛弗能進，屯于景亭。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。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，揚聲將歸河北。平等以爲信然，入于空營。季龍迴擊敗之，遂陷廩丘，演奔文鴛軍，獲演弟啓，送于襄國。演卽劉琨之兄子也。勒以琨撫存其母，德之，賜啓田宅，令儒官授其經。

時大蝗，中山、常山尤甚。中山丁零翟鼠叛勒，攻中山、常山，勒率騎討之，獲其母妻而還。鼠保于胥關，遂奔代郡。

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坌城，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，琨次廣牧，爲澹聲援。勒將距之，或諫之曰：「澹兵馬精盛，其鋒不可當，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，攻守勢異，必獲萬全。」勒曰：「澹大衆遠來，體疲力竭，犬羊烏合，號令不齊，可一戰而擒之，何強之有！寇已垂至，胡可捨去，大軍一動，豈易中還！若澹乘我之退，顧乃無暇，焉得深溝高壘乎！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。」立斬諫者。以孔萇爲前鋒都督，令三軍後出者斬。設疑兵于山上，分爲二伏。勒輕騎與澹戰，僞收衆而北。澹縱兵追之，勒前後伏發，夾擊，澹軍大敗，獲鎧馬萬匹，澹奔代郡，據奔劉琨。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，琨遂奔于段匹碑。勒遷陽曲、樂平

戶于襄國，置守宰而退。孔萇追姬澹于桑乾。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。

勒之征樂平也，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、平原、渤海數千戶叛勒，奔于邵續。河間邢嘏累徵不至，亦聚衆數百以叛。勒巡下冀州諸縣，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、監冀州七郡諸軍事。

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，勒親臨觀之。越戲言忤勒，勒大怒，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。

孔萇攻代郡，澹死之。時司、冀、并、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，迭相招引，人不安業。孔萇等攻馬嚴、馮睹，久而不克。勒問計於張賓，賓對曰：「馮睹等本非明公之深仇，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。今宜班師息甲，差選良守，任之以冀遂之事，不拘常制，奉宣仁澤，奮揚威武，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，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。」勒曰：「右侯之計是也。」召萇等歸，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、振武將軍、高陽太守。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，回先爲潛府長史，素服回威德，多叛嚴歸之。嚴以部衆離貳，懼，奔于幽州，溺水而死。馮睹率衆降于勒。回移居易京，_二流人降者歲常數千，勒甚嘉之，封回弋陽子，邑三百戶。加賓封一千戶，進賓位前將軍，固辭不受。

河朔大蝗，初穿地而生，二旬則化狀若蠶，七八日而臥，四日蛻而飛，彌亘百草，唯不食

三豆及麻，并冀尤甚。

石季龍濟自長壽津，寇梁國，害內史荀闔。劉琨與段匹磾、涉復辰、疾六眷、段末柸等會于固安，將謀討勒，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。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，又忻於厚賂，乃說辰眷等引還，琨、匹磾亦退如薊城。

邵續使兄子濟攻勒，渤海，虜三千餘人而還。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，恐勒襲之，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，請師討聰。勒以大義讓之，固深恨恚，與郭默攻掠河內、汲郡。

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，立忽跋鄰爲單于。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，末柸逆擊敗之，匹磾奔還幽州，因害太尉劉琨，琨將佐相繼降勒。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，匹磾率其部衆數千，將奔邵續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，大敗之，匹磾退保幽州。越中流矢死，勒爲之屏樂三月，贈平南將軍。

初，曹疑據有青州，既叛劉聰，南稟王命，以建鄴懸遠，勢援不接，懼勒襲之，故遣通和。勒授疑東州大將軍、青州牧，封琅邪公。

劉聰疾甚，驛召勒爲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受遺詔輔政，勒固辭乃止。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、持節鉞，都督、侍中、校尉、二州牧、公如故，增封十郡，勒不受。聰死，其子粲襲僞位，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，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，勒統精銳五萬繼之，

據襄陵北原，羌羯降者四萬餘落。準數挑戰，勒堅壁以挫之。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，曜復僭號，署勒大司馬、大將軍，加九錫，增封十郡，并前十三郡，進爵趙公。勒攻準于平陽小城，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。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，徙之司州諸縣。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，乃送泰于曜，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，以挫其軍勢。曜潛與泰結盟，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。勒疑泰與曜有謀，欲斬泰以速降之，諸將皆曰：「今斬卜泰，準必不復降，就令泰宜漢要盟于城中，使相率誅斬準，準必懼而速降矣。」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。泰入平陽，與準將喬泰、馬忠等起兵攻準，殺之，推斬明爲盟主，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。勒大怒，遣令史羊升使平陽，責明殺準之狀。明怒，斬升。勒怒甚，進軍攻明，明出戰，勒擊敗之，枕尸二里。明築城門堅守，不復出戰。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。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，以彭沛降于勒。石季龍率幽、冀州兵會勒攻平陽。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。勒命舍師于蒲上。斬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，曜西奔粟邑。勒焚平陽宮室，使裴憲、石會修復元海、聰二墓，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，徙渾儀、樂器于襄國。

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，領大將軍，進爵趙王，增封七郡，并前二十郡，出入警蹕，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如曹公輔漢故事，夫人爲王后，世子爲王太子。

勸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，言於曜曰：「大司馬遣王脩等來，外表至虔，內覘大駕強弱，謀待脩之返，將輕襲乘輿。」時曜勢實殘弊，懼脩宣之。曜大怒，追汜等還，斬脩于栗邑，停太宰之授。劉茂逃歸，言王脩死故，勸大怒，誅平樂三族，贈脩太常。又知停殊禮之授，怒甚，下令曰：「孤兄弟之奉劉家，人臣之道過矣，若微孤兄弟，豈能南面稱朕哉！根基既立，便欲相圖。天不助惡，使假手斬準。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，故復推崇令主，齊好如初，何圖長惡不悛，殺奉誠之使。帝王之起，復何常邪！趙王、趙帝，孤自取之，名號大小，豈其所節邪！」於是置太醫、尚方、御府諸令，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。俄而門崩，勸大怒，斬讚。既怒刑倉卒，尋亦悔之，賜以棺服，贈大鴻臚。

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，石季龍救川，逖退屯梁國，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。

勸增置宣文、宣教、崇儒、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，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，且備擊柝之衛。置挈壺署，鑄豐貨錢。

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勸，石季龍討之，敗延于朔方，斬首二萬級，俘三萬餘人，獲牛馬十餘萬。孔萇討平幽州諸郡。時段匹碑部衆饑散，棄其妻子，匹碑奔邵續。曹疑遣使來聘，獻其方物，請以河爲斷。桃豹至蓬關，祖逖退如淮南。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。

石季龍與張敬、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勸稱尊號，勸下書曰：「孤猥以寡德，忝荷崇寵，

夙夜戰惶，如臨深薄，豈可假尊竊號，取譏四方！昔周文以三分之重，猶服事殷朝；小白居一匡之盛，而尊崇周室。況國家道隆殷周，孤德卑二伯哉！其亟止斯議，勿復紛紜。自今敢言，刑茲無赦！乃止。

勸又下書曰：「今大亂之後，律令滋煩，其採集律令之要，爲施行條制。」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，施行十餘歲，乃用律令。晉太山太守徐龜叛降于勸。

石季龍及張敬、張賓、左右司馬張屈六、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：「臣等聞有非常之度，必有非常之功；有非常之功，必有非常之事。是以三代陵遲，五伯迭興，靜難濟時，績侔睿后。伏惟殿下天縱聖哲，誕應符運，鞭撻宇宙，弼成皇業，普天率土，莫不來蘇，嘉瑞徵祥，日月相繼，物望去劉氏，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。今山川夷靜，星辰不孛，夏海重譯，天人係仰，誠應升御中壇，卽皇帝位，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。請依劉備在蜀、魏王在鄴故事，以河內、魏、汲、頓丘、平原、清河、鉅鹿、常山、中山、長樂、樂平十一郡，并前趙國、廣平、陽平、章武、渤海、河間、上黨、定襄、范陽、漁陽、武邑、燕國、樂陵十三郡，合二十四郡，戶二十九萬爲趙國。」封內依舊改爲內史，準禹貢、魏武復冀州之境，南至盟津，西達龍門，東至于河，北至于塞垣。以大單于鎮撫百蠻。罷并、朔、司三州，通置部司以監之。伏願欽若昊天，垂副羣望也。」勸西面而讓者五，南面而讓者四，百僚皆叩頭固請，勸乃

許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毛本、局本「山下」注「元作『上』」。御覽四五引十六國春秋、通志一八七並作「山上」，疑作「上」是。

〔二〕田禪 東海王越傳作「田甄」。通鑑八六亦作「甄」。

〔三〕丁紹 周校：越傳作「丁劭」。南陽王模傳亦作「劭」。通鑑八六則作「紹」。

〔四〕馮莫突等擁衆數千 各本「莫突」作「突莫」，殿本據下文乙正。通鑑八六前後皆作「莫突」，今從殿本。

〔五〕勒敗秀於白田 通鑑八七「秀」作「肅」，「白田」作「封田」。通鑑考異云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。

〔六〕王甲始 校文：懷帝紀作「王申始」，凡兩見。御覽八七六引前趙錄作「王申」，亦不作「甲」。按：「申始」作「申」乃雙名單稱，懷紀與前趙錄合，疑此處「甲」字乃「申」形近而訛。

〔七〕晨壓宛門 各本「宛」作「苑」。周校：王如傳作「宛門」，時侯脫據宛，勒又屯於宛北山，「苑門」必「宛門」之誤。按：周說是，今據王如傳改。

〔八〕楊珉 斟注：懷帝紀及朱伺傳均作「楊珉」。

〔九〕廣陵公陳眕「眕」原作「軫」。惠紀、元紀、賈謐傳及通鑑八五俱作「眕」，今據改。

〔一〇〕任城王濟各本「濟」譌「躋」，今據任城景王陵傳、通鑑八七改。下同改。

〔一一〕齊王超各本「超」譌「韶」，今據齊王罔傳、通鑑八七改。

〔一二〕勒歸功彌曜各本「功」作「攻」。斟注：「歸攻」當從魏書石勒傳作「歸功」，於文義方合。按：「歸攻」於情事不符，今據魏書改。

〔一三〕害冠軍將軍王茲懷紀作「沛王滋」，疑「王」上脫「沛」字，「茲」「滋」同音通用，其人當是沛王輅後。

〔一四〕屯于葛陂各本「陂」作「陵」，殿本據下「勒於葛陂繕室宇」句改作「陂」。通鑑八七、八八、御覽四九九引趙書並作「陂」。今從殿本。

〔一五〕進據罕城斟注：元和郡縣圖志作「宜及未至，密規進據牢城」，「罕城」疑爲「牢城」之譌。

〔一六〕穀二升直銀二斤通鑑八九、御覽三五引三十國春秋「二斤」皆作「一斤」，文較合理，疑此「二」爲「一」之誤。

〔一七〕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斟注：元帝紀作：「陳川以浚儀叛，降於石勒。」據敦煌石室本晉紀，則陳午死後，其從父川大懼，以浚儀叛。是叛者陳川，非陳午也，且亦不得稱爲勒將。按：斟注說是，祖逖傳、通鑑九一並同元紀。此處「勒將」二字當在下「遂明攻甯黑於荏平」句上，傳本錯

簡，又誤「陳川」爲「陳午」。

〔二〇〕易京 各本「京」作「涼」，殿本作「京」。通鑑八九亦作「易京」。今從殿本。

〔二〇〕戶二十九萬 御覽一二〇引前趙錄作「十九萬」。

晉書卷一百五

載記第五

石勒下

子弘 張賓

太興二年，勒僞稱趙王，赦殊死已下，均百姓田租之半，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，孤老鰥寡穀人三石，大酺七日。依春秋列國、漢初侯王每世稱元，改稱趙王元年。始建社稷，立宗廟，營東西宮。署從事中郎裴憲、參軍傅暢、杜嘏並領經學祭酒，參軍續咸、庾景爲律學祭酒，任播、崔潛爲史學祭酒。中壘支雄、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，專明胡人辭訟，以張離、張良、劉羣、劉謨等爲門生主書，司典胡人出內，重其禁法，不得侮易衣冠華族。號胡爲國人。遣使循行州郡，勸課農桑。加張賓大執法，專總朝政，位冠僚首。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、都督禁衛諸軍事，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，敎國子擊刺戰射之法。命記室佐明楷、程機撰上黨國記，〔二〕中大夫傅彪、賈蒲、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，參軍石泰、石同、石謙、

孔隆撰大單于志。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，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。羣臣議請論功，勒曰：「自孤起軍，十六年于茲矣。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，莫不蒙犯矢石，備嘗艱阻，其在葛陂之役，厥功尤著，宜爲賞之先也。若身見存，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，死事之孤，賞加一等，庶足以慰答存亡，申孤之心也。」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，其燒葬令如本俗。

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，皆下之。續尋爲石季龍所獲，送于襄國。劉曜將尹安、宋始據洛陽，降于勒。

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，龕遣使詣勒，陳討豹之計。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，使張敬率騎繼之。敬達東平，龕疑敬之襲己也，斬步都等三百餘人，復降于晉。勒大怒，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。

大雨霖，中山、常山尤甚，滹沱汎溢，衝陷山谷，巨松僵拔，浮于滹沱，東至渤海，原隰之間皆如山積。

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，萇不設備，鴛夜擊之，大敗而歸。

勒始制軒懸之樂，八佾之舞，爲金根大輅，黃屋左纛，天子車旗，禮樂備矣。

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，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，送妻子爲質，納之。時蔡豹屯

于譙城，^{〔三〕}季龍攻豹，豹夜遁，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。

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。勸宮殿及諸門始就，制法令甚嚴，諱胡尤峻。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，勸大怒，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：「夫人君爲令，尙望威行天下，況宮闕之間乎！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，而不彈白邪？」翥惶懼忘諱，對曰：「向有醉胡乘馬馳入，甚呵禦之，而不可與語。」勸笑曰：「胡人正自難與言。」恕而不罪。

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峴北，大破之，俘獲牛馬二十餘萬。

勸清定五品，以張賓領選。復續定九品。署張班爲左執法郎，孟卓爲右執法郎，典定士族，副選舉之任。令羣僚及州郡歲各舉秀才、至孝、廉清、賢良、直言、武勇之士各一人。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，^{〔三〕}秩二千石，職準丞相司直。

勸下令曰：「去年水出巨材，所在山積，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！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。」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，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。勸下書以爲二儀諧暢，和氣所致，賜其乳婢一口，穀一百石，雜綵四十匹。

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。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，陷之。匹磾勢窮，乃率其臣下輿櫬出

降。季龍送之襄國，勒署匹碑爲冠軍將軍，以其弟文鴛、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，皆金章紫綬。散諸流人三萬餘戶，復其本業，置守宰以撫之，於是冀、并、幽州、遼西、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。〔四〕

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，將平中原。逖善於撫納，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。勒憚之，不敢爲寇，乃下書曰：「祖逖屢爲邊患。逖，北州士望也，儻有首丘之思。其下幽州，修祖氏墳墓，爲置守冢二家。冀、逖如趙，他感恩，輟其寇暴。」逖聞之甚悅，遣參軍王愉使於勒，贈以方物，修結和好。勒厚賓其使，遣左常侍董樹報聘，以馬百匹、金五十斤答之。自是兗、豫父安，人得休息矣。

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，斬于殿中。勒悔之，贈太常。

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貝石，銘曰：「律權石，重四鈞，同律度量衡，有新氏造。」議者未詳，或以爲瑞。參軍續咸曰：「王莽時物也。」其時兵亂之後，典度堙滅，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。又得一鼎，容四升，〔五〕中有大錢三十文，曰：「百當千，千當萬。」〔六〕鼎銘十三字，篆書不可曉，藏之於永豐倉。因此令公私行錢，而人情不樂，乃出公絹市錢，限中絹匹一千二百，下絹八百。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，下絹二千，巧利者賤買私錢，貴賣於官，坐死者十數人，而錢終不行。勒徙洛陽銅馬、翁仲二于襄國，列之永豐門。

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，遣使降于勸。勸斬之，送首于祖逖，曰：「天下之惡一也。叛臣逃吏，吾之深仇，將軍之惡，猶吾惡也。」逖遣使報謝。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，逖皆不納，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。

勸令武鄉耆舊赴襄國。既至，勸親與鄉老齒坐歡飲，語及平生。初，勸與李陽鄰居，歲常爭麻池，「七迭相毆擊。至是，謂父老曰：『李陽，壯士也，何以不來？』溫麻是布衣之恨，孤方崇信于天下，寧讐匹夫乎！」乃使召陽。既至，勸與酣譔，引陽臂笑曰：「孤往日厭卿老拳，卿亦飽孤毒手。」因賜甲第一區，拜參軍都尉。「八」令曰：「武鄉，吾之豐沛，萬歲之後，魂靈當歸之，其復之三世。」勸以百姓始復業，資儲未豐，於是重制禁釀，郊祀宗廟皆以醴酒，行之數年，無復釀者。

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，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，俘獲及牛馬十餘萬，鬱粥奔烏丸，悉降其衆城。

先是，勸世子興死，至是，立子弘爲世子，領中領軍。

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，龕堅守不戰，於是築室返耕，列長圍以守之。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勸，拜鎮南將軍，封列侯。石季龍攻陷徐龕，送之襄國，勸囊盛於百尺樓自上，爆殺之，令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，坑龕降卒三千。晉兗州刺史劉遐懼，自鄒山退屯于下

邳。^{〔云〕}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。徐亮間壘壁多送任請降，皆就拜守宰。

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，遐甚委昵之，張賓舉爲別駕，引參政事。遐疾披去己，又惡賓之權盛。勒世子弘，卽遐之甥也，自以有援，欲收威重於朝，乃使弘之母譖之曰：「張披與張賓爲游俠，門客日百餘乘，物望皆歸之，非社稷之利也，宜除披以便國家。」勒然之。至是，披取急召不時至，因此遂殺之。賓知遐之間己，遂弗敢請。無幾，以遐爲右長史，總執朝政，自是朝臣莫不震懼，赴于程氏矣。

時祖逖卒，勒始侵寇邊戍。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，執將軍衛榮而歸。征北將軍祖約懼，退如壽春。勒境內大疫，死者十二三，乃罷徽文殿作。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，有闕關之志，於是兵難日尋，梁鄭之間騷然矣。

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。先是，嶷議欲徙海中，保根余山，會疾疫甚，計未及就。季龍進兵圍廣固，東萊太守劉巴、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。以石他爲征東將軍，擊羌胡于河西。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，曹嶷降，送于襄國。勒害之，坑其衆三萬。季龍將盡殺嶷衆，其青州刺史劉徵曰：「今留徵，使牧人也，無人焉牧，徵將歸矣。」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，鎮廣固。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。

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，不克，進寇襄城，俘獲千餘而還。

勸以參軍樊坦清貧，擢授章武內史。既而入辭，勸見坦衣冠弊壞，大驚曰：「樊參軍何貧之甚也！」坦性誠朴，率然而對曰：「頃遭羯賊無道，資財蕩盡。」勸笑曰：「羯賊乃爾暴掠邪！今當相償耳。」坦大懼，叩頭泣謝。勸曰：「孤律自防俗士，不關卿輩老書生也。」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，以勵貪俗。

勸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，敗晉將軍劉長，遂寇蘭陵，又敗彭城內史劉續。東莞太守竺珍、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勸。

勸親臨大小學，考諸學生經義，尤高者賞帛有差。勸雅好文學，雖在軍旅，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，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，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。嘗使人讀漢書，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，大驚曰：「此法當失，何得遂成天下！」至留侯諫，乃曰：「賴有此耳。」其天資英達如此。

勸徵徐、揚州兵，會石瞻于下邳，劉遐懼，又自下邳奔于泗水。

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，斬之，克壘壁十餘，降掠五千餘戶而歸。自是劉、石禍結，兵戈日交，河東、弘農間百姓無聊矣。

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，與典農使者朱表、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，核定戶籍，勸課農桑。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。

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，俘獲萬餘，降者二萬，生遂攻陷康城。晉將軍郭誦追生，生大敗，死者千餘。生收散卒，屯于康城。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，馳救之，進攻郭默，俘獲男女二千餘人。石聰攻敗晉將李矩、郭默等。

勒將狩於近郊，主簿程琅諫曰：「劉、馬刺客，離布如林，變起倉卒，帝王亦一夫之敵耳。孫策之禍可不慮乎！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，馳騁之弊，今古戒之。」勒勃然曰：「吾榦力自可，足能裁量。但知卿文書事，不須白此輩也。」是日逐獸，馬觸木而死，勒亦幾殆，乃曰：「不用忠臣言，吾之過也。」乃賜琅朝服錦絹，爵關內侯。於是朝臣謁見，忠言競進矣。

晉都尉魯潛叛，以許昌降於勒。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，斌死之。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，上黨內史王旻，以并州叛于勒。先是，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，至是，石梁潰，執岳送襄國。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，殺之。李矩以劉岳之敗也，懼，自滎陽遁歸。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。於是盡有司亮之地，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。

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，列之單于庭。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，置于建德前殿。立桑梓苑于襄國。

勒嘗夜微行，檢察營衛，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。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，從者

至，乃止。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，爵關內侯。勒如苑鄉，召記室參軍徐光，光醉不至。以光物情所湊，常不平之，因此發怒，退爲牙門。勒自苑鄉如鄴，徐光侍直，慍然攘袂振紛，仰視不顧。勒因而惡之，讓光曰：「何負卿而敢怏怏邪！」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。

勒既將營鄴宮，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，密與程遐謀之。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，仗鄴爲基，雅無去意。及修構三臺，遷其家室，季龍深恨遐，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，姦其妻女，掠衣物而去。勒以弘鎮鄴，配禁兵萬人，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，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。

石聰攻壽春，不克，遂寇遂遁、阜陵，殺掠五千餘人，京師大震。

濟岷太守劉闔、將軍張闔等叛，害下邳內史夏侯嘉，^{〔二〕}以下邳降于石生。

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，陷之。

龍驤將軍王國叛，以南郡降于勒。^{〔三〕}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、石城，石瞻攻陷之。

勒令州郡，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，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。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，典定九流，始立秀、孝試經之制。

在平令師懽獲黑兔，獻之於勒，程遐等以爲勒「龍飛革命之祥，於晉以水承金，免陰精之獸，玄爲水色，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」。於是大赦，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。

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，屯師淮上。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。南陽都尉董幼叛，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。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。石聰與堪、濟淮，陷壽春，祖約奔歷陽，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。

劉曜敗季龍于高候，遂圍洛陽。勒、滎陽太守尹矩、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，襄國大震。勒將親救洛陽，左右長史司馬郭敖、程遐等固諫曰：「劉曜乘勝雄盛，難與爭鋒，金墉糧豐，攻之未可卒拔。曜懸軍千里，勢不支久。不可親動，動無萬全，大業去矣。」勒大怒，按劍叱遐等出。於是赦徐光，召而謂之曰：「劉曜乘高候之勢，圍守洛陽，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。然曜帶甲十萬，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師老卒殆，以我初銳擊之，可一戰而擒。若洛陽不守，曜必送死冀州，自河已北，席卷南向，吾事去矣。」程遐等不欲吾親行，卿以爲何如？」光對曰：「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，更守金墉，此其無能爲也。懸軍三時，亡攻戰之利，若鸞旗親駕，必望旌奔敗。定天下之計，在今一舉。今此機會，所謂天授，授而弗應，禍之攸集。」勒笑曰：「光之言是也。」佛圖澄亦謂勒曰：「大軍若出，必擒劉曜。」勒尤悅，使內外戒嚴，有諫者斬。命石堪、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，使石季龍進據石門，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，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，濟自大碣。先是，流澌風猛，軍至，冰泮清和，濟畢，流澌大至，勒以爲神靈之助也，命曰靈昌津。勒顧謂徐光曰：「曜盛兵成臯關，上

計也；阻洛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陽者成擒也。」諸軍集于成臯，步卒六萬，騎二萬七千。勸見曜無守軍，大悅，舉手指天，又自指額曰：「天也！」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，出于鞏、訾之間。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，彌悅，謂左右曰：「可以賀我矣！」勸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，升故太極前殿。季龍步卒三萬，自城北而西，攻其中軍，石堪、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，城西而北，^二擊其前鋒，大戰于西陽門。勸躬貫甲冑，出自閭闔，夾擊之。曜軍大潰，石堪執曜，送之以徇于軍，斬首五萬餘級，枕尸于金谷。勸下令曰：「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獲之，其敕將士抑鋒止銳，縱其歸命之路。」乃旋師。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。及是，祖約舉兵敗，降于勸，勸使王波讓之曰：「卿逆極勢窮，方來歸命，吾朝豈逋逃之藪邪？而卿敢有覲面目也。」示之以前後檄書，乃赦之。

劉曜子熙等去長安，奔于上邽，遣季龍討之。

勸巡行冀州諸郡，引見高年、孝悌、力田、文學之士，班賜穀帛有差。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，諸所欲言，靡有隱諱，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。

季龍克上邽，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、金璽、太子玉璽各一于勸。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，克之，俘獲數萬，秦隴悉平。涼州牧張駿大懼，遣使稱藩，貢方物于勸。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、冀州。

勸羣臣議以勸功業既隆，祥符並萃，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，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，上尊號于勸，勸弗許。羣臣固請，勸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，行皇帝事。尊其祖邪曰宣王，父周曰元王。立其妻劉氏爲王后，世子弘爲太子。署其子宏爲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大單于，封秦王；左衛將軍斌，封太原王；小子恢爲輔國將軍、南陽王；中山公季龍爲太尉、守尚書令、中山王；石生河東王；石堪彭城王；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，封齊王，加散騎常侍、武衛將軍，宣左將軍，挺侍中、梁王。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，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、領吏部尚書，左司馬馬鑾安、右司馬郭殷、從事中郎李鳳、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，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、領祕書監。論功封爵，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，侯二十四人，縣公二十六人，侯二十二人，其餘文武各有差。侍中任播等參議，以趙承金爲水德，旗幟尚玄，牲牡尚白，子社丑臘，勸從之。勸下書曰：「自今有疑難大事，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，詮詳平決。其有軍國要務須啟，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，勿避寒暑昏夜也。」

勸以祖約不忠於本朝，誅之，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。

羣臣固請勸宜卽尊號，勸乃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曰建平，自襄國都臨漳。追尊其高祖曰順皇，曾祖曰威皇，祖曰宣皇，父曰世宗元皇帝，妣曰元昭皇太后，文武封進各有差。立其妻劉氏爲皇后，又定昭儀、夫人位視上公，貴嬪、貴人視列侯，員各一人；三英、

九華視伯，淑媛、淑儀視子，容華、美人視男，務簡賢淑，不限員數。

勒荊州監軍郭敬、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。勒驛敕敬退屯樊城，戒之使偃藏旗幟，寂若無人，彼若使人觀察，則告之曰：「自愛堅守，後七八日大騎將至，相策不復得走矣。」敬使人浴馬于津，周而復始，晝夜不絕。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，撫以爲勒軍大至，懼而奔武昌。敬入襄陽，軍無私掠，百姓安之。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。敬毀襄陽，遷其百姓于沔北，城樊城以戍之。

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，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，爲羌所敗，隴右大擾，氏羌悉叛。勒遣石生進據隴城。羌兄子擢與羌有仇，生乃賂擢，與掎擊之。羌敗，奔涼州。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。

勒下書曰：「自今諸有處法，悉依科令。吾所忿戮、怒發中旨者，若德位已高，不宜訓罰，或服勤死事之孤，邂逅罹譴，門下皆各列奏之，吾當思擇而行也。」堂陽人陳緒妻一產三男，賜其衣帛廩食，乳婢一口，復三歲勿事。時高句麗、肅慎致其楛矢，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。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、于寘、鄯善、大宛使，獻其方物。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，致江南之珍寶奇獸。秦州送白獸、白鹿，荊州送白雉、白兔，濟陰木連理，甘露降苑鄉。勒以休瑞並臻，遐方慕義，赦三歲刑已下，均百姓去年逋調，特赦涼州。

殊死，涼州計吏皆拜郎中，賜絹十匹，綿十斤。勸南郊，有白氣自壇屬天，勸大悅，還宮，赦四歲刑。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，食涼州諸郡。勸親耕藉田，還宮，赦五歲刑，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。勸以日蝕，避正殿三日，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。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，其能興雲致雨，有益於百姓者，郡縣更爲立祠堂，殖嘉樹，準嶽瀆已下爲差等。

勸將營鄴宮，廷尉續咸上書切諫。勸大怒，曰：「不斬此老臣，朕宮不得成也！」敕御史收之。中書令徐光進曰：「陛下天資聰睿，超邁唐虞，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，豈夏癸、商辛之君邪？其言可用用之，不可用故當容之，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！」勸歎曰：「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！豈不識此言之忠乎？」向戲之爾。人家有百匹資，尙欲市別宅，況有天下之富，萬乘之尊乎！終當繕之耳。且敕停作，成吾直臣之氣也。」因賜咸絹百匹，稻百斛。又下書令公卿百僚歲薦賢良、方正、直言、秀異、至孝、廉清各一人，答策上第者拜議郎，中第中郎，下第郎中。其舉人得遞相薦引，廣招賢之路。起明堂、辟雍、靈臺于襄國城西。時大雨霖，中山西北洪水，流漂巨木百餘萬根，集于堂陽。勸大悅，謂公卿曰：「諸卿知不？此非爲災也，天意欲吾營鄴都耳。」於是令少府任汪、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，勸親授規模。

蜀梓潼、建平、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勸。

勸以成周土中，漢晉舊京，復欲有移都之意，乃命洛陽爲南都，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

洛陽。

勸因饗高句麗、宇文屋孤使，酒酣，謂徐光曰：「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？」對曰：「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，雄藝卓犖超絕魏祖，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，其軒轅之亞乎！」勸笑曰：「人豈不自知，卿言亦以太過。朕若逢高皇，當北面而事之，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。脫遇光武，當並驅于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。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終不能如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父子，欺他孤兒寡婦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朕當在二劉之間耳，軒轅豈所擬乎！」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。

晉將軍趙胤攻克馬頭，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，至則無及，遂寇南沙、海虞，俘獲五千餘人。初，郭敬之退據樊城也，王師復戍襄陽。至是，敬又攻陷之，留戍而歸。

暴風大雨，震電建德殿端門、襄國市西門，殺五人。雹起西河介山，大如雞子，平地三尺，洿下丈餘，行人禽獸死者萬數，歷太原、樂平、武鄉、趙郡、廣平、鉅鹿千餘里，樹木摧折，禾稼蕩然。勸正服于東堂，以問徐光曰：「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？」光對曰：「周、漢、魏、晉皆有之，雖天地之常事，然明主未始不爲變，所以敬天之怒也。去年禁寒食，介推，帝鄉之神也，歷代所尊，或者以爲未宜替也。一人吁嗟，王道尙爲之虧，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！縱不能令天下同爾，介山左右，晉文之所封也，宜任百姓奉之。」勸下書曰：「寒食既

并州之舊風，朕生其俗，不能異也。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，王者不應爲忌，故從其議，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！子推雖朕鄉之神，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，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。」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，請普復寒食，更爲植嘉樹，立祠堂，給戶奉祀。勸黃門郎韋謏駁曰：「案春秋，藏冰失道，陰氣發泄爲雹。自子推已前，雹者復何所致？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。且子推賢者，曷爲暴害如此！求之冥趣，必不然矣。今雖爲冰室，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，多皆山川之側，氣泄爲雹也。以子推忠賢，令縣、介之間奉之爲允，於天下則不通矣。」勸從之。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，并州復寒食如初。

勸令其太子省可尙書奏事，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，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。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。季龍之門可設雀羅，季龍愈怏怏不悅。

郭敬南掠江西，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，取城中之衆而去。敬旋師救樊，追戰于涅水。敬前軍大敗，宣亦死傷太半，盡取所掠而止。宣遂南取襄陽，留軍戍之。

勸如鄴，臨石季龍第，謂之曰：「功力不可並興，待宮殿成後，當爲王起第，勿以卑小悒悒也。」季龍免冠拜謝，勸曰：「與王共有天下，何所謝也！」有流星大如象，尾足蛇形，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，光明燭地，墜于河，聲聞九百餘里。黑龍見鄴井中，勸觀龍有喜色。朝其羣臣于鄴。

命郡國立學官，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，弟子百五十人，三考修成，顯升台府。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，錄述時事。時大旱，勸親臨廷尉錄囚徒，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，重者賜酒食，聽沐浴，一須秋論。還未及宮，澍雨大降。

勸如其澧水宮，因疾甚而還。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、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。季龍矯命絕弘、震及內外羣臣親戚，勸疾之增損莫有知者。詐召石宏、石堪還襄國。勸疾小瘳，見宏，驚曰：「秦王何故來邪？使王藩鎮，正備今日。有呼者邪？自來也？有呼者誅之！」季龍大懼曰：「秦王思慕暫還耳，今謹遣之。」數日復問之，季龍曰：「奉詔卽遣，今已半路矣。」更諭宏在外，遂不遣之。

廣阿蝗。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。熒惑入昴。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，初赤黑黃雲如幕，長數十匹，交錯，聲如雷震，墜地氣熱如火，塵起連天。時有耕者往視之，土猶燃沸，見有一石方尺餘，青色而輕，擊之音如磬。

勸疾甚，遺令：「三日而葬，內外百僚旣葬除服，無禁婚娶、祭祀、飲酒、食肉，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，斂以時服，載以常車，無藏金寶，無內器玩。」大雅沖幼，恐非能構荷朕志。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，無違朕命。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，司馬氏汝等之殷鑒，其務於敦穆也。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，勿爲將來口實。」以咸和七年死，勸時年六十，在位十五

年。夜瘞山谷，莫知其所，備文物虛葬，號高平陵。僞諡明皇帝，廟號高祖。

弘字大雅，勸之第二子也。幼有孝行，以恭謙自守，受經於杜嘏，誦律於續咸。勸曰：「今世非承平，不可專以文業教也。」於是使劉徵、任播授以兵書，王陽教之擊刺。立爲世子，領中領軍，尋署衛將軍，使領開府辟召，後鎮鄴。

勸僭位，立爲太子。虛襟愛士，好爲文詠，其所親昵，莫非儒素。勸謂徐光曰：「大雅憎憎，殊不似將家子。」光曰：「漢祖以馬上取天下，孝文以玄默守之，聖人之後，必世勝殘，天之道也。」勸大悅。光因曰：「皇太子仁孝溫恭，中山王雄暴多詐，陛下一旦不諱，臣恐社稷必危，宜漸奪中山威權，使太子早參朝政。」勸納之。程遐又言於勸曰：「中山王勇武權智，羣臣莫有及者。觀其志也，自陛下之外，視之蔑如。兼荷專征歲久，威振外內，性又不仁，殘忍無賴。其諸子並長，皆預兵權。陛下在，自當無他，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。宜早除之，以便大計。」勸曰：「今天下未平，兵難未已，大雅沖幼，宜任強輔。中山佐命功臣，親同魯衛，方委以伊霍之任，何至如卿言也。卿當恐輔幼主之日，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。吾亦當參卿於顧命，勿爲過懼也。」遐泣曰：「臣所言者至公，陛下以私賜距，豈明主開襟納說，忠臣必盡之義乎！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，非陛下天屬，不可以親義期也。杖陛下神規，微

建鷹犬之效，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，亦以足矣。魏任司馬懿父子，終於鼎祚淪移，以此而觀，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！臣因緣多幸，託瓜葛於東宮，臣而不竭言於陛下，而誰言之！陛下若不除中山，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。」勸不聽。遐退告徐光曰：「主上向言如此，太子必危，將若之何？」光曰：「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，恐非但國危，亦爲家禍，當爲安國寧家之計，不可坐而受禍也。」光復承間言於勸曰：「陛下廓平八州，帝有海內，而神色不悅者何也？」勸曰：「吳蜀未平，書軌不一，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，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。每一思之，不覺見於神色。」光曰：「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，而何暇更憂四支乎！何則？魏承漢運，爲正朔帝王，劉備雖紹興巴蜀，亦不可謂漢不滅也。吳雖跨江東，豈有虧魏美？陛下既苞括二都，爲中國帝王，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，李氏亦猶孫權。符籙不在陛下，竟欲安歸？此四支之輕患耳。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，兼其殘暴多姦，見利忘義，無伊霍之忠。父子爵位之重，勢傾王室。觀其耿耿，常有不滿之心。近於東宮曲讎，有輕皇太子之色。陛下隱忍容之，臣恐陛下萬年之後，宗廟必生荆棘，此心腹之重疾也，惟陛下圖之。」勸默然，而竟不從。

及勸死，季龍執弘使臨軒，命收程遐、徐光下廷尉，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，文武靡不奔散。弘大懼，讓位于季龍。季龍曰：「君薨而世子立，臣安敢亂之！」弘泣而固讓，季龍怒曰：

「若其不堪，天下自當有大議，何足預論！」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，^{〔六〕}改年曰延熙，文武百僚進位一等。誅程遐、徐光。弘策拜季龍爲丞相、魏王、大單于，加九錫，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，總攝百揆。季龍僞固讓，久而受命，赦其境內殊死已下，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，子邃爲魏太子，加使持節、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宣爲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冀州刺史，封河間王，韜爲前鋒將軍、司隸校尉，封樂安王，遵齊王，鑒代王，苞樂平王，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。勸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，季龍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。命太子宮曰崇訓宮，勸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。簡其美淑及勸車馬、珍寶、服御之上者，皆入于己署。鎮軍夔安領左僕射，尚書郭殷爲右僕射。

劉氏謂石堪曰：「皇祚之滅不復久矣，王將何以圖之？」堪曰：「先帝舊臣皆已斥外，衆旅不復由人，宮殿之內無所措籌，臣請出奔兖州，據廩丘，挾南陽王爲盟主，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，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，蔑不濟也。」劉氏曰：「事急矣，便可速發，恐事淹變生。」堪許諾，微服輕騎襲兖州，失期，不克，遂南奔譙城。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，獲堪于城父，送襄國，炙而殺之。徵石恢還于襄國。劉氏謀泄，季龍殺之。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。

時石生鎮關中，石朗鎮洛陽，皆起兵於二鎮。季龍留子邃守襄國，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。金墉潰，獲朗，刖而斬之。進師攻長安，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。生遣將軍郭權率鮮

卑涉瑣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，生統大軍繼發，次于蒲坂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，敗績，〔二〕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，季龍退奔澠池，枕尸三百餘里。鮮卑密通于季龍，背生而擊之。生時停蒲坂，不知挺之死也，懼，單馬奔長安。郭權乃復收衆三千，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。生遂去長安，潛于雞頭山。將軍蔣英固守長安。季龍聞生之奔也，進師入關，進攻長安，旬餘拔之，斬蔣英等。分遣諸將屯于汧。徙雍、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。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。季龍還襄國，大赦，諷弘命已建魏臺，一如魏輔漢故事。

郭權以生敗，據上邽以歸順，詔以權爲鎮西將軍、秦州刺史，於是京兆、新平、扶風、馮翊、北地皆應之。弘鎮西石廣與權戰，敗績。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，次于華陰。上邽豪族害權以降。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、并二州諸郡。南氏、楊難敵等送任通和。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、馮翊，與石斌相持。石韜等率騎倚句大之後，與斌夾擊，敗之，句大奔于馬蘭山。郭敖等懸軍追北，爲羌所敗，死者十七八。斌等收軍還于三城。季龍聞而大怒，遣使殺郭敖。石宏有怨言，季龍幽之。

弘齋璽綬親詣季龍，諭禪位意。季龍曰：「天下人自當有議，何爲自論此也！」弘還宮，對其母流涕曰：「先帝眞無復遺矣！」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，廢弘爲海陽王。弘安步就車，容色自若，謂羣臣曰：「不堪纂承大統，顧慚羣后，此亦天命去矣，又何言！」百官莫

不流涕，宮人慟哭。咸康元年，幽弘及程氏并宏、恢于崇訓宮，尋殺之，在位二年，時年二十二。

張賓字孟孫，趙郡中丘人也。父瑤，中山太守。賓少好學，博涉經史，不爲章句，闊達有大節，常謂昆弟曰：「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，但不遇高祖耳。」爲中丘王帳下都督，非其好也，病免。

及永嘉大亂，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，與諸將下山東，賓謂所親曰：「吾歷觀諸將多矣，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。」乃提劍軍門，大呼請見，勒亦未之奇也。後漸進規謨，乃異之，引爲謀主。機不虛發，算無遺策，成勒之基業，皆賓之勳也。及爲右長史、大執法，封濮陽侯，任遇優顯，寵冠當時，而謙虛敬慎，開襟下士，士無賢愚，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。肅清百僚，屏絕私昵，入則格言，出則歸美。勒甚重之，每朝，常爲之正容貌，簡辭令，呼曰「右侯」而不名之，勒朝莫與爲比也。

及卒，勒親臨哭之，哀慟左右，贈散騎常侍、右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，諡曰景。將葬，送于正陽門，望之流涕，顧左右曰：「天欲不成吾事邪，何奪吾右侯之早也！」程遐代爲右長史，勒每與遐議，有所不合，輒歎曰：「右侯捨我去，令我與此輩共事，豈非酷乎！」因流涕彌日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 史通正史篇敘石趙修史諸人有程陰，徐機。斟注：冉閔載記有 尚書令徐機，疑卽修史之人。此作「程機」，或因「程陰」而誤。按：當是「程」下脫「陰徐」二字。

〔二〕時蔡豹屯于譙城 蔡豹傳，豹先屯下邳，進據卞城，欲逼徐龜，而石虎軍在鉅平，亦欲取龜。徐龜在東莞，今山東沂水縣，卞城在今泗水縣，鉅平今泰安縣，地望相接。譙城今安徽亳縣，遠在東莞西南，與蔡豹行軍道路不合。屯譙城者乃祖逖，石虎攻譙，見元紀建武元年及祖逖傳。載 記誤合二事爲一。

〔三〕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 冊府二二九、通志一八七無「署」字。

〔四〕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 「巴西」遠不相及，「巴」當是「已」之譌，今不標。

〔五〕容四升 毛本、局本「升」下注「元作『斗』」。

〔六〕百當千千當萬 御覽八三六引後趙錄作「當千，當萬」。

〔七〕歲常爭麻池 類聚一九、御覽三九一引中興書、四九六引勒別傳、通鑑九一「麻池」上並有「漚」字。疑此脫「漚」字。

〔八〕拜參軍都尉 御覽三九一引中興書「參軍」作「奉車」。按：「參軍都尉」不聞有此官，疑當作「奉

車」形近而譌。

〔九〕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。商榘：帝紀作兖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，郗鑒傳亦云然，此作「劉遐」疑誤。按：紀瞻傳、通鑑九一略同紀文，商榘說是。

〔一〇〕石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于鄒山。明紀：「石瞻」作「石良」，「檀斌」作「檀贊」。「斌」「贊」通，石良又見李矩傳。

〔一一〕害下邳內史夏侯嘉。各本脫「侯」字，今據成紀、通鑑九二補。

〔一二〕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。商榘：下文又言「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」，數行之中，一事重出，疏矣。周校：事在成帝咸和三年。兩文中間有「咸和三年改年太和」文，則敘在前者當刪也。斟注：成帝紀作「南陽太守王國叛降于勒」，諸史拾遺謂「南郡」疑「南陽」之譌，是也。按：紀明言石勒攻宛，宛爲南陽郡治，此作「南郡」誤。通鑑九四亦從紀。

〔一三〕城西而北。通鑑九四「城」上有「自」字。「自城西而北」，與上步卒「自城北而西」句一律，當脫「自」字。

〔一四〕自襄國都臨漳。通鑑考異云：載記云「自襄國都臨漳，卽鄴也」。按建平二年四月，勒如鄴，議營新宮，三年，勒如鄴，臨石虎第，勒疾，虎詐召石宏還襄國，至虎建武元年九月，始遷鄴。是勒未嘗都鄴也。

〔二五〕以咸和七年死。校文：據帝紀及天文志，咸云勒死於咸和八年七月。考勒僭即王位，在元帝太興二年，至咸和八年，正合在位十五年之數。傳作死於七年實誤。舉正云：《魏書序紀》，烈帝五年 勒死，是年即晉咸和八年也。按：《成紀》，勒於咸和五年八月稱帝，載記云改年建平，御覽一二〇引後趙錄，勒死於建平（原作建元誤）四年七月，即晉咸和八年，亦與本書帝紀合。此作「七年」顯誤。

〔二六〕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。校文：弘立於咸和八年七月，云「七年」亦誤。

〔二七〕敗績。周校：文似前鋒敗績，與下挺戰死，季龍退奔文不相應。「敗績」宜作「敗之」，謂前鋒戰敗挺也。

晉書卷一百六

載記第六

石季龍上

石季龍，勒之從子也，名犯太祖廟諱，故稱字焉。祖曰匄邪，父曰寇覓。勒父朱幼而子季龍，故或稱勒弟焉。年六七歲，有善相者曰：「此兒貌奇有壯骨，貴不可言。」永興中，與勒相失。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，時年十七矣。性殘忍，好馳獵，游蕩無度，尤善彈，數彈人，軍中以爲毒患。勒白王將殺之，王曰：「快牛爲犢子時，多能破車，汝當小忍之。」年十八，稍折節。身長七尺五寸，趨捷便弓馬，勇冠當時，將佐親戚莫不敬憚。勒深嘉之，拜征虜將軍。爲娉將軍郭榮妹爲妻。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，更納清河崔氏女，櫻桃又譖而殺之。所爲酷虐。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，輒方便害之，前後所殺甚衆。至於降城陷壘，不復斷別善惡，坑斬士女，眇有遺類。勒雖屢加責誘，而行意自若。然御衆嚴而不

煩，莫敢犯者，指授攻討，所向無前，故勒寵之，信任彌隆，仗以專征之任。

勒之居襄國，署爲魏郡太守，鎮鄴三臺，後封繁陽侯。勒卽大單于、趙王位，署爲單于元輔、都督禁衛諸軍事，遷侍中、開府，進封中山公。及勒僭號，授太尉、守尙書令，進封爲王，邑萬戶。季龍自以勳高一時，謂勒卽位之後，大單于必在己，而更以授其子弘。季龍深恨之，私謂其子邃曰：「主上自都襄國以來，端拱指授，而以吾躬當矢石。二十餘年，南擒劉岳，北走索頭，東平齊魯，西定秦雍，剋殄十有三州。成大趙之業者，我也。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，而授黃吻婢兒，每一憶此，令人不復能寢食。待主上晏駕之後，不足復留種也。」

咸康元年，季龍廢勒子弘，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。季龍下書曰：「王室多難，海陽自棄，四海業重，故俛從推逼。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，德協人神者稱帝，皇帝之號非所敢聞，且可稱居攝趙天王，以副天人之望。」於是赦其境內，改年曰建武。以夔安爲侍中、太尉、守尙書令，郭殷爲司空，韓晞爲尙書左僕射，魏慄、馮莫、張崇、曹顯爲尙書，申鍾爲侍中，郎闔爲光祿大夫，王波爲中書令，文武封拜各有差。立其子邃爲太子。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，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。分廕陶之柳鄉立停駕縣。

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，以彭城歸順。季龍遣將王朗擊之，縱奔淮南。

季龍荒游廢政，多所營繕，使遼省可尙書奏事，選牧守，祀郊廟，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。

觀雀臺崩，殺典匠少府任汪。復使修之，倍於常度。

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，臨江而旋，京師大震。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，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。輔國將軍毛寶、南中郎將王國、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，屯于章山。遇攻守二旬，軍中飢疫而還。

季龍以租入殷廣，轉輸勞煩，令中倉歲入百萬斛，餘皆儲之水次。

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，俘獲而歸。

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，既養邃，遂有深寵，通賄賂，豫言論，權傾朝廷，親貴多出其門，遂封芝爲宜城君。

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，無錢聽以穀麥，皆隨時價輸水次倉。冀州八郡雨雹，大傷秋稼，下書深自咎責。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，以給秋種，尤甚之處差復一年。

季龍將遷于鄴，尙書請太常告廟，季龍曰：「古者將有大事，必告宗廟，而不列社稷。尙書可詳議以聞。」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，從之。及入鄴宮，澍雨周洽，季龍大悅，赦殊死已下。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，季龍以其構思精微，賜爵關內侯，賞賜甚厚。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，王公郊祀乘副車，駕四馬，龍旂八旒，朔望朝會卽乘軺軒。

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，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，并秦、雍二州兵以討之。

季龍如長樂、衛國，有田疇不闢、桑業不修者，貶其守宰而還。

咸康二年，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、九龍、翁仲、銅駝、飛廉于鄴。鍾一沒于河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，繫以竹紵，牛百頭，鹿櫪引之乃出。造萬斛舟以渡之，以四輪纏輜車，轍廣四尺，深二尺，運至鄴。季龍大悅，赦二歲刑，賚百官穀帛，百姓爵一級。

下書曰：「三載考績，黜陟幽明，斯則先王之令典，政道之通塞。魏始建九品之制，三年一清定之，雖未盡弘美，亦縉紳之清律，人倫之明鏡。從爾以來，遵用無改。先帝創臨天下，黃紙再定。至於選舉，銓爲首格。自不清定，三載于茲。主者其更銓論，務揚清激濁，使九流咸允也。吏部選舉，可依晉氏九班選制，永爲揆法。選畢，經中書、門下宣示三省，然後行之。其著此詔書于令。銓衡不奉行者，御史彈坐以聞。」

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，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，〔三〕皆封列侯，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。

時衆役煩興，軍旅不息，加以久旱穀貴，金一斤直米二斗，〔三〕百姓嗷然無生賴矣。又納解飛之說，於鄴正南投石于河，以起飛橋，功費數千億萬，橋竟不成，役夫饑甚，乃止。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，而復爲權豪所奪，人無所得焉。又料殷富之家，配饑人以食之，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，姦吏因之侵割無已，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。

改直盪爲龍騰，冠以絳幘。

於襄國起太武殿，於鄴造東西宮，至是皆就。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，以文石絳之，下穿伏室，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。東西七十五步，南北六十五步。皆漆瓦、金鐙、銀楹、金柱、珠簾、玉壁，窮極伎巧。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。後庭服綺縠、玩珍奇者萬餘人，內置女官十有八等，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。置女太史于靈臺，仰觀災祥，以考外太史之虛實。又置女鼓吹羽儀，雜伎工巧，皆與外侔。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，敢有犯者誅。

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，高十餘丈，上盤置燎，下盤置人，絙繳上下。季龍試而悅之。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，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，死者七人。季龍惡之，大怒，斬成公段于閭闔門。

於是依殷周之制，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，卽位于南郊，大赦殊死已下。追尊祖郗那爲武皇帝，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。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，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。親王皆貶封郡公，藩王爲縣侯，百官封署各有差。

太原徙人五百餘戶叛入黑羌。

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，方四寸七分，龜紐金文，詣鄴獻之。拜彊騎都尉，復其一

門。夔安等又勸進曰：「臣等謹案大趙水德，玄龜者，水之精也；玉者，石之寶也；分之數以象七政，寸之紀以準四極。昊天成命，不可久違。輒下史官擇吉日，具禮儀，謹昧死上皇帝尊號。」季龍下書曰：「過相褒美，猥見推逼，覽增慙然，非所望也，其亟止茲議。今東作告始，自非京城內外，皆不得表慶。」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。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，疆遇而獻之。

邃自總百揆之後，荒酒淫色，驕恣無道，或盤游于田，懸管而入，或夜出于宮臣家，淫其妻妾。妝飾宮人美淑者，斬首洗血，置於盤上，傳共視之。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，與其交褻而殺之，合牛羊肉煮而食之，亦賜左右，欲以識其味也。河間公宣、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，邃疾之如仇。季龍荒耽內游，威刑失度，邃以事爲可呈呈之，季龍恚曰：「此小事，何足呈也。」時有所不聞，復怒曰：「何以不呈？」誚責杖捶，月至再三。邃甚恨，私謂常從無窮、長生、中庶子李顏等曰：「官家難稱，吾欲行冒頓之事，卿從我乎？」顏等伏不敢對。邃稱疾不省事，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，謂顏等曰：「我欲至冀州殺石宣，有不從者斬！」行數里，騎皆逃散，李顏叩頭固諫，邃亦昏醉而歸。邃母鄭氏聞之，私遣中人責邃。邃怒，殺其使。季龍聞邃有疾，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。邃呼前與語，抽劍擊之。季龍大怒，收李顏等詰問，顏具言始末，誅顏等三十餘人。幽邃于東宮，既而赦之，引見太武東堂。邃朝而

不謝，俄而便出。季龍遣使謂邃曰：「太子應入朝中宮，何以便去？」邃逕出不顧。季龍大怒，廢邃爲庶人。其夜，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，同埋於一棺之中。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。廢鄭氏爲東海太妃。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，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。

安定人侯子光，弱冠美姿儀，自稱佛太子，從大秦國來，當王小秦國。易姓名爲李子楊，游于鄆縣，爰赤眉家，頗見其妖狀，事微有驗。赤眉信敬之，妻以二女，轉相扇惑。京兆樊經、竺龍、嚴謚、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，子楊稱大黃帝，建元曰龍興。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，龍、謚爲左右大司馬，樂子爲大將軍。鎮西石廣擊斬之。子楊頸無血，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。

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，募有勇力者三萬人，皆拜龍騰中郎。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，刺史李孟退奔易京。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，王華爲渡遼將軍，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，支雄爲龍驤大將軍，姚弋仲爲冠軍將軍，統步騎十萬爲前鋒，以伐段遼。季龍衆次金臺，支雄長驅入薊，遼漁陽太守馬鮪、代相張牧、北平相陽裕、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。支雄攻安次，斬其部大夫那樓奇。遼懼，棄令支，奔于密雲山。遼左右長史劉羣、盧謚、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，遣使請降。季龍遣將軍郭太、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，及之，戰于密雲，獲其母妻，斬級三千。遼單馬竄險，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，季龍納之。乃遷其戶二

萬餘于雍、司、兗、豫四州之地，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。先是，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，旣平遼西，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，復立乙回而還。季龍入遼宮，論功封賞各有差。

初，慕容皝與段遼有隙，遣使稱藩于季龍，陳遼宜伐，請盡衆來會。及軍至令支，皝師不出，季龍將伐之。天竺佛圖澄進曰：「燕福德之國，未可加兵。」季龍作色曰：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」以此衆戰，誰能禦之？區區小豎，何所逃也！太史令趙攬固諫曰：「燕地歲星所守，行師無功，必受其禍。」季龍怒，鞭之，黜爲肥如長。進師攻棘城，旬餘不克。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，晨出挑戰，諸門皆若有師出者，四面如雲，季龍大驚，棄甲而遁。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。季龍旋自令支，過易京，惡其固而毀之。還謁石勒墓，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，復從征文武有差。至鄴，設飲至之禮，賜俘徧於丞郎。

季龍謀伐昌黎，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，戍蹋頓城，無水而還，因戍于海島，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。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，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。又令青州造船千艘。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，斬首四萬餘級。

冀州八郡大蝗，司隸請坐守宰，季龍曰：「此政之失和，朕之不德，而欲委咎守宰，豈禹湯罪己之義邪！司隸不進讜言，佐朕不逮，而歸咎無辜，所以重吾之責，可白衣領司隸。」

加其子司徒韜金鉏黃鉞，鑾輅九旒。

先是，使襄城公涉歸、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，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，潛謀不軌。季龍大怒，追廣至鄴，殺之。

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，季龍信之，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，敕秋曰：「受降如待敵，將軍慎之。」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：「胡貪而無謀，吾今請降求迎，彼終不疑也。若伏重軍以要之，可以得志。」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。麻秋統衆三萬迎遼，爲恪所襲，死者十六七，秋步遁而歸。季龍聞之驚怒，方食吐餠，乃削秋官爵。

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。初，勅置大小學博士，至是復置國子博士、助教。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，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，免郎中魏奐爲庶人。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，建天子旌旗。

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，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。石閔敗王師于沔陰，將軍蔡懷死之。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，將軍鄭豹、談玄、郝莊、隨相、蔡熊皆遇害。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，敗晉將毛寶于邾西，死者萬餘人。夔安進據胡亭，晉將軍黃沖、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。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。〔五〕

時豪戚侵恣，賄託公行，季龍患之，擢殿中御史李矩爲御史中丞，特親任之。自此百僚

震懾，州郡肅然。季龍曰：「朕聞良臣如猛獸，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，信矣哉！」

鎮遠王擢表雍、秦二州望族，自東徙已來，遂在戍役之例，既衣冠華胄，宜蒙優免，從之。自是皇甫、胡、梁、韋、杜、牛、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，一同舊族，隨才銓敘，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，其非此等，不得爲例。

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、監遼西北平諸軍事、征東將軍、營州牧，鎮令支。

于時大旱，白虹經天，季龍下書曰：「朕在位六載，不能上和乾象，下濟黎元，以致星虹之變。其令百僚各上封事，解西山之禁，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，皆無所固。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，奪百姓之利。」又下書曰：「前以豐國、澠池二冶初建，徙刑徒配之，權救時務。而主者循爲恒法，致起怨聲。自今罪犯流徙，皆當申奏，不得輒配也。京獄見囚，非手殺人，一皆原遣。」其日澍雨。

季龍將討慕容皝，令司、冀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，具船萬艘，自河通海，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，以備征軍之調。徙遼西、北平、漁陽萬戶于亮、雍、洛四州之地。

季龍僭位之後，有所調用，皆選司擬官，經令僕而後奏行。不得其人，案以爲令僕之負，尙書及郎不坐。至是，吏部尙書劉眞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，季龍責怒主者，加眞光祿

大夫，金章紫綬。

季龍如宛陽，大閱於曜武場。

慕容皝襲幽冀，略三萬餘家而去。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。

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，穀五百斛，敕平原爲起甲第。

先是，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，〔七〕壽致書請之，題曰趙王石君。季龍不悅，付外議之，多有異同。中書監王波議曰：「今李宏以死自誓，若得反魂蜀漢，當鳩率宗族，混同王化。若遣而果也，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，就有進退，豈在逃命一夫。壽旣號並日月，跨僭一方，今若制詔，或敢酬反，則取誚戎裔。宜書答之，并贈以楛矢，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。」於是遣宏，備物以酬之。

以石韜爲太尉，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事。自幽州東至白狼，大興屯田。

張駿憚季龍之盛，遣其別駕馬詵朝之。季龍初大悅，及覽其表，辭頗蹇傲，季龍大怒，將斬詵。侍中石璞進曰：「〔八〕爲陛下之患者，丹楊也。區區河右，焉能爲有無！今斬馬詵，必征張駿，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。勝之不爲武，弗克爲四夷所笑，不如因而厚之。彼若改圖謝罪，率其臣職者，則我又何求！迷而不悟，討之未後也。」季龍乃止。

李宏既至蜀漢，李壽欲誇其境內，下令云：「羯使來庭，獻其楛矢。」季龍聞之怒甚，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。

季龍志在窮兵，以其國內少馬，乃禁畜私馬，匿者腰斬，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。兼盛興宮室於鄴，起臺觀四十餘所，營長安、洛陽二宮，作者四十餘萬人。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，并朔、秦、雍嚴西討之資，青、冀、幽州三五發卒，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。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，百姓失業，十室而七。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，猛獸所害，三分而一。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，自言姓名應讖，遂連結姦黨，署置百僚。事發，誅之，連坐者數千家。

季龍畋獵無度，晨出夜歸，又多微行，躬察作役之所。侍中韋謏諫曰：「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萬乘之主行不履危。陛下雖天生神武，雄據四海，乾坤冥贊，萬無所慮。然白龍魚服，有豫且之禍；海若潛游，罹葛陂之酷。深願陛下清宮蹕路，思二神爲元鑒，不可忽天下之重，輕行斤斧之間。一旦有狂夫之變，龍騰之勇不暇施也，智士之計豈及設哉！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，未始不於三農之隙，所以不奪農時也。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，或煩役于收穫之月，頓斃屬途，怨聲塞路，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。昔漢明賢君也，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。臣誠識慚昔士，言無可採，陛下道越前王，所宜哀覽。」季龍省而善之，賜以穀帛，而興繕滋繁，游察自若。

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，專總兵要，而欲求媚于石宣，因說之曰：「今諸公侯吏兵過限，宜漸削弱，以盛儲威。」宣素疾石韜之寵，甚說其言，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，秦、燕、義陽、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，帳下兵二百人，自此以下，三分置一，餘兵五萬，悉配東宮。於是諸公咸怨，爲大釁之漸矣。

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，克之。

制：「征士五人車一乘，^{〔一〕}牛二頭，米各十五斛，絹十匹，調不辦者以斬論。」將以圖江表。於是百姓窮窘，鬻子以充軍制，猶不能赴，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，而求發無已。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，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，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，迹皆成路。季龍大悅曰：「獸者，朕也。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，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。天命不可違，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。朕當親董六軍，以副成路之祥。」羣臣皆賀，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。時妖怪尤多，石然于泰山，八日而滅。東海有大石自立，旁有血流。鄴西山石間血流出，長十餘步，廣二尺餘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，旬餘，頭悉縮入肩中。季龍大惡之，佛圖澄對之流涕。

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，陷之。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級。

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，而宣亦昵之。扁聰辯明斷，專綜機密之任。季龍既不省奏

案，宣荒酒內游，石韜沈湎好獵，生殺除拜皆扁所決。於是權傾內外，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，九卿已下望塵而拜，唯侍中鄭系、王謨、常侍盧諶、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。

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，以配曜武關將，馬主皆復一年。

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，〔二〕獻駿馬萬匹。

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、都督征討諸軍事，帥步騎三萬擊涼州。旣濟河，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，伏都敗績。〔三〕

季龍雖昏虐無道，而頗慕經學，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，校中經于祕書。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，列于學官。

燕公石斌淫酒荒獵，常懸管而入。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，每裁諫之。斌怒，辱賀度。季龍聞之大怒，杖斌一百，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。斌行意自若，儀持法呵禁，斌怒殺之。欲殺賀度，賀度嚴衛馳白之，季龍遣尙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，鞭之三百，免官歸第，誅其親任十餘人。

建元初，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，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南。季龍命射之，無所獲。旣將討三方，諸州兵至者百餘萬。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：「白雁集殿庭，宮室將空，不宜行也。」季龍納之，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。

以燕公斌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司馬、錄尚書事。置左右戎昭、曜武將軍，位在左右衛上。東宮置左右統將軍，位在四率上。置上、中光祿大夫，在左右光祿上。置鎮衛將軍，在車騎將軍上。

時石宣淫虐日甚，而莫敢以告。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：「今隆冬雪寒，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，引於漳水，功役數萬，士衆吁嗟。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。」季龍如其言。旣而宣知朗所爲，怒欲殺之而無因。會熒惑守房，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：「昴者，趙之分也，熒惑所在，其主惡之。房爲天子，此殃不小。宜貴臣姓王者當之。」季龍曰：「誰可當者？」攬久而對曰：「無復貴於王領軍也。」季龍旣惜朗，且猜之，曰：「更言其次。」攬曰：「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。」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，腰斬之，及其四子投于漳水，以厭熒惑之變。尋愍波之無罪，追贈司空，封其孫爲侯。

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，不克而還。黜農爲庶人。

時白虹出自太社，經鳳陽門，東南連天，十餘刻乃滅。季龍下書曰：「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，政以均平爲首，化以仁惠爲本，故能允協人和，緝熙神物。朕以眇薄，君臨萬邦，夕惕乾乾，思遵古烈，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，休息黎元，庶俯懷百姓，仰稟三光。而中年已來，變眚彌顯，天文錯亂，時氣不應，斯由人怨於下，譴感皇天。雖朕之不明，亦羣后不能翼獎之。」

所致也。昔楚相修政，洪災旋弭；鄭卿厲道，氛祲自消，皆股肱之良，用康羣變。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，拱默成敗，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！其各上封事，極言無隱。」於是閉鳳陽門，唯元日乃開。立二時于靈昌津，祠天及五郊。

李壽以建寧、上庸、漢固、巴徵、梓潼五郡降于季龍。

先是，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，采石爲中濟，石無大小，下輒隨流，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。季龍遣使致祭，沈璧于河。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，地震，水波騰上，津所殿觀莫不傾壞，壓死者百餘人。季龍恚甚，斬工匠而止作焉。

命石宣、石韜，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，不復啓也。司徒申鍾諫曰：「慶賞刑威，后皇攸執，名器至重，不可以假人，皆以防姦杜漸，以示軌儀。太子國之儲貳，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。庶人遽往以聞政致敗，殷鑒不遠，宜革而弗遵。且二政分權，眇不及禍。周有子頹之釁，鄭有叔段之難，此皆由寵之不道，所以亂國害親，惟陛下覽之。」季龍不從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：「吾患目疾，何方療之？」約素狎珍，戲之曰：「溺中則愈。」珍曰：「目何可溺？」約曰：「卿目眊眊，正耐溺中。」珍恨之，以白宣。宣諸子中最胡狀，目深，聞之大怒，誅約父子。珍有寵于宣，頗預朝政，自誅約之後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。

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，役煩賦重，失關右之和。其友李松勸鑒，文武有長髮者，拔

爲冠纓，餘以給宮人。長史取髮白之，季龍大怒，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，龍驤將軍、雍州刺史以察之，信然，徵鑒還鄴，收松下廷尉，以石苞代鎮長安。發雍、洛、秦、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。

季龍性既好獵，其後體重，不能跨鞍，乃造獵車千乘，轅長三丈，高一丈八尺，置高一丈七尺，格獸車四十乘，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，剋期將校獵。自靈昌津南至滎陽，東極陽都，使御史監察，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。御史因之擅作威福，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，求之不得，便誣以犯獸論，死者百餘家，海岱、河濟間人無寧志矣。

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。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。

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東宮十有二等，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。先是，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，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。郡縣要媚其旨，務於美淑，奪人婦者九千餘人。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勢因而脅之，率多自殺。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，亦垂一萬。總會鄴宮。季龍臨軒簡第諸女，大悅，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。自初發至鄴，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。荆、楚、揚、徐間流叛略盡，宰守坐不能綏懷，下獄誅者五十餘人。金紫光祿大夫遼明因侍切諫，季龍大怒，遣龍騰拉而殺之。自是朝臣杜口，相招爲祿仕而已。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，皆著紫綸巾、熟錦袴、金銀鏤帶、五文織成

韡，游于戲馬觀。觀上安詔書五色紙，在木鳳之口，鹿盧迴轉，狀若飛翔焉。

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。

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，會大雨霖，道路陷滯不通，生因而譖軌不修道，又訕謗朝政，季龍遂殺之。於是立私論之條，偶語之律，聽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，威刑日濫，公卿已下，朝會以目，吉凶之間，自此而絕。軌之囚也，冠軍苻洪諫曰：「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，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，食不累味，刑措而不用。亡君之馭海內也，傾宮瓊榭，象箸玉杯，截脰剖心，脯賢剝孕，故其亡也忽焉。今襄國、鄴宮足康帝宇，長安、洛陽何爲者哉？盤于游田，耽於女德，三代之亡恒必由此。而忽爲獵車千乘，養獸萬里，奪人妻女，十萬盈宮。尚書朱軌，納言大臣，以道路不修，將加酷法，此自陛下政之失和，陰陽災沴，暴降霖雨七旬，霽方二日，縱有鬼兵百萬，尙未及修之，而況人乎！刑政如此，其如史筆何！其如四海何！特願止作徒，休宮女，赦朱軌，允衆望。」季龍省之不悅，憚其強，但寢而不納，弗之罪也。乃停二京作役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郎闔 各本「闔」作「閭」，今據石季龍載記下、通鑑九五、九八、通志一八七改。

〔三〕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。通鑑九五無「通」字，九八又云石祗以姚弋仲爲親趙王。疑「通」字衍。

〔三〕金一斤直米二斗。御覽三五引三十國春秋、八一〇引後趙錄「斗」並作「升」。

〔四〕侯子光。御覽三七九引後趙錄「侯子光」作「劉光」。

〔五〕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。周校：「歷陽」，成帝紀作「義陽」，「降之」作「死之」爲是。「七萬戶」作「七千餘家」。按：歷陽屬揚州，在今安徽和縣，遠不相及，晉義陽治仁順城在今河南信陽西，見水經淮水注。作「義陽」是。「七萬戶」當是據石趙誇大之辭，此類數字歧異，皆由兩方戰報不同，今不悉舉。

〔六〕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。通鑑九六「安樂」作「樂安」，胡注以爲卽水經濡水注之樂安亭（今河北樂亭北）。安樂屬幽州漁陽郡，亦見水經沽河注，在今北京市順義北，與上「自河通海」不合，疑作「樂安」是。

〔七〕李宏。成紀、李壽載記、通鑑九六「宏」並作「閔」。下同。

〔八〕石璞。石崇傳「璞」作「樸」。石季龍載記下同。

〔九〕征士五人車一乘。通鑑九七「車」上有「出」字。

〔一〇〕段遼之子蘭。通鑑九七「子」作「弟」。慕容皝載記亦稱「遼弟蘭」，北史段就六眷傳作「鬱蘭」，亦

云遼弟。疑作「弟」是。但本書段匹磾傳作遼子，與此同。

〔二〕季龍以平西張伏都至伏都敗績。此事與石季龍載記下所云永和三年孫伏都爲征西將軍，與麻秋率步騎三萬攻涼事略同，一事重出，又訛「孫」爲「張」。據張重華載記，事在重華時，穆紀在永和二年，此條記於「建元初」之前，張駿未死，並不合，則繫於載記下者爲是。

晉書卷一百七

載記第七

石季龍下

子世遵 鑒冉閔

永和三年，季龍親耕藉田于其桑梓苑，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，遂如襄國謁勒墓。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，率并、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。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。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首尾，麻秋憚之，不進。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。麻秋尋次曲柳，劉寧、王擢進攻晉興武街。〔一〕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，寧敗績，乃引還金城。王擢克武街，執重華護軍曹權、胡宣，徙七千餘戶于雍州。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，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，且城長最。重華大懼，遣將謝艾逆擊，敗之，秋退歸金城。

勸及季龍並貪而無禮，旣王有十州之地，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，而猶以

爲不足，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，而取其寶貨焉。邯鄲城西石子壩上有趙簡子墓，至是季龍令發之，初得炭深丈餘，次得木板厚一尺，積板厚八尺，乃及泉，其水清冷非常，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，月餘而水不盡，不可發而止。又使掘秦始皇冢，取銅柱鑄以爲器。

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：「胡運將衰，晉當復興，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。」季龍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，車十萬乘，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，廣長數十里。趙攬、申鍾、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，蒼生凋弊，及因引見，又面諫，辭旨甚切。季龍大怒曰：「牆朝成夕沒，吾無恨矣。」乃促張羣以燭夜作。起三觀、四門，三門通漳水，皆爲鐵扉。暴風大雨，死者數萬人。揚州送黃鵠雛五，頸長一丈，聲聞十餘里，泛之于玄武池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，白鹿七，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，以駕芝蓋，列于充庭之乘。鑿北城，引水于華林園。城崩，壓死者百餘人。

命石宣祈于山川，因而游獵，乘大輅，羽葆、華蓋，建天子旌旗，十有六軍，戎卒十八萬，出自金明門。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，笑曰：「我家父子如是，自非天崩地陷，當復何愁，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！」宣既馳逐無厭，所在陳列行宮，四面各以百里爲度，驅圍禽獸，皆暮集其所。文武跪立，圍守重行，烽炬星羅，光燭如晝，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。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，嬉娛忘反，獸殫乃止。其有禽獸奔逸，當之者坐，有爵者奪馬步驅一

日，無爵者鞭之一百。峻制嚴刑，文武戰慄，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。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，有亂其間者，以冒禁罪罪之。所過三州十五郡，資儲靡有孑遺。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，出自并州，游于秦晉。宣素惡韜寵，是行也，嫉之彌甚。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，微勸宣除之，於是相圖之計起矣。

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，敗之，斬首三千餘級。枹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降于季龍。自河已南，氐羌皆降。

石韜起堂于太尉府，號曰宣光殿，梁長九丈。宣視而大怒，斬匠，截梁而去。韜怒，增之十丈。宣聞之，恚甚，謂所幸楊桮、辛成曰：「韜凶豎勃逆，敢違我如是！汝能殺之者，吾入西宮，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。」韜既死，主上必親臨喪，因行大事，蔑不濟矣。」桮等許諾。時東南有黃黑雲，大如數畝，稍分爲三，狀若匹布，東西經天，色黑而青。酉時貫日，日沒後分爲七道，每相去數十丈，間有白雲如魚鱗，子時乃滅。韜素解天文，見而惡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變不小，當有刺客起于京師，不知誰定當之？」是夜，韜讌其僚屬于東明觀，樂奏，酒酣，愀然長歎曰：「人居世無常，別易會難。各付一杯，開意爲吾飲，令必醉。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！」因泫然流涕，左右莫不歔歔，因宿于佛精舍。宣使楊桮、辛皮、辛成、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，殺韜，置其刀箭而去。旦，宣奏之。季龍哀驚氣絕，久之方蘇。將出臨之，

其司空李農諫曰：「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，慮生非常，不可以出。」季龍乃止。嚴兵發哀于太武殿。宣乘素車，從千人，臨韜喪，不哭，直言呵呵，使舉衾看尸，大笑而去。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、尹武等，將委之以罪。

季龍疑宣之害韜也，謀召之，懼其不入，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惓。宣不虞己之見疑也，入朝中宮，因而止之。建興人史科告稱：「韜死夜，宿東宮長上楊、杯家，杯夜與五人從外來，相與語曰：『大事已定，但願大家老壽，吾等何患不富貴。』語訖便入。科寢闇中，杯不見也。科尋出逃匿。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，杯曰：『宿客聞人向語，當殺之斷口舌。今而得去，作大事矣。』科踰牆獲免。」季龍馳使收之，獲楊、杯、牟皮、趙生等。杯、皮尋皆亡去，執趙生而詰之，生具首服。季龍悲怒彌甚，幽宣於席庫，以鐵環穿其領而鎖之，作數斗木槽，和羹飯，以猪狗法食之。取害韜刀箭舐其血，哀號震動宮殿。積柴鄴北，樹標於其上，標末置鹿盧，穿之以繩，倚梯柴積，送宣於標所，使韜所親宦者郝稚、劉霸拔其髮，抽其舌，牽之登梯，上於柴積。郝稚以繩貫其領，鹿盧絞上，劉霸斷其手足，斫眼潰腹，如韜之傷。四面縱火，煙炎際天。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。火滅，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。殺其妻子九人。宣小子年數歲，季龍甚愛之，抱之而泣。兒曰：「非兒罪。」季龍欲赦之，其大臣不聽，遂於抱中取而戮之，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，時人莫不爲之流涕，季龍因此發病。又誅其

四率已下三百人，宦者五十人，皆重裂節解，棄之漳水。洿其東宮，養賭牛。東宮衛士十餘萬人，皆謫戍涼州。先是，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：「中宮將有變，宜防之。」及宣之殺韜也，季龍疑其知而不告，亦誅之。廢宣母杜氏爲庶人。貴嬪柳氏，尙書耆之女也，以才色特幸，坐其二兄有寵于宣，亦殺之。季龍追其姿色，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。

季龍議立太子，其太尉張舉進曰：「燕公斌、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，陛下神齒已衰，四海未一，請擇二公而樹之。」初，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，獲劉曜幼女，年十二，有殊色，季龍得而嬖之，生子世，封齊公。至是，豺以季龍年長多疾，規立世爲嗣，劉當爲太后，已得輔政，說季龍曰：「陛下再立儲宮，皆出自倡賤，是以禍亂相尋。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。」季龍曰：「卿且勿言，吾知太子處矣。」又議于東堂，季龍曰：「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，腹穢惡，故生凶子，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。今世方十歲，比其二十，吾已老矣。」於是與張舉、李農定議，敕公卿上書請立世。大司農曹莫不署名，季龍使張豺問其故。莫頓首曰：「天下業重，不宜立少，是以不敢署也。」季龍曰：「莫，忠臣也，然未達朕意。」張舉、李農知吾心矣，其令諭之。」遂立世爲皇太子，劉氏爲皇后。季龍召太常條攸、光祿勳杜嘏謂之曰：「煩卿傳太子，實希改轍，吾之相託，卿宜明之。」署攸太傅，嘏爲少傅。

季龍時疾瘳，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境內，建元曰太寧。百官增位一等，

諸子進爵郡王。以尙書張良爲右僕射。

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，行達雍城，既不在赦例，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，茂皆奪其馬，令步推鹿車，致糧戍所。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，謀起兵東還，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，戍者皆踊抃大呼。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，率衆攻陷下辯，逼張茂爲大都督、大司馬，載以輜車。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，大敗而還。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，斬二千石長史，長驅而東。高力等皆多力善射，一當十餘人，雖無兵甲，所在掠百姓大斧，施一丈柯，攻戰若神，所向崩潰，戍卒皆隨之，比至長安，衆已十萬。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，盡銳距之，一戰而敗。犢遂東出潼關，進如洛川。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，行大將軍事，統衛軍張賀度、征西張良、征虜石閔等，率步騎十萬討之。戰于新安，農師不利。又戰于洛陽，農師又敗，乃退壁成臯。犢東掠滎陽、陳留諸郡，季龍大懼，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，率精騎一萬，統姚弋仲、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，大敗之，斬犢首而還，討其餘黨，盡滅之。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。始平人馬勛起兵於洛氏葛谷，自稱將軍。石苞攻滅之，誅三千餘家。

時熒惑犯積尸，又犯昴、月，及熒惑北犯河鼓。未幾，季龍疾甚，以石遵爲大將軍，鎮關右，石斌爲丞相、錄尙書事，張豺爲鎮衛大將軍、領軍將軍、吏部尙書，並受遺輔政。劉氏懼

斌之輔政也害世，與張豺謀誅之。斌時在襄國，乃遣使詐斌曰：「主上患已漸損，王須獵者，可小停也。」斌性好酒耽獵，遂游畋縱飲。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，免斌官，以王歸第，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。石遵自幽州至鄴，敕朝堂受拜，配禁兵三萬遣之，遵慟泣而去。是日季龍疾小瘳，問曰：「遵至未？」左右答言久已去矣。季龍曰：「恨不見之。」季龍臨於西閣，龍騰將軍、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。季龍曰：「何所求也？」皆言聖躬不和，宜令燕王入宿衛，典兵馬，或言乞爲皇太子。季龍不知斌之廢也，責曰：「燕王不在內邪？」呼來！左右言王酒病，不能入。季龍曰：「促持輦迎之，當付其璽綬。」亦竟無行者。尋昏眩而入。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加千兵百騎，一依霍光輔漢故事。侍中徐統歎曰：「禍將作矣，吾無爲豫之。」乃仰藥而死。俄而季龍亦死。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，至此太和六年，凡在位十五歲。

於是世卽僞位，尊劉氏爲皇太后，臨朝，進張豺爲丞相。豺請石遵、石鑒爲左右丞相，以慰其心，劉氏從之。豺與張舉謀誅李農，而舉與農素善，以豺謀告之。農懼，率騎百餘奔廣宗，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。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。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，監中外諸軍事、司隸校尉，爲己之副。鄴中羣盜大起，迭相劫掠。

石遵聞季龍之死，屯于河內。姚弋仲、苻洪、石閔、劉寧及武衛王鸞、寧西王午、石榮、王

鐵、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，班師而歸，遇遵于李城，說遵曰：「殿下長而且賢，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。但以末年惛惑，爲張豺所誤。今上白相持未下，京師宿衛空虛，若聲張豺之罪，鼓行而討之，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？」遵從之。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于李城。遵檄至鄴，張豺大懼，馳召上白之軍。遵次于蕩陰，戎卒九萬，石閔爲前鋒。豺將出距之，耆舊羯士皆曰：「天子兒來奔喪，吾當出迎之，不能爲張豺城戍也。」踰城而出，豺斬之不能止。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。劉氏懼，引張豺入，對之悲哭曰：「先帝梓宮未殯，而禍難繁興。今皇嗣幼沖，託之于將軍，將軍何以匡濟邪？加遵重官，可以弭不？」豺惶怖失守，無復籌計，但言唯唯。劉氏令以遵爲丞相、領大司馬、大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加黃鉞、九錫，增封十郡，委以阿衡之任。遵至安陽亭，張豺懼而出迎，遵命執之。於是貫甲曜兵，入自鳳陽門，升于太武前殿，擗踊盡哀，退如東閣。斬張豺于平樂市，夷其三族。假劉氏令曰：「嗣子幼沖，先帝私恩所授，皇業至重，非所克堪。其以遵嗣位。」遵僞讓至于再三，羣臣敦勸，乃受之，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，大赦殊死已下，罷上白圍。封世爲譙王，邑萬戶，待以不臣之禮，廢劉氏爲太妃，尋皆殺之。世凡立三十三日。

于是李農歸請罪，遵復其位，待之如初。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，其妻張氏爲皇后，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，石鑒爲侍中，石沖爲太保，石苞爲大司馬，石琨爲大將軍，石閔爲中外諸

軍事、輔國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、輔政。暴風拔樹，震雷，雨雹大如孟升。太武、暉華殿災，諸門觀閣蕩然，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，光燄照天，金石皆盡，火月餘乃滅。雨血周遍鄴城。

石沖時鎮于薊，聞遵殺世而自立，乃謂其僚佐曰：「世受先帝之命，遵輒廢殺，罪逆莫大，其敕內外戒嚴，孤將親討之。」於是留寧北流堅戍幽州，帥衆五萬，自薊討遵，傳檄燕趙，所在雲集，比及常山，衆十餘萬。次于苑鄉，遇遵赦書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弟一也，死者不可復追，何爲復相殘乎！吾將歸矣。」其將陳暹進曰：「彭城篡弑自尊，爲罪大矣。王雖北旆，臣將南轅，平京師，擒彭城，然後奉迎大駕。」沖從之。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，沖弗聽。遵假石閔黃鉞、金鉞，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。戰于平棘，沖師大敗，獲沖于元氏，賜死，坑其士卒三萬餘人。

始葬季龍，號其墓爲顯原陵，僞諡武皇帝，廟號太祖。

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。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。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，次于下邳，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，率騎二萬來距。裒不能進，退屯廣陵。陳逵聞之，懼，遂焚壽春積聚，毀城而還。

石苞時鎮長安，謀帥關中之衆攻鄴，左長史石光、司馬曹曜等固諫。苞怒，誅光等百餘人。苞性貪而無謀，雍州豪右知其無成，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。勳於是率衆赴之，

壁於懸鉤，去長安二百餘里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，斬之。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，擁三十餘壁，有衆五萬以應勳。苞輟攻鄴之謀，使麻秋、姚國等率騎距勳。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，外以討勳爲名，因劫苞，送之于鄴。勳又爲朗所距，釋懸鉤，拔宛城，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。

初，遵之發李城也，謂石閔曰：「努力！事成，以爾爲儲貳。」旣而立衍，閔甚失望，自以勳高一時，規專朝政，遵忌而不能任。閔旣爲都督，總內外兵權，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，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，爵關外侯，賜以宮女，樹己之恩。遵弗之猜也，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，衆咸怨矣。而又納中書令孟準、左衛將軍王鸞之計，頗疑憚於閔，稍奪兵權。閔益有恨色，準等咸勸誅之。遵召石鑒等入，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，皆請誅之。鄭氏曰：「李城迴師，無棘奴豈有今日！小驕縱之，不可便殺也。」鑒出，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，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，密謀廢遵。使將軍蘇亥、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。〔四〕遵時方與婦人彈碁，問成等曰：「反者誰也？」成曰：「義陽王鑒當立。」遵曰：「我尙如是，汝等立鑒，復能幾時！」乃殺之于琨華殿，誅鄭氏及其太子衍、上光祿張斐、中書令孟準、左衛王鸞等。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。

鑒乃僭位，大赦殊死已下。以石閔爲大將軍，封武德王，李農爲大司馬，並錄尙書事；

郎闔爲司空，秦州刺史劉羣爲尙書左僕射，侍中盧諶爲中書監。

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、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、農於琨華殿，不克，禁中擾亂。鑒恐閔爲變，僞若不知者，夜斬松、才於西中華門，并誅石苞。

時石祗在襄國，與姚弋仲、苻洪等通和，連兵檄誅閔、農。鑒遣石琨爲大都督，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。中領軍石成、侍中石啓、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、農，閔、農殺之。

龍驤孫伏都、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，亦欲誅閔等。時鑒在中臺，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。鑒見伏都毀閣道，臨問其故。伏都曰：「李農等反，已在東掖門，臣嚴率衛士，謹先啓知。」鑒曰：「卿是功臣，好爲官陳力。朕從臺觀卿，勿慮無報也。」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、農，不克，屯於鳳陽門。閔、農率衆數千毀金門而入。鑒懼閔之誅已也，馳招閔、農，開門內之，謂曰：「孫伏都反，卿宜速討之。」閔、農攻斬伏都等，自鳳陽至琨華，橫尸相枕，流血成渠。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。胡人或斬關，或踰城而出者，不可勝數。使尙書王簡、少府王鬱帥衆數千，守鑒于御龍觀，懸食給之。令城內曰：「與官同心者住，不同心者各任所之。」敕城門不復相禁。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，胡羯去者填門。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，班令內外趙人，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，文官進位三等，武職悉拜牙

門。一日之中，斬首數萬。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，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，死者二十餘萬，尸諸城外，悉爲野犬豺狼所食。屯據四方者，所在承閔書誅之，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。

太宰趙鹿、〔書〕太尉張舉、中軍張春、光祿石岳、撫軍石寧、武衛張季及諸公侯、卿、校、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。石琨奔據冀州，撫軍張沈屯滏口，張賀度據石瀆，建義段勤據黎陽，寧南楊羣屯桑壁，劉國據陽城，段龕據陳留，姚弋仲據混橋，苻洪據枋頭，衆各數萬。王朗、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。秋承閔書，誅朗部胡千餘。朗奔于襄國。麻秋率衆奔于苻洪。石琨及張舉、王朗率衆七萬伐鄴，石閔率騎千餘，距之城北。閔執兩刃矛，馳騎擊之，皆應鋒摧潰，斬級三千。琨等大敗，遂歸于冀州。

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，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，使承虛襲鄴。宦者以告閔、農，閔、農馳還，廢鑒殺之，誅季龍孫三十八人，盡殪石氏。鑒在位一百三日。

季龍小男混，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，敕收付廷尉，俄而斬之於建康市。季龍十三子，五人爲冉閔所殺，八人自相殘害，混至此又死。初，讖言滅石者陵，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，季龍惡之，改蘭陵爲武興郡，至是終爲閔所滅。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，二主子，凡二十三年，以穆帝永和五年滅。〔六〕

閔字永曾，小字棘奴，季龍之養孫也。父瞻，字弘武，本姓冉，名良，魏郡內黃人也。其先漢黎陽騎都督，累世牙門。勒破陳午，獲瞻，時年十二，命季龍子之。驍猛多力，攻戰無前。歷位左積射將軍、西華侯。閔幼而果銳，季龍撫之如孫。及長，身長八尺，善謀策，勇力絕人。拜建節將軍，徙封脩成侯，歷位北中郎將、游擊將軍。季龍之敗於昌黎，閔軍獨全，由此功名大顯。及敗梁犢之後，威聲彌振，胡夏宿將莫不憚之。

永和六年，殺石鑒，其司徒申鍾、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，閔固讓李農，農以死固請，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曰永興，國號大魏，復姓冉氏。追尊其祖隆元皇帝，考瞻烈祖高皇帝，尊母王氏爲皇太后，立妻董氏爲皇后，子智爲皇太子。以李農爲太宰，領太尉、錄尚書事，封齊王，農諸子皆封爲縣公。封其子胤、明、裕皆爲王。文武進位三等，封爵有差。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，皆不從。

石祗聞鑒死，僭稱尊號于襄國，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。閔遣使臨江告晉曰：「胡逆亂中原，今已誅之。若能共討者，可遣軍來也。」朝廷不答。閔誅李農及其三子，并尚書令王謨、侍中王衍、中常侍嚴震、趙昇等。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，執南蠻校尉桑坦，遷其百姓而還。

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，進據邯鄲。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。閔大敗琨于邯鄲，死者萬餘。劉國還屯繁陽。苻健自枋頭入關。張賀度、段勤與劉國、靳豚會于昌城，將攻鄴。閔遣尙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，使其將王泰、崔通、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，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，戰于蒼亭。賀度等大敗，死者二萬八千，追斬靳豚于陰安鄉，^{〔七〕}盡俘其衆，振旅而歸。戎卒三十餘萬，旌旗鍾鼓縣亙百餘里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。閔至自蒼亭，行飲至之禮，清定九流，準才授任，儒學後門多蒙顯進，于時翕然，方之爲魏晉之初。

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，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、驃騎大將軍，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。光祿大夫韋謏啓諫甚切，閔覽之大怒，誅謏及其子孫。閔攻襄國百餘日，爲土山地道，築室反耕。祗大懼，去皇帝之號，稱趙王，遣使詣慕容儁、姚弋仲以乞師。會石琨自冀州援祗，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潞頭，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，三方勁卒合十餘萬。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，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，皆爲敵所敗，士卒略盡，睦、威單騎而還。琨等軍且至，閔將出擊之，衛將軍王泰諫曰：「窮寇固迷，希望外援。今強救雲集，欲吾出戰，腹背擊我。宜固壘勿出，觀勢而動，以挫其謀。今陛下親戎，如失萬全，大事去矣。請慎無出，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。」閔將從之，道士法饒進曰：「太白經

昂，當殺胡王，一戰百克，不可失也。」閔攘袂大言曰：「吾戰決矣，敢諫者斬！」於是盡衆出戰。姚襄、悅綰、石琨等三面攻之，祇衝其後，閔師大敗。閔潛于襄國行宮，與十餘騎奔鄴。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，盡殺之。司空石璞、尚書令徐機、車騎胡睦、侍中李綝、中書監盧諶、少府王鬱、尚書劉欽、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，於是人物殲矣。賊盜蜂起，司冀大饑，人相食。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。〔與羌胡相攻，無月不戰。青、雍、幽、荊州徙戶及諸氏、羌、胡、蠻數百餘萬，各還本土，道路交錯，互相殺掠，且饑疫死亡，其能達者十有二三。諸夏紛亂，無復農者。閔悔之，誅法饒父子，支解之，贈韋謏大司徒。

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。時閔潛還，莫有知者，內外兇兇，皆謂閔已沒矣。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，以安衆心，閔從之，訛言乃止。劉顯次于明光宮，去鄴二十三里。閔懼，召衛將軍王泰議之。泰恚其謀之不從，辭以瘡甚。閔親臨問之，固稱疾篤。閔怒，還宮，顧謂左右曰：「巴奴，乃公豈假汝爲命邪！要將先滅羣胡，却斬王泰。」於是盡衆而戰，大敗顯軍，追奔及于陽平，斬首三萬餘級。顯懼，密使請降，求殺祇爲效，閔振旅而歸。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，將奔關中，閔怒，誅泰，夷其三族。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，傳首于鄴，送質請命。驃騎石寧奔于柏人。閔命焚祇首于通衢。

閔亮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。^{〔九〕}劉顯復率衆伐鄴，閔擊敗之。還，稱尊號于襄國。閔徐州刺史周成、亮州刺史魏統、豫州牧冉遇、^{〔一〇〕}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。平南高崇、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，以三河歸順。^{〔一一〕}慕容彪攻陷中山，殺閔寧北白同、幽州刺史劉準，降于慕容儁。時有雲黃赤色，起東北，長百餘丈，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，占者惡之。

劉顯率衆伐常山，太守蘇亥告難于閔。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，親率騎八千救之。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，收其餘衆，擊顯，敗之，追奔及于襄國。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，遂入襄國，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，焚襄國宮室，遷其百姓于鄴。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，斬關奔于枋頭。

時慕容儁已克幽薊，略地至于冀州。閔帥騎距之，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。閔大將軍董閏、車騎張溫言於閔曰：「鮮卑乘勝氣勁，不可當也，請避之以溢其氣，然後濟師以擊之，可以捷也。」閔怒曰：「吾成師以出，將平幽州，斬慕容儁。今遇恪而避之，人將侮我矣。」乃與恪遇，十戰皆敗之。恪乃以鐵鎖連馬，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，方陣而前。閔所乘赤馬曰朱龍，日行千里，左杖雙刃矛，右執鉤戟，順風擊之，斬鮮卑三百餘級。俄而燕騎大至，圍之數周。閔衆寡不敵，躍馬潰圍東走，行二十餘里，馬無故而死，爲恪所擒，及董閏、張溫等送之于薊。儁立閔而問之曰：「汝奴僕下才，何自妄稱天子？」閔曰：「天下大亂，

爾曹夷狄，人面獸心，尙欲篡逆。我一時英雄，何爲不可作帝王邪！僞怒，鞭之三百，送于龍城，告廩、鄴廟。

遣慕容評率衆圍鄴。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，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。鄴中饑，人相食，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。冉智尙幼，蔣幹遣侍中繆嵩、詹事劉猗奉表歸順，且乞師于晉。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，止猗，不聽進，責其傳國璽。猗使嵩還鄴復命，幹沈吟未決，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，助守三臺，譎之曰：「且出璽付我。今凶寇在外，道路不通，未敢送也。須得璽，當馳白天子耳。天子聞璽已在吾處，信卿至誠，必遣軍糧厚相救餉。」幹以爲然，乃出璽付之。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，陰令懷璽送于京師。長水校尉馬願、龍驤田香開門降評。施、融、蔣幹懸縋而下，評奔于倉垣。評送閔妻董氏、太子智、太尉申鍾、司空條攸、中書監聶熊，司隸校尉籍羆、中書令李坦及諸王公卿士于薊。尚書令王簡、左僕射張乾、右僕射郎肅自殺。

僞送閔既至龍城，斬于遏廕山。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，蝗蟲大起，五月不雨，至于十二月。僞遣使者祀之，諡曰武悼天王，其日大雪。是歲永和八年也。〔三〕

史臣曰：夫拯溺救焚，帝王之師也；窮凶騁暴，戎狄之舉也。蠢茲雜種，自古爲虞，限以

塞垣，猶懼侵軼，況乃入居中壤，窺我王政，乘弛紊之機，覩危亡之隙，而莫不嘯羣鳴鏑，汨亂天常者乎！

石勒出自羌渠，見奇醜類。聞鞞上黨，季子鑒其非凡，倚嘯洛城，夷甫識其爲亂。及惠皇失統，宇內崩離，遂乃招聚螳徒，乘間煽禍，虔劉我都邑，翦害我黎元。朝市淪胥，若沈航於鯨浪；王公顛仆，譬游魂於龍漠。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！觀其對敵臨危，運籌賈勇，奇謨間發，猛氣橫飛。遠嗤魏武，則風情慷慨；近答劉琨，則音詞倜儻。焚元超於苦縣，陳其亂政之讐；戮彭祖于襄國，數以無君之罪。於是跨躡燕趙，并吞韓魏，杖奇材而竊徽號，擁舊都而抗王室，褫氊裘，襲冠帶，釋介冑，開庠序，鄰敵懼威而獻款，絕域承風而納貢，則古之爲國，曷以加諸！雖曰凶殘，亦一時傑也。而託授非所，貽厥無謀，身隕嗣滅，業歸攜養，斯乃知人之闇焉。

季龍心昧德義，幼而輕險，假豹姿於羊質，騁梟心於狼性，始懷怨懟，終行篡奪。於是窮驕極侈，勞役繁興，畚鍤相尋，干戈不息，刑政嚴酷，動見誅夷，慄慄遺黎，求哀無地，戎狄殘獷，斯爲甚乎！旣而父子猜嫌，兄弟讎隙，自相屠膾，取笑天下。墳土未燥，禍亂薦臻，疊起於張豺，族傾於冉閔，積惡致滅，有天道哉！夫從逆則凶，事符影響，爲咎必應，理若循環。世龍之殪晉人，旣窮其酷；永曾之誅羯士，亦殲其類。無德不報，斯之謂乎！

贊曰：中朝不競，蠻狄爭衡。塵飛五嶽，霧晦三精。狡焉石氏，怙亂窮兵。流災肆慝，剽邑屠城。始自羣盜，終假鴻名。勿謂凶醜，亦曰時英。季龍篡奪，淫虐播聲。身喪國泯，其由禍盈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晉興 各本「晉興」作「始興」。按：張重華傳、通鑑九七並作「晉興」。晉興乃涼州屬郡，張軌分西平置，見地理志上，「始」字譌，今據改。

〔二〕楊桮 各本「桮」作「杯」，宋本作「桮」。按：魏書石勒傳作「柯」。冊府二二五、御覽一二〇並作「桮」，與宋本合，今從宋本。下同。

〔三〕至此太和六年 周校：按穆帝紀，季龍死在永和五年，咸康元年至永和五年正十五歲。若廢帝太和五年，則季龍死久矣。今按：「太和六年」自當作「永和五年」，然御覽一二〇引晉書亦作「太和六年」，知原書已誤。

〔四〕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 通鑑九八「蘇亥」作「蘇彥」，「三十」作「三千」，御覽一二〇引後趙錄亦作「蘇彥」，「三十」字殘。慕容儁載記亦作「蘇亥」。甲士三十似太少，疑作「三千」是。

〔五〕趙鹿 通鑑九八「鹿」作「庶」。下同。

〔六〕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校文：考勒自立於太興二年，非成帝咸和三年。載記勒、季龍在位皆十五年。冉閔滅石鑒又在季龍卒後一年，合計石氏二主四子，凡三十一年，不得云二十三年。季龍於永和五年死，六年閏月，冉閔立，石氏乃盡滅，亦不得滅於永和五年。此數語舛誤特甚。

〔七〕追斬靳豚于陰安鄉 陰安乃頓丘郡屬縣，見地理志上，「鄉」字不當有，通鑑九八無「鄉」字亦可證。

〔八〕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 此兩語與上下文俱不相連屬，疑有脫文，今姑以此單獨爲句。

〔九〕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 周校：穆帝紀「閔」作「石祗」。按：通鑑九九作趙兗州刺史劉啓，亦卽以爲石祗之刺史。此時劉顯殺祗降冉閔，故啓降晉。疑「閔」當作「祗」。

〔一〇〕豫州牧冉遇 斟注：穆帝紀及謝尚傳皆作「張遇」，苻健載記亦作「豫州刺史張遇」。按：通鑑九
九從載記文，但亦作「張遇」。疑「冉」字譌。

〔一一〕平南高崇至以三河歸順 穆帝紀載當時降晉諸人，稱「高昌屯野王」，當卽此「高崇」。慕容儁載
記稱：「石季龍將李歷、張平、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，遣子入侍。旣而投款建鄴，結援苻

堅。」姚襄載記，稱襄南至滎陽後，「與高昌、李歷戰於麻田」。野王、滎陽並在所云「三河」地域內。此「高崇」疑當作「高昌」。

〔三〕施融、蔣幹懸縋而下。上文已云何融懷璽送京師，謝尚傳亦云「融齎璽馳還枋頭」，則融已不在城中，何得又與戴施、蔣幹縋城而下，記事前後矛盾。

〔三〕是歲永和八年也。各本「永」作「太」，獨殿本作「永」。穆紀及通鑑九九冉閔死在永和八年，太和乃海西公年號，遠在其後，且止五年。今從殿本。

晉書卷一百八

載記第八

慕容廆

裴嶷

高瞻

慕容廆字弈洛瓌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。其先有熊氏之苗裔，世居北夷，邑于紫蒙之野，號曰東胡。其後與匈奴並盛，控弦之士二十餘萬，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。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，分保鮮卑山，因以爲號。曾祖莫護跋，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，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，拜率義王，始建國於棘城之北。時燕代多冠步搖冠，莫護跋見而好之，乃斂髮襲冠，諸部因呼之爲步搖，其後音訛，遂爲慕容焉。或云慕二儀之德，繼三光之容，遂以慕容爲氏。祖木延，左賢王。父涉歸，以全柳城之功，進拜鮮卑單于，遷邑於遼東北，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。

廆幼而魁岸，美姿貌，身長八尺，雄傑有大度。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，廆童冠時

往謁之，「華甚嘆異，謂曰：『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，匡難濟時者也。』因以所服簪幘遺廩，結殷勤而別。

涉歸死，其弟耐篡位，將謀殺廩，廩亡潛以避禍。後國人殺耐，迎廩立之。

初，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，廩將修先君之怨，表請討之。武帝弗許。廩怒，入寇遼西，殺略甚衆。帝遣幽州諸軍討廩，戰于肥如，廩衆大敗。自後復掠昌黎，每歲不絕。又率衆東伐扶餘，扶餘王依慮自殺，廩夷其國城，驅萬餘人而歸。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，廩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。沈力戰斬丁，遂復扶餘之國。

廩謀於其衆曰：『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，且華裔理殊，強弱固別，豈能與晉競乎？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！』乃遣使來降。帝嘉之，拜爲鮮卑都督。廩致敬於東夷府，巾衣詣門，抗士大夫之禮。何龕嚴兵引見，廩乃改服戎衣而入。人問其故，廩曰：『主人不以禮，賓復何爲哉！』龕聞而慚之，彌加敬憚。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廩威德日廣，懼有吞并之計，因爲寇掠，往來不絕。廩卑辭厚幣以撫之。

太康十年，廩又遷于徒河之青山。廩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，元康四年乃移居之。敎以農桑，法制同于上國。永寧中，燕垂大水，廩開倉振給，幽方獲濟。天子聞而嘉之，褒賜命服。

太安初，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，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，廆親擊敗之。素延怒，率衆十萬圍棘城，衆咸懼，人無距志。廆曰：「素延雖犬羊蟻聚，然軍無法制，已在吾計中矣。諸君但爲力戰，無所憂也。」乃躬貫甲冑，馳出擊之，素延大敗，追奔百里，俘斬萬餘人。

永嘉初，廆自稱鮮卑大單于。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，附塞鮮卑素連、木津等託爲臻報讎，實欲因而爲亂，遂攻陷諸縣，殺掠士庶。太守袁謙頻戰失利，校尉封釋懼而請和。連歲寇掠，百姓失業，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。廆子翰言於廆曰：「求諸侯莫如勤王，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。今連、津跋扈，王師覆敗，蒼生屠膾，豈甚此乎！豎子外以龐本爲名，內實幸而爲寇。封使君以誅本請和，而毒害滋深。遼東傾沒，垂已二周，中原兵亂，州師屢敗，勤王杖義，今其時也。單于宜明九伐之威，救倒懸之命，數連、津之罪，合義兵以誅之。上則興復遼邦，下則并吞二部，忠義彰於本朝，私利歸于我國，此則吾鴻漸之始也，終可以得志於諸侯。」廆從之。是日，率騎討連、津，大敗斬之，二部悉降，徙之棘城，立遼東郡而歸。

懷帝蒙塵于平陽，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、冠軍將軍、前鋒大都督、大單于，廆不受。建興中，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、昌黎遼東二國公。建武初，元帝承制拜廆假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、龍驤將軍、大單于、昌黎公，廆讓而不受。征虜將軍魯昌說

廩曰：「今兩京傾沒，天子蒙塵，琅邪承制江東，實人命所係。明公雄據海朔，跨總一方，而諸部猶怙衆稱兵，未遵道化者，蓋以官非王命，又自以爲強。今宜通使琅邪，勸承大統，然後敷宣帝命，以伐有罪，誰敢不從！」廩善之，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。及帝卽尊位，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，授廩將軍、單于，廩固辭公封。

時二京傾覆，幽冀淪陷，廩刑政修明，虛懷引納，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。廩乃立郡以統流人，冀州人爲冀陽郡，豫州人爲成周郡，青州人爲營丘郡，并州人爲唐國郡。於是推舉賢才，委以庶政，以河東裴嶷、代郡魯昌、北平陽耽爲謀主，北海逢羨、廣平游邃、北平西方虔、渤海封抽、西河宋爽、河東裴開爲股肱，渤海封奔、平原宋該、安定皇甫岌、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，會稽朱左車、太山胡毋翼、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，平原劉讚儒學該通，引爲東庠祭酒，其世子軌率國胄束脩受業焉。廩覽政之暇，親臨聽之，於是路有頌聲，禮讓興矣。

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，意存懷集，而流亡者莫有赴之。毖意廩拘留，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、段國等，謀滅廩以分其地。太興初，三國伐廩，廩曰：「彼信崔毖虛說，邀一時之利，烏合而來耳。旣無統一，莫相歸伏，吾今破之必矣。然彼軍初合，其鋒甚銳，幸我速戰。若逆擊之，落其計矣。靖以待之，必懷疑貳，迭相猜防。一則疑吾與毖

譎而覆之，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，待其人情沮惑，然後取之必矣。」於是三國攻棘城，廆閉門不戰，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，大言於衆曰：「崔毖昨有使至。」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，引兵而歸。宇文悉獨官曰：「二國雖歸，吾當獨兼其國，何用人爲！」盡衆逼城，連營三十里。廆簡銳士配戟，推鋒於前，翰領精騎爲奇兵，從旁出，直衝其營，廆方陣而進。悉獨官自恃其衆，不設備，見廆軍之至，方率兵距之。前鋒始交，翰已入其營，縱火焚之。其衆皆震擾，不知所爲，遂大敗，悉獨官僅以身免，盡俘其衆。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，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。崔毖懼廆之仇已也，使兄子燾僞賀廆。會三國使亦至請和，曰：「非我本意也，崔平州教我耳。」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，臨之以兵，曰：「汝叔父教三國滅我，何以詐來賀我乎？」燾懼，首服。廆乃遣燾歸說毖曰：「降者上策，走者下策也。」以兵隨之。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，廆悉降其衆，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，待以賓禮。明年，高句麗寇遼東，廆遣衆擊敗之。

裴疑至自建鄴，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、安北將軍、平州刺史，增邑二千戶。尋加使持節、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、三車騎將軍、平州牧，進封遼東郡公，邑一萬戶，常侍、單于並如故，丹書鐵券，承制海東，命備官司，置平州守宰。

段末波初統其國，而不修備，廆遣毖襲之，入令支，收其名馬寶物而還。

石勒遣使通和，廆距之，送其使於建鄴。勒怒，遣宇文乞得龜擊廆，廆遣毳距之。以裴疑爲右部都督，率索頭爲右翼，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爲左翼，攻乞得龜，克之，悉虜其衆。乘勝拔其國城，收其資用億計，徙其人數萬戶以歸。

成帝卽位，加廆侍中，位特進。咸和五年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固辭不受。

廆嘗從容言曰：「獄者，人命之所懸也，不可以不慎。賢人君子，國家之基也，不可以不敬。稼穡者，國之本也，不可以不急。酒色便佞，亂德之甚也，不可以不戒。」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。

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：

明公使君轂下：振德曜威，撫寧方夏，勞心文武，士馬無恙，欽高仰止，注情彌久。王塗嶮遠，隔以燕越，每瞻江湄，延首遐外。

天降艱難，禍害屢臻，舊都不守，奄爲虜庭，使皇輿遷幸，假勢吳楚。大晉啓基，祚流萬世，天命未改，玄象著明，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。猥以功薄，受國殊寵，上不能掃除羣羯，下不能身赴國難，仍縱賊臣，屢逼京輦。王敦唱禍於前，蘇峻肆毒於後，凶暴過於董卓，惡逆甚於崔汜，普天率土，誰不同忿！深怪文武之士，過荷朝榮，不能滅中原之寇，刷天下之恥。

君侯植根江陽，發曜荆衡，杖葉公之權，有包胥之志，而令白公、伍員殆得極其暴，竊爲丘明恥之。區區楚國子重之徒，猶恥君弱、羣臣不及先大夫，厲已戒衆，以服陳鄭；越之種蠡尙能弼佐句踐，取威黃池；況今吳土英賢比肩，而不輔翼聖主，陵江北伐。以義聲之直，討逆暴之羯，檄命舊邦之士，招懷存本之人，豈不若因風振落，頓坂走輪哉！且孫氏之初，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，志匡漢室。雖中遇寇害，雅志不遂，原其心誠，乃忽身命。及權據揚越，外杖周張，內馮顧陸，距魏赤壁，克取襄陽。自茲以降，世主相襲，咸能侵逼徐豫，令魏朝肝食。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，藏其勇略邪？將呂蒙、凌統高蹤曠世哉？況今凶羯虐暴，中州人士逼迫勢促，其顛沛之危，甚於累卵。假號之強，衆心所去，敵有釁矣，易可震蕩。王郎、袁術雖自詐僞，皆基淺根微，禍不旋踵，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。

王司徒清虛寡欲，善於全己，昔曹參亦崇此道，著畫一之稱也。庾公居元舅之尊，處申伯之任，超然高蹈，明智之權。廐於寇難之際，受大晉累世之恩，自恨絕域，無益聖朝，徒係心萬里，望風懷憤。今海內之望，足爲楚漢輕重者，惟在君侯。若勦力盡心，悉五州之衆，據兗豫之郊，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，則羯寇必滅，國恥必除。廐在一方，敢不竭命。孤軍輕進，不足使勸畏首畏尾，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，無由自發故也。

故遠陳寫，言不宜盡。

廐使者遭風沒海。其後廐更寫前箋，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、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：

自古有國有家，鮮不極盛而衰。自大晉龍興，克平嶠會，神武之略，邁蹤前史。惠皇之末，后黨構難，禍結京畿，釁成公族，遂使羯寇乘虛，傾覆諸夏，舊都淪滅，山陵毀掘，人神悲悼，幽明發憤。昔獫狁之強，匈奴之盛，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，跨躡華裔，盜稱尊號者也。

天祚有晉，挺授英傑。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，忠於王室，明允恭肅，志在立勳。屬海內分崩，皇輿遷幸，元皇中興，初唱大業，肅祖繼統，蕩平江外。廆雖限以山海，隔以羯寇，翹首引領，係心京師，常假寤寐，欲憂國忘身。貢篚相尋，連舟載路，戎不稅駕，動成義舉。今羯寇滔天，怙其醜類，樹基趙魏，跨略燕齊。廆雖率義衆，誅討大逆，然管仲相齊，猶曰寵不足以御下，況廆輔翼王室，有匡霸之功，而位卑爵輕，九命未加，非所以寵異藩翰，敦獎殊勳者也。

方今詔命隔絕，王路嶮遠，貢使往來，動彌年載。今燕之舊壤，北周沙漠，東盡樂浪，西暨代山，南極冀方，而悉爲虜庭，非復國家之域。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，近準

漢初，進封廐爲燕王，行大將軍事，上以總統諸部，下以割損賊境。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，廐得祇承詔命，率合諸國，奉辭夷逆，以成桓文之功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而廐固執謙光，守節彌高，每詔所加，讓動積年，非將佐等所能敦逼。今區區所陳，不欲苟相崇重，而愚情至心，實爲國計。

侃報抽等書，其略曰：「車騎將軍憂國忘身，貢篚載路，竭賊求和，執使送之，西討段國，北伐塞外，遠綏索頭，荒服以獻。惟北部未賓，屢遣征伐。又知東方官號，高下齊班，進無統攝之權，退無等差之降，欲進車騎爲燕王，一二具之。夫功成進爵，古之成制也。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，然忠義竭誠。今騰牋上聽，可不遲速，當任天臺也。」朝議未定。八年，廐卒，乃止。時年六十五，在位四十九年。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襄。及儁僭號，僞諡武宣皇帝。

裴疑字文冀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父昶，司隸校尉。疑清方有幹略，累遷至中書侍郎，轉給事黃門郎、滎陽太守。屬天下亂，疑兄武先爲玄菟太守，疑遂求爲昌黎太守。至郡，久之，武卒，疑被徵，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。旣達遼西，道路梗塞，乃與開投廐。時諸流寓之士見廐草創，並懷去就。疑首定名分，爲羣士啓行。廐甚悅，以疑爲長史，委以軍國之謀。

及悉獨官寇逼城下，外內騷動，庾問策於嶷，嶷曰：「悉獨官雖擁大衆，軍無號令，衆無部陣，若簡精兵乘其無備，則成擒耳。」庾從之，遂陷寇營。庾威德於此甚振，將遣使獻捷於建鄴，妙簡行人，令嶷將命。

初，朝廷以庾僻在荒遠，猶以邊裔之豪處之。嶷既使至，盛言庾威略，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，舉朝改觀焉。嶷將還，帝試留嶷以觀之，嶷辭曰：「臣世荷朝恩，濯纓華省，因事遠寄，投迹荒遐。今遭開泰，得覩朝廷，復賜恩詔，卽留京輦，於臣之私，誠爲厚幸。顧以皇居播遷，山陵幽辱，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，乃心王室，慷慨之誠，義感天地，方掃平中壤，奉迎皇輿，故遣使臣，萬里表誠。今若留臣，必謂國家遺其僻陋，孤其丹心，使懷義懈怠。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，貪還反命耳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遣嶷還。庾後謂羣僚曰：「裴長史名重中朝，而降屈于此，豈非天以授孤也。」出爲遼東相，轉樂浪太守。

高瞻字子前，渤海蓆人也。少而英爽有俊才，身長八尺二寸。光熙中，調補尙書郎。屬永嘉之亂，還鄉里，乃與父老議曰：「今皇綱不振，兵革雲擾，此郡沃壤，憑固河海，若兵荒歲儉，必爲寇庭，非謂圖安之所。」王彭祖先在幽薊，據燕代之資，兵強國富，可以託也。諸君以爲何如？衆咸善之。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。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，乃依崔毖，隨

愍如遼東。

愍之與三國謀伐廆也，瞻固諫以爲不可，愍不從。及愍奔敗，瞻隨衆降于廆。廆署爲將軍，瞻稱疾不起。廆敬其姿器，數臨候之，撫其心曰：「君之疾在此，不在餘也。今天子播越，四海分崩，蒼生紛擾，莫知所係，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，翦鯨豕于一京，迎天子於吳會，廓清八表，侔勳古烈，此孤之心也，孤之願也。君中州大族，冠冕之餘，宜痛心疾首，枕戈待旦，柰何以華夷之異，有懷介然。且大禹出于西羌，文王生于東夷，但問志略何如耳，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！」瞻仍辭疾篤，廆深不平之。瞻又與宋該有隙，該陰勸廆除之。瞻聞其言，彌不自安，遂以憂死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廆童冠時往謁之 各本「童冠」作「童卯」，宋本及御覽四七八引燕書、通志一八八並作「童冠」。
載記此段文字多同燕書。今從宋本。

〔二〕西方虔 元和姓纂「虔」作「武」。按：唐人避諱亦偶用形近之字。魏書四九崔秉、六三王肅弟秉，北史並改作「康」。魏書四七盧玄族人「叔虔」，北史作「叔彪」，北齊書四二又作「叔武」，與此「西方虔」同例，其人本皆名「虎」，「虔」「武」皆避唐諱改。

〔三〕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 周校：「幽州」，元帝紀作「幽、平二州」。按：官爲平州牧，所督州例必有平州。御覽一二一引前燕錄、通鑑九一皆作「都督幽、平二州東夷諸軍事」，此「幽」字下當脫「平」二字。

晉書卷一百九

載記第九

慕容皝

慕容翰

陽裕

慕容皝字元眞，廐第三子也。龍顏版齒，身長七尺八寸。雄毅多權略，尙經學，善天文。廐爲遼東公，立爲世子。建武初，拜爲冠軍將軍、左賢王，封望平侯，率衆征討，累有功。太寧末，拜平北將軍，進封朝鮮公。廐卒，嗣位，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，督攝部內。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，奔死於外，皝率騎討之，逸豆歸懼而請和，遂築榆陰、安晉二城而還。

初，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，素爲皝所忌，母弟征虜仁、廣武昭並有寵於廐，皝亦不平之。及廐卒，並懼不自容。至此，翰出奔段遼，仁勸昭舉兵廢皝。皝殺昭，遣使按檢仁之虛實，遇仁於險瀆。仁知事發，殺皝使，東歸平郭。皝遣其弟建武幼、司馬佟壽等討之。〔

仁盡衆距戰，幼等大敗，皆沒於仁。襄平令王冰、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，東夷校尉封抽、護軍乙逸、遼東相韓矯、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。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，自稱車騎將軍、平州刺史、遼東公。宇文歸、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。

咸和九年，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，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，皆斬之。材官劉佩攻乙連，不克。段遼遂寇徒河，皝將張萌逆擊，敗之。遼弟蘭與翰寇柳城，都尉石琮擊敗之。旬餘，蘭、翰復圍柳城，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。皝戒汗曰：「賊衆氣銳，難與爭鋒，宜顧萬全，慎勿輕進，必須兵集陣整，然後擊之。」汗性驍銳，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，封弈止之，汗不從，爲蘭所敗，死者太半。蘭復攻柳城，爲飛梯、地道，圍守二旬，石琮躬勒將士出擊，敗之，斬首千五百級，蘭乃遁歸。

是歲，成帝遣謁者徐孟、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、平州刺史、大單于、遼東公，持節、都督、承制封拜，一如庾故事。

皝自征遼東，克襄平。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，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。於是斬仁所置守宰，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，置和陽、武次、西樂三縣而歸。

咸康初，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奕于，大獲而還。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，又敗之。皝將乘海討仁，羣下咸諫，以海道危阻，宜從陸路。皝曰：「舊海水無凌，自仁反已來，凍合

者三矣。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，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！吾計決矣，有沮謀者斬！」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。仁不虞皝之至也，軍去平郭七里，候騎乃告，仁狼狽出戰，爲皝所擒，殺仁而還。

立藉田於朝陽門東，置官司以主之。

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，遇雨，引還，都尉張萌追擊，擒詠。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，將攻柳城，宇文歸入寇安晉，爲蘭聲援。皝以步騎五萬擊之，師次柳城，蘭、歸皆遁。遣封弈率輕騎追擊，敗之，收其軍實，館穀二旬而還。謂諸將曰：「二虜恥無功而歸，必復重至，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。」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。俄而遼騎果至，弈夾擊，大敗之，斬其將榮保。遣兼長史劉斌、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。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，封弈攻宇文別部，皆大捷而歸。

立納諫之木，以開讜言之路。

後徙昌黎郡，築好城於乙連東，使將軍蘭勃戍之，以逼乙連。又城曲水，以爲勃援。乙連饑甚，段遼輸之粟，蘭勃要擊獲之。遼遣將屈雲攻興國，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，雲敗，斬之，盡俘其衆。

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輕，宜稱燕王，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，赦其境內。以封弈爲

國相韓壽爲司馬，裴開、陽鶩、王寓、李洪、杜羣、宋該、劉瞻、石琮、皇甫眞、陽協、宋晃、平熙、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。起文昌殿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出入稱警蹕。以其妻段氏爲王后，世子儁爲太子，皆如魏武、晉文輔政故事。

鮑以段遼屢爲邊患，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，請師討遼。季龍於是總衆而至。鮑率諸軍攻遼，令支以北諸城，遼遣其將段蘭來距，大戰，敗之，斬級數千，掠五千餘戶而歸。季龍至徐無，遼奔密雲山。季龍進入令支，怒鮑之不會師也，進軍擊之，至于棘城，戎卒數十萬，四面進攻，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。相持旬餘，左右勸鮑降。鮑曰：「孤方取天下，何乃降人乎！」遣子恪等率騎二千，晨出擊之。季龍諸軍驚擾，棄甲而遁。恪乘勝追之，斬獲三萬餘級，築成凡城而還。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，請兵應接。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，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，大敗之，獲其司馬陽裕、將軍鮮于亮，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。

帝又遣使進鮑爲征北大將軍、幽州牧，領平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，增邑萬戶，持節、都督、單于、公如故。

鮑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，斬其將呼延晃、張支，掠千餘戶以歸。段遼謀叛，鮑誅之。

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，不克，進陷廣城。

孰雖稱燕王，未有朝命，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，兼言權假之意，并請大舉討平中。
又聞庾亮薨，弟冰、翼繼爲將相，乃表曰：

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，若能親賢並建，則功致升平；若親黨后族，必有傾辱之禍。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，以其身藩于外，不握朝權。降及秦昭，足爲令主，委信二舅，幾至亂國。逮于漢武，推重田蚡，萬機之要，無不決之。及蚡死後，切齒追恨。成帝闇弱，不能自立，內惑艷妻，外恣五舅，卒令王莽坐取帝位。每覽斯事，孰不痛惋！設使舅氏賢若穰侯、王鳳，則但聞有二臣，不聞有二主。若其不才，則有竇憲、梁冀之禍。凡此成敗，亦既然矣。苟能易軌，可無覆墜。

陛下命世天挺，當隆晉道，而遭國多難，殷憂備嬰，追述往事，至今楚灼。迹其所由，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，勢業之重，執政裁下，輕侮邊將，故令蘇峻、祖約不勝其忿，遂致敗國。至今太后發憤，一旦升遐。若社稷不靈，人神無助，豺狼之心當可極邪！前事不忘，後事之表，而中書監、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，外擁上將，昆弟並列，人臣莫疇。陛下深敦渭陽，冰等自宜引領。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，何不封以藩國，豐其祿賜，限其勢利，使上無偏優，下無私論。如此，榮辱何從而生！噂嗜何辭而起！往者惟亮一人，宿有名望，尙致世變，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！且人情易惑，難以戶告，縱

令陛下無私於彼，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！

臣與冰等名位殊班，出處懸邈，又國之戚昵，理應降悅，以適事會。臣獨矯抗此言者，上爲陛下，退爲冰計，疾苟容之臣，坐鑒得失。顛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！昔徐福陳霍氏之戒，宣帝不從，至令忠臣更爲逆族，良由察之不審，防之無漸。臣今所陳，可謂防漸矣。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，不用臣之計，事過之日，更處焦爛之後耳。昔王章、劉向每上封事，未嘗不指斥王氏，故令二子或死或刑。谷永、張禹依違不對，故容身苟免，取譏於世。臣被髮殊俗，位爲上將，夙夜惟憂，罔知所報，惟當外殄寇讐，內盡忠規，陳力輸誠，以答國恩。臣若不言，誰當言者！

又與冰書曰：

君以椒房之親，舅氏之昵，總據樞機，出內王命，兼擁列將州司之位，昆弟網羅，顯布畿甸。自秦漢以來，隆赫之極，豈有若此者乎！以吾觀之，若功就事舉，必享申伯之名；如或不立，將不免梁竇之迹矣。

每觀史傳，未嘗不寵恣母族，使執權亂朝，先有殊世之榮，尋有負乘之累，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。吾常忿歷代之主，不盡防萌終寵之術，何不業以一土之封，令藩國相承，如周之齊陳？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，復何黜辱之憂乎！竇武、何進好善虛己，賢士

歸心，雖爲閹豎所危，天下嗟痛，猶有能履以不驕，圖國亡身故也。

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，中夏逋僭逆之寇，家有漉血之怨，人有復讎之憾，寧得安枕逍遙，雅談卒歲邪！吾雖寡德，過蒙先帝列將之授，以數郡之人，尙欲并吞強虜，是以自頃迄今，交鋒接刃，一時務農，三時用武，而猶師徒不頓，倉有餘粟，敵人日畏，我境日廣，況乃王者之威，堂堂之勢，豈可同年而語哉！

冰見表及書甚懼，以其絕遠，非所能制，遂與何充等奏聽鮑稱燕王。

其年鮑伐高句麗，王釗乞盟而還。明年，釗遣其世子朝於鮑。

初，段遼之敗也，建威翰奔于宇文歸，自以威名夙振，終不保全，乃陽狂恣酒，被髮歌呼。歸信而不禁，故得周遊自任，至於山川形便，攻戰要路，莫不練之。鮑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，翰見車無言，撫膺而已。車還以白，鮑曰：「翰欲來也。」乃遣車遺翰弓矢，翰乃竊歸駿馬，攜其二子而還。

鮑將圖石氏，從容謂諸將曰：「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，三城之南北必不設備，今若詭路出其不意，冀之北土盡可破也。」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，長驅至于薊城，進渡武遂津，入于高陽，所過焚燒積聚，掠徙幽冀三萬餘戶。

使陽裕、唐柱等築龍城，構宮廟，改柳城爲龍城縣。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

鮑侍中、大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大將軍、燕王，其餘官皆如故。封諸功臣百餘人。

咸康七年，鮑遷都龍城。率勁卒四萬，入自南陝，以伐宇文、高句麗，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，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，從北置而進。高句麗王釗謂鮑軍之從北路也，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，躬率弱卒以防南陝。翰與釗戰于木底，大敗之，乘勝遂入丸都，釗單馬而遁。鮑掘釗父利墓，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，掠男女五萬餘口，焚其宮室，毀丸都而歸。明年，釗遣使稱臣於鮑，貢其方物，乃歸其父尸。

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鮑，諸將請戰，鮑不許。渾以鮑爲憚之，荒酒縱獵，不復設備。鮑曰：「渾奢怠已甚，今則可一戰矣。」遣翰率騎擊之，渾大敗，僅以身免，盡俘其衆。

鮑躬巡郡縣，勸課農桑，起龍城宮闕。

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，以翰及垂爲前鋒。歸使其騎將涉奕于盡衆距翰，鮑馳遣謂翰曰：「奕于雄悍，宜小避之，待虜勢驕，然後取也。」翰曰：「歸之精銳，盡在於此，今若克之，則歸可不勞兵而滅。奕于徒有虛名，其實易與耳，不宜縱敵挫吾兵氣。」於是前戰，斬奕于，盡俘其衆，歸遠遁漠北。鮑開地千餘里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，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。行飲至之禮，論功行賞各有差。

以牧牛給貧家，田于苑中，公收其八，二分入私。有牛而無地者，亦田苑中，公收其

七，三分入私。魏記室參軍封裕諫曰：

臣聞聖王之宰國也，薄賦而藏於百姓，分之以三等之田，十一而稅之；寒者衣之，飢者食之，使家給人足。雖水旱而不爲災者，何也？高選農官，務盡勸課，人治周田百畝，亦不假牛力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，惰農者有不齒之罰。又量事置官，量官置人，使官必稱須，人不虛位，度歲入多少，裁而祿之。供百僚之外，藏之太倉，三年之耕，餘一年之粟。以斯而積，公用於何不足？水旱其如百姓何！雖務農之令屢發，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、銳盡地利者。故漢祖知其如此，以墾田不實，徵殺二千石以十數，是以明章之際，號次升平。

自永嘉喪亂，百姓流亡，中原蕭條，千里無煙，飢寒流隕，相繼溝壑。先王以神武聖略，保全一方，威以殄姦，德以懷遠，故九州之人，塞表殊類，襁負萬里，若赤子之歸慈父，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，人殷地狹，故無田者十有四焉。殿下以英聖之資，克廣先業，南摧強趙，東滅句麗，開境三千，戶增十萬，繼武闡廣之功，有高西伯。宜省罷諸苑，以業流人。人至而無資產者，賜之以牧牛。人既殿下之人，牛豈失乎！善藏者藏於百姓，若斯而已矣。邇者深副樂土之望，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，石季龍誰與居乎！且魏晉雖道消之世，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，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，百姓得四分，私

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，百姓安之，人皆悅樂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，而況增乎！且水旱之厄，堯湯所不免，王者宜濬治溝澮，循鄭白、西門、史起溉灌之法，旱則決溝爲雨，水則入於溝瀆，上無雲漢之憂，下無昏墊之患。

句麗、百濟及宇文、段部之人，皆兵勢所徙，非如中國慕義而至，咸有思歸之心。今戶垂十萬，狹湊都城，恐方將爲國家深害，宜分其兄弟宗屬，徙于西境諸城，撫之以恩，檢之以法，使不得散在居人，知國之虛實。

今中原未平，資畜宜廣，官司猥多，游食不少，一夫不耕，歲受其飢。必取於耕者而食之，一人食一人之力，游食數萬，損亦如之，安可以家給人足，治致升平！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，政之巨患莫甚於斯。其有經略出世，才稱時求者，自可隨須置之列位。非此已往，其耕而食，蠶而衣，亦天之道也。

殿下聖性寬明，思言若渴，故人盡芻蕘，有犯無隱。前者參軍王憲、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，以貢至言，雖頗有逆鱗，意在無責。主者奏以妖言犯上，致之於法，殿下慈弘苞納，恕其大辟，猶削黜禁錮，不齒於朝。其言是也，殿下固宜納之；如其非也，宜亮其狂狷。罪諫臣而求直言，亦猶北行詣越，豈有得邪！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，輕劾諫士，已無骨鯁，嫉人有之，掩蔽耳目，不忠之甚。

四業者國之所資，教學者有國盛事。習戰務農，尤其本也。百工商賈，猶其末耳。宜量軍國所須，置其員數，已外歸之於農，教之戰法，學者三年無成，亦宜還之於農，不可徒充大員，以塞聰儻之路。

臣之所言當也，願時速施行，非也，登加罪戮，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，罰惡不淹。王憲、劉明，忠臣也，願宥忤鱗之愆，收其藥石之效。

甄乃令曰：「覽封記室之諫，孤實懼焉。君以黎元爲國，黎元以穀爲命。然則農者，國之本也，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，惰農弗勸，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，肅厲屬城。主者明詳推檢，具狀以聞。苑囿悉可罷之，以給百姓無田業者。貧者全無資產，不能自存，各賜牧牛一頭。若私有餘力，樂取官牛墾官田者，其依魏晉舊法。溝洫溉灌，有益官私，主者量造，務盡水陸之勢。中州未平，兵難不息，勳誠既多，官僚不可以減也。待克平凶醜，徐更議之。百工商賈數，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，餘者還農。學生不任訓教者，亦除員錄。夫人臣關言於人主，至難也，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王憲、劉明雖其罪應禁黜，亦猶孤之無大量也。可悉復本官，仍居諫司。封生蹇蹇，深得王臣之體。詩不云乎：『無言不酬。』其賜錢五萬，明宣內外，有欲陳孤過者，不拘貴賤，勿有所諱。」

時有黑龍白龍各一，見于龍山，甄親率羣僚觀之，去龍二百餘步，祭以太牢。二龍交首

嬉翔，解角而去。鮑大悅，還宮，赦其境內，號新宮曰和龍，立龍翔佛寺于山上。

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，立東庠于舊宮，以行鄉射之禮，每月臨觀，考試優劣。鮑雅好文籍，勤於講授，學徒甚盛，至千餘人。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，又著典誠十五篇，以教胄子。

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，克之，置戍而還。三年，〔書〕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，克之，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。

鮑親臨東庠考試學生，其經通秀異者，擢充近侍。以久旱，丐百姓田租。罷成周、冀陽、營丘等郡。以勃海人爲興集縣，河間人爲寧集縣，廣平、魏郡人爲興平縣，東萊、北海人爲育黎縣，吳人爲吳縣，悉隸燕國。

鮑嘗敗于西鄙，將濟河，見一父老，服朱衣，乘白馬，舉手麾鮑曰：「此非獵所，王其還也。」祕之不言，遂濟河，連日大獲。後見白兔，馳射之，馬倒被傷，乃說所見。輦而還宮，引儁屬以後事。以永和四年死，在位十五年，時年五十二。儁僭號，追諡文明皇帝。

慕容翰字元邕，廐之庶長子也。性雄豪，多權略，猿臂工射，膂力過人。廐甚奇之，委以折衝之任。行師征伐，所在有功，威聲大振，爲遠近所憚。作鎮遼東，高句麗不敢爲寇。

善撫接，愛儒學，自士大夫至于卒伍，莫不樂而從之。

及奔段遼，深爲遼所敬愛。柳城之敗，段蘭欲乘勝深入，翰慮成本國之害，詭說於蘭，蘭遂不進。後石季龍征遼，眭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，遼議欲追之，翰知眭躬自總戎，戰必克勝，乃謂遼曰：「今石氏向至，方對大敵，不宜復以小小爲事。」燕王自來，士馬精銳。兵者凶器，戰有危慮，若其失利，何以南禦乎！蘭怒曰：「吾前聽卿誑說，致成今患，不復入卿計中矣。」乃率衆追眭，蘭果大敗。翰雖處仇國，因事立忠，皆此類也。

及遼奔走，翰又北投宇文歸。既而逃，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。翰遙謂追者曰：「吾既思戀而歸，理無反面。吾之弓矢，汝曹足知，無爲相逼，自取死也。吾處汝國久，恨不殺汝。汝可百步豎刀，吾射中者，汝便宜反，不中者，可來前也。」歸騎解刀豎之，翰一發便中刀鐙，追騎乃散。

既至，眭甚加恩禮。建元二年，從眭討宇文歸，臨陣爲流矢所中，臥病積時。後疾漸愈，於其家中騎馬自試，或有人告翰私習騎，疑爲非常。眭素忌之，遂賜死焉。翰臨死謂使者曰：「翰懷疑外奔，罪不容誅，不能以骸骨委賊庭，故歸罪有司。天慈曲愍，不肆之市朝，今日之死，翰之生也。但逆胡跨據神州，中原未靖，翰常剋心自誓，志吞醜虜，上成先王遺旨，下謝山海之責。不圖此心不遂，沒有餘恨，命也奈何！」仰藥而死。

陽裕字士倫，右北平無終人也。少孤，兄弟皆早亡，單熒獨立，雖宗族無能識者，惟叔父耽幼而奇之，曰：「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，乃佐時之良器也。」刺史和演辟爲主簿。王浚領州，轉治中從事，忌而不能任。

石勒既克薊城，問棗嵩曰：「幽州人士，誰最可者？」嵩曰：「燕國劉翰，德素長者。」北平陽裕，幹事之才。」勒曰：「若如君言，王公何以不任？」嵩曰：「王公由不能任，所以爲明公擒也。」勒方任之，裕乃微服潛遁。

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、遼西公，雅好人物，虛心延裕。裕謂友人成泮曰：「仲尼喜佛肸之召，以匏瓜自喻，伊尹亦稱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聖賢尙如此，況吾曹乎！眷今召我，豈徒然哉！」泮曰：「今華夏分崩，九州幅裂，軌迹所及，易水而已。欲偃蹇考槃，以待大通者，俟河之清也。人壽幾何？古人以爲白駒之歎。少游有云，郡掾足以蔭後，況國相乎！卿追蹤伊孔，抑亦知機其神也。」裕乃應之。拜郎中令、中軍將軍，處上卿位。歷事段氏五主，甚見尊重。

段遼與鮑相攻，裕諫曰：「臣聞親仁善鄰，國之寶也。慕容與國世爲婚姻，且鮑令德之主，不宜連兵構怨，凋殘百姓。臣恐禍害之興，將由於此。願兩追前失，通款如初，使國家

有太山之安，蒼生蒙息肩之惠。」遼不從。出爲燕郡太守。石季龍克令支，裕以郡降，拜北平太守，徵爲尚書左丞。

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，裕以左丞領征東庠秋司馬。秋敗，裕爲軍人所執，將詣皝。皝素聞裕名，卽命釋其囚，拜郎中令，遷大將軍左司馬。東破高句麗，北滅宇文歸，皆豫其謀，皝甚器重之。及遷都和龍，裕雅有巧思，皝所制城池宮閣，皆裕之規模。裕雖仕皝日近，寵秩在舊人之右，性謙恭清儉，剛簡慈篤，雖歷居朝端，若布衣之士。士大夫流亡羈絕者，莫不經營收葬，存恤孤遺，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，是以所在推仰。

初，范陽盧諶每稱之曰：「吾及晉之清平，歷觀朝士多矣，忠清簡毅，篤信義烈，如陽士倫者，實亦未幾。」及死，皝甚悼之，時年六十二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司馬修壽 「修壽」，各本作「修燾」，唯宋本作「修壽」。通鑑九五亦作「修壽」，今從宋本。

〔二〕涉奕于 通鑑九七「涉奕于」作「涉夜干」。「奕」「夜」譯音之異，「于」「干」二字常相混，不知孰是。下不再出校。

〔三〕安樂 通鑑九六作「樂安」，是。參卷一〇六校記。

〔四〕田于苑中 各本「苑」作「宛」，宋本作「苑」，卽「苑」。下文有「省罷諸苑」、「苑囿悉可罷之」語，各本皆同。通典四亦作「苑中」。今從宋本。

〔五〕三年 周校：三年上脫年號，按之當爲永和也。今按：永和元年十二月毓始不用晉年號，自稱十二年（見通鑑九七）。御覽一二一引前燕錄自咸和九年後卽用毓之紀年，晉封毓爲燕王及遷都龍城在八年（晉咸康七年），龍見立寺在十二年（晉永和元年），毓於東序考試學生在十四年（永和三年）。則此「三年」當是「十三年」，脫「十」字。通鑑九七在永和二年可證。

〔六〕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 各本「丞」下有「相」字，宋本無。通志一八八同宋本。上文云「徵爲尚書左丞」，「相」字衍，今從宋本。

晉書卷一百十

載記第十

慕容儁

韓恒 李產 產子績

慕容儁字宣英，皝之第二子也。初，廐常言：「吾積福累仁，子孫當有中原。」既而生儁，廐曰：「此兒骨相不恒，吾家得之矣。」及長，身長八尺二寸，姿貌魁偉，博觀圖書，有文武幹略。皝爲燕王，拜儁假節、安北將軍、東夷校尉、左賢王、燕王世子。

皝死，永和五年，僭卽燕王位，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，「」赦于境內。是時石季龍死，趙魏大亂，儁將圖兼并之計，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，慕容評爲輔弼將軍，陽鶩爲輔義將軍，慕容垂爲前鋒都督、建鋒將軍，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。是歲，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大都督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幽冀并平四州牧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燕王，承制封拜一如廐故事。

明年，僞率三軍南伐，出自盧龍，次于無終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，留其將王他守薊。僞攻陷其城，斬他，因而都之。徙廣寧、上谷人于徐無，代郡人于凡城而還。

及冉閔殺石祗，僭稱大號，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僞。僞引之觀下，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：「冉閔養息常才，負恩篡逆，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？」煒曰：「天之所興，其致不同，狼烏紀于三王，麟龍表于漢魏。寡君應天馭曆，能無祥乎！且用兵殺伐，哲王盛典，湯武親行誅放，而仲尼美之。魏武養於宦官，莫知所出，衆不盈旅，遂能終成大功。暴胡酷亂，蒼生屠膾，寡君奮劍而誅除之，黎元獲濟，可謂功格皇天，勳侔高祖。恭承乾命，有何不可？」裕曰：「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，云璽在襄國，其言信不？又聞閔鑄金爲己象，壞而不成，奈何言有天命？」煒曰：「誅胡之日，在鄴者略無所遺，璽何從而向襄國，此求救之辭耳。天之神璽，實在寡君。且妖孽之徒，欲假奇眩衆，或改作萬端，以神其事。寡君今已握乾符，類上帝，四海懸諸掌，大業集於身，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！鑄形之事，所未聞也。」僞既銳信舉言，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，必欲審之，乃積薪置火於其側，命裕等以意喻之。煒神色自若，抗言曰：「結髮已來，尙不欺庸人，況千乘乎！巧詐虛言以救死者，使臣所不爲也。直道受戮，死自分耳。益薪速火，君之大惠。」左右勸僞殺之，僞曰：「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此亦人臣常事。」遂赦之。

遣慕容恪略地中山，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。恪次唐城，冉閔將白同、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。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，進討常山。評次南安，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。評逆擊，斬之，侯龕踰城出降。恪進克中山，斬白同。僞軍令嚴明，諸將無所犯。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，擒堅於陣，斬首三千餘級。

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僞，封鼠歸義王，拜準左司馬。

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僞，其後復叛。僞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，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，僞如中山，爲二軍聲勢。閔懼，奔于常山，恪追及於泝水。閔威名素振，衆咸憚之。恪謂諸將曰：「閔師老卒疲，實爲難用；加其勇而無謀，一夫之敵耳。雖有甲兵，不足擊也。吾今分軍爲三部，犄角以待之。閔性輕銳，又知吾軍勢非其敵，必出萬死衝吾中軍。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，諸君但厲卒，從旁須其戰合，夾而擊之，蔑不克也。」及戰，敗之，斬首七千餘級，擒閔，送之，斬於龍城。恪屯軍呼沱。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，恪逆擊，斬之，亥大懼，奔于并州。恪進據常山，段勤懼而請降，遂進攻鄴。閔將蔣幹閉城距守。僞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。是時鸛巢于僞正陽殿之西椒，生三雛，項上有豎毛，凡城獻異鳥，五色成章。僞謂羣僚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咸稱：「鸛者，燕鳥也。首有毛冠者，言大燕龍興，冠通天章甫之象也。巢正陽西椒者，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。三子者，數

應三統之驗也。神鳥五色，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。」儁覽之大悅。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，慕容評等擊敗之，斬首四千餘級，幹單騎還鄴。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，儁答曰：「吾本幽漠射獵之鄉，被髮左衽之俗，曆數之錄寧有分邪！卿等苟相褒舉，以覬非望，實匪寡德所宜聞也。」慕容恪、封弈討王午于魯口，降之。尋而慕容評攻克鄴城，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。

先是，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，儁欲神其事業，言曆運在己，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，賜號曰「奉璽君」，因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建元曰元璽，署置百官。以封弈爲太尉，慕容恪爲侍中，陽騫爲尙書令，皇甫眞爲尙書左僕射，張希爲尙書右僕射，宋活爲中書監，韓恒爲中書令，其餘封授各有差。追尊廐爲高祖武宣皇帝，皝爲太祖文明皇帝。時朝廷遣使詣儁，儁謂使者曰：「汝還白汝天子，我承人乏，爲中國所推，已爲帝矣。」初，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，得玉版，文曰：「歲在申酉，不絕如綫。歲在壬子，真人乃見。」及此，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。改司州爲中州，置司隸校尉官。羣下言：「大燕受命，上承光紀黑精之君，運曆傳屬，代金行之后，宜行夏之時，服周之冕，旗幟尙黑，牲牡尙玄。」儁從之。其從行文武、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，悉增位三級。泝河之師，守鄴之軍，下及戰士，賜各有差。臨陣戰亡者，將士加贈二等，士卒復其子孫。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。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

后，世子曄爲皇太子。

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、魯郡叛降于儁。

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，反于普壁壘，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。

初，冉閔既敗，王午自號安國王。午既死，呂護復襲其號，保于魯口。恪進討走之，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，悉降其衆。

姚襄以梁國降于儁。以慕容評爲都督秦、雍、益、梁、江、揚、荆、徐、兗、豫十州河南諸軍事，權鎮于洛水；慕容彊爲前鋒都督、都督荆、徐二州緣淮諸軍事，進據河南。

儁自和龍至薊城，幽冀之人以爲東遷，互相驚擾，所在屯結。其下請討之，儁曰：「羣小以朕東巡，故相惑耳。今朕既至，尋當自定。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。」於是令內外戒嚴。

苻生河內太守王會、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。晉蘭陵太守孫黑、濟北太守高柱、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于儁。初，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，降于苻氏，至此，率戶二千詣薊歸罪，拜後將軍。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，貢其方物。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、征東大將軍、營州刺史，封樂浪公，王如故。

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：

夫名尊禮重，先王之制。冠冕之式，代或不同。漢以蕭曹之功，有殊羣辟，故劍

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世無其功，則禮宜闕也。至於東宮，體此爲儀，魏晉因循，制不納舄。今皇儲過謙，準同百僚，禮卑逼下，有違朝式。太子有統天之重，而與諸王齊冠遠游，非所以辨章貴賤也。

祭饗朝慶，宜正服袞衣九文，冠冕九旒。

又仲冬長至，太陰數終，黃鍾產氣，縣微於下，此月閉關息旅，后不省方。禮記曰：「是月也，事欲靜，君子齋戒去聲色。」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。或以有事至靈，非朝饗之節，故有樂作之理。王者慎微，禮從其重。前來二至闕鼓，不宜有設，今之鏗鏘，蓋以常儀。二至之禮，事殊餘節，猥動金聲，驚越神氣，施之宣養，實爲未盡。

又朝服雖是古禮，絳構始於秦漢，迄于今代，遂相仍準。朔望正旦，乃具袞舄。禮，諸侯旅見天子，不得終事者三，雨沾服失容，其在一焉。今或朝日天雨，未有定儀。禮貴適時，不在過恭。近以地溼不得納舄，而以袞襪改履。案言稱朝服，所以服之而朝，一體之間，上下二制，或廢或存，實乖禮意。大燕受命，倅蹤虞夏，諸所施行，宜損益定之，以爲皇代永制。

儒曰：「其劍舄不趨，事下太常參議。太子服袞冕，冠九旒，超級逼上，未可行也。冠服何容一施一廢，皆可詳定。」

初，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，擁衆東屯廣固，自號齊王，稱藩于建鄴，遣書抗中表之儀，非僞正位。僞遣慕容恪、慕容塵討之。恪既濟河，龕弟熙驍勇有智計，言於龕曰：「慕容恪善用兵，加其衆旅既盛，恐不可抗也。若頓兵城下，雖復請降，懼終不聽。王但固守，熙請率精銳距之。若其戰捷，王可馳來追擊，使虜匹馬無反。如其敗也，遽出請降，不失千戶侯也。」龕弗從。熙固請行，龕怒斬之，率衆三萬來距恪。恪遇龕於濟水之南，與戰，大敗之，遂斬其弟欽，盡俘其衆。恪進圍廣固，諸將勸恪宜急攻之，恪曰：「軍勢有宜緩以克敵，有宜急而取之。若彼我勢均，且有強援，慮腹背之患者，須急攻之，以速大利。如其我強彼弱，外無寇援，力足制之者，當羈縻守之，以待其斃。兵法十圍五攻，此之謂也。」龕恩結賊黨，衆未離心，濟南之戰，非不銳也，但其用之無術，以致敗耳。今憑固天險，上下同心，攻守勢倍，軍之常法。若其促攻，不過數旬，克之必矣，但恐傷吾士衆。自有事已來，卒不獲寧，吾每思之，不覺忘寢，亦何宜輕殘人命乎！當持久以取耳。」諸將皆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乃築室反耕，嚴固圍壘。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、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。段龕之被圍也，遣使詣建鄴請救。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，憚虜強遷延不敢進。攻破陽都，斬王騰以歸。恪遂克廣固，以龕爲伏順將軍，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，留慕容塵鎮廣固，恪振旅而歸。

僞太子暉死，僞諡獻懷。升平元年，復立次子暉爲皇太子，赦其境內，改元曰光壽。

遣其撫軍慕容垂、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，敕勒于塞北，大破之，俘斬十餘萬級，獲馬十三萬匹，牛羊億餘萬。

初，廐有駿馬曰赭白，有奇相逸力。石季龍之伐棘城也，皝將出避難，欲乘之，馬悲鳴蹊齧，人莫能近。皝曰：「此馬見異先朝，孤常仗之濟難，今不欲者，蓋先君之意乎！」乃止。季龍尋退，皝益奇之。至是，四十九歲矣，而駿逸不虧，皝比之於鮑氏驄，命鑄銅以圖其象，親爲銘贊，鐫勒其旁，置之薊城東掖門。是歲，象成而馬死。

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僞，拜寧西將軍、雲中郡公，處之于代郡平舒城。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。僞遣慕容恪距戰，王師敗績。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，恪懼而遁歸。恪進兵入寇河南，汝、潁、譙、沛皆陷，置守宰而還。

僞自薊城遷于鄴，赦其境內，繕修宮殿，復銅雀臺。

廷尉監常煒上言：「大燕雖革命創制，至於朝廷銓謨，亦多因循魏晉，唯祖父不殮葬者，獨不聽官身清朝，斯誠王教之首，不刊之式。然禮貴適時，世或損益，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，而秦人安之。自頃中州喪亂，連兵積年，或遇傾城之敗，覆軍之禍，坑師沈卒，往往而然，孤孫瑒子，十室而九。兼三方岳峙，父子異邦，存亡吉凶，杳成天外。或便假一時，或依嬴博之制，孝子糜身無補，順孫心喪靡及，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，又禮無招葬之文，令

不此載。若斯之流，抱琳琅而無申，懷英才而不齒，誠可痛也。恐非明揚側陋，務盡時珍之道。吳起、二陳之疇，終將無所展其才幹。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？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？謹案戊辰詔書，蕩清瑕穢，與天下更始，以明惟新之慶。五六年間，尋相違伐，於則天之體，臣竊未安。」儁曰：「煒宿德碩儒，練明刑法，覽其所陳，良足採也。今六合未寧，喪亂未已，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，未可才行兼舉，且除此條，聽大同更議。」

使昌黎、遼東二郡營起庖廟，范陽、燕郡構黝廟，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，監造二廟焉。

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。

河間李黑聚衆千餘，攻略州郡，殺棗彊令衛顏，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。

常山大樹自拔，根下得壁七十、珪七十三，光色精奇，有異常玉。儁以爲嶽神之命，遣其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。

初，冉閔之僭號也，石季龍將李歷、張平、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，遣子入侍。旣而投款建鄴，結援苻堅，並受爵位，羈縻自固，雖貢使不絕，而誠節未盡。呂護之走野王也，遣弟奉表謝罪於儁，拜寧南將軍、河內太守。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，附于張平，平屢言之，儁以平故，赦其罪，以爲京兆太守。護、鴛亦陰通京師。張平跨有新興、雁門、西河、太原、

上黨、上郡之地，壘壁三百餘，胡晉十餘萬戶，遂拜置征、鎮，爲鼎峙之勢。僞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，領軍慕容興根討鴛，司空陽鶩討昌，撫軍慕容臧攻歷。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，以尙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、領護匈奴中郎將、并州刺史以撫之。平所署征西諸葛驤、鎮北蘇象、寧東喬庶、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僞，僞大悅，皆復其官爵。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，鴛奔于野王，歷走滎陽，昌奔邵陵，悉降其衆。

僞于是復圖入寇，兼欲經略關西，乃令州郡校閱見丁，精覆隱漏，率戶留一丁，餘悉發之，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，期明年大集，將進臨洛陽，爲三方節度。武邑劉貴上書極諫，陳百姓凋弊，召兵非法，恐人不堪命，有土崩之禍，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。僞覽而悅之，付公卿博議，事多納用，乃改爲三五占兵，寬戎備一周，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。

是歲，晉將荀羨攻山莊，拔之，斬僞太山太守賈堅。巴僞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，羨師敗績，復陷山莊。

僞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。封其子泓爲濟北王，冲爲中山王。譙羣臣於蒲池，酒酣，賦詩，因談經史，語及周太子晉，潸然流涕，顧謂羣臣曰：「昔魏武追痛倉舒，孫權悼登無已，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，無大雅之體。自曄亡以來，孤鬚髮中白，始知二主有以而然。卿等言曄定何如也？孤今悼之，得無貽怪將來乎？」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：「獻懷之在東宮，

臣爲中庶子，既忝近侍，聖質志業，臣實不敢不知。臣聞道備無愆，其唯聖人乎。先太子大德有八，未見闕也。」儁曰：「卿言亦以過矣，然試言之。」續曰：「至孝自天，性與道合，此其一也。聰敏慧悟，機思若流，此其二也。沈毅好斷，理詣無幽，此其三也。疾諛亮物，雅悅直言，此其四也。好學愛賢，不恥下問，此其五也。英姿邁古，藝業超時，此其六也。虛襟恭讓，尊師重道，此其七也。輕財好施，勤恤民隱，此其八也。」儁泣曰：「卿雖褒譽，然此兒若在，吾死無憂也。吾既不能追蹤唐虞，官天下以禪有德，近模三王，以世傳授。景茂幼沖，器藝未舉，卿以爲何如？」續曰：「皇太子天資岐嶷，聖敬日躋，而八德闕然，二闕未補，雅好遊田，娛心絲竹，所以爲損耳。」儁顧謂暉曰：「伯陽之言，藥石之惠，汝宜戢之。」因問高年疾苦、孤寡不能自存者，賜穀帛有差。

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，寤而惡之，命發其墓，剖棺出尸，蹋而罵之曰：「死胡安敢夢生天子！」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，鞭之，棄于漳水。

諸葛攸又率水陸三萬討儁，入自石門，屯于河渚。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，蕭館屯于新柵，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，爲東西聲勢。儁遣慕容評、傅顏等統步騎五萬，戰于東阿，王師敗績。

塞北七國賀蘭、涉勒等皆降。

俄而儁寢疾，謂慕容恪曰：「吾所疾惛然，當恐不濟。修短命也，復何所恨！但二寇未除，景茂冲幼，慮其不堪多難。吾欲遠追宋宣，以社稷屬汝。」恪曰：「太子雖幼，天縱聰聖，必能勝殘刑措，不可以亂正統也。」儁怒曰：「兄弟之間豈虛飾也！」恪曰：「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，寧不能輔少主乎！」儁曰：「若汝行周公之事，吾復何憂！」李續清方忠亮，堪任大事，汝善遇之。」

是時兵集鄴城，盜賊互起，每夜攻劫，晨昏斷行。於是寬常賦，設奇禁，賊盜有相告者，賜奉車都尉，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，乃止。

升平四年，儁死，時年四十二，在位十一年。儁偽諡景昭皇帝，廟號烈祖，墓號龍陵。儁雅好文籍，自初卽位至末年，講論不倦，覽政之暇，唯與侍臣錯綜義理，凡所著述四十餘篇。性嚴重，慎威儀，未曾以慢服臨朝，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。

韓恒字景山，灌津人也。父默，以學行顯名。恒少能屬文，師事同郡張載，載奇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身長八尺一寸，博覽經籍，無所不通。

永嘉之亂，避地遼東。庾既逐崔毖，復徙昌黎，召見嘉之，拜參軍事。咸和中，宋該等建議以庾立功一隅，勤誠王室，位卑任重，不足以鎮華夷，宜表請大將軍、燕王之號。庾納

之，命羣僚博議，咸以爲宜如該議。恒駁曰：「自羣胡乘間，人嬰荼毒，諸夏蕭條，無復綱紀。明公忠武篤誠，憂勤社稷，抗節孤危之中，建功萬里之外，終古勤王之義，未之有也。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，不患名位不高，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，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。宜繕甲兵，候機會，除羣凶，靖四海，功成之後，九錫自至。且要君以求寵爵者，非爲臣之義也。一廩不平之，出爲新昌令。

鮑爲鎮軍，復參軍事。遷營丘太守，政化大行。僞爲大將軍，徵拜諮議參軍，加揚烈將軍。

僞僭位，將定五行次，衆論紛紜。恒時疾在龍城，僞召恒以決之。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。旣而恒至，言於僞曰：「趙有中原，非唯人事，天所命也。天實與之，而人奪之，臣竊謂不可。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，於易，震爲青龍。受命之初，有龍見於都邑城，龍爲木德，幽契之符也。」僞初雖難改，後終從恒議。僞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，乃歎曰：「不有君子，國何以興，其韓令君之謂乎！」後與李產俱傳東宮，從太子曄入朝，僞顧謂左右曰：「此二傳一代偉人，未易繼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李產字子喬，范陽人也。少剛厲，有志格。永嘉之亂，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，力能自

固，產遂往依之。逖素好從橫，弟約有大志，產微知其旨，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，仕於石氏，爲本郡太守。

及慕容儁南征，前鋒達郡界，鄉人皆勸產降，產曰：「夫受人之祿，當同其安危，今若舍此節以圖存，義士將謂我何！」衆潰，始詣軍請降。儁嘲之曰：「卿受石氏寵任，衣錦本鄉，何故不能立功於時，而反委質乎！烈士處身於世，固當如是邪？」產泣曰：「誠知天命有歸，非微臣所抗。然犬馬爲主，豈忘自效，但以孤窮勢蹙，致力無術，餽餽歸死，實非誠款。」儁嘉其慷慨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真長者也。」乃擢用之，歷位尙書。性剛正，好直言，每至進見，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，同輩咸憚焉，儁亦敬其儒雅。前後固辭年老，不堪理劇。轉拜太子太保。謂子續曰：「以吾之才而致於此，始者之願亦已過矣，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。」固辭而歸，死於家。子續。〔六〕

續字伯陽，少以風節知名，清辯有辭理。弱冠爲郡功曹。時石季龍親征段遼，師次范陽，百姓饑饉，軍供有闕。季龍大怒，太守惶怖避匿。續進曰：「郡帶北裔，與寇接壤，疆場之間，人懷危慮。聞輿駕親戎，將除殘賊，雖嬰兒白首，咸思效命，非唯爲國，亦自求寧，雖身膏草野，猶甘爲之，敢有私吝而闕軍實！但比年災饉，家有菜色，困弊力屈，無所取濟，逋

廢之罪，情在可矜。」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，嘉而恕之，於是太守獲免。

刺史王午辟爲主簿。儁之南征也，隨午奔魯口。鄧恒謂午曰：「績鄉里在北，父已降燕，今雖在此，終不爲用，方爲人患。」午曰：「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，情節之重，有侔古烈，若懷嫌害之，必駭衆望。」恒乃止。午恐績終爲恒所害，乃資遣之。及到，儁責其背親後至，績答曰：「臣聞豫讓報智伯仇，稱于前史。旣官身所在，何事非君！陛下方弘唐虞之化，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。」儁曰：「此亦事主之一節耳。」累遷太子中庶子。

及暉立，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，暉憾績往言，不許。恪屢請，乃謂恪曰：「萬機之事委之叔父，伯陽一人，暉請獨裁。」績遂憂死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鮑死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。鮑死儁嗣位在永和四年，改稱元年則在五年。御覽一二一引前燕錄作：「鮑薨，卽燕王位，赦其境內。元年春正月，儁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」，甚明。載記改「元年春正月」爲「永和五年」，而誤移於「卽燕王位」之前，遂似鮑死卽位亦在五年。

〔二〕冉閔殺石祗至常煒聘於儁。通鑑九九常煒使儁在永和七年三月，時閔方攻祗於襄國，祗死在

五月。疑「殺」當作「攻」，或「石祗」爲「石鑒」之誤。

〔三〕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。校文：謝萬時爲西中郎將，北中郎將則郗曇也。傳脫郗名而以其官加之萬，疏矣。又考帝紀，萬喪師事在升平三年七月，荀羨山莊之敗則在二年十二月，今先列萬事而羨敗遠次於下文，序事先後倒置。

〔四〕斬儒太山太守賈堅。通鑑一〇〇云堅被擒，憤惋而卒，疑「斬」當作「擒」。

〔五〕在位十一年。校文：儒立於永和四年，至升平四年凡十三年，此云「十一年」，「一」當爲「三」之譌。按：此自永和五年改元起算，亦當是「十二年」，「一」字必譌。

〔六〕子績。斟注：李秀碑作「產子績」，此「績」字爲「續」之譌。按：冊府二二五又譌作「緒」。李績已見上文，下有附傳，不具出校。

晉書卷一百十一

載記第十一

慕容暉

慕容恪

陽鶩

皇甫真

慕容暉字景茂，儁第三子也。初封中山王，尋立爲太子。及儁死，羣臣欲立慕容恪，恪辭曰：「國有儲君，非吾節也。」於是立暉。

升平四年，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曰建熙，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。以慕容恪爲太宰、錄尚書，行周公事；慕容評爲太傅，副贊朝政；慕輿根爲太師；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、征南將軍、兗州牧、荊州刺史，領護南蠻校尉，鎮梁國；孫希爲安西將軍、并州刺史；傅顏爲護軍將軍；其餘封授各有差。

暉旣庸弱，國事皆委之於恪。慕輿根自恃勳舊，驕傲有無上之心，忌恪之總朝權，將伺隙爲亂，乃言於恪曰：「今主上幼沖，母后干政，殿下宜慮楊駿、諸葛元遜之變，思有以自全。」

且定天下者，殿下之功也，兄亡弟及，先王之成制，過山陵之後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，殿下踐尊位，以建大燕無窮之慶。」恪曰：「公醉乎？何言之勃也！昔曹臧、吳札並於家難之際，猶曰爲君非吾節，況今儲君嗣統，四海無虞，宰輔受遺，奈何便有私議！公忘先帝之言乎？」根大懼，陳謝而退。恪以告慕容垂，垂勸恪誅之。恪曰：「今新遭大凶，二虜伺隙，山陵未建，而宰輔自相誅滅，恐乖遠近之望，且可容忍之。」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，因而篡位。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：「太宰、太傅將謀爲亂，臣請率禁兵誅之，以安社稷。」可足渾氏將從之，暉曰：「二公國之親穆，先帝所託，終應無此，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。」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、護軍傅顏收根等，於禁中斬之，大赦境內。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，臨淮而還，軍威甚盛。

初，僞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，陰通京師，穆帝以護爲前將軍、冀州刺史。僞死，謀引王師襲鄴，事覺，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。傅顏言於恪曰：「護窮寇假合，王師旣臨，則上下喪氣，曾不敢闕兵中路，展其蟻螳之心。此則士卒懾魂，敗亡之驗也。殿下前以廣固天險，守易攻難，故爲長久之策。今賊形便不與往同，宜急攻之，以省千金之費。」恪曰：「護老賊，經變多矣。觀其爲備之道，未易卒平。今圈之窮城，樵採路絕，內無蓄積，外無強援，不過十旬，其斃必矣，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！吾嚴濬圍壘，休養將卒，以

重官美貨間而離之。事淹勢窮，其釁易動；我則未勞，而寇已斃。此爲兵不血刃，坐以制勝也。」遂列長圍守之。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，傅顏擊斬之。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，護南奔于晉，悉降其衆。尋復叛歸于暉，暉待之如初。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。顏北襲勅勒，大獲而還。護攻洛陽，中流矢而死。將軍段崇收軍北渡，屯于野王。

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，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。〔一〕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，遣使請救，帝遣桓溫援之。

興寧初，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、懸瓠、陳城，〔二〕並陷之，遂略汝南諸郡，徙萬餘戶于幽冀。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，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。暉納之，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，孫興分戍成臯，以爲之聲援。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，河南諸壘悉陷于希。慕容恪攻陷金墉，害揚威將軍沈勁。以其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節、征虜將軍、洛州刺史，鎮金墉，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荊州牧，配兵一萬，鎮魯陽。

時暉境內多水旱，慕容恪、慕容評並稽首歸政，請遜位還第，曰：「臣以朽闇，器非經國，過荷先帝拔擢之恩，又蒙陛下殊常之遇，猥以輕才，竊位宰錄，不能上諧陰陽，下釐庶政，致使水旱愆和，彝倫失序，輟弱任重，夕惕唯憂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，辨方正位，司必量才，官惟德舉。台傅之重，參理三光，苟非其人，則靈曜爲虧。尸祿貽殃，負乘招悔，由來常道，未

之或差。以姬旦之勳聖，猶近則二公不悅，遠則管蔡流言，況臣等寵緣戚來，榮非才授，而可久點天官，塵蔽賢路！是以中年拜表，披陳丹款。聖恩齒舊，未忍遐棄，奄冉偷榮，愆責彌厚。自待罪鼎司，歲餘辰紀，忝冒宰衡，七載于茲。雖乃心經略，而思不周務，至今二方干紀，跋扈未庭，同文之詠，有慚盛漢，深乖先帝託付之規，甚違陛下垂拱之義。臣雖不敏，竊聞君子之言，敢忘虞丘避賢之美，輒循兩疏知止之分，謹送太宰、大司馬、太傅、司徒章綬，惟垂昭許。」暉曰：「朕以不天，早傾乾覆，先帝所託，唯在二公。二公懿親碩德，勳高魯衛，翼贊王室，輔導朕躬，宣慈惠和，坐而待旦，虔誠夕惕，美亦至矣。故能外掃羣凶，內清九土，四海晏如，政和時洽。雖宗廟社稷之靈，抑亦公之力也。今關右有未賓之氏，江吳有遺燼之虜，方賴謀猷，混寧六合，豈宜虛己謙沖，以違委任之重！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復袞之大。」恪、評等固請致政，暉曰：「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，佐命者則以功成爲效。公與先帝開構洪基，膺天明命，將廓夷羣醜，紹復隆周之迹。災眚橫流，乾光墜曜。朕以眇躬，猥荷大業，不能上成先帝遺志，致使二虜遊魂，所以功未成也，豈宜沖退。且古之王者，不以天下爲榮，憂四海若荷擔，然後仁讓之風行，則比屋而可封。今道化未純，鯨鯢未殄，宗社之重，非唯朕身，公所憂也。當思所以寧濟兆庶，靖難敦風，垂美將來，侔蹤周漢，不宜崇飾常節，以違至公。」遂斷其讓表，恪、評等乃止。

諱鍾律郎郭欽奏議以諱承石季龍水爲木德，諱從之。

太和元年，^{〔三〕}諱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。攸奔于淮南，厲悉陷兗州諸郡，置守宰而還。

慕容恪有疾，深慮諱政不在己，慕容評性多猜忌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，乃召諱兄樂安王臧謂之曰：「今勁秦跋扈，強吳未賓，二寇並懷進取，但患事之無由耳。夫安危在得人，國興在賢輔，若能推才任忠，和同宗盟，則四海不足圖，二虜豈能爲難哉！吾以常才，受先帝顧託之重，每欲掃平關隴，蕩一甌吳，庶嗣成先帝遺志，謝憂責于當年。而疾固彌留，恐此志不遂，所以沒有餘恨也。」吳王天資英傑，經略超時，司馬職統兵權，不可以失人，吾終之後，必以授之。若以親疏次第，不以授汝，當以授沖。汝等雖才識明敏，然未堪多難，國家安危，實在于此，不可昧利忘憂，以致大悔也。」又以告評。月餘而死，其國中皆痛惜之。

先是，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諱，諱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。至此，晉右將軍桓豁攻宛，拔之，趙盤退奔魯陽。豁遣輕騎追盤，及於雒城，大戰敗之，執盤，戍宛而歸。苻堅將苻謏據陝，^{〔四〕}降于諱。時有圖書云：「燕馬當飲渭水。」堅恐諱乘釁入關，大懼，乃盡精銳以備華陰。諱羣下議欲遣兵救謏，因圖關右。慕容評素無經略，又受苻堅間貨，

沮議曰：「秦雖有難，未易可圖。朝廷雖明，豈如先帝，吾等經略，又非太宰之匹，終不能平秦也。但可閉關息旅，保寧疆場足矣。」暉、魏尹、慕容德上疏曰：「先帝應天順時，受命革代，方以文德懷遠，以一六合。神功未就，奄忽升遐。昔周文既沒，武王嗣興，伏惟陛下則天比德，揆聖齊功，方闡崇乾基，纂成先志。逆氏僭據關隴，號同王者，惡積禍盈，自相疑戮，釁起蕭牆，勢分四國，投誠請援，旬日相尋，豈非凶運將終，數歸有道。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機之上也。今秦土四分，可謂弱矣。時來運集，天贊我也。天與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吳越之鑒，我之師也。宜應天人之會，建牧野之旗。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，徑趣蒲坂；臣垂引許洛之兵，馳解諛圍；太傅總京都武旅，爲二軍後繼。飛檄三輔，仁聲先路，獲城卽侯，微功必賞，此則鬱概待時之雄，抱志未申之傑，必嶽峙灞上，雲屯隴下。天羅旣張，內外勢合，區區僭豎，不走則降，大同之舉，今其時也。願陛下獨斷聖慮，無訪仁人。」暉覽表大悅，將從之。評固執不許，乃止。苻謏知評、暉之無遠略，恐救師弗至，乃牋於慕容垂、皇甫真曰：「苻堅、王猛皆人傑也，謀爲燕患，爲日久矣。今若乘機不赴，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。」垂得書，私於真曰：「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，主上富於春秋，未能留心政事，觀太傅度略，豈能抗苻堅、王猛乎？」真曰：「然，繞朝有云，謀之不從可如何！」

暉僕射悅綰言於暉曰：「太宰政尙寬和，百姓多有隱附。」傳曰，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，

其次莫如猛。今諸軍營戶，三分共貫，風教陵弊，威綱不舉，宜悉罷軍封，以實天府之饒，肅明法令，以清四海。」暉納之。綰既定制，朝野震驚，出戶二十餘萬。慕容評大不平，尋賊綰，殺之。

晉大司馬桓溫、江州刺史桓沖、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暉，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。溫部將檀玄攻胡陸，執暉寧東慕容忠。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，厲師大敗，單馬奔還。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。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顏于林渚，溫軍大振，次于枋頭。暉懼，謀奔和龍。慕容垂曰：「不然。臣請擊之，若戰不捷，走未晚也。」乃以垂爲使持節、南討大都督，慕容德爲征南將軍，率衆五萬距溫，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。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，出自洛陽，師于潁川，外爲赴援，內實觀隙，有兼并之志矣。慕容德屯于石門，絕溫糧漕。豫州刺史李邦〔昌〕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。溫頻戰不利，糧運復絕，及聞堅師之至，乃焚舟棄甲而退。德率勁騎四千，先溫至襄邑東，伏於澗中，與垂前後夾擊，王師大敗，死者三萬餘人。苟池聞溫班師，邀擊於譙，溫衆又敗，死者萬計。

垂既有大功，威德彌振，慕容評素不平之。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，宜論功超授，評寢而不錄。垂數以爲言，頗與評廷爭。可足渾氏素惡垂，毀其戰功，遂與評謀殺垂。垂懼，奔于苻堅。

先是，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。琛還，言於評曰：「秦揚兵講武，運粟陝東，以琛觀之，無久和之理。兼吳王西奔，必有觀釁之計，深宜備之。」評曰：「不然。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！」琛曰：「鄰國相并，有自來矣。況今並稱大號，理無俱存。苻堅機明好斷，納善如流。王猛有王佐之才，銳於進取。觀其君臣相得，自謂千載一時。桓溫不足爲慮，終爲人患者，其唯王猛乎。」暉、評不以爲虞。皇甫真又陳其事曰：「苻堅雖聘使相尋，託輔車爲諭，然抗均鄰敵，勢同戰國，明其甘於取利，無慕善之心，終不能守信存和，以崇久要也。頃來行人累續，兼師出洛川，夷險要害，具之耳目。觀虛實以措姦圖，聽風塵而伺國隙者，寇之常也。又吳王外奔，爲之謀主，伍員之禍，不可不慮。洛陽、并州、壺關諸城，並宜增兵益守，以防未兆。」暉召評而謀之。評曰：「秦國小力弱，杖我爲援，且苻堅庶幾善道，終不納叛臣之言。不宜輕自擾懼，以動寇心也。」暉從之。

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，攻慕容筑于金墉。暉遣慕容臧率衆救之。臧次滎陽，猛部將梁成、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，臧師敗績，死者萬餘，遂相持于石門。筑以救兵不至，以金墉降于猛。梁成又敗慕容臧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其將軍楊璩，臧遂城新樂而還。

桓溫之敗也，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。真怒，以壽陽降暉，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淮南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領護南蠻校尉、揚州刺史，封宣城公，未至

而眞、統俱卒。眞黨朱輔立、眞子瑾爲建威將軍、豫州刺史，以固壽陽。

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，兵革不息；內則陟母亂政，評等貪冒，政以賄成，官非才舉，羣下切齒焉。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：

臣聞漢宣有言：「與朕共治天下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！」是以特重此選，必妙盡英才，莫不拔自貢士，歷資內外，用能仁感猛獸，惠致羣祥。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，或因寵戚，藉緣時會，非但無聞於州閭，亦不經于朝廷。又無考績，黜陟幽明。貪情爲惡，無刑戮之懼；清勤奉法，無爵賞之勸。百姓窮弊，侵賂無已，兵士逋逃，乃相招爲賊盜。風頹化替，莫相糾攝。且吏多則政煩，由來常患。今之見戶，不過漢之一大郡，而備置百官，加之新立軍號，兼重有過往時。虛假名位，廢棄農業，公私驅擾，人無聊生。宜并官省職，務勸農桑。秦吳二虜僻僭一時，尙能任道捐情，肅諧僞部，況大燕累聖重光，君臨四海，而可美政或虧，取陵姦寇哉！鄰之有善，衆之所望，我之不修，彼之願也。

秦吳狡猾，地居形勝，非唯守境而已，乃有吞噬之心。中州豐實，戶兼二寇，弓馬之勁，秦晉所憚，雲騎風馳，國之常也，而比赴敵後機，兵不速濟者何也？皆由賦法靡恒，役之非道。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，無不舍越殷強，首先貧弱，行留俱窘，資贍無

所，人懷嗟怨，遂致奔亡，進闕供國之饒，退離蠶農之要。兵豈在多，貴於用命。宜嚴制軍科，務先饒復，習兵教戰，使偏伍有常，從戎之外，足營私業，父兄有陟謁之觀，子弟懷孔爾之顧，雖赴水火，何所不從！

節儉約費，先王格謨，去華敦朴，哲后恒憲。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，漢文以阜幃變俗，孝景宮人弗過千餘，魏武寵賜不盈十萬，薄葬不墳，儉以率下，所以割肌膚之惠，全百姓之力。謹案後宮四千有餘，僮侍廝養通兼十倍，日費之重，價盈萬金，綺縠羅紈，歲增常調，戎器弗營，奢玩是務。今帑藏虛竭，軍士無檐榆之資，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尙，風靡之化，積習成俗，臥薪之諭，未足甚焉。宜罷浮華非要之役，峻明婚姻喪葬之條，禁絕奢靡浮煩之事，出傾宮之女，均商農之賦。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，信賞必罰，綱維肅舉者，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，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，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！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，近崇先帝補衣之美，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，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。

又拓宇兼并，不在一城之地；控制戎夷者，懷之以德。今魯陽、上郡重山之外，雲陰之北，四百有餘，而未可以羈服塞表，爲平寇之基，徒孤危託落，令善附內駭。宜攝就并豫，以臨二河，連接漕輅，擬之丘後；重晉陽之戍，增南藩之兵，戰守之備，銜以千

金之餌，蓄力待時，可一舉而滅。如其虔劉送死，俟入境而斷之，可令匹馬不反。非唯絕二賊闖關，乃是戡殄之要，惟陛下覽焉。

曄不納。

苻堅又使王猛、楊安率衆伐曄，猛攻壺關，安攻晉陽。曄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。猛、安進師潞川。州郡盜賊大起，鄴中多怪異，曄憂懼不知所爲，乃召其使而問曰：「秦衆何如？今大師旣出，猛等能戰不？」或對曰：「秦國小兵弱，豈王師之敵，景略常才，又非太傅之匹，不足憂也。」黃門侍郎梁琛、中書侍郎樂嵩進曰：「不然。兵書之義，計敵能鬪，當以算取之。若冀敵不鬪，非萬全之道也。慶鄭有云：『秦衆雖少，戰士倍我。』衆之多少，非可問也。且秦行師千里，固戰是求，何不戰之有乎！」曄不悅。

猛與評等相持。評以猛懸軍遠入，利在速戰，議以持久制之。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，夜從間道起火高山，燒評輜重，火見鄴中。評性貪鄙，鄴固山泉，賣樵鬻水，積錢絹如丘陵，三軍莫有鬪志。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：「王，高祖之子也，宜以宗廟社稷爲憂，奈何不務撫養勲勞，專以聚斂爲心乎！府藏之珍貨，朕豈與王愛之！若寇軍冒進，王持錢帛安所置也！皮之不存，毛將安傅！錢帛可散之三軍，以平寇凱旋爲先也。」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，評師大敗，死者五萬餘人，評等單騎遁還。猛遂長驅至鄴，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。

先是，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，爲評等後繼。聞評敗，引屯內黃。堅遣將鄧羌攻信都，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、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，夜開城門以納堅軍。暉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。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，堅將巨武執暉，〔六〕將縛之，暉曰：「汝何小人而縛天子！」武曰：「我梁山巨武，受詔縛賊，何謂天子邪！」遂送暉于堅。堅詰其奔狀，暉曰：「狐死首丘，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！」堅哀而釋之，令還宮率文武出降。郭慶遂追評、桓于和龍。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，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。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，執而送之。

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，封暉新興侯，署爲尙書。堅征壽春，以暉爲平南將軍、別部都督。淮南之敗，隨堅還長安。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，慕容沖起兵關中，暉謀殺堅以應之，事發，爲堅所誅，時年三十五。及德僭稱尊號，僞諡幽皇帝。

始廩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，至暉四世。暉在位十一年，〔七〕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，通廩、皝凡八十五年。〔八〕

慕容恪字玄恭，皝之第四子也。幼而謹厚，沈深有大度。母高氏無寵，皝未之奇也。年十五，身長八尺七寸，容貌魁傑，雄毅嚴重，每所言及，輒經綸世務，皝始異焉，乃授之以兵。

數從鮑征伐，臨機多奇策。使鎮遼東，甚有威惠，高句麗憚之，不敢爲寇。鮑使恪與儁俱伐夫餘，儁居中指授而已，恪身當矢石，推鋒而進，所嚮輒潰。

鮑將終，謂儁曰：「今中原未一，方建大事，恪智勇俱濟，汝其委之。」及儁嗣位，彌加親任。累戰有大功，封太原王，拜侍中、假節、大都督、錄尚書。儁寢疾，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。及暉之世，總攝朝權。初，建鄴聞儁死，曰：「中原可圖矣。」桓溫曰：「慕容恪尚存，所憂方爲大耳。」

慕輿根之就誅也，內外危懼。恪容止如常，神色自若，出入往還，一人步從。或有諫之者，恪曰：「人情懷懼，且當自安以靖之。吾復不安，則衆何瞻仰哉！」於是人心稍定。恪虛襟待物，諮詢善道，量才處任，使人不踰位。朝廷謹肅，進止有常度，雖執權政，每事必諮之於評。罷朝歸第，則盡心色養，手不釋卷。其百僚有過，未嘗顯之，自是庶僚化德，稀有犯者。恪之圍洛陽也，秦中大震，苻堅親將以備潼關，軍迴乃定。恪爲將不尚威嚴，專以恩信御物，務於大略，不以小令勞衆。軍士有犯法，密縱舍之，捕斬賊首以令軍。營內不整似可犯，而防禦甚嚴，終無喪敗。

臨終，暉親臨問以後事，恪曰：「臣聞報恩莫大薦士，板築猶可，而況國之懿藩！吳王文武兼才，管蕭之亞，陛下若任之以政，國其少安。不然，臣恐二寇必有闕闔之計。」言終

而死。

陽鶩字士秋，右北平無終人也。父耽，仕廩，官至東夷校尉。鶩少清素好學，器識沈遠。起家爲平州別駕，屢獻安時強國之術，事多納用，廩甚奇之。

鶩卽王位，遷左長史。東西征伐，參謀幃幄。鶩臨終謂儁曰：「陽士秋忠幹貞固，可託付大事，汝善待之。」儁之將圖中原也，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。

暉旣嗣僞位，申以師傅之禮，親遇日隆。及爲太尉，慨然而歎曰：「昔常林、徐邈先代名臣，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。以吾虛薄，何德以堪之！」固求罷職，言甚懇至，暉優答不許。

鶩清貞謙謹，老而彌篤，旣以宿望舊齒，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。性儉約，常乘弊車瘠馬，及死，無斂財。

皇甫眞字楚季，安定朝那人也。弱冠，以高才，廩拜爲遼東國侍郎。鶩嗣位，遷平州別駕。時內難連年，百姓勞瘁，眞議欲寬減歲賦，休息力役。不合旨，免官。後以破麻秋之功，拜奉車都尉，守遼東、營丘二郡太守，皆有善政。及儁僭位，入爲典書令。後從慕容評

攻拔鄴都，珍貨充溢，真一無所取，唯存恤人物，收圖籍而已。儁臨終，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。

慕容根將謀爲亂，真陰察知之，乃言於恪，請除之。恪未忍顯其事。俄而根謀發伏誅，恪謝真曰：「不從君言，幾成禍敗。」呂護之叛，恪謀於朝曰：「遠人不服，修文德以來之。今護宜以恩詔降乎，不宜以兵戈取也。」真曰：「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，揆其姦心，凶勃未已。明公方飲馬江湘，勒銘劍閣，況護叢爾近畿而不梟戮，宜以兵算取之，不可復以文檄喻也。」恪從之。以真爲冠軍將軍、別部都督。師還，拜鎮西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領護匈奴中郎將。徵還，拜侍中、光祿大夫，累遷太尉、侍中。

苻堅密謀兼并，欲觀審釁隙，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，「令轂遣使詣鄴，辯因從之。」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，從子奮、覆並顯關西。辯既至鄴，歷造公卿，言于真曰：「辯家爲秦所誅，故寄命曹王，貴兄常侍及奮、覆兄弟並相知在素。」真怒曰：「臣無境外之交，斯言何以及我！君似姦人，得無因緣假託乎！」乃白暉請窮詰之，暉、評不許。辯還謂堅曰：「燕朝無綱紀，實可圖之。鑒機識變，唯皇甫真耳。」堅曰：「以六州之地，豈無智識士一人哉！真亦秦人，而燕用之，固知關西多君子矣。」

真性清儉寡慾，不營產業，飲酒至石餘不亂，雅好屬文，凡著詩賦四十餘篇。

王猛入鄴，眞望馬首拜之。明日更見，語乃卿猛。猛曰：「昨拜今卿，何恭慢之相違也？」眞答曰：「卿昨爲賊，朝是國士，吾拜賊而卿國士，何所怪也？」猛大嘉之，謂權翼曰：「皇甫眞故大器也。」從堅入關，爲奉車都尉，數歲而死。

史臣曰：觀夫北陰衍氣，醜虜彙生，隔閼諸華，聲教莫之漸，雄據殊壤，貪悍成其俗，先叛後服，蓋常性也。自當塗紊紀，典午握符，推亡之功，掩岷吳而可錄，御遠之策，懷戎狄而猶漏。慕容廆英姿偉量，是曰邊豪，釁迹姦圖，實惟亂首。何者？無名而舉，表深譏於魯冊；象龔致罰，昭大訓於姚典。況乎放命挺禍，距戰發其狼心；剽邑屠城，略地騁其螫賊。旣而二帝遘平陽之酷，按兵窺運；五鐸啓金陵之祚，率禮稱藩。勤王之誠，當君危而未立；匡主之節，俟國泰而將徇。適所謂相時而動，豈素蓄之款哉！然其制敵多權，臨下以惠，勸農桑，敦地利，任賢士，該時傑，故能恢一方之業，創累葉之基焉。

元眞體貌不恒，暗符天表，沈毅自處，頗懷奇略。于時羣雄角立，爭奪在辰，顯宗主祭于沖年，庾亮竊政于元舅，朝綱不振，天步孔艱，遂得據已成之資，乘土崩之會。揚兵南驚，則烏丸卷甲；建旆東征，則宇文摧陣。乃負險自固，恃勝而驕，端拱稱王，不待朝命。昔鄭武職居三事，爵不改伯；齊桓績宣九合，位止爲侯。瞻曩烈而功微，徵前經而禮縟，谿壑難

滿，此之謂乎？

宣英文武兼優，加之以機斷，因石氏之釁，首圖中原，燕士協其籌，冀馬爲其用，一戰而平巨寇，再舉而拔堅城，氣讐傍鄰，威加邊服。便謂深功被物，天數在躬，遽竊鴻名，偷安寶錄。猶將席卷京洛，肆其蟻聚之徒，宰割黎元，縱其鯨吞之勢。使江左疲於奔命，職此之由。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，不然者，其鋒何以若斯！

景茂庸材，不親厥務，賢輔攸賴，逆臣挫謀，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，包銅城而臨漠北，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，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。當此之時也，凶威轉熾。及玄恭卽世，虐媼亂朝。垂以勳德不容，評以黷貨干政，志士絕忠貞之路，讒人襲交亂之風。輕鄰反速其咎，禦敵罕修其備，以攜離之衆，抗敢死之師。鋒鏑未交，白溝淪境；衝輞暫擬，紫陌成墟。是知由余出而戎亡，子常升而郢覆，終於身死異域，智不自全，吉凶惟人，良所謂也。

贊曰：青山徙構，玄塞分疆。蠢茲雜種，奕世彌昌。角端掩月，步搖翻霜。乘危蝟起，怙險鴟張。假竊神器，憑陵帝鄉。守不以德，終致餘殃。

校勘記

「一」曄遣其寧東慕容忠至寇長平

哀紀、通鑑一〇一事在興寧元年。此記下文：「興寧初，曄復使

慕容評寇許昌，事在興寧二年。下「興寧初」三字應在此句上方合。

〔三〕陳城 哀紀、通鑑一〇一「城」作「郡」，是。

〔三〕太和元年 前記境內多水旱及恪請歸政。據御覽一一引前燕錄稱建熙七年五月，暉下書稱「亢陽三時」云云，建熙七年乃晉太和元年。又慕容恪請歸政，通鑑一〇一亦在太和元年。則此「太和元年」四字應在上文「暉境內皆水旱」句之前方合。

〔四〕苻堅將苻謏 周校：「謏」，苻堅載記作「庾」。按：魏書苻堅傳亦作「庾」。然本書苻生載記仍作「謏」。通鑑一〇一作「庾」，胡注「疏鳩反」。本書音義作「謏」，「蘇烏反」。「謏」「庾」音近。「庾」不知孰是。

〔五〕李邦 通鑑一〇二作「李邦」。

〔六〕巨武 校文：御覽一二一引前燕錄作「巨虎」，此避唐諱而改。

〔七〕暉在位十一年 各本「十一」作「二十一」。校文：暉於升平四年嗣位，至太和五年計十一年，此云「二十一年」，「二」字當衍。御覽一二一引晉書作「暉在位十一年」，本無「二」字。按：校文說是，張元濟校勘記謂所見另一宋本作「十一」，故知「二」字非衍，乃「一」之訛。今改正。

〔八〕始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至通廐凡八十五年 自太康六年至太和五年凡八十六年。廐載記亦未言廐於是年稱公，但云「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廐鎮軍將軍、昌黎、遼東二國公」。

魏書龐傳同。自建興元年至太和五年亦止五十八年。且龐載記稱建武初，元帝封龐爲昌黎公，龐讓而不受，似建興之封亦未受。其受遼東公之封實在太興四年，下至太和五年更止五十年。不知何以致誤。

〔九〕左賢王曹轂 周校：苻堅載記作「右賢王」。按：海西公紀同苻堅載記，疑作「右」是。

晉書卷一百十二

載記第十二

苻洪

苻洪字廣世，略陽臨渭人也。其先蓋有扈之苗裔，世爲西戎酋長。始其家池中蒲生，長五丈，五節如竹形，時咸謂之蒲家，因以爲氏焉。父懷歸，部落小帥。先是，隴右大雨，百姓苦之，謠曰：「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」故因名曰洪。好施，多權略，驍武善騎射。

屬永嘉之亂，乃散千金，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。宗人蒲光、蒲突遂推洪爲盟主。劉曜僭號長安，光等逼洪歸曜，拜率義侯。曜敗，洪西保隴山。石季龍將攻上邽，洪又請降。季龍大悅，拜冠軍將軍，委以西方之事。季龍滅石生，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。季龍從之，以洪爲龍驤將軍、流人都督，處于枋頭。累有戰功，封西平郡公，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，以洪爲關內領侯將。冉閔言於季龍曰：「苻洪雄果，其諸子並

非常才，宜密除之。」季龍待之愈厚。及石遵卽位，閔又以爲言，遵乃去洪都督，餘如前。洪怨之，乃遣使降晉。後石鑒殺遵，所在兵起，洪有衆十餘萬。

永和六年，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冀州刺史、廣川郡公。時有說洪稱尊號者，洪亦以識文有「艸付應王」，又其孫堅背有「艸付」字，遂改姓苻氏，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、三秦王。洪謂博士胡文曰：「孤率衆十萬，居形勝之地，冉閔、慕容儁可指辰而殄，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，孤取天下，有易於漢祖。」初，季龍以麻秋鎮枹罕，冉閔之亂，秋歸鄴，洪使子雄擊而獲之，以秋爲軍師將軍。秋說洪西都長安，洪深然之。旣而秋因宴鳩洪，將并其衆，世子健收而斬之。洪將死，謂健曰：「所以未入關者，言中州可指時而定。今見困豎子，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。關中形勝，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。」言終而死，年六十六。健僭位，僞諡惠武帝。

苻健

苻健字建業，洪第三子也。初，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，健及長，勇果便弓馬，好施，善事人，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。季龍雖外禮苻氏，心實忌之，乃陰殺其諸兄，而不害健也。及洪死，健嗣位，去秦王之號，稱晉爵，遣使告喪于京師，且聽王命。

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，自稱晉征北將軍、雍州刺史，戎夏多歸之。健密圖關中，懼洪知之，乃僞受石祗官，繕宮室於枋頭，課所部種麥，示無西意，有知而不種者，健殺之以徇。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、都督關中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盡衆西行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。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，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。健執菁手曰：「事若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及黃泉，」無相見也。」既濟，焚橋，自統大衆繼雄而進。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，健逆擊破之。健雖戰勝，猶修牋于洪，并送名馬珍寶，請至長安上尊號。洪曰：「幣重言甘，誘我也。」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。健筮之，遇泰之臨，健曰：「小往大來，吉亨。昔往東而小，今還西而大，吉孰大焉！」是時衆星夾河西流，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。健遂進軍，次赤水，遣雄略地渭北，又敗張先於陰槃，擒之，諸城盡陷，菁所至無不降者，三輔略定。健引兵至長安，洪奔司竹。健入而都之，遣使獻捷京師，并修好於桓溫。

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、大都督關中諸軍事、大單于、秦王，健怒曰：「我官位輕重，非若等所知。」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。永和七年，僭稱天王、大單于，赦境內死罪，建元皇始，繕宗廟社稷，置百官于長安。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，子萇爲天王皇太子，弟雄爲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領雍州刺史，自餘封授各有差。

初，杜洪之奔也，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。至是，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，健敗之於五

丈原。

八年，健僭卽皇帝位，于太極前殿，諸公進爲王，以大單于授其子萇。

杜洪屯宜秋，爲其將張琚所殺，琚自立爲秦王，置百官。健率步騎二萬攻琚，斬其首。健至自宜秋，遣雄、菁率衆掠關東，并援石季龍。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，王師敗績。雄乘勝逐北，至于壘門，殺傷太半，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，拜遇司空、豫州刺史，鎮許昌。雄攻王擢於隴上，擢奔涼州，雄屯隴東。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，使與其將張弘、宋脩連兵伐雄。雄與菁率衆擊敗之，獲弘、脩送長安。

初，張遇自許昌來降，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，每於衆中謂遇曰：「卿，吾子也。」遇慚恨，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，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，事覺，遇害。於是孔特起池陽，劉珍、夏侯顯起鄠，喬景起雍，胡陽赤起司竹，呼延毒起霸城，衆數萬人，並遣使詣征西桓溫、中軍殷浩請救。

雄遣菁掠上洛郡，於豐陽縣立荊州，以引南金奇貨、弓竿漆蠟，通關市，來遠商，於是國用充足，而異賄盈積矣。

十年，溫率衆四萬趨長安，遣別將從均口入浙川，攻上洛，執健。荊州刺史郭敬，而遣司馬勳掠西鄙。健遣其子萇率雄、菁等衆五萬，距溫于堯柳城，愁思堆。溫轉戰而前，次于

灊上，萇等退營城南。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，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。三輔郡縣多降于溫。健別使雄領騎七千，與桓沖戰于白鹿原，王師敗績，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。初，健聞溫之來也，收麥清野以待之，故溫衆大飢。至是，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。及至潼關，又爲萇等所敗，司馬勳奔還漢中。

其年，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，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。起靈臺於杜門。與百姓約法三章，薄賦卑宮，垂心政事，優禮耆老，修尚儒學，而關右稱來蘇焉。

新平有長人見，語百姓張靖曰：「苻氏應天受命，今當太平，外面者歸中而安泰。」問姓名，弗答，俄而不見。新平令以聞，健以爲妖，下靖獄。會大雨霖，河渭溢，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，長七尺三寸，人跡稱之，指長尺餘，文深一寸。健歎曰：「覆載之中何所不有，張靖所見定不虛也。」赦之。蝗蟲大起，自華澤至隴山，食百草無遺。牛馬相噉毛，猛獸及狼食人，行路斷絕。健自蠲百姓租稅，減膳徹懸，素服避正殿。

初，桓溫之入關也，其太子萇與溫戰，爲流矢所中死。至是，立其子生爲太子。健寢疾，菁勒兵入東宮，將殺苻生自立。時生侍健疾，菁以健爲死，迴攻東掖門。健聞變，升端門陳兵，衆皆舍杖逃散，執菁殺之。數日，健死，時年三十九，在位四年。〔云〕僞諡明皇帝，廟號世宗，後改曰高祖。

苻生

苻雄 王墮

生字長生，健第三子也。幼而無賴，祖洪甚惡之。生無一目，爲兒童時，洪戲之，問侍者曰：「吾聞瞎兒一淚，信乎？」侍者曰：「然。」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「此亦一淚也。」洪大驚，鞭之。生曰：「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捶。」洪曰：「汝爲爾不已，吾將以汝爲奴。」生曰：「可不如石勒也。」洪懼，跣而掩其口，謂健曰：「此兒狂勃，宜早除之，不然，長大必破人家。」健將殺之，雄止之曰：「兒長成自當修改，何至便可如此！」健乃止。及長，力舉千鈞，雄勇好殺，手格猛獸，走及奔馬，擊刺騎射，冠絕一時。桓溫之來伐也，生單馬入陣，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。

苻既死，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，故立爲太子。健卒，僭卽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年壽光，時永和十二年也。〔七〕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，立妻梁氏爲皇后。以呂婆樓爲侍中、左大將軍，苻安領太尉，苻柳爲征東大將軍、并州牧，鎮蒲坂，苻謏爲鎮東大將軍、豫州牧，鎮陝城，自餘封授有差。

初，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，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。會生出游，懷妻樊氏於道上書，論懷忠烈，請封其子。生怒，射而殺之。僞中書監胡文、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：「比頻有客星孛

于大角，熒惑入于東井。大角爲帝坐，東井秦之分野，於占，不出三年，國有大喪，大臣戮死。願陛下遠追周文，修德以禳之，惠和羣臣，以成康哉之美。」生曰：「皇后與朕對臨天下，亦足以塞大喪之變。」毛太傅、梁車騎、梁僕射受遺輔政，可謂大臣也。」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，車騎、尙書令梁楞，左僕射梁安。未幾，又誅侍中、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、二十七孫。諸羌悉叛。弱兒，南安羌酋也，剛鯁好直言，見生嬖臣趙韶、董榮亂政，每大言於朝，故榮等譖而誅之。

生雖在諒闇，游飲自若，荒耽淫虐，殺戮無道，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，錘鉗鋸鑿備置左右。又納董榮之言，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。饗羣臣于太極前殿，飲酣樂奏，生親歌以和之。命其尙書令辛牢典勸，旣而怒曰：「何不強酒？」猶有坐者，「引弓射牢而殺之。於是百僚大懼，無不引滿昏醉，汙服失冠，蓬頭僵仆，生以爲樂。

生聞張祚見殺，玄靚幼沖，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、梁殊使涼州，以書喻之。負、殊至姑臧，玄靚年幼，不見殊等。其涼州牧張瓘謂負、殊曰：「孤之本朝，世執忠節，遠宗大晉，臣無境外之交，君等何爲而至？」負、殊曰：「晉王以鄰藩義好，有自來矣。雖擁阻山河，然風同道會，不欲使羊、陸二公獨美於前。主上以欽明紹統，八表宅心，光被四海，格于天地。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，交玉帛之好，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，是以不遠而來，有何怪乎？」瓘

曰：「羊、陸一時之事，亦非純臣之義也。本朝六世重光，固忠不貳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，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，下乖河右遵奉之情。」負、殊曰：「昔微子去殷，項伯歸漢，雖背君違親，前史美其先覺。亡晉之餘，遠逃江會，天命去之，淪絕已久，」故尊先王翻然改圖，北面二趙，蓋神算無方，鑒機而作。君公若欲稱制河西，衆旅非秦之敵，如欲宗歸遺晉，深乖先君雅旨，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，近述先王歸趙之事，垂祚無窮，永享遐祉乎？」瓘曰：「中州無信，好食誓言。」杜與石氏通好，旋見寇襲。中國之風，誠在昔日，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。」負、殊曰：「三王異政，五帝殊風，趙多姦詐，秦以義信，豈可同年而語哉！張先、楊初皆擅兵一方，不供王貢，先帝命將擒之，宥其難恕之罪，加以爵封之榮。今上道合二儀，慈弘山海，信符陰陽，御物無際，不可以二趙相況也。」瓘曰：「秦若兵強化盛，自可先取江南，天下自然盡爲秦有，何辱征東之命？」負、殊曰：「先帝以大聖神武，開構鴻基，強燕納款，八州順軌。主上欽明，道必隆世，慨徽號擁于河西，正朔未加吳會，以吳必須兵，涼可以義，故遣行人先申大好。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，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，迴師西旆，恐涼州弗可保也。」瓘曰：「我跨據三州，帶甲十萬，西包崑域，東阻大河，伐人有餘，而況自固！秦何能爲患？」負、殊曰：「貴州險塞，孰若崑函？五郡之衆，何如秦雍？張琚、杜洪因趙之成資，據天阻之固，策三秦之銳，藉陸海之饒，勁士風集，驍騎如雲，自謂天下可平，關中可固，先帝神

矛一指，望旗冰解，人詠來蘇，不覺易主。燕雖武視關東，猶以地勢之義，逆順之理，北面稱藩，貢不踰月。致肅慎楛矢，通九夷之珍，單于屈膝，名王內附。控弦之士百有餘萬，鼓行而濟西河者，君公何以抗之？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，世享大美，爲秦之西藩。璿曰：「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，江南何以不賓？」負、殊曰：「文身之俗，負阻江山，道滂先叛，化盛後賓，自古而然，豈但今也！故詩曰：『蠢爾蠻荆，大邦爲仇。』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。」璿曰：「秦據漢舊都，地兼將相，文武輔臣，領袖一時者誰也？」負、殊曰：「皇室懿藩，忠若公旦者，則大司馬、武都王安，征東大將軍、晉王柳；文武兼才，神器秀拔，入可允釐百工，出能折衝萬里者，衛大將軍、廣平王黃眉，後將軍、清河王法，龍驤將軍、東海王堅之兄弟；其耆年碩德，德侔尚父者，則太師、錄尚書事、廣甯公魚遵；其清素剛嚴，骨鯁貞亮，則左光祿大夫强平，金紫光祿程肱、牛夷；博聞強識，探蹟索幽，則中書監胡文，中書令王魚，黃門侍郎李柔；雄毅厚重，權智無方，則左衛將軍李威，右衛將軍苻雅；才識明達，令行禁止，則特進、領御史中丞梁平老，特進、光祿大夫强汪，侍中、尚書呂婆樓；文史富瞻，鬱爲文宗，則尚書右僕射董榮，祕書監王颺，著作郎梁鸞；驍勇多權略，攻必取，戰必勝，關張之流，萬人之敵者，則前將軍、新興王飛，建節將軍鄧羌，立忠將軍彭越，安遠將軍范俱難，建武將軍徐盛，常伯納言，卿校牧守，則人皆文武，莫非才賢；其餘懷經世之才，蘊佐時之略，守南山之操，遂而不奪

者，王猛、朱彤之倫，相望於巖谷。濟濟多士，焉可罄言！姚襄、張平一時之傑，各擁衆數萬，狼顧偏方，皆委忠獻款，請爲臣妾。小不事大，春秋所誅，惟君公圖之。」璿笑曰：「此事決之主上，非身所了。」負、殊曰：「涼王雖天縱英睿，然尙幼冲，君公居伊霍之任，安危所繫，見機之義，實在君公。」璿新輔政，河西所在兵起，懼秦師之至，乃言於玄靚，遣使稱藩，生因其所稱而授之。

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，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。^{〔二〕}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，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。^{〔三〕}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，建節鄧羌距燕。飛未至而度退。羌及長卿戰于堡南，大敗之，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。

姚襄率衆萬餘，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，苻柳救之，爲襄所敗，引還蒲坂。襄遂攻堡，克之，殺苻產，盡坑其衆，遣使從生假道，將還隴西。生將許之，苻堅諫曰：「姚襄，人傑也，今還隴西，必爲深害，不如誘以厚利，伺隙而擊之。」生乃止。遣使拜襄官爵，襄不受，斬其使者，焚所送章策，寇掠河東。生怒，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。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，平更與襄通和。

生發三輔人營渭橋，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，上疏極諫。生怒，殺之。

長安大風，發屋拔樹，行人顛頓，宮中奔擾，或稱賊至，宮門晝閉，五日乃止。生推告賊

者，殺之，剝而出其心。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：「元正盛旦，日有蝕之，正陽神朔，昏風大起，兼水旱不時，獸災未息，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，乖和氣所致也。願陛下務養元元，平章百姓，棄纖介之嫌，含山嶽之過，致敬宗社，愛禮公卿，去秋霜之威，垂三春之澤，則姦回寢止，妖祲自消，乾靈祇祐皇家，永保無窮之美矣。」生怒，以爲妖言，鑿其頂而殺之。

平之囚也，僞衛將軍苻黃眉、前將軍苻飛、建節鄧羌侍讌禁中，叩頭固諫，以太后爲言。平卽生母强氏之弟也。生旣弗許，强氏憂恨而死。

生下書曰：「朕受皇天之命，承祖宗之業，君臨萬邦，子育百姓，嗣統已來，有何不善，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！殺不過千，而謂刑虐。行者比肩，未足爲稀。方當峻刑極罰，復如朕何！」時猛獸及狼大暴，晝則斷道，夜則發屋，惟害人而不食六畜。自生立一年，獸殺七百餘人，百姓苦之，皆聚而邑居。爲害滋甚，遂廢農桑，內外兇懼。羣臣奏請禳災，生曰：「野獸飢則食人，飽當自止，終不能累年爲患也。天豈不子愛羣生，而年年降罰，正以百姓犯罪不已，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。但勿犯罪，何爲怨天而尤人哉！」

生如阿房，遇兄與妹俱行者，逼令爲非禮，不從，生怒殺之。又讌羣臣于咸陽故城，有後至者，皆斬之。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，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，延曰：「雖小小不具，自可堪用。」生以爲譏其目，鑿延目出，然後斬之。

有司奏：「太白犯東井。東井，秦之分也。太白罰星，必有暴兵起于京師。」生曰：「星入井者，必將渴耳，何所怪乎！」

姚襄遣姚蘭、王欽、盧等招動鄜城、定陽、北地、芹川諸羌胡，皆應之，有衆二萬七千，進據黃落。生遣苻黃眉、苻堅、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。襄深溝高壘，固守不戰。鄧羌說黃眉曰：「傷弓之鳥，落於虛發。襄頻爲桓溫、張平所敗，銳氣喪矣。今謀固壘不戰，是窮寇也。襄性剛很，易以剛動，若長驅鼓行，直壓其壘，襄必忿而出師，可一戰擒也。」黃眉從之，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。襄怒，盡銳出戰。羌僞不勝，引騎而退，襄追之于三原，羌迴騎距襄。俄而黃眉與堅至，大戰，斬之，盡俘其衆，黃眉等振旅而歸。黃眉雖有大功，生不加旌賞，每於衆中辱之。黃眉怒，謀殺生自立，事發，伏誅，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。

初，生夢大魚食蒲，又長安謠曰：「東海大魚化爲龍，男便爲王女爲公。問在何所洛門東。」東海，苻堅封也，時爲龍驤將軍，第在洛門之東。生不知是堅，以謠夢之故，誅其侍中、太師、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、十孫。時又謠曰：「百里望空城，鬱鬱何青青。瞎兒不知法，仰不見天星。」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。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，請出鎮上洛。生曰：「卿忠肅篤敬，宜左右朕躬，豈有外鎮之理。」改授中軍。夷懼，歸而自殺。

初，生少凶暴嗜酒，健臨死，恐其不能保全家業，誡之曰：「會帥、大臣若不從汝命，可漸

除之。」及卽僞位，殘虐滋甚，耽湎於酒，無復晝夜。羣臣朔望朝謁，罕有見者，或至暮方出，臨朝輒怒，惟行殺戮。動連月昏醉，文奏因之遂寢。納姦佞之言，賞罰失中。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，天下惟歌太平。生曰：「媚于我也。」引而斬之。或言陛下刑罰微過。曰：「汝謗我也。」亦斬之。所幸妻妾小有忤旨，便殺之，流其尸于渭水。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。生剝牛羊驢馬，活爛雞豚鵝，三五十爲羣，放之殿中。或剝死囚面皮，令其歌舞，引羣臣觀之，以爲嬉樂。宗室、勳舊、親戚、忠良殺害略盡，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，人情危駭，道路以目。既自有目疾，其所諱者不足、不具、少、無、缺、傷、殘、毀、偏、隻之言皆不得道，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，至於截脛、剝胎、拉脅、鋸頸者動有千數。

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：「昨夜三月並出，孛星入於太微，遂入于東井。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，迄至于今，將有下人謀上之禍，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。」生怒，以爲妖言，撲而殺之。生夜對侍婢曰：「阿法兄弟亦不可信，明當除之。」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：「旦將禍集汝門，惟先覺者可以免之。」寤而心悸。會侍婢來告，乃與特進梁平老、强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，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，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。生猶昏寐未寤。堅衆既至，引生置於別室，廢之爲越王，俄而殺之。生臨死猶飲酒數斗，昏醉無所知矣。時年二十三，在位二年，三爲諡厲王。

苻雄字元才，洪之季子也。少善兵書，而多謀略，好施下士，便弓馬，有政術。健僭位，爲佐命元勳，權侔人主，而謙恭奉法。健常曰：「元才，吾姬旦也。」及卒，健哭之歐血，曰：「天不欲吾定四海邪？何奪元才之速也！」子堅，別有載記。

王墮字安生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博學有雄才，明天文圖緯。苻洪征梁犢，以墮爲司馬，謂洪曰：「識言苻氏應王，公其人也。」洪深然之。及爲宰相，著匪躬之稱。健常歎曰：「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，陰陽曷不和乎！」甚敬重之。

性剛峻疾惡，雅好直言。疾董榮、強國如仇讎，每於朝見之際，略不與言。人謂之曰：「董尚書貴幸一時，公宜降意。」墮曰：「董龍是何雞狗，而令國士與之言乎！」榮聞而慚恨，遂勸生誅之。及刑，榮謂墮曰：「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？」墮瞋目而叱之。龍，榮之小字也。

校勘記

「一」母姜氏夢大鰲而孕之 各本「姜」作「羌」。冊府八九二，御覽九〇八引載記，一二一、四六五引

前秦錄並作「姜」。「羌」字譌，今據改。

〔三〕不及黃泉 「不」原作「比」。魏書苻健傳「比」作「不」。此用左傳隱公元年文，今據改。

〔三〕孔特 通鑑九九「特」作「持」。

〔四〕喬景 通鑑九九「景」作「秉」，胡注：載記作「喬景」，避唐諱也。

〔五〕遣別將從均口入浙川 各本無「從均口」三字，宋本有。通志一八九同宋本，今從之。

〔六〕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 校文：穆帝紀健卒於永和十一年，距永和七年健稱天王時凡五年，此云「四年」誤。至其卒年，御覽一二一引前秦錄作四十九，相較差十年。

〔七〕時永和十二年也 穆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。御覽一二一引前秦錄，生於苻健皇始五年卽位，改元壽光，卽晉永和十一年，通鑑一〇〇同。此云「十二年」，疑「二」爲「一」字之誤。

〔八〕淪絕已久 各本無此四字，宋本獨有，冊府六五九亦有此四字，今從宋本。

〔九〕安遠將軍范俱難 苻堅載記屢見「俱難」，無「范」字。通鑑一〇四胡注以爲俱姓難名。孝武紀、謝玄傳並作「句難」，「句」「俱」音近，當是傳聞以「俱」爲「句」，然亦可證其人本不姓范。此「范」字疑衍。

〔一〇〕張哲 通鑑一〇〇「張」作「強」。

〔一一〕袁朗 通鑑一〇〇「袁」作「王」。

〔三〕在位二年 校文：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，被殺在升平元年，凡在位三年。此云「二年」，蓋誤以生即位在和十二年故也。

晉書卷一百十三

載記第十三

苻堅上

苻堅字永固，一名文玉，雄之子也。祖洪，從石季龍徙鄴，家於永貴里。其母苟氏嘗游漳水，祈子於西門豹祠，其夜夢與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堅焉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。背有赤文，隱起成字，曰「草付臣又土王咸陽」。臂垂過膝，目有紫光。洪奇而愛之，名曰堅頭。

年七歲，聰敏好施，舉止不踰規矩。每侍洪側，輒量洪舉措，取與不失機候。洪每曰：「此兒姿貌瓌偉，質性過人，非常相也。」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，遇堅於路，異之，執其手曰：「苻郎，此官之御街，小兒敢戲於此，不畏司隸縛邪？」堅曰：「司隸縛罪人，不縛小兒戲也。」統謂左右曰：「此兒有霸王之相。」左右怪之，統曰：「非爾所及也。」後又遇之，統下車屏人，

密謂之曰：「苻郎骨相不恒，後當大貴，但僕不見，如何！」堅曰：「誠如公言，不敢忘德。」八歲，請師就家學。洪曰：「汝戎狄異類，世知飲酒，今乃求學邪！」欣而許之。健之入關也，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，命拜堅爲龍驤將軍，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。健泣謂堅曰：「汝祖昔受此號，今汝復爲神明所命，可不勉之！」堅揮劍捶馬，志氣感厲，士卒莫不懾服焉。性至孝，博學多才藝，有經濟大志，要結英豪，以圖緯世之宜。王猛、呂婆樓、强汪、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，爲其羽翼。太原薛讚、略陽權翼見而驚曰：「非常人也！」

及苻生嗣僞位，讚、翼說堅曰：「今主上昏虐，天下離心。有德者昌，無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神器業重，不可令他人取之，願君王行湯武之事，以順天人之心。」堅深然之，納爲謀主。生旣殘虐無度，梁平老等亟以爲言，堅遂弑生，以僞位讓其兄法。法自以庶孽，不敢當。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，難居大位，羣僚固請，乃從之。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，誅生佞倖臣董龍、趙韶等二十餘人，赦其境內，改元曰永興。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，尊母苟氏爲皇太后，妻苟氏爲皇后，子宏爲皇太子。兄法爲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丞相、錄尚書，從祖侯爲太尉，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、尚書令，封弟融爲陽平公，雙河南公，子丕長樂公，暉平原公，熙廣平公，叡鉅鹿公。李威爲衛將軍、尚書左僕射，梁平老爲右僕射，强汪爲領軍將軍，仇騰爲尚書，領選，席寶爲丞相長史，行太子詹事，呂婆樓爲司隸校尉，王猛、

薛讚爲中書侍郎，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，與猛、讚並掌機密。追復魚遵、雷弱兒、毛貴、王墮、梁楞、梁安、段純、辛牢等本官，以禮改葬之，其子孫皆隨才擢授。初，堅母以法長而賢，又得衆心，懼終爲變，至此，遣殺之。堅性仁友，與法訣于東堂，慟哭嘔血，贈以本官，諡曰哀，封其子陽爲東海公，數爲清河公。於是修廢職，繼絕世，禮神祇，課農桑，立學校，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，賜穀帛有差，其殊才異行、孝友忠義、德業可稱者，令在所以聞。

其將張平以并州叛，堅率衆討之，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，率騎五千據汾上。堅至銅壁，平盡衆拒戰，爲羌所敗，獲其養子蚝，送之，平懼，乃降于堅。堅赦其罪，署爲右將軍，蚝武賁中郎將，加廣武將軍，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。

堅自臨晉登龍門，顧謂其羣臣曰：「美哉山河之固！婁敬有言，『關中四塞之國』，真不虛也。」權翼、薛讚對曰：「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，周秦之衆非不多也，終於身竄南巢，首懸白旗，軀殘於犬戎，國分於項籍者何也？德之不修故耳。」吳起有言：「在德不在險。」深願陛下追蹤唐虞，懷遠以德，山河之固不足恃也。」堅大悅，乃還長安。賜爲父後者爵一級，鰥寡高年穀帛有差，丐所過田租之半。是秋，大旱，堅減膳徹懸，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，後宮悉去羅紈，衣不曳地。開山澤之利，公私共之，偃甲息兵，與境內休息。

王猛親寵愈密，朝政莫不由之。特進樊世，氐豪也，有大勳於苻氏，負氣倨傲，衆辱猛

曰：「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，而不預時權，君無汗馬之勞，何敢專管大任？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！」猛曰：「方當使君爲宰夫，安直耕稼而已。」世大怒曰：「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，不爾者，終不處于世也。」猛言之於堅，堅怒曰：「必須殺此老氏，然後百僚可整。」俄而世入言事，堅謂猛曰：「吾欲以楊璧尙主，璧何如人也？」世勃然曰：「楊璧，臣之壻也，婚已久定，陛下安得令之尙主乎？」猛讓世曰：「陛下帝有海內，而君敢競婚，是爲二天子，安有上下！」世怒起，將擊猛，左右止之。世遂醜言大罵，堅由此發怒，命斬之于西廡。諸氏紛紜，競陳猛短，堅恚甚，慢罵，或有鞭撻於殿庭者。權翼進曰：「陛下宏達大度，善馭英豪，神武卓犖，錄功捨過，有漢祖之風。然慢易之言，所宜除之。」堅笑曰：「朕之過也。」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。

堅起明堂，繕南北郊，郊祀其祖洪以配天，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。親耕藉田，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。

堅南游霸陵，顧謂羣臣曰：「漢祖起自布衣，廓平四海，佐命功臣孰爲首乎？」權翼進曰：「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。」堅曰：「漢祖與項羽爭天下，困於京索之間，身被七十餘創，通中六七，父母妻子爲楚所囚。平城之下，七日不火食，賴陳平之謀，太上、妻子克全，免匈奴之禍。二相何得獨高也！雖有人狗之喻，豈黃中之言乎？」于是酣飲極歡，命羣臣賦詩。大

赦，復改元曰甘露。以王猛爲侍中、中書令、京兆尹。

其特進強德，健妻之弟也，昏酒豪橫，爲百姓之患。猛捕而殺之，陳尸於市。其中丞鄧羌，性鯁直不撓，與猛協規齊志，數旬之間，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。於是百僚震肅，豪右屏氣，路不拾遺，風化大行。堅歎曰：「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，天子之爲尊也！」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，州郡有高年孤寡，不能自存，長吏刑罰失中，爲百姓所苦，清修疾惡、勸課農桑、有便於俗，篤學至孝、義烈力田者，皆令具條以聞。

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，遂請田內地，堅許之。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，因縱兵掠奪。堅怒曰：「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，不可以小利忘大信。昔荆吳之戰，事與蠶婦；澆瓜之惠，梁宋息兵。夫怨不在大，事不在小，擾邊動衆，非國之利也。所獲資產，其悉以歸之。」免雍官，以白衣領護軍，遣使修和，示之信義。辰於是入居塞內，貢獻相尋。烏丸獨孤、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。堅初欲處之塞內，苻融以「匈奴爲患，其興自古。比虜馬不敢南首者，畏威故也。今處之于內地，見其弱矣，方當闚兵郡縣，爲北邊之害。不如徙之塞外，以存荒服之義」。堅從之。

堅僭位五年，鳳皇集於東闕，大赦其境內，百僚進位一級。初，堅之將爲赦也，與王猛、苻融密議於露堂，「苻融悉屏左右。堅親爲赦文，猛、融供進紙墨。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，鳴

聲甚大，集於筆端，驅而復來。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：「官今大赦。」有司以聞。堅驚謂融、猛曰：「禁中無耳屬之理，」事何從泄也？於是敕外窮推之，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，大呼於市曰：「官今大赦。」須臾不見。堅歎曰：「其向蒼蠅乎？聲狀非常，吾固惡之。」諺曰：『欲人勿知，莫若勿爲。』聲無細而弗聞，事未形而必彰者，其此之謂也。」堅廣修學官，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，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。其有學爲通儒、才堪幹事、清修廉直、孝悌力田者，皆旌表之。于是人思勸勵，號稱多士，盜賊止息，請託路絕，田疇修闢，帑藏充盈，典章法物靡不悉備。堅親臨太學，考學生經義優劣，品而第之。問難五經，博士多不能對。堅謂博士王寔曰：「朕一月三臨太學，黜陟幽明，躬親獎勵，罔敢倦違，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，漢之二武其可追乎？」寔對曰：「自劉石擾覆華畿，二都鞠爲茂艸，儒生罕有或存，墳籍滅而莫紀，經淪學廢，奄若秦皇。陛下神武撥亂，道隆虞夏，開庠序之美，弘儒教之風，化盛隆周，垂馨千祀，漢之二武焉足論哉！」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，諸生競勸焉。

屠各張罔聚衆數千，自稱大單于，寇掠郡縣。堅以其尙書鄧羌爲建節將軍，率衆七千討平之。

時商人趙掇、丁妃、鄒盆等皆家累千金，車服之盛，擬則王侯。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。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：「趙掇等皆商販醜豎，市郭小人，車馬衣服僭同王者，官齊君

子，爲藩國列卿，傷風敗俗，有塵聖化，宜肅明典法，使清濁顯分。」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，降其爵。乃下制：「非命士已上，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。金銀錦繡，工商、阜隸、婦女不得服之，犯者棄市。」

興寧三年，堅又改元爲建元。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，略地至於崤澠。堅懼其入關，親屯陝城以備之。

匈奴右賢王曹轂、左賢王衛辰舉兵叛，率衆二萬攻其杏城，已南郡縣，屯於馬蘭山。索虜烏延等亦叛，堅而通于辰、轂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，以其前將軍楊安、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。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，安大敗之，斬活并四千餘級，轂懼而降。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。進擊烏延，斬之。鄧羌討衛辰，擒之於木根山。堅自驄馬城如朔方，巡撫夷狄，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。轂尋死，分其部落，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，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，故號東、西曹。

秦、雍二州地震裂，水泉湧出，金象生毛，長安大風震電，壞屋殺人，堅懼而愈修德政焉。使王猛、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，掠漢陽萬餘戶而還。羌斂岐叛堅，自稱益州刺史，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，叛將李儼。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、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於略陽。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，攻其大夏、武始二郡，克之。天錫將掌據又敗

儼諸軍於葵谷，儼懼，遣兄子純謝罪於堅，仍請救。尋而猛攻破略陽，斂岐奔白馬。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。猛遣邵羌追斂岐，使王撫守侯和，姜衡守白石。猛與楊安救枹罕，及天錫將楊通戰于枹罕東，猛不利。〔三〕邵羌擒斂岐於白馬，送之長安。天錫遂引師而歸。儼猶憑城未出，猛乃服白乘輿，從數十人，請與相見。儼開門延之，未及設備，而將士續入，遂虜儼而還。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、涼州刺史，鎮枹罕。以儼爲光祿勳，歸安侯。

是歲，苻雙據上邽，苻柳據蒲坂，叛於堅，苻庾據陝城。〔四〕苻武據安定並應之，將共伐長安。堅遣使諭之，各齧梨以爲信，皆不受堅命，阻兵自守。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、左將軍毛嵩等討雙、武，王猛、鄧羌攻蒲坂，楊安、張蚝攻陝城。成世、毛嵩爲雙、武所敗，堅又遣其武衛王鑒、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，左衛苻雅、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。雙、武乘勝至於榆眉，鑒等擊敗之，斬獲萬五千人。武棄安定，隨雙奔上邽，鑒等攻之。苻柳出挑戰，猛閉壘不應。柳以猛爲憚己，留其世子良守蒲坂，率衆二萬，將攻長安。長安去蒲坂百餘里，〔五〕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，柳引軍還，猛又盡衆邀擊，悉俘其卒，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。鑒等攻上邽，克之，斬雙、武。猛又尋破蒲坂，斬柳及其妻子，傳首長安。猛屯蒲坂，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，克之，送庾於長安，殺之。

太和四年，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，次於枋頭。暉衆屢敗，遣使乞師於堅，請割武牢以西之地。堅亦欲與暉連橫，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。王師尋敗，引歸，池乃還。

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，王猛言於堅曰：「慕容垂，燕之戚屬，世雄東夏，寬仁惠下，恩結士庶，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。觀其才略，權智無方，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，人之傑也。蛟龍猛獸，非可馴之物，不如除之。」堅曰：「吾方以義致英豪，建不世之功。且其初至，吾告之至誠，今而害之，人將謂我何！」

王師旣旋，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，遣使謂堅曰：「頃者割地，行人失辭。有國有家，分災救患，理之常也。」堅大怒，遣王猛與建威梁成、鄧羌率步騎三萬，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，以爲鄉導，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。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，將解筑圍。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，大破臧於滎陽。筑懼而請降，猛陳師以受之，留鄧羌鎮金墉，猛振旅而歸。

太和五年，又遣猛率楊安、張蚝、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。堅親送猛於霸東，謂曰：「今授卿精兵，委以重任，便可從壺關、上黨出潞川，此捷濟之機，所謂捷雷不及掩耳。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，於鄴相見。已敕運漕相繼，但憂賊，不煩後慮也。」猛曰：「臣庸劣孤生，操無豪介，蒙陛下恩榮，內侍帷幄，出總戎旅，藉宗廟之靈，稟陛下神算，殘胡不足平也。」

願不煩鑾軫，冒犯霜露。臣雖不武，望克不淹時。但願速敕有司，部置鮮卑之所。」堅大悅。於是進師。楊安攻晉陽。猛攻壺關，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，所經郡縣皆降於猛。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。會楊安攻晉陽，爲地道，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，大呼斬關。猛、安遂入晉陽，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。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，評憚猛不敢進，屯於潞川。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，進師與評相持。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，夜從間道出評營後，傍山起火，燒其輜重，火見鄴中。暉懼，遣使讓評，催之速戰。猛知評賣水鬻薪，有可乘之會，評又求戰，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：「王景略受國厚恩，任兼內外，今與諸君深入賊地，宜各勉進，不可退也。願勦力行間，以報恩顧，受爵明君之朝，慶觴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！」衆皆勇奮，破釜棄糧，大呼競進。猛望評師之衆也，惡之，謂鄧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非將軍莫可以捷。成敗之機，在斯一舉。將軍其勉之。」羌曰：「若以司隸見與者，公無以爲憂。」猛曰：「此非吾之所及也。必以安定太守、萬戶侯相處。」羌不悅而退。俄而兵交，猛召之，羌寢而弗應。猛馳就許之，羌於是大飲帳中，與張蚝、徐成等跨馬運矛，馳入評軍，出入數四，旁若無人，搴旗斬將，殺傷甚衆。及日中，評衆大敗，俘斬五萬有餘，乘勝追擊，又降斬十萬，於是進師圍鄴。堅聞之，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，以苻融鎮洛陽，躬率精銳十萬向鄴。七日而至於安陽，過舊閭，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，泫然流涕，乃停信宿。猛潛

至安陽迎堅，堅謂之曰：「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，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？」猛曰：「臣每覽亞夫之事，嘗謂前却人主，以此而爲名將，竊未多之。臣奉陛下神算，擊垂亡之虜，若摧枯拉朽，何足慮也！」監國沖幼，鑾駕遠臨，脫有不虞，其如宗廟何！」堅遂攻鄴，陷之。慕容暉出奔高陽，堅將郭慶執而送之。堅入鄴宮，閱其名籍，凡郡百五十七，縣一千五百七十九，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，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。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。郭慶窮追餘燼，慕容評奔於高句麗，慶追至遼海，句麗縛評送之。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，論功封賞各有差。以王猛爲使持節、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冀州牧，鎮鄴，以郭慶爲持節、都督幽州諸軍事、揚武將軍、幽州刺史，鎮薊。堅自鄴如枋頭，讌諸父老，改枋頭爲永昌縣，復之終世。堅至自永昌，行飲至之禮，歌勞止之詩，以饗其羣臣。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，皆徙於長安，封授有差。堅於是行禮於辟雍，祀先師孔子，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，皆束脩釋奠焉。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，處烏丸雜類於馮翊、北地，丁零翟斌于新安，徙陳留、東阿萬戶以實青州。諸因亂流移，避仇遠徙，欲還舊業者，悉聽之。

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，爲大司馬桓溫所圍，遣使請救於堅。堅遣王鑒、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，鑒據洛澗，蚝屯八公山。桓溫遣諸將夜襲鑒、蚝，敗之，鑒、蚝屯慎城。

初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，堅署爲平南將軍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旣而歸順於晉。世死，子纂代立，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。世弟統驍武得衆，起兵武都，與纂分爭。堅遣其將苻雅、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，先取仇池，進圖寧益。〔七〕雅等次于驚陝，纂率衆五萬距雅。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，戰於陝中，爲雅等所敗，纂收衆奔還。雅進攻仇池，楊統帥武都之衆降於雅。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於雅，請爲內應。纂懼，面縛出降。雅釋其縛，送之長安。以楊統爲平遠將軍、南秦州刺史，加楊安都督，鎮仇池。

先是，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，堅旣東平六州，西擒楊纂，欲以德懷遠，且跨威河右，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。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，堅大悅，卽署天錫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河右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涼州刺史、西域都護、西平公。

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，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、金銀五百斤。堅拜奚安遠將軍、湟川侯。〔八〕

堅嘗如鄴，狩于西山，旬餘，樂而忘返。伶人王洛叩馬諫曰：「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萬乘之主行不履危。故文帝馳車，袁公止轡；孝武好田，相如獻規。陛下爲百姓父母，蒼生所繫，何可盤于游田，以玷聖德。若禍起須臾，變在不測者，其如宗廟何！其如太后何！」堅曰：「善。」昔文公悟愆於虞人，朕聞罪於王洛，吾過也。」自是遂不復獵。

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，謂羣臣曰：「溫前敗灞上，後敗枋頭，十五年間，再傾國師。六十歲公舉動如此，不能思愆免退，以謝百姓，方廢君以自悅，將如四海何！諺云『怒其室而作色於父』者，其桓溫之謂乎！」

堅以境內旱，課百姓區種。懼歲不登，省節穀帛之費，太官、後宮減常度二等，百僚之秩以次降之。復魏晉士籍，使役有常聞，諸非正道，典學一皆禁之。^{〔九〕}堅臨太學，考學生經義，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。自永嘉之亂，庠序無聞，及堅之僭，頗留心儒學，王猛整齊風俗，政理稱舉，學校漸興。關隴清晏，百姓豐樂，自長安至于諸州，皆夾路樹槐柳，二十里一亭，四十里一驛，旅行者取給於途，工商貿販於道。百姓歌之曰：「長安大街，夾樹楊槐。下走朱輪，上有鸞栖。英彥雲集，誨我萌黎。」

是歲，有大風從西南來，俄而晦冥，恒星皆見，又有赤星見於西南。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：「於占西南國亡，明年必當平蜀漢。」堅大悅，命秦梁密嚴戎備。乃以王猛爲丞相，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，代猛爲冀州牧。融將發，堅祖於霸東，奏樂賦詩。堅母苟氏以融少子，甚愛之，比發，三至灞上，其夕又竊如融所，內外莫知。是夜，堅寢於前殿，魏延上言：「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，左右閤寺不見，后妃移動之象。」堅推問知之，驚曰：「天道與人何其不遠！」遂重星官。王猛至長安，加都督中外諸軍事，猛辭讓再三，堅不許。

其後天鼓鳴，有彗星出於尾箕，長十餘丈，名蚩尤旗，經太微，掃東井，自夏及秋冬不滅。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：「彗起尾箕，而掃東井，此燕滅秦之象。」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。堅不納，更以暉爲尙書，垂爲京兆尹，冲爲平陽太守。苻融聞之，上疏於堅曰：「臣聞東胡在燕，曆數彌久，逮于石亂，遂據華夏，跨有六州，南面稱帝。陛下爰命六師，大舉征討，勞卒頻年，勤而後獲，本非慕義懷德歸化。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，執權履職，勢傾勞舊，陛下親而幸之。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，狼子野心。往年星異，災起於燕，願少留意，以思天戒。臣據可言之地，不容默已。」詩曰：『兄弟急難』，『朋友好合』。昔劉向以肺腑之親，尙能極言，況於臣乎！堅報之曰：「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，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。」詩云：『德輶如毛，人鮮克舉。』君子處高，戒懼傾敗，可不務乎！今四海事曠，兆庶未寧，黎元應撫，夷狄應和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，同有形於赤子，汝其息之，勿懷耿介。夫天道助順，修德則禳災。苟求諸己，何懼外患焉。」

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，與堅將楊安戰，廣敗績，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，亮懼而退守磬險，安遂進寇漢川。堅遣王統、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，前禁將軍毛當、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。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，戰于青谷，王師不利，亮奔固西城。彤乘勝陷漢中，徐成又攻二劍，克之，楊安進據梓潼。晉奮威將軍、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。揚

武將軍、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，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，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。安、當進兵，遂陷益州。於是西南夷邛、笮、夜郎等皆歸之。堅以安爲右大將軍、益州牧，鎮成都；毛當爲鎮西將軍、梁州刺史，鎮漢中；姚萇爲寧州刺史，領西蠻校尉；王統爲南秦州刺史，鎮仇池。

蜀人張育、楊光等起兵，與巴獠相應，以叛於堅。晉益州刺史竺瑤、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。育乃自號蜀王，遣使歸順，與巴獠酋帥張重、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。尋而育與萬爭權，舉兵相持，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，育、光退屯縣竹。安又敗張重、尹萬于成都南，重死之，及首級二萬三千。鄧羌復擊張育、楊光于縣竹，皆害之。桓石虔敗姚萇於墊江，萇退據五城，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。

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：「甲申乙酉，魚羊食人，悲哉無復遺。」堅命執之，俄而不見。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，堅不從。遣使巡行四方，觀風俗，問政道，明黜陟，恤孤獨，不能自存者。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爲國子祭酒。王猛卒，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。禁老、莊、圖讖之學。中外四禁、二衛、四軍長上將士，皆令修學。課後宮，置典學，立內司，以授于掖庭，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。

遣其武衛苟萇、左將軍毛盛、中書令梁熙、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

姑臧。遣尙書郎閻負、梁殊銜命軍前，下書徵天錫。堅嚴飾鹵簿，親餞萇等於城西，賞行將各有差。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、河州刺史李辯、涼州刺史王統，率三州之衆以繼之。閻負等到涼州，天錫自以晉之列藩，志在保境，命斬之，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。俄而梁熙、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於河會城，_{（二）}陷之。苟萇濟自石城津，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，又陷之。馬建懼，自楊非退還清塞。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，與馬建陣於洪池。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，諸將勸據擊之，以挫其鋒，據不從。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。萇、熙聞天錫來逼，急攻據、建，建降於萇，遂攻據，害之，及其軍司席仉。萇進軍入清塞，乘高列陣。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，率勁勇五萬，與萇等戰於赤岸，哲大敗。天錫懼而奔還，致牋請降。萇至姑臧，天錫乘素車白馬，面縛輿櫬，降於軍門。萇釋縛焚櫬，送之於長安，諸郡縣悉降。堅以梁熙爲持節、西中郎將、涼州刺史，領護西羌校尉，鎮姑臧。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，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，餘皆安堵如故。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，號歸義侯。初，萇等將征天錫，堅爲其立第於長安，至是而居之。

堅旣平涼州，又遣其安北將軍、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，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。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，西出上郡，與洛會於涉翼犍庭。翼犍戰敗，遁於弱水。苻洛逐之，勢窘迫，退還陰山。其子翼圭縛父請降，洛等振旅而還。

封賞有差。堅以翼犍荒俗，未參仁義，令入太學習禮。以翼圭執父不孝，遷之於蜀。散其部落於漢鄆邊故地，立尉、監行事，官僚領押，課之治業營生，三五取丁，優復三年無稅租。其渠帥歲終令朝獻，出入行來爲之制限。堅嘗之太學，召涉翼犍問曰：「中國以學養性，而人壽考，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，何也？」翼犍不能答。又問：「卿種人有堪將者，可召爲國家用。」對曰：「漠北人能捕六畜，善馳走，逐水草而已，何堪爲將！」又問：「好學否？」對曰：「若不好學，陛下用教臣何爲？」堅善其答。

堅以關中水旱不時，議依鄭白故事，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，開涇水上源，鑿山起堤，通渠引瀆，以溉岡鹵之田。及春而成，百姓賴其利。以涼州新附，復租賦一年。爲父後者賜爵一級，孝悌力田爵二級，孤寡高年穀帛有差，女子百戶牛酒，大酺三日。

遣其尙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、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。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，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，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，苟池等與强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，大會漢陽。師次沔北，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，不以爲虞，石越遂游馬以渡。序大懼，固守中城。越攻陷外郭，獲船百餘艘以濟軍。丕率諸將進攻中城，遣苟池、石越、毛當以衆五萬屯於江陵。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，憚池等不進，保據上明。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：「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，臣請率精銳五

萬攻之，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。」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、右將軍毛當、後禁毛盛、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、盱眙。揚武彭超寇彭城。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，攻太守吉挹於西城。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，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。（二五）

先是，梁熙遣使西域，稱揚堅之威德，并以繒綵賜諸國王，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。大宛獻天馬、千里駒，皆汗血、朱鬣、五色、鳳膺、麟身，及諸珍異五百餘種。堅曰：「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，咨嗟美詠。今所獻馬，其悉返之，庶克念前王，髣髴古人矣。」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，示無欲也。其下以爲盛德之事，遠同漢文，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。

是時苻丕久圍襄陽，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，請徵下廷尉。堅曰：「丕等費廣無成，實宜貶戮。但師已淹時，不可虛然中返，其特原之，令以功成贖罪。」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，仍賜以劍，曰：「來春不捷者，汝可自裁，不足復持面見吾也。」初，丕之寇襄陽也，將急攻之，苟萇諫曰：「今以十倍之衆，積粟如山，但掠徙荆楚之人內於許洛，絕其糧運，使外援不接，糧盡無人，不攻自潰，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？」丕從之。及堅讓至，衆咸疑懼，莫知所爲。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：「以大將軍英秀，諸將勇銳，以攻小城，何異洪鑪燎羽毛。所以緩攻，欲以計制之。若決一旦之機，可指日而定。今破襄陽，上明自遁，復何所疑！願請一旬之期，以展三軍之勢。如其不捷，施請爲戮首。」丕於是促圍攻之。堅將親

率衆助丕等，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，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。融、熙並上言，以爲未可興師，乃止。

太元四年，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，將救彭城。苻丕陷襄陽，執南中郎將朱序，送于長安，堅署爲度支尚書。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、都督荆揚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領護南蠻校尉，配兵一萬鎮襄陽，以征南府器械給之。彭超圍彭城也，置輜重於留城。至是，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、高衡率衆萬餘，聲趣留城，超引軍赴之。戴遂率彭城之衆奔於謝玄，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。俱難旣陷淮陰，留邵保戍之，與超會師而南。晉將毛武生救魏興，遣前鋒督護趙福、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，溯江而上。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、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，戰於南縣，王師敗績。尋而韋鍾攻陷魏興，執太守吉挹。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，會攻淮南。彭超陷盱眙，獲晉建威將軍、高密內史毛璩之，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，去廣陵百里，京都大震，臨江列戍。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，右衛將軍毛安之、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，謝玄自廣陵救三阿。毛當、毛盛馳襲安之，王師敗績。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，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，戰於塘西，玄大敗之，斬顏。玄進兵至三阿，與難、超戰，超等又敗，退保盱眙。玄進次石梁，與田洛攻盱眙，難、超出戰，復敗，退屯淮陰。玄遣將軍何謙之、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，焚

淮橋，又與難等合戰，謙之斬其將邵保，難、超退師淮北。難歸罪彭超，斬其司馬柳渾。堅聞之，大怒，檻車徵超下獄，超自殺，難免爲庶人。

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、徐州刺史，鎮彭城；毛盛爲平東將軍、兗州刺史，鎮胡陸；王顯爲平吳校尉、揚州刺史，戍下邳，賞堂邑之功也。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、持節、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益州牧，領護西夷校尉，鎮成都，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。洛，健之兄子也。雄勇多力，而猛氣絕人，堅深忌之，故常爲邊牧。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，及是遷也，恚怒，謀於衆曰：「孤於帝室，至親也，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，常擯孤於外，既投之西裔，復不聽過京師，此必有伏計，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。爲宜束手就命，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？諸君意如何？」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，勸洛舉兵。洛因攘袂大言曰：「孤計決矣，沮謀者斬！」於是自稱大將軍、大都督、秦王，署置官司，以平顏爲輔國將軍、幽州刺史，爲其謀主。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、烏丸、高句麗、百濟及薛羅、休忍等諸國，並不從。洛懼而欲止，平顏曰：「且宜聲言受詔，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、常山，陽平公必郊迎於路，因而執之，進據冀州，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，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。」洛從之，乃率衆七萬發和龍，將圖長安。於是關中騷動，盜賊並起。堅遣使數之曰：「天下未一家，兄弟匪他，何爲而反？可還和龍，當以幽州永爲世封。」洛謂使者曰：「汝還白東海王，幽州褊阨，不足容萬乘，

須還王咸陽，以承高祖之業。若能候駕潼關者，位爲上公，爵歸本國。」堅大怒，遣其左將軍寶衡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，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，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，以苻融爲大都督，授之節度。使石越率騎一萬，自東萊出石徑，襲和龍，海行四百餘里。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，次於中山，有衆十萬。衡等與洛戰於中山，大敗之，執洛及其將蘭殊，送於長安。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，石越克和龍，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。堅赦蘭殊，署爲將軍，徙洛於涼州，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、領宗正、錄尚書事。

洛既平，堅以關東地廣人殷，思所以鎮靜之，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：「凡我族類，支胤彌繁，今欲分三原、九嶸、武都、洸、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，不忘舊德，爲磐石之宗，於諸君之意如何？」皆曰：「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，社稷之利也。」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，以配苻丕鎮鄴，如世封諸侯，爲新券主。堅送丕於灞上，流涕而別。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，皆悲號哀慟，酸感行人，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。於是分幽州置平州，以石越爲平州刺史，領護鮮卑中郎將，鎮龍城；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，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；中書令梁驥爲安遠將軍、幽州刺史，鎮薊城；毛興爲鎮西將軍、河州刺史，鎮枹罕；王騰爲鷹揚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領護匈奴中郎將，鎮晉陽；二州各配支戶三千，苻暉爲鎮東大將軍、豫州牧，鎮洛陽；苻叡爲安東將軍、雍州刺史，鎮蒲坂。

先是，高陸人穿井得龜，大三尺，背有八卦文，堅命太卜池養之，食以粟，及此而死，藏其骨於太廟。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：「我本出將歸江南，遭時不遇，隕命秦庭。」又有人夢中謂虜曰：「龜三千六百歲而終，終必妖興，亡國之徵也。」

堅自平諸國之後，國內殷實，遂示人以侈，懸珠簾於正殿，以朝羣臣，宮宇車乘，器物服御，悉以珠璣、琅玕、奇寶、珍怪飾之。尚書郎裴元略諫曰：「臣聞堯舜茅茨，周卑宮室，故致和平，慶隆八百。始皇窮極奢麗，嗣不及孫。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，鄙瓊室而不居，敷純風於天下，流休範於無窮，賤金玉，珍穀帛，勤恤人隱，勸課農桑，捐無用之器，棄難得之貨，敦至道以厲薄俗，修文德以懷遠人。然後一軌九州，同風天下，刑措既登，告成東嶽，蹤軒皇以齊美，哂二漢之徙封，臣之願也。」堅大悅，命去珠簾，以元略爲諫議大夫。

鄒善王、車師前部王來朝，大宛獻汗血馬，肅慎貢楛矢，天竺獻火浣布，康居、於闐及海東諸國，凡六十有二王，皆遣使貢其方物。

初，堅母少寡，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，史官載之。至是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，見其事，慚怒，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，將加其罪。著作郎趙泉、車敬等已死，乃止。

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、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，留輜重于管城，水陸輕進。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、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，相持月餘，戰於激水。振

等大敗，退保管城。石虔乘勝攻破之，斬振及仲，俘斬萬七千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露堂 斟注：御覽九四四引前秦書、太平廣記四七三引廣古今五行記「露」上有「甘」字。

〔二〕禁中無耳屬之理 斟注：御覽九四四引前秦書作「禁中無屬耳之垣」。載記「之理」當作「之垣」。

〔三〕猛不利 張天錫傳謂「天錫敗績」，通鑑一〇一稱「猛大破之」。疑此誤。

〔四〕苻庾 慕容暉載記作「苻謏」。參卷一一一校記。

〔五〕長安去蒲坂百餘里 長安去蒲坂不止百餘里，此當是苻柳自蒲坂行百餘里，「長安」二字涉上

「將攻長安」語而衍，通鑑一〇一無此二字可證。

〔六〕渭原 斟注：御覽三一二引十六國春秋「渭原」作「潞原」。按上文云「評不敢進，屯於潞川」，無西至渭原之理，當以作「潞原」爲是。今按：通典一五九亦作「潞原」。「潞原」當卽漳水經潞城處，與潞川非別地。

〔七〕進圖寧益 各本「圖」作「圍」，冊府二三一、通志一八八並作「圖」。冊府、通志並出載記，於文義亦作「圖」是，今據改。

〔八〕堅拜奚安遠將軍潞川侯 各本「奚」作「纂」。張森楷云：潞川地在吐谷渾，楊纂爲武都氐族首

領，不應以潞川地授之。且上文方敘吐谷渾，此處插入楊纂官爵，文理亦覺不倫。吐谷渾傳謂苻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，與此相合，「纂」當爲「奚」之譌。按：通鑑一〇三作「辟奚」，據宋書、魏書吐谷渾傳「辟」作「碎」，作「碎」誤，但此處自當作「奚」，今據改。

〔九〕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。「聞」字屬上，屬下皆贅，疑是衍文或字訛。

〔一〇〕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。通鑑一〇三下有「鎮墊江」句。按：上下文記以某人爲某州刺史，並有鎮某地一語，疑此脫去。

〔一一〕及首級二萬三千。通鑑一〇三「及」作「斬」，疑是。

〔一二〕王歡各本「歡」作「勸」。按：事見儒林王歡傳，「勸」字譌，今改正。

〔一三〕左將軍毛盛。張天錫傳「毛盛」作「毛當」，下文見「右將軍毛當」，後禁毛盛，疑作「毛當」是，但「左」「右」微異。

〔一四〕梁粲。通鑑一〇四作「梁濟」。

〔一五〕梁州刺史韋鍾寇與攻太守吉挹於西城，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，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。毛穆之（即武生）傳云：「苻堅別將寇彭城，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，鎮廣陵。」此處上文方稱「彭超寇彭城」，即應逕接「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拒之」，情事始明。而中間忽插入韋鍾寇與魏興事，遂似武生拒韋鍾軍於魏興。疑「韋鍾寇與魏興」云云本在「相持於淮南」句下，錯簡在上，通鑑

一〇四敘次正如此，可證。又「武生」，通鑑作「虎生」，當是晉書避唐諱改「武」。

〔一六〕平顏 通鑑一〇四「顏」作「規」。下同。

〔一七〕中書令梁讜 各本無「令」字，宋本有。通鑑一〇四、通志一八九並有「令」字，今從宋本。

〔一八〕各配支戶三千 通鑑一〇四「支」作「氏」，疑是。

〔一九〕著作郎趙泉 斟注：史通正史篇曰：前秦史官，初有趙淵、車敬。趙淵以唐人避諱改「泉」。

〔二〇〕都貴遣其司馬閭振 「都貴」，斟注：孝武紀作「都貴」，桓沖傳作「郝貴」，桓石虔傳作「梁成」，人名各異，蓋不可定其孰是孰非。又云：司馬閭振，孝武紀及桓沖、桓石虔傳俱作「襄陽太守閭震」。

晉書卷一百十四

載記第十四

苻堅下

王猛

苻融

苻朗

太元七年，堅饗羣臣於前殿，樂奏賦詩。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「丁」字，直而不曲。堅問其故，平子曰：「臣丁至剛，不可以屈，且曲下者不正之物，未足獻也。」堅笑曰：「名不虛行。」因擢爲上第。

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，「事洩，堅問反狀，陽曰：『禮云，父母之仇，不同天地。臣父哀公，死不以罪，齊襄復九世之仇，而況臣也！』皮曰：『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，而臣不免貧餒，所以圖富也。』堅流涕謂陽曰：『哀公之薨，事不在朕，卿寧不知之！』讓皮曰：『丞相臨終，託卿以十具牛爲田，不聞爲卿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徵也！』皆赦不誅，徙陽於高昌，皮於朔方之北。苻融以位忝宗正，不能肅遏姦萌，上疏請待罪私藩。

堅不許。將以融爲司徒，融固辭。堅銳意荆揚，將謀入寇，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新平郡獻玉器。初，堅卽僞位，新平王彫陳說圖讖，堅大悅，以彫爲太史令。嘗言於堅曰：「謹案讖云：『古月之末亂中州，洪水大起健西流，惟有雄子定八州。』此卽三祖、陛下之聖諱也。又曰：『當有艸付臣又土，滅東燕，破白虜，氏在中，華在表。』案圖讖之文，陛下當滅燕，平六州。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，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，以應圖讖之言。」堅訪之王猛，猛以彫爲左道惑衆，勸堅誅之。彫臨刑上疏曰：「臣以趙建武四年，從京兆劉湛學，明于圖記，謂臣曰：『新平地古顓頊之墟，里名曰雞閭。』」記云，此里應出帝王寶器，其名曰延壽寶鼎。顓頊有云，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，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。湛又云：『吾嘗齋於室中，夜有流星大如半月，落於此地，斯蓋是乎！』願陛下誌之，平七州之後，出於壬午之年。』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，器銘篆書文題之法，一爲天王，二爲王后，三爲三公，四爲諸侯，五爲伯子男，六爲卿大夫，七爲元士。自此已下，考載文記，列帝王名臣，自天子王后，內外次序，上應天文，象紫宮布列，依玉牒版辭，不違帝王之數。從上元人皇起，至中元，窮於下元，天地一變，盡三元而止。堅以彫言有徵，追贈光祿大夫。

幽州蝗，廣袤千里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，發青、冀、幽、并百姓討之。

以苻朗爲使持節、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、鎮東將軍、青州刺史，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、西夷校尉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，密授規模，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，將以入寇。

車師前部王彌寶、鄯善王休密駄朝於堅，堅賜以朝服，引見西堂。寶等觀其宮宇壯麗，儀衛嚴肅，甚懼，因請年年貢獻。堅以西域路遙，不許，令三年一貢，九年一朝，以爲永制。寶等請曰：「大宛諸國雖通貢獻，然誠節未純，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。若王師出關，請爲鄉導。」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、都督西討諸軍事，與陵江將軍姜飛、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，以討定西域。苻融以虛耗中國，投兵萬里之外，得其人不可役，得其地不可耕，固諫以爲不可。堅曰：「二漢力不能制匈奴，猶出師西域。今匈奴既平，易若摧朽，雖勞師遠役，可傳檄而定，化被崑山，垂芳千載，不亦美哉！」朝臣又屢諫，皆不納。

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，掠六百餘戶而還。堅引羣臣會議，曰：「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，」芟夷逋穢，四方略定，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。吾每思天下不一，未嘗不臨食輟鋪，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。略計兵杖精卒，可有九十七萬，吾將躬先啟行，薄伐南裔，於諸卿意何如？」祕書監朱彤曰：「陛下應天順時，恭行天罰，嘯咤則五嶽摧覆，呼吸則江海絕流，若一舉百萬，必有征無戰。晉主自當銜壁輿櫬，啟穎軍門，若迷而弗悟，必逃死江海，猛將追之，卽可賜命南巢。中州之人，還之桑梓。然後迴駕岱宗，告成封禪，起白雲於中壇，受萬歲於中」

嶽，爾則終古一時，書契未有。」堅大悅曰：「吾之志也。」左僕射權翼進曰：「臣以爲晉未可伐。夫以紂之無道，天下離心，八百諸侯不謀而至，武王猶曰彼有人焉，迴師止旆。三仁誅放，然後奮戈牧野。今晉道雖微，未聞喪德，君臣和睦，上下同心。謝安、桓沖、江表偉才，可謂晉有人焉。臣聞師克在和，今晉和矣，未可圖也。」堅默然久之，曰：「諸君各言其志。」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：「吳人恃險偏隅，不賓王命，陛下親御六師，問罪衡越，誠合人神四海之望。但今歲鎮星守斗牛，福德在吳。懸象無差，弗可犯也。且晉中宗，藩王耳，夷夏之情，咸共推之，遺愛猶在於人。昌明，其孫也，國有長江之險，朝無昏貳之釁。臣愚以爲利用修德，未宜動師。」孔子曰：「遠人不服，修文德以來之。」願保境養兵，伺其虛隙。」堅曰：「吾聞武王伐紂，逆歲犯星。天道幽遠，未可知也。昔夫差威陵上國，而爲句踐所滅。仲謀澤洽全吳，孫皓因三代之業，龍驤一呼，君臣面縛，雖有長江，其能固乎！以吾之衆旅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。」越曰：「臣聞紂爲無道，天下患之。夫差淫虐，孫皓昏暴，衆叛親離，所以敗也。今晉雖無德，未有斯罪，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。」羣臣各有異同，庭議者久之。堅曰：「所謂築室于道，沮計萬端，吾當內斷於心矣。」羣臣出後，獨留苻融議之。堅曰：「自古大事，定策者一兩人而已，羣議紛紜，徒亂人意，吾當與汝決之。」融曰：「歲鎮在斗牛，吳越之福，不可以伐一也。晉主休明，朝臣用命，不可以伐二也。我數戰，兵疲將倦，有憚敵之

意，不可以伐三也。諸言不可者，策之上也，願陛下納之。」堅作色曰：「汝復如此，天下之事，吾當誰與言之！今有衆百萬，資仗如山，吾雖未稱令主，亦不爲闇劣。以累捷之威，擊垂亡之寇，何不克之有乎！吾終不以賊遺子孫，爲宗廟社稷之憂也。」融泣曰：「吳之不可伐，昭然，虛勞大舉，必無功而反。臣之所憂，非此而已。陛下寵育鮮卑、羌、羯，布諸畿甸，舊人族類，斥徙遐方。今傾國而去，如有風塵之變者，其如宗廟何！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，鮮卑、羌、羯攢聚如林，此皆國之賊也，我之仇也。臣恐非但徒返而已，亦未必萬全。臣智識愚淺，誠不足採；王景略一時奇士，陛下每擬之孔明，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。」堅不納。游於東苑，命沙門道安同輦。權翼諫曰：「臣聞天子法駕，侍中陪乘，清道而行，進止有度。三代末主，或虧大倫，適一時之情，書惡來世。故班姬辭輦，垂美無窮。道安毀形賤士，不宜參穢神輿。」堅作色曰：「安公道冥至境，德爲時尊，朕舉天下之重，未足以易之。非公與輦之榮，此乃朕之顯也。」命翼扶安升輦，顧謂安曰：「朕將與公南游吳越，整六師而巡狩，謁虞陵於疑嶺，瞻禹穴於會稽，泛長江，臨滄海，不亦樂乎！」安曰：「陛下應天御世，居中土而制四維，逍遙順時，以適聖躬，動則鳴鑾清道，止則神栖無爲，端拱而化，與堯舜比隆，何爲勞身於馳騎，口倦於經略，櫛風沐雨，蒙塵野次乎？且東南區區，地下氣癘，虞舜游而不返，大禹適而弗歸，何足以上勞神駕，下困蒼生。」詩云：『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』苟文德足以懷遠，

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。」堅曰：「非爲地不廣、人不足也，但思混一六合，以濟蒼生。天生蒸庶，樹之君者，所以除煩去亂，安得憚勞！朕旣大運所鍾，將簡天心以行天罰。高辛有熊泉之役，唐堯有丹水之師，此皆著之前典，昭之後王。誠如公言，帝王無省方之文乎？且朕此行也，以義舉耳，使流度衣冠之胄，還其墟墳，復其桑梓，止爲濟難銓才，不欲窮兵極武。」安曰：「若鑾駕必欲親動，猶不願遠涉江淮，可暫幸洛陽，明授勝略，馳紙檄於丹楊，開其改迷之路。如其不庭，伐之可也。」堅不納。先是，羣臣以堅信重道安，謂安曰：「主上欲有事於東南，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！」故安因此而諫。苻融及尙書原紹、石越等上書面諫，前後數十，堅終不從。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，又諫曰：「臣聞季梁在隨，楚人憚之；宮奇在虞，晉不闕兵。國有人焉故也。及謀之不用，而亡不淹歲。前車之覆軌，後車之明鑒。陽平公、國之謀主，而陛下違之；晉有謝安、桓沖，而陛下伐之。是行也，臣竊惑焉。」堅曰：「國有元龜，可以決大謀；朝有公卿，可以定進否。孺子言焉，將爲戮也。」

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，經秋冬不滅，請徵下廷尉詔獄。堅曰：「災降自天，殆非人力所能除也。此自朕之政違所致，蘭何罪焉！」

明年，呂光發長安，堅送於建章宮，謂光曰：「西戎荒俗，非禮義之邦。羈縻之道，服而赦之，示以中國之威，導以王化之法，勿極武窮兵，過深殘掠。」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、散

騎常侍、都督西域諸軍事、寧西將軍、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、平西將軍、西域都護，率其國兵爲光鄉導。

是年，益州西南夷、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。

堅南游灞上，從容謂羣臣曰：「軒轅，大聖也，其仁若天，其智若神，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，居無常所，以兵爲衛，故能日月所照，風雨所至，莫不率從。今天下垂平，惟東南未殄。朕忝荷大業，巨責攸歸，豈敢優游卒歲，不建大同之業！每思桓溫之寇也，江東不可不滅。今有勁卒百萬，文武如林，鼓行而摧遺晉，若商風之隕秋籜。朝廷內外，皆言不可，吾實未解所由。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，天下何由一軌！吾計決矣，不復與諸卿議也。」太子宏進曰：「吳今得歲，不可伐也。且晉主無罪，人爲之用；謝安、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，君臣勦力，阻險長江，未可圖也。但可厲兵積粟，以待暴主，一舉而滅之。今若動而無功，則威名損於外，資財竭於內。是故聖王之行師也，內斷必誠，然後用之。彼若憑長江以固守，徙江北百姓於江南，增城清野，杜門不戰，我已疲矣。彼未引弓，土下氣癘，不可久留，陛下將若之何？」堅曰：「往年車騎滅燕，亦犯歲而捷之。天道幽遠，非汝所知也。昔始皇之滅六國，其王豈皆暴乎？且吾內斷於心久矣，舉必克之，何爲無功！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，精甲勁兵以攻其外，內外如此，安有不克！」道安曰：「太子之言是也，願陛下納之。」堅弗從。

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：「陛下德侔軒唐，功高湯武，威澤被於八表，遠夷重譯而歸。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，敢距王命，是而不誅，法將安措！孫氏跨僭江東，終併於晉，其勢然也。臣聞小不敵大，弱不御強，況大秦之應符，陛下之聖武，強兵百萬，韓白盈朝，而令其偷魂假號，以賊虜遺子孫哉！詩云：『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。』陛下內斷神謀足矣，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。昔晉武之平吳也，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，若採羣臣之言，豈能建不世之功！諺云：『憑天俟時，時已至矣，其可已乎！』堅大悅，曰：『與吾定天下者，其惟卿耳。』賜帛五百匹。

彗星掃東井。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，長安有水影，遠觀若水，視地則見人，至是則止。堅惡之。上林竹死，洛陽地陷。

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，遂攻襄陽。遣前將軍劉波、冠軍桓石虔、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，輔國楊亮伐蜀，攻拔伍城，進攻涪城，龍驤胡彬攻下蔡，鷹揚郭銓攻武當，沖別將攻萬歲城，拔之。堅大怒，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、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，揚武張崇救武當，後將軍張蚝、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。叡次新野，垂次鄧城。王師敗張崇於武當，掠二千餘戶而歸。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，次於沔水。垂、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，繫炬於樹枝，光照十數里中。沖懼，退還上明。張蚝出斜谷，楊亮亦引兵退歸。

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，人十丁遣一兵。門在灼然者，爲崇文義從。良家子年二十已下，武藝驍勇，富室材雄者，皆拜羽林郎。下書期克捷之日，以帝爲尙書左僕射，謝安爲吏部尙書，桓沖爲侍中，並立第以待之。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。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、少年都統。遣征南苻融、驃騎張蚝、撫軍苻方、衛軍梁成、平南慕容暉、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。堅發長安，戎卒六十餘萬，騎二十七萬，前後千里，旗鼓相望。堅至項城，涼州之兵始達咸陽，蜀漢之軍順流而下，幽冀之衆至於彭城，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。運漕萬艘，自河入石門，達於汝潁。

融等攻陷壽春，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、安豐太守王先。垂攻陷鄖城，害晉將軍王太丘。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、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，屯於洛澗，柵淮以遏東軍。成頻敗王師。晉遣都督謝石、徐州刺史謝玄、豫州刺史桓伊、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，相繼距融，去洛澗二十五里，憚成不進。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，爲融所逼，糧盡，詐揚沙以示融軍，潛遣使告石等曰：「今賊盛糧盡，恐不見大軍。」融軍人獲而送之。融乃馳使白堅曰：「賊少易俘，但懼其越逸，宜速進衆軍，擒禽賊帥。」堅大悅，恐石等遁也，捨大軍於項城，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，令軍人曰：「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。」故石等弗知。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，夜襲梁成壘，克之，斬成及王顯、王詠等十將，士卒死者萬五千。謝石等以旣敗梁成，

水陸繼進。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，見部陣齊整，將士精銳，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，皆類人形，顧謂融曰：「此亦勦敵也，何謂少乎？」慄然有懼色。初，朝廷聞堅入寇，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，奉以相國之號。及堅之見草木狀人，若有力焉。

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，欲脅而降之。序詭謂石曰：「若秦百萬之衆皆至，則莫可敵也。及其衆軍未集，宜在速戰。若挫其前鋒，可以得志。」石聞堅在壽春也，懼，謀不戰以疲之。謝琰勸從序言，遣使請戰，許之。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，謝玄、謝琰勒卒數萬，陣以待之。蚝乃退，列陣逼肥水。王師不得渡，遣使謂融曰：「君懸軍深入，置陣逼水，此持久之計，豈欲戰者乎？若小退師，令將士周旋，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，不亦美乎？」融於是麾軍卻陣，欲因其濟水，覆而取之。軍遂奔退，制之不可止。融馳騎略陣，馬倒被殺，軍遂大敗。王師乘勝追擊，至於青岡，死者相枕。堅爲流矢所中，單騎遁還於淮北，飢甚，人有進壺殮豚髀者，堅食之，大悅，曰：「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！」命賜帛十四，縣十斤。辭曰：「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，陛下目所覩也，耳所聞也。今蒙塵之難，豈自天乎！且妄施不爲惠，妄受不爲忠。陛下，臣之父母也，安有子養而求報哉！」弗顧而退。堅大慚，顧謂其夫人張氏曰：「朕若用朝臣之言，豈見今日之事邪！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？」潛然流涕而去。聞風聲鶴唳，皆謂晉師之至。其僕射張天錫、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。初，諺言「堅不出

頃」，羣臣勸堅停頃，爲六軍聲鎮，堅不從，故敗。

諸軍悉潰，惟慕容垂一軍獨全，堅以千餘騎赴之。垂子寶勸垂殺堅，垂不從，乃以兵屬堅。初，慕容暉屯鄆城，姜成等守漳口，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，斬之，暉棄其衆奔還。堅收離集散，比至洛陽，衆十餘萬，百官威儀軍容粗備。未及關而垂有貳志，說堅請巡撫燕岱，并求拜墓，堅許之。權翼固諫以爲不可，堅不從。尋懼垂爲變，悔之，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，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，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。堅至自淮南，次於長安東之行宮，哭苻融而後入，告罪於其太廟，赦殊死已下，文武增位一級，厲兵課農，存卹孤老，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。贈融大司馬，諡曰哀公。

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，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。垂南結丁零，殺飛龍，盡坑其衆。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，爲斌所敗，當死之。垂子農亡奔列人，招集羣盜，衆至萬數千。丕遣石越擊之，爲農所敗，越死之。垂引丁零、烏丸之衆二十餘萬，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。

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，聞垂攻鄴，亡命奔關東，收諸馬牧鮮卑，衆至數千，還屯華陰。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。堅遣將軍强永率騎擊之，爲泓所敗，泓衆遂盛，自稱使持節、大都督陝西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雍州牧、濟北王，推叔父垂爲丞相、都

督陝東諸軍事、領大司馬、冀州牧、吳王。

堅謂權翼曰：「吾不從卿言，鮮卑至是。關東之地，吾不復與之爭，將若泓何？」翼曰：「寇不可長。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，不暇近逼。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，鮮卑之衆布於畿甸，實社稷之元憂，宜遣重將討之。」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、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、鎮東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鎮蒲坂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衛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錄尚書事，配兵五萬，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，龍驤姚萇爲司馬，討泓於華澤。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，有衆二萬，進攻蒲坂，堅命竇衝討之。苻叡勇果輕敵，不恤士衆。泓聞其至也，懼，率衆將奔關東，叡馳兵要之。姚萇諫曰：「鮮卑有思歸之心，宜驅令出關，不可遏也。」叡弗從，戰於華澤，叡敗績，被殺。堅大怒。萇懼誅，遂叛。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，大破之，沖率騎八千奔於泓軍。泓衆至十餘萬，遣使謂堅曰：「秦爲無道，滅我社稷。今天誘其衷，使秦師傾敗，將欲興復大燕。吳王已定關東，可速資備大駕，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。泓當率關中燕人，翼衛皇帝，還返鄴都，與秦以武牢爲界，分王天下，永爲鄰好，不復爲秦之患也。鉅鹿公輕鷁銳進，爲亂兵所害，非泓之意。」堅大怒，召慕容暉責之曰：「卿父子干紀僭亂，乖逆人神，朕應天行罰，盡兵勢而得卿。卿非改迷歸善，而合宗蒙宥，兄弟布列上將，納言，雖曰破滅，其實若歸。奈何因王師小敗，便猖悖若此！垂爲長蛇於關東，泓、沖稱兵

內侮。泓書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當相資。卿之宗族，可謂人面獸心，殆不可以國士期也。」暉叩頭流血，泣涕陳謝。堅久之曰：「書云，父子兄弟無相及也。卿之忠誠，實簡朕心，此自三豎之罪，非卿之過。」復其位而待之如初。命暉以書招喻、垂及泓、沖，使息兵還長安，恕其反叛之咎。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：「今秦數已終，長安怪異特甚，當不復能久立。吾既籠中之人，必無還理。昔不能保守宗廟，致令傾喪若斯，吾罪人也，不足復顧吾之存亡。社稷不輕，勉建大業，以興復爲務。可以吳王爲相國，中山王爲太宰，領大司馬，汝可爲大將軍，領司徒，承制封拜。聽吾死問，汝便卽尊位。」泓於是進向長安，改年曰燕興。是時鬼夜哭，三旬而止。

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，次於趙氏塢，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，斷其奔路，右軍徐成、左軍竇衝、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，仍斷其運水之路。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，聚衆數千，保據頻陽，遣軍運水及粟，以饋姚萇，楊璧盡獲之。萇軍渴甚，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。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鸛雀渠，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。萇衆危懼，人有渴死者。俄而降雨於萇營，營中水三尺，周營百步之外，寸餘而已，於是萇軍大振。堅方食，去案怒曰：「天其無心，何故降澤賊營！」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。

泓謀臣高蓋、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殺泓，立沖爲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

自相署置。

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，率衆七萬來攻堅。堅遣楊璧等擊之，爲萇所敗，獲楊璧、毛盛、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，皆禮而遣之。

苻暉率洛陽、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。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。

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，引師而歸，使撫軍苻方戍驪山，拜苻暉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錄尚書，配兵五萬距沖，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，爲暉後繼。沖乃令婦人乘牛馬爲衆，揭竿爲旗，揚土爲塵，督厲其衆，晨攻暉營於鄭西。暉出距戰，沖揚塵鼓譟，暉師敗績。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，與苻琳率衆三萬，擊沖於灊上，爲沖所敗，宇死之，琳中流矢，沖遂據阿房城。初，堅之滅燕，沖姊爲清河公主，年十四，有殊色，堅納之，寵冠後庭。沖年十二，亦有龍陽之姿，堅又幸之。姊弟專寵，宮人莫進。長安歌之曰：「一雌復一雄，雙飛入紫宮。」咸懼爲亂。王猛切諫，堅乃出沖。長安又謠曰：「鳳皇鳳皇止阿房。」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實不食，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。沖小字鳳皇，至是，終爲堅賊，入止阿房城焉。

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，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。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，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。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，轉戰而免。玄進據彭城。

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，所獲珍寶以萬萬計。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西域校尉，進封順鄉侯，增邑一千戶。

劉牢之伐兗州，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於慕容垂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，戰於河南，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。牢之遂據鄆城。

慕容沖進逼長安，堅登城觀之，歎曰：「此虜何從出也？其強若斯！」大言責沖曰：「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，何爲送死？」沖曰：「奴則奴矣，旣厭奴苦，復欲取爾見代。」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，稱詔曰：「古人兵交，使在其間。卿遠來草創，得無勞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懷。朕於卿恩分如何，而於一朝忽爲此變！」沖命詹事答之，亦稱「皇太弟有令：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，自當寬貸苻氏，以酬曩好，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於前。」堅大怒曰：「吾不用王景略、陽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於此。」

苻丕在鄴糧竭，馬無草，削松木而食之。會丁零叛慕容垂，垂引師去鄴，始具西問，知苻叡等喪敗，長安危逼，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，將北引重合侯苻謨、高邑侯苻亮、阜城侯苻定于常山，固安侯苻鑒、中山太守王亮於中山，以爲己援。垂遣將軍張崇要興，獲之於襄國南。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、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，蚝、騰以衆寡不赴。丕進退路窮，乃謀於羣僚。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，丕猶未從。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，濟陽

太守郭滿據滑臺，將軍顏肱、劉襲次於河北，丕遣將軍桑據距之，爲王師所敗。襲等進攻黎陽，克之。丕懼，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謝玄。丕書稱假途求糧，還赴國難，須軍援既接，以鄴與之，若西路不通，長安陷沒，請率所領保守鄴城。乃羈縻一方，文降而已。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：「今禍難如此，京師阻隔，吉凶莫審，密邇寇仇，三軍罄絕，傾危之甚，朝不及夕。觀公豪氣不除，非救世之主，既不能竭盡誠款，速致糧援，方設兩端，必無成也。今日之殆，疾於轉機，不容虛設，徒成反覆。宜正書爲表，以結殷勤。若王師之至，必當致身。如其不從，可逼縛與之。苟不義服，一人力耳。古人行權，寧濟爲功，況君侯累葉載德，顯祖初著名於晉朝，今復建崇勳，使功業相繼，千載一時，不可失也。」膺素輕丕，自以力能逼之，乃改書而遣達等，并遣濟南毛蜀、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。

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。既至，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，動靜諮問之。慕容暉入見東堂，稽首謝曰：「弟冲不識義方，孤背國恩，臣罪應萬死。陛下垂天地之容，臣蒙更生之惠。臣二子昨婚，明當三日，愚欲暫屈鑾駕，幸臣私第。」堅許之。暉出，嘉曰：「稚蘆作蘧蒌，不成文章，會天大雨，不得殺羊。」堅與羣臣莫之能解。是夜大雨，晨不果出。初，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，堅防守甚嚴，謀應之而無因。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，暉乃密結鮮卑之衆，謀伏兵請堅，因而殺之。令其豪帥悉羅騰、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：「官今使

侯外鎮，聽舊人悉隨，可於某日會集某處。」鮮卑信之。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，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，聞以告衝，請留其兄。衝馳入白堅，堅大驚，召騰問之，騰具首服。堅乃誅諱父子及其宗族，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。

慕容垂復圍鄴城。焦達既至，朝廷果欲徵丕任子，然後出師。達固陳丕款誠無貳，并宣楊膺之意，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，水陸運漕救鄴。

時長安大飢，人相食，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。

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，改年更始。堅與沖戰，各有勝負。嘗爲沖軍所圍，殿中上將軍鄧邁、左中郎將鄧綏、尙書郎鄧瓊相謂曰：「吾門世荷榮寵，先君建殊功於國家，不可不立忠效節，以成先君之志。且不死君難者，非丈夫也。」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，奮矛而擊沖軍。沖軍潰，堅獲免，嘉其忠勇，並拜五校，加三品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沖又遣其尙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，攻陷南門，入於南城。左將軍竇衝、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，斬首千八百級，分其屍而食之。堅尋敗沖於城西，追奔至於阿城。丕諸將請乘勝入城，堅懼爲沖所獲，乃擊金以止軍。

是時劉牢之至枋頭。征東參軍徐義、宦人孟豐告苻丕，楊膺、姜讓等謀反，丕收膺、讓戮之。牢之以丕自相屠戮，盤桓不進。

苻暉屢爲沖所敗，堅讓之曰：「汝，吾之子也，擁大衆，屢爲白虜小兒所摧，何用生爲？」暉憤恚自殺。關中堡壁三千餘所，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，相率結盟，遣兵糧助堅。左將軍苟池、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，與沖爭麥，戰於驪山，爲沖所敗，池死之，石子奔鄴。堅大怒，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，大敗之，俘掠鮮卑萬餘而還。堅怒，悉坑之。定果勇善戰，沖深憚之，遂穿馬埒以自固。

劉牢之之至鄴，慕容垂北如新城。鄴中飢甚，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。牢之入屯鄴城。慕容垂軍人飢甚，多奔中山，幽冀人相食。初，關東謠曰：「幽州缺，生當滅。若不滅，百姓絕。」缺，垂之本名。與丕相持經年，百姓死幾絕。

先是，姚萇攻新平，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，郡人遼西太守馮傑、蓮勺令馮翊等諫曰：「天下喪亂，忠臣乃見。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，今秦之所有，猶連州累鎮，郡國百城。臣子之於君父，盡心焉，盡力焉，死而後已，豈宜貳哉？」輔大悅，於是憑城固守。萇爲土山地道，輔亦爲之。或戰山峯，萇衆死者萬有餘人。輔乃詐降，萇將入，覺之，引衆而退。輔馳出擊之，斬獲萬計。至是，糧竭矢盡，外救不至，萇遣吏謂輔曰：「吾方以義取天下，豈仇忠臣乎？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，吾須此城置鎮。」輔以爲然，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，萇圍而坑之，男女無遺。初，石季龍末，清河崔悅爲新平相，爲郡人所殺。悅子液後仕堅，爲尚書郎，自表父

仇不同天地，請還冀州。堅愍之，禁錮新平人，缺其城角以恥之。新平會望深以爲慚，故相率距萇，以立忠義。

時有羣鳥數萬，翔鳴於長安城上，其聲甚悲，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，有甲兵入城之象。冲率衆登城，堅身貫甲冑，督戰距之，飛矢滿身，血流被體。時雖兵寇危逼，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，多爲賊所殺。堅謂之曰：「聞來者率不善達，誠是忠臣赴難之義。當今寇難殷繁，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。庶明靈有照，禍極災返，善保誠順，爲國自愛，蓄糧厲甲，端聽師期，不可徒喪無成，相隨獸口。」三輔人爲冲所略者，咸遣使告堅，請放火以爲內應。堅曰：「哀諸卿忠誠之意也，何復已已。但時運圯喪，恐無益於國，空使諸卿坐自夷滅，吾所不忍也。且吾精兵若獸，利器如霜，而齟於烏合疲鈍之賊，豈非天也！宜善思之。」衆固請曰：「臣等不愛性命，投身爲國，若上天有靈，單誠或冀一濟，沒無遺恨矣。」堅遣騎七百應之。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，其能免者十有一二。堅深痛之，身爲設祭而招之曰：「有忠有靈，來就此庭。歸汝先父，勿爲妖形。」歔歔流涕，悲不自勝。衆咸相謂曰：「至尊慈恩如此，吾等有死無移。」冲毒暴關中，人皆流散，道路斷絕，千里無煙。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，加輔國將軍，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。衆咸曰：「與陛下同死共生，誓無有貳。」

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：「楊定健兒應屬我，宮殿臺觀應坐我，父子同出不共汝。」旦尋而不見人跡。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，載「帝出五將久長得」。先是，又謠曰：「堅入五將山長得。」堅大信之，告其太子宏曰：「脫如此言，天或導予。今留汝兼總戎政，勿與賊爭利，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。天其或者正訓予也。」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，爲沖所擒。堅彌懼，付宏以後事，將中山公詵、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，宣告州郡，期以孟冬救長安。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，百僚逃散。慕容沖入據長安，縱兵大掠，死者不可勝計。初，秦之未亂也，關中土然，無火而煙氣大起，方數十里中，月餘不滅。堅每臨聽訟觀，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北，觀而錄之。長安爲之語曰：「欲得必存當舉煙。」又爲謠曰：「長鞘馬鞭擊左股，太歲南行當復虜。」秦人呼鮮卑爲白虜。慕容垂之起於關東，歲在癸未。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，趙整因侍，援琴而歌曰：「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勞舊父是仇綏，尾長翼短不能飛，遠徙種人留鮮卑，一旦緩急語阿誰。」堅笑而不納。至是，整言驗矣。

堅至五將山，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。堅衆奔散，獨侍御十數人而已。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，召宰人進食。俄而忠至，執堅以歸新平，幽之於別室。萇求傳國璽於堅曰：「萇次膺符曆，可以爲惠。」堅瞋目叱之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。圖緯符命，何所依據？五胡次序，無汝羌名。違天不祥，其能久乎！璽已送晉，不可得也。」萇又遣尹

緯說堅，求爲堯舜禪代之事。堅責緯曰：「禪代者，聖賢之事。姚萇叛賊，奈何擬之古人！」堅既不許，萇以禪代，罵而求死，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，時年四十八。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。是歲，太元十年也。

宏之奔也，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辯，璧距之，乃奔武都氏豪強熙，熙假道歸順，朝廷處宏於江州。宏歷位輔國將軍。桓玄篡位，以宏爲梁州刺史。熙義熙初，以謀叛被誅。

初，堅強盛之時，國有童謠云：「河水清復清，苻詔死新城。」堅聞而惡之，每征伐，戒軍候云：「地有名新者避之。」時又童謠云：「阿堅連牽三十年，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。」堅在位二十七年，因壽春之敗，其國大亂，後二年，竟死於新平佛寺，咸應謠言矣。丕僭號，僞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。

王猛字景略，北海劇人也，家於魏郡。少貧賤，以鬻畚爲業。嘗貨畚於洛陽，乃有一人貴買其畚，而云無直，自言家去此無遠，可隨我取直。猛利其貴而從之，行不覺遠，忽至深山，見一父老，鬚髮皓然，踞胡牀而坐，左右十許人，有一人引猛進拜之。父老曰：「王公何緣拜也！」乃十倍償畚直，遣人送之。猛旣出，顧視，乃嵩高山也。

猛瓌姿偉偉，博學好兵書，謹重嚴毅，氣度雄遠，細事不干其慮，自不參其神契，略不與

交通，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。猛悠然自得，不以屑懷。少游於鄴都，時人罕能識也。惟徐統見而奇之，召爲功曹。遁而不應，遂隱於華陰山。懷佐世之志，希龍顏之主，斂翼待時，候風雲而後動。桓溫入關，猛被褐而詣之，一面談當世之事，捫蝨而言，旁若無人。溫察而異之，問曰：「吾奉天子之命，率銳師十萬，杖義討逆，爲百姓除殘賊，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？」猛曰：「公不遠數千里，深入寇境，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，百姓未見公心故也，所以不至。」溫默然無以酬之。溫之將還，賜猛車馬，拜高官督護，請與俱南。猛還山諮師，師曰：「卿與桓溫豈並世哉！在此自可富貴，何爲遠乎！」猛乃止。

苻堅將有大志，聞猛名，遣呂婆樓招之，一見便若平生，語及廢興大事，異符同契，若玄德之遇孔明也。及堅僭位，以猛爲中書侍郎。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，豪右縱橫，劫盜充斥，乃轉猛爲始平令。猛下車，明法峻刑，澄察善惡，禁勒強豪。鞭殺一吏，百姓上書訟之，有司劾奏，檻車徵下廷尉詔獄。堅親問之，曰：「爲政之體，德化爲先，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，何其酷也！」猛曰：「臣聞宰寧國以禮，治亂邦以法。陛下不以臣不才，任臣以劇邑，謹爲明君翦除凶猾。始殺一姦，餘尙萬數，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，肅清軌法者，敢不甘心鼎鑊，以謝孤負。酷政之刑，臣實未敢受之。」堅謂羣臣曰：「王景略固是夷吾、子產之儔也。」於是赦之。

遷尚書左丞、咸陽內史、京兆尹。未幾，除吏部尚書、太子詹事，又遷尚書左僕射、輔國將軍、司隸校尉，加騎都尉，居中宿衛。時猛年三十六，歲中五遷，權傾內外，宗戚舊臣皆害其寵。尚書仇騰、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，堅大怒，黜騰爲甘松護軍，寶白衣領長史。爾後上下咸服，莫有敢言。頃之，遷尚書令、太子太傅，加散騎常侍。猛頻表累讓，堅竟不許。又轉司徒、錄尚書事，餘如故。猛辭以無功，不拜。

後率諸軍討慕容暉，軍禁嚴明，師無私犯。猛之未至鄴也，劫盜公行，及猛之至，遠近帖然，燕人安之。軍還，以功進封清河郡侯，賜以美妾五人，上女妓十二人，中妓三十八人，馬百匹，車十乘。猛上疏固辭不受。

時既留鎮冀州，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，簡召英雋，以補關東守宰，授訖，言臺除正。居數月，上疏曰：「臣前所以朝聞夕拜，不顧艱虞者，正以方難未夷，軍機權速，庶竭命戎行，甘驅馳之役，敷宣皇威，展筋骨之效，故僂俛從事，叨據負乘，可謂恭命於濟時，俟太平於今日。今聖德格于皇天，威靈被于八表，弘化已熙，六合清泰，竊敢披貢丹誠，請避賢路。設官分職，各有司存，豈應孤任愚臣，以速傾敗！東夏之事，非臣區區所能康理，願徙授親賢，濟臣顛墜。若以臣有鷹犬微勤，未忍捐棄者，乞待罪一州，效盡力命。」徐方始賓，淮、汝防重，六州處分，府選便宜，輒以悉停。督任弗可虛曠，深願時降神規。」堅不許，遣

其侍中梁譙詣鄴喻旨，猛乃視事如前。

俄入爲丞相、中書監、尙書令、太子太傅、司隸校尉，持節、常侍、將軍、侯如故。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。猛表讓久之。堅曰：「卿昔螭蟠布衣，朕龍潛弱冠，屬世事紛紜，厲士之際，^{〔三〕}顛覆厥德。朕奇卿於暫見，擬卿爲臥龍，卿亦異朕於一言，迴考槃之雅志，豈不精契神交，千載之會！雖傳巖入夢，姜公悟兆，今古一時，亦不殊也。自卿輔政，幾將二紀，內釐百揆，外蕩羣凶，天下向定，彝倫始敘。朕且欲從容於上，望卿勞心於下，弘濟之務，非卿而誰！」遂不許。其後數年，復授司徒。猛復上疏曰：「臣聞乾象盈虛，惟后則之；位稱以才，官非則曠。鄭武翼周，仍世載詠；王叔昧寵，政替身亡，斯則成敗之殷監，爲臣之炯戒。竊惟鼎宰崇重，參路太階，宜妙盡時賢，對揚休命。魏祖以文和爲公，貽笑孫后；千秋一言致相，匈奴唎之。臣何庸狷，而應斯舉！不但取嗤鄰遠，實令爲虜輕秦。昔東野窮馭，顏子知其將弊。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，私懼敗亡是及。且上虧憲典，臣何顏處之！雖陛下私臣，其如天下何！願迴日月之鑒，矜臣後悔，使上無過授之謗，臣蒙覆燾之恩。」堅竟不從。猛乃受命。軍國內外萬機之務，事無巨細，莫不歸之。

猛宰政公平，流放尸素，拔幽滯，顯賢才，外修兵革，內崇儒學，勸課農桑，教以廉恥，無罪而不刑，無才而不任，庶績咸熙，百揆時敘。於是兵強國富，垂及升平，猛之力也。堅嘗

從容謂猛曰：「卿夙夜匪懈，憂勤萬機，若文王得太公，吾將優游以卒歲。」猛曰：「不圖陛下知臣之過，臣何足以擬古人？」堅曰：「以吾觀之，太公豈能過也。」常敕其太子宏、長樂公丕等曰：「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廣平麻思流寄關右，因母亡歸葬，請還冀州。猛謂思曰：「便可速裝，是暮已符卿發遣。」及始出關，郡縣已被符管攝。其令行禁整，事無留滯，皆此類也。性剛明清肅，於善惡尤分。微時一餐之惠，睚眦之忿，靡不報焉，時論頗以此少之。

其年寢疾，堅親祈南北郊、宗廟、社稷，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，靡不周備。猛疾未瘳，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。猛疾甚，因上疏謝恩，并言時政，多所弘益。堅覽之流涕，悲慟左右。及疾篤，堅親臨省病，問以後事。猛曰：「晉雖僻陋吳越，乃正朔相承。親仁善鄰，國之寶也。臣沒之後，願不以晉爲圖。鮮卑、羌虜，我之仇也，終爲人患，宜漸除之，以便社稷。」言終而死，時年五十一。堅哭之慟。比斂，三臨，謂太子宏曰：「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？何奪吾景略之速也！」贈侍中，丞相餘如故。給東園溫明祕器，帛三千匹，穀萬石。謁者僕射監護喪事，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。《晉書》諡曰武侯。朝野巷哭三日。

苻融字博休，堅之季弟也。少而岐嶷夙成，魁偉美姿度。健之世封安樂王，融上疏固

辭，健深奇之，曰：「且成吾兒箕山之操。」乃止。苻生愛其器貌，常侍左右，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。長而令譽彌高，爲朝野所屬。

堅僭號，拜侍中，尋除中軍將軍。融聰辯明慧，下筆成章，至於談玄論道，雖道安無以出之。耳聞則誦，過目不忘，時人擬之王粲。嘗著浮圖賦，壯麗清贍，世咸珍之。未有升高不賦，臨喪不誄，朱彤、趙整等推其妙速。旅力雄勇，騎射擊刺，百夫之敵也。銓綜內外，刑政修理，進才理滯，王景略之流也。尤善斷獄，姦無所容，故爲堅所委任。

後爲司隸校尉。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，過宿妻家。是夜妻爲賊所殺，妻兄疑豐殺之，送豐有司。豐不堪楚掠，誣引殺妻。融察而疑之，問曰：「汝行往還，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？」豐曰：「初將發，夜夢乘馬南渡水，返而北渡，復自北而南，馬停水中，鞭策不去。俯而視之，見兩日在於水下，馬左白而溼，右黑而燥。寤而心悸，竊以爲不祥。還之夜，復夢如初。問之筮者，筮者云：『憂獄訟，遠三枕，避三沐。』既至，妻爲具沐，夜授豐枕。豐記筮者之言，皆不從之。妻乃自沐，枕枕而寢。」融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周易坎爲水，馬爲離，夢乘馬南渡，旋北而南者，從坎之離。三爻同變，變而成離。離爲中女，坎爲中男。兩日，二夫之象。坎爲執法吏。吏詰其夫，婦人被流血而死。坎二陰一陽，離二陽一陰，相承易位。離下坎上，既濟，文王遇之囚牖里，有禮而生，無禮而死。馬左而溼，溼，水也，左水右馬，馮字也。

兩日，昌字也。其馮昌殺之乎！於是推檢，獲昌而詰之，昌具首服，曰：「本與其妻謀殺董豐，期以新沐枕枕爲驗，是以誤中婦人。」在冀州，有老母遇劫於路，母揚聲唱盜，行人爲母逐之。旣擒劫者，劫者返誣行人爲盜。時日垂暮，母及路人莫知孰是，乃俱送之。融見而笑曰：「此易知耳，可二人並走，先出鳳陽門者非盜。」旣而還入，融正色謂後出者曰：「汝真是盜，何以誣人！」其發姦摘伏，皆此類也。所在盜賊止息，路不拾遺。堅及朝臣雅皆歎服，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。融觀色察形，無不盡其情狀。雖鎮關東，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。

性至孝，初屆冀州，遣使參問其母動止，或日有再三。堅以爲煩，月聽一使。後上疏請還侍養，堅遣使慰喻不許。久之，徵拜侍中、中書監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太子太傅、領宗正、錄尚書事。俄轉司徒，融苦讓不受。

融爲將善謀略，好施愛士，專方征伐，必有殊功。

堅旣有意荆揚，時慕容垂、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，堅謂江東可平，寢不暇旦。融每諫曰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窮兵極武，未有不亡。且國家，戎族也，正朔會不歸人。江東雖不絕如縈，然天之所相，終不可滅。」堅曰：「帝王曆數豈有常哉，惟德之所授耳！汝所以不如吾者，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。」劉禪可非漢之遺祚，然終爲中國之所并。吾將任汝

以天下之事，奈何事事折吾，沮壞大謀！汝尚如此，況於衆乎！」堅之將入寇也，融又切諫曰：「陛下聽信鮮卑、羌虜諂諛之言，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，臣恐非但無成，亦大事去矣。垂、萇皆我之仇敵，思聞風塵之變，冀因之以逞其凶德。少年等皆富足子弟，希關軍旅，苟說佞諂之言，以會陛下之意，不足採也。」堅弗納。及淮南之敗，垂、萇之叛，堅悼恨彌深。

苻朗字元達，堅之從兄子也。性宏達，神氣爽邁，幼懷遠操，不屑時榮。堅嘗目之曰：「吾家千里駒也。」徵拜鎮東將軍、青州刺史，封樂安男，不得已起而就官。及爲方伯，有若素士，耽翫經籍，手不釋卷，每談虛語玄，不覺日之將夕；登涉山水，不知老之將至。在任甚有稱績。

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，^{〔三〕}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，玄表朗許之，詔加員外散騎侍郎。既至揚州，風流邁於一時，超然自得，志陵萬物，所與悟言，不過一二人而已。驃騎長史王忱，江東之雋秀，聞而詣之，朗稱疾不見。沙門釋法汰問朗曰：「見王吏部兄弟未？」朗曰：「吏部爲誰？非人面而狗心、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？」^{〔四〕}王忱醜而才慧，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，故朗云然。汰悵然自失。其忤物侮人，皆此類也。

謝安常設讌請之，朝士盈坐，並机褥壺席。朗每事欲誇之，睡則令小兒跪而張口，既睡

而含出，頃復如之，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。又善識味，鹹酢及肉皆別所由。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，極江左精餚。食訖，問曰：「關中之食孰若此？」答曰：「皆好，惟鹽味小生耳。」既問宰夫，皆如其言。或人殺雞以食之，既進，朗曰：「此雞栖恒半露。」檢之，皆驗。又食鵝肉，知黑白之處。人不信，記而試之，無豪釐之差。時人咸以爲知味。

後數年，王國寶譖而殺之。王忱將爲荊州刺史，待殺朗而後發。臨刑，志色自若，爲詩曰：「四大起何因？聚散無窮已。既過一生中，又入一死理。冥心乘和暢，未覺有終始。如何箕山夫，奄焉處東市！曠此百年期，遠同嵇叔子。命也歸自天，委化任冥紀。」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，亦老莊之流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東海公陽 周虓傳「陽」作「苞」。卷一一三亦作「陽」。

〔二〕里名曰雞閭 御覽七五六引秦書「曰」作「白」。「白雞閭」爲一詞。

〔三〕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 通鑑一〇四「二」作「三」，胡注云：「自升平元年自立，至此凡二十六年。」

按：慕容垂載記苻堅報垂書有云「君臨萬邦，三十年矣」，此「二十」當作「三十」。

〔四〕垂攻陷鄆城 各本「鄆城」作「項城」。據張元濟校勘記云，所見另一宋本作「鄆」，從殿本改。

作「項」。局本作「鄖城」，當是據通鑑一〇五、通志一八九改。按：御覽一二二引前秦錄稱「九月堅至項城」，在苻融攻壽春之前，載記此條在融攻壽春之後。是項城先已屬秦，不待垂之攻取。（考秦置東豫州，治許昌，淮北諸縣非晉所有，項城當亦屬東豫。）慕容垂載記，垂上表苻堅，有「迴討鄖城，俘馘萬計」語，此處作「鄖城」無疑，今從局本。

〔五〕恐不見大軍 各本「大」下有「將」字，宋本無。通鑑一〇五、通志一八九皆無「將」字，今從宋本。

〔六〕宜驅令出關 各本無「令」字，宋本有，與通鑑一〇五、通志一八九合，今從之。

〔七〕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 周校：「石民」誤「石虔」。按：周所據乃石民傳及通鑑一〇五。

〔八〕將軍顏肱 校文：謝玄傳作「顏雄」。

〔九〕阿城 通志一八九作「阿房」。周校：當作「阿房城」。按：「阿房城」似不能簡稱「阿城」，疑「城」乃「房」之譌。

〔一〇〕武都氏豪強熙 各本「強」作「張」，宋本作「強」。強乃氏大姓，姚興載記上亦見「安南強熙」，今從宋本。

〔一一〕以宏爲梁州刺史 各本「梁」作「涼」，宋本作「梁」。斟注：魏書苻健傳「涼」作「梁」。按：冊府二二五、通志一八九及御覽一二二引前秦錄並作「梁」，今從宋本。

〔三〕堅在位二十七年 堅於升平元年六月殺苻生而自立，至太元十年乃二十九年。「七」字當譌。

〔三〕厲士之際 李校：「厲士」當爲「厲王」，謂苻生也。按：冊府二二七作「厲事」，語亦晦澀。下云「顛覆厥德」，李說當是。

〔四〕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 各本無「霍光」二字，宋本有。通鑑一〇三、通志一八九並有此二字，今從宋本。

〔五〕淮陰太守 周校：「淮陰」，謝玄傳作「淮陵」爲是。按：地理志下，淮陰乃廣陵郡屬縣，不得有太守。淮陵本臨淮郡屬縣，元康七年立郡。周說是。

〔六〕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 各本無「兄弟」二字，宋本有。冊府九四四、通志一八九並有此二字，今從宋本。

晉書卷一百十五

載記第十五

苻丕

苻丕字永叔，堅之長庶子也。少而聰慧好學，博綜經史。堅與言將略，嘉之，命鄧羌教以兵法。文武才幹亞于苻融，爲將善收士卒情，出鎮于鄴，東夏安之。

堅敗歸長安，丕爲慕容垂所逼，自鄴奔枋頭。堅之死也，丕復入鄴城，將收兵趙魏，西赴長安。會幽州刺史王永、平州刺史苻冲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，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、薊城宮室，率衆三萬進屯壺關，遣使招丕。丕乃去鄴，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。驃騎張蚝、并州刺史王騰迎之，入據晉陽，始知堅死問，舉哀于晉陽，三軍縞素。王永留苻冲守壺關，率騎一萬會丕，勸稱尊號，丕從之，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。立堅行廟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曰太安。丕置百官，以張蚝爲侍中、司空，封上黨郡公；王永爲使持節、侍

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尚書令、進封清河公；王騰爲散騎常侍、中軍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陽平郡公；苻冲爲左光祿大夫、尚書左僕射、西平王；俱石子爲衛將軍、濮陽公；楊輔爲尚書右僕射、濟陽公；王亮爲護軍將軍、彭城公；强益耳、梁暢爲侍中，徐義爲吏部尚書，並封縣公。自餘封授各有差。

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，至于宜禾，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。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：「呂光新定西國，兵强氣銳，其鋒不可當也。度其事意，必有異圖。且今關中擾亂，京師存亡未知，自河已西迄于流沙，地方萬里，帶甲十萬，鼎峙之勢實在今日。若光出流沙，其勢難測。高梧谷口，水險之要，宜先守之而奪其水。彼既窮渴，自然投戈。如其以遠不守，伊吾之關亦可距也。若度此二要，雖有子房之策，難爲計矣。地有所必爭，眞此機也。」熙弗從。美水令健爲張統說熙曰：「主上傾國南討，覆敗而還。慕容垂擅兵河北，泓、冲寇逼京師，丁零雜虜，跋扈關洛，州郡姦豪，所在風扇，王綱弛絕，人懷利己。今呂光回師，將軍何以抗也？」熙曰：「誠深憂之，未知計之所出。」統曰：「光雄果勇毅，明略絕人，今以蕩西域之威，擁歸師之銳，鋒若猛火之盛於原，弗可敵也。將軍世受殊恩，忠誠夙著，立勳王室，宜在于今。行唐公路，上之從弟，勇冠一時。爲將軍計者，莫若奉爲盟主，以攝衆望，推忠義以總率羣豪，則光無異心也。資其精銳，東兼毛興，連王統、楊璧，集四州之衆，掃凶

逆於諸夏，寧帝室于關中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熙又不從。殺洛于西海，以子胤爲鷹揚將軍，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。敦煌太守姚靜、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。胤及光戰于安彌，爲光所敗。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，光殺之。建戍、西郡太守索泮，奮威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、酒泉太守宋皓等，並爲光所殺。

堅尙書令、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，拜太尉，進封東海王。以中山太守王亮爲平東將軍、平州刺史、阜城侯，苻定爲征東將軍、冀州牧、高城侯，苻紹爲鎮東將軍、督冀州諸軍事、重合侯，苻謨爲征西將軍、幽州牧、高邑侯，苻亮爲鎮北大將軍、督幽并二州諸軍事，並進爵郡公。定、紹據信都，謨、亮先據常山，慕容垂之圍鄴城也，並降于垂，聞丕稱尊號，遣使謝罪。王亮固守博陵，與垂相持。左將軍竇衝、秦州刺史王統、河州刺史毛興、益州刺史王廣、南秦州刺史楊璧、衛將軍楊定，並據隴右，遣使招丕，請討姚萇。丕大悅，以定爲驃騎大將軍、雍州牧，衝爲征西大將軍、梁州牧，統鎮西大將軍，興車騎大將軍，璧征南大將軍，並開府儀同三司，加散騎常侍，廣安西將軍，皆進位州牧。

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：「大行皇帝棄背萬國，四海無主。征東大將軍、長樂公、先帝元子，聖武自天，受命荆南，威振衡海，分陝東都，道被夷夏，仁澤光于宇宙，德聲侔于下武。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，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，銜哀卽事，栖谷總戎，枕戈待旦，

志雪大恥。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，泓沖繼凶于京邑，致乘輿播越，宗社淪傾。羌賊姚萇，我之牧士，乘釁滔天，親行大逆，有生之巨賊也。永累葉受恩，世荷將相，不與驪山之戎、滎澤之狄共戴皇天，同履厚土。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，或四七勳舊，豈忍捨破國之醜豎，縱殺君之逆賊乎！主上飛龍九五，實協天心，靈祥休瑞，史不輟書，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，少康、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。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，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。武將猛士，風烈雷震，志殄元兇，義無他顧。永謹奉乘輿，恭行天罰。君臣終始之義，在三忘軀之誠，勦力同之，以建晉鄭之美。」

先是，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，至是糧竭矢盡，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。亮臨城數之曰：「卿，秦之人也。吾，卿之君也。起衆應賊，號稱義兵，何名實相違之甚！卿兄往合鄉宗，親逐城主，天地不容，爲世大戮。身滅未幾，卿復續之。卿見爲吾吏，親尋干戈，競爲戎首，爲爾君者，不亦難乎！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，巴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！古人有云，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，卿母在城，不能顧之，何忠義之可望！惡不絕世，卿之謂也。不圖中州禮義之邦，而卿門風若斯。卿去老母如脫屣，吾復何論哉！既而城陷，亮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。

丕復以王永爲司徒、錄尚書事，徐義爲尚書令，加右光祿大夫。

初，王廣還自成都也，奔其兄秦州刺史統。及長安不守，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。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，大敗之。王統復遣兵助廣，興於是嬰城固守。既而襲王廣，敗之，廣亡奔秦州，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，送詣姚萇。興既敗王廣，謀伐王統，平上枹。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，乃殺興，推衛平爲使持節、安西將軍、河州刺史，遣使請命。

刁雲殺慕容忠，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、大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雍秦梁涼四州牧、錄尚書事、河東王，稱藩于垂。征東苻定、鎮東苻紹、征北苻謨、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。

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，苻纂爲大司馬，張蚝爲太尉，王騰爲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徐義爲司空，苻沖爲車騎大將軍、尚書令、儀同三司，俱石子爲衛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，領官皆如故。永又檄州郡曰：「昔夏有窮夷之難，少康起焉；王莽毒殺平帝，世祖重光漢道，百六之運，何代無之！天降喪亂，羌胡猾夏，先帝晏駕賊庭，京師鞠爲戎穴，神州蕭條，生靈塗炭。天未亡秦，社稷有奉。主上聖德恢弘，道侔光武，所在宅心，天人歸屬，必當隆中興之功，復配天之美。姚萇殘虐，慕容垂凶暴，所過滅戶夷煙，毀發丘墓，毒徧存亡，痛纏幽顯，雖黃巾之害于九州，赤眉之暴于四海，方之未爲甚也。今素秋將及，行師令辰，公侯牧守，壘主鄉

豪，或勦力國家，乃心王室，各率所統，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。」於是天水姜延、馮翊寇明、河東王昭、新平張晏、京兆杜敏、扶風馬郎、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，各有衆數萬，遣使應丕。皆就拜將軍、郡守，封列侯。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，與竇衝爲首尾，擊萇。平涼太守金熙。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吒、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，與萇左將軍姚方成、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，大敗之。

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，不可以成事業，議廢之，而憚其宗強，連日不決。氏有啖青者，謂諸將曰：「大事宜定，東討姚萇，不可沈吟猶豫。一旦事發，反爲人害。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，青爲諸軍決之。」衆以爲然。於是大饗諸將，青抽劍而前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豺狼塞路，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。衛公朽耄，不足以成大事，宜反初服，以避賢路。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，而志略雄明，請共立之，以赴大駕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便下異議。」乃奮劍攘袂，將斬貳己者，衆皆從之，莫敢仰視。於是推登爲帥，遣使于丕請命。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安王、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。又以徐義爲右丞相。

丕留王騰守晉陽，楊輔戍壺關，率衆四萬進據平陽。王統以秦州降姚萇。慕容永以丕至平陽，恐不自固，乃遣使求假道還東，丕弗許。遣王永及苻纂攻之，以俱石子爲前鋒都

督，與慕容永戰于襄陵。王永大敗，永及石子皆死之。

初，苻纂之奔丕也，部下壯士三千餘人，丕猜而忌之。及永之敗，懼爲纂所殺，率騎數千南奔東垣。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，敗之，斬丕首，執其太子寧、長樂王壽，送于京師，朝廷赦而不誅，歸之于苻宏。徐義爲慕容永所獲，械埋其足，將殺之。義誦觀世音經，至夜中，土開械脫，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，遂奔楊佺期，佺期以爲洛陽令。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，奔據杏城。苻登稱尊號，僞諡丕爲哀平皇帝。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，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，僭稱大號，改元曰中興。丕在位二年而敗。

苻登

索泮 徐嵩

登字文高，堅之族孫也。父敞，健之世爲太尉司馬、隴東太守、建節將軍，後爲苻生所殺。堅卽僞位，追贈右將軍、涼州刺史，以登兄同成嗣。毛興之鎮上邽，以爲長史。登少而雄勇，有壯氣，粗險不修細行，故堅弗之奇也。長而折節謹厚，頗覽書傳。拜殿上將軍，稍遷羽林監、揚武將軍、長安令，坐事黜爲狄道長。

及關中亂，去縣歸毛興。同成言於興，請以登爲司馬，常在營部。登度量不羣，好爲奇略，同成常謂之曰：「汝聞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無數干時，將爲博識者不許。吾非疾汝，恐

或不喜人妄豫耳，自是可止。汝後得政，自可專意。」時人聞同成言，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。登乃屏迹不妄交遊。興有事則召之，戲謂之曰：「小司馬可坐評事。」登出言輒析理中，興內服焉，然敬憚而不能委任。姚萇作亂，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，相持久之。興將死，告同成曰：「與卿累年共擊逆羌，事終不克，何恨之深！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，殄碩德者，必此人也。卿可換攝司馬事。」

登既代衛平，遂專統征伐。是時歲旱衆飢，道殣相望，登每戰殺賊，名為熟食，謂軍人曰：「汝等朝戰，暮便飽肉，何憂於飢！」士衆從之，噉死人肉，輒飽健能鬪。姚萇聞之，急召碩德曰：「汝不來，必為苻登所食盡。」碩德於是下隴奔萇。

及丕敗，丕尙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、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。登乃具丕死問，於是為丕發喪行服，三軍縞素。登請立懿為主，衆咸曰：「渤海王雖先帝之子，然年在幼沖，未堪多難。國亂而立長君，春秋之義也。三虜跨僭，寇旅殷強，豺狼梟鏡，舉目而是，自古厄運之極，莫甚于斯。大王挺劍西州，鳳翔秦隴，偏師暫接，姚萇奔潰，一戰之功，可謂光格天地。宜龍驤武奮，拯拔舊京，以社稷宗廟為先，不可顧曹臧、吳札一介微節，以失圖運之機，不建中興之業也。」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曰太初。

立堅神主于軍中，載以輜輶，羽葆青蓋，車建黃旗，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，將戰必告，

凡欲所爲，啓主而後行。繕甲纂兵，將引師而東，乃告堅神主曰：「維曾孫皇帝臣登，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。昔五將之難，賊羌肆害于聖躬，實登之罪也。今合義旅，衆餘五萬，精甲勁兵，足以立功，年穀豐穰，足以資贍。卽日星言電邁，直造賊庭，奮不顧命，隕越爲期，庶上報皇帝酷冤，下雪臣子大恥。惟帝之靈，降監厥誠。」因歔歔流涕。將士莫不悲慟，皆刻鋒鎧爲「死休」字，示以戰死爲志。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，知有厚薄，從中分配，故人自爲戰，所向無前。

初，長安之將敗也，堅中壘將軍徐嵩、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，據險築堡以自固，而受姚萇官爵。及萇之害堅，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。至是，各率衆降登。拜嵩鎮軍將軍、雍州刺史，空輔國將軍、京兆尹。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。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，弟懿爲皇太弟。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太師，領大司馬，進封魯王，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、并州牧、朔方公。纂怒謂使者曰：「渤海王世祖之孫，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？」纂長史王旅諫曰：「南安已立，理無中改。賊虜未平，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，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，梟二虜之後，徐更圖之。」纂乃受命。於是貳縣虜帥彭沛穀、屠各董成、張龍世、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，有衆十餘萬。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、金洛生，大黑等逆戰，大敗之，斬首五千八百。

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、南秦州牧，楊定爲大將軍、益州牧，楊璧爲司空、梁州牧。

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，姚萇自陰密距纂，纂退屯敷陸。竇衝攻萇、汧、雍二城，克之，斬其將軍姚元平、張略等。又與萇戰于汧東，爲萇所敗。登次于瓦亭。萇攻彭沛、穀堡，陷之，沛、穀奔杏城，萇遷陰密。登征虜，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，與苻纂首尾，將圖長安。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，纂不從，乃殺纂，自立爲秦公。蘭犢絕之，皆爲姚萇所敗。

登進據胡空堡，戎、夏歸之者十有餘萬。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，嵩被殺，悉坑戎士。登率衆下隴入朝那，姚萇據武都相持，累戰互有勝負。登軍中大饑，收菽以供兵士。立其子崇爲皇太子，弁爲南安王，尙爲北海王。姚萇退還安定。登就食新平，留其大軍于胡空堡，率騎萬餘圍萇營，四面大哭，哀聲動人。萇惡之，乃命三軍哭以應登，登乃引退。

萇以登頻戰輒勝，謂堅有神驗，亦於軍中立堅神主，請曰：「往年新平之禍，非萇之罪。臣兄襄從陝北渡，假路求西，狐死首丘，欲暫見鄉里。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，不遂而沒。襄敕臣行殺，非臣之罪。苻登陛下末族，尙欲復讎，臣爲兄報恥，於情理何負！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，謂臣曰：『朕以龍驤建業，卿其勉之！』明詔昭然，言猶在耳。陛下雖過世爲神，

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，忘前征時言邪！今爲陛下立神象，可歸休于此，勿計臣過，聽臣至誠。」登進師攻萇，旣而升樓謂萇曰：「自古及今，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，望有益乎！」大呼曰：「殺君賊姚萇出來，吾與汝決之，何爲枉害無辜！」萇憚而不應。萇自立堅神象，戰未有利，軍中每夜驚恐，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。

登將軍竇洛、竇于等謀反發覺，出奔于萇。登進討彭池不克，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，皆克之。萇連戰屢敗，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，登引師要之，大敗崇于安丘，俘斬二萬五千。進攻萇將吳忠、唐匡于平涼，克之，以尙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、滅羌校尉，戍平涼。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。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，陷之，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，尙擒名將數十人，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。

登收合餘兵，退據胡空堡，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、驃騎將軍、前鋒大都督、都督隴東諸軍事，楊定左丞相、上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楊璧大將軍、都督隴右諸軍事。遣衝率見衆爲先驅，自繁川趣長安。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。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，璧留守仇池。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、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。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，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之格奴坂，大敗之。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，姚萇救之，登引退。萇密遣其將任兌、宗度詐爲內應，遣使招登，許開門納之。登以爲然。雷惡地馳謂

登曰：「姚萇多計略，善御人，必爲姦變，願深宜詳思。」登乃止。萇聞惡地之詣登也，謂諸將曰：「此羌多姦智，今其詣登，事必無成。」登聞萇懸門以待之，大驚，謂左右曰：「雷征東其殆聖乎！微此公，朕幾爲豎子所誤。」萇攻陷新羅堡。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。〔六〕登將軍路柴、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。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，萇救之，不克而退。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，爲萇所殺。

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，宣檄三輔曰：「義感君子，利動小人。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，累世受恩，非常伯納言之子，卽卿校牧守之胤，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！裸尸薦棘，痛結幽泉，山陵無松隧之兆，靈主無清廟之頌，賊臣莫大之甚，自古所未聞。雖茹荼之苦，銜蓼之辛，何以諭之！姚萇窮凶肆虐，毒被人神，於圖讖曆數萬無一分，而敢妄竊重名，厚顏瞬息，日月固所不照，二儀實亦不育。皇天雖欲絕之，亦將假手於忠節。凡百君子，皆夙漸神化，有懷義方，含恥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沒乎！衆咸然之。唯鄭縣人苟曜不從，聚衆數千應姚萇。登以質爲平東將軍、馮翊太守。質遣部將伐曜，大敗而歸。質乃東引楊楷，以爲聲援，又與曜戰于鄭東，爲曜所敗，遂歸于萇，萇以爲將軍，質衆皆潰散。

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，〔七〕克之，遂渡渭水，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，不克，進據曲牢。苟曜有衆一萬，據逆方堡，〔八〕密應登，登去曲牢繁川，次于馬頭原。萇率騎來

距，大戰敗之，斬其尙書吳忠，進攻新平。萇率衆救之，登引退，復攻安定，爲萇所敗，據路承堡。

是時萇疾病，見苻堅爲祟。登聞之，秣馬厲兵，告堅神主曰：「曾孫登自受任執戈，幾將一紀，未嘗不上天錫祐，皇鑒垂矜，所在必克，賊旅冰摧。今太皇帝之靈降災戾于逆羌，以形類推之，醜虜必將不振。登當因其隕斃，順行天誅，拯復梓宮，謝罪清廟。」於是大赦境內，百僚進位二等。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，累爲崇所敗。進逼安定，去城九十餘里。萇疾小瘳，率衆距登，登去營逆萇，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，登懼，退還。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。旦而候人告曰：「賊諸營已空，不知所向。」登驚曰：「此爲何人，去令我不知，來令我不覺，謂其將死，忽然復來，朕與此羌同世，何其厄哉！」遂罷師還雍。

以竇衝爲右丞相。尋而衝叛，自稱秦王，建年號。登攻之于野人堡，衝請救于姚萇，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。登引兵還赴胡空堡，衝遂與萇連和。

至是萇死，登聞之喜曰：「姚興小兒，吾將折杖以笞之。」於是大赦，盡衆而東，攻屠各姚奴、帛蒲二堡，克之，自甘泉向關中。興追登不及數十里，登從六陌趣廢橋，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。登爭水不得，衆渴死者十二三。與緯大戰，爲緯所敗，其夜衆潰，登單馬奔雍。

初，登之東也，留其弟司徒廣守雍，太子崇守胡空堡。廣、崇聞登敗，出奔，衆散。登

至，無所歸，遂奔平涼，收集遺衆入馬毛山。興率衆攻之，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，結婚請援，乾歸遣騎二萬救登。登引軍出迎，與興戰于山南，爲興所敗，登被殺。在位九年，時年五十二。崇奔于湟中，僭稱尊號，改元延初。僞諡登曰高皇帝，廟號太宗。崇爲乾歸所逐，崇、定皆死。〔六〕

始，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，至登五世，凡四十有四歲，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。

索泮字德林，敦煌人也。世爲冠族。泮少時游俠，及長，變節好學，有佐世才器。張天錫輔政，以泮爲冠軍、記室參軍。天錫卽位，拜司兵，歷位禁中錄事。執法御掾，州府肅然，郡縣改迹。遷羽林左監，有勤幹之稱。出爲中壘將軍、西郡武威太守、典戎校尉。政務寬和，戎夏懷其惠，天錫甚敬之。苻堅見而歎曰：「涼州信多君子！」旣而以泮河西德望，拜別駕。

呂光旣克姑臧，泮固郡不降，光攻而獲之。光曰：「孤旣平西域，將赴難京師，梁熙無狀，絕孤歸路，此朝廷之罪人，卿何意阻郡固迷，自同元惡！」泮厲色責光曰：「將軍受詔討叛胡，可受詔亂涼州邪？寡君何罪，而將軍害之？泮但苦力寡，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，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！主滅臣死，禮之常也。」乃就刑于市，神色不變。

弟菱有儒才，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、宓從右監。苻堅世至伏波將軍、典農都尉，與泮俱被害。

徐嵩字元高，盛之子也。少以清白著稱。苻堅時舉賢良，爲郎中，稍遷長安令，貴戚子弟犯法者，嵩一皆考竟，請託路絕。堅甚奇之，謂其叔父成曰：「人爲長吏，故當應耳。此年少落落，有端貳之才。」遷守始平郡，甚有威惠。

及壘陷，姚方成執而數之，嵩厲色謂方成曰：「汝姚萇罪應萬死，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，叨據內外，位爲列將，無犬馬識養之誠，首爲大逆。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！何不速殺我，早見先帝，取姚萇于地下。」方成怒，三斬嵩，漆其首爲便器。登哭之哀慟，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諡曰忠武。

史臣曰：自兩京殄覆，九土分崩，赤縣成蛇豕之墟，紫宸遷鼃黽之穴，干戈日用，戰爭方興，猶逐鹿之並驅，若瞻烏之靡定。苻洪擅蠻陬之桀黠，乘羯虜之危亡，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，禍生蠱毒，未逞狼心。健旣承家，克隆凶緒，率思歸之衆，投山西之隙，據億丈之巖

險，總三秦之果銳，敢窺大寶，遂竊鴻名，校數姦雄，有可言矣。長生慘虐，稟自率由。覩辰象之災，謂法星之夜飲，忍生靈之命，疑猛獸之朝飢。但肆毒于刑殘，曾無心於戒懼。招亂速禍，不亦宜乎！

永固雅量瓌姿，變夷從夏，叶魚龍之謠詠，挺草付之休徵，克翦姦回，纂承僞曆，遵明王之德教，闡先聖之儒風，撫育黎元，憂勤庶政。王猛以宏材緯軍國，苻融以懿戚贊經綸，權薛以諒直進規謨，鄧張以忠勇恢威略，雋賢效足，杞梓呈才，文武兼施，德刑具舉。乃平燕定蜀，擒代吞涼，跨三分之二，居九州之七，遐荒慕義，幽險宅心，因止馬而獻歌，託棲鸞以成頌，因以功侔曩烈，豈直化洽當年！雖五胡之盛，莫之比也。

既而足已夸世，懷諫違謀，輕敵怒鄰，窮兵黷武。懟三正之未叶，恥五運之猶乖，傾率土之師，起滔天之寇，負其犬羊之力，肆其吞噬之能。自謂戰必勝，攻必取，便欲鳴鸞禹穴，駐蹕疑山，疏爵以侯楚材，築館以須歸命。曾弗知人道助順，神理害盈，雖矜涿野之強，終致昆陽之敗。遂使凶渠候隙，狡寇伺間，步搖啓其禍先，燒當乘其亂極，宗社遷於他族，身首罄于賊臣，貽戒將來，取笑天下，豈不哀哉！豈不謬哉！

苻丕承亂僭竊，尋及傾敗，斯可謂天之所廢，人不能支。苻登集離散之兵，厲死休之志，雖衆寡不敵，難以立功，而義烈慷慨，有足稱矣。

贊曰：洪惟壯勇，威棱氏種。健藉世資，遂雄關隴。長生昏虐，敗不旋踵。永固禎祥，肇自龍驤。垂旒負宸，竊帝圖王。患生縱敵，難起矜強。丕登僭假，淪胥以亡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字永叔 輯注：御覽一二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、魏書苻健傳「永叔」均作「永敍」。「叔」與「敍」形近致譌，疑當作「敍」。按：冊府二一九、通志一八九亦並作「敍」，「叔」字當譌。
- 〔二〕改元曰太安 御覽一二二引前秦錄「太安」作「太平」，通鑑一〇六又作「大安」。
- 〔三〕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 周校：幽州不當爲征西。按下文云「征北苻謨」，知「西」乃「北」之誤。
- 〔四〕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 各本「可」作「何」，局本作「可」。冊府九四三亦作「可」，局本當是據冊府改，於文義爲長，今從之。

〔五〕苻遷陰密 通鑑一〇七「遷」作「還」。上云「姚萇自陰密拒纂」，疑作「還」是。

〔六〕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 通鑑一〇七稱：「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，克之，益男走。」則益男乃苻登之扶風太守。疑此「萇」字衍。

〔七〕金溫 通鑑一〇七作「金榮」。

〔八〕據逆方堡 周校：「逆方堡」，姚萇載記作「逆萬堡」，疑「萬」古作「万」而誤爲「方」也。按：御覽

二九三引十六國春秋、通典一五四並作「萬」，周說是。

〔九〕崇定皆死

〔註〕御覽一二二引前秦錄，崇奔於楊定，帥衆二萬攻乾歸，爲乾歸所敗，崇、定皆

死。是「定」爲楊定，載記漏書楊定，不詳始末。按：乾歸敗斬楊定，亦見乾歸載記。此處先未見

楊定，忽云「崇、定皆死」，令人不解定是何人。

晉書卷一百十六

載記第十六

姚弋仲

姚弋仲，南安赤亭羌人也。其先有虞氏之苗裔。禹封舜少子於西戎，世爲羌酋。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，七世孫墳虞，漢中元末寇擾西州，爲楊虛侯馬武所敗，徙出塞。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，漢朝嘉之，假冠軍將軍、西羌校尉、歸順王，處之於南安之赤亭。那玄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、綏戎校尉、西羌都督。迴生弋仲，少英毅，不營產業，唯以收恤爲務，衆皆畏而親之。永嘉之亂，東徙榆眉，戎夏縑負隨之者數萬，自稱護西羌校尉、雍州刺史，扶風公。

劉曜之平陳安也，以弋仲爲平西將軍，封平襄公，邑之于隴上。及石季龍克上邽，弋仲說之曰：「明公握兵十萬，功高一時，正是行權立策之日。」隴上多豪，秦風猛勁，道隆後服，

道洿先叛，宜徙隴上豪強，虛其心腹，以實畿甸。」季龍納之，啓勸以弋仲行安西將軍、六夷左都督。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勸，勸禮待之，弋仲上疏曰：「祖約殘賊晉朝，逼殺太后，不忠於主，而陛下寵之，臣恐姦亂之萌，此其始矣。」勸善之，後竟誅約。

勸既死，季龍執權，思弋仲之言，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。弋仲率部衆數萬遷于清河，拜奮武將軍、西羌大都督，封襄平縣公。及季龍廢石弘自立，弋仲稱疾不賀。季龍累召之，乃赴，正色謂季龍曰：「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？」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。遷持節、十郡六夷大都督、冠軍大將軍。性清儉鯁直，不修威儀，屢獻讜言，無所迴避，季龍甚重之。朝之大議，靡不參決，公卿亦憚而推下之。武城左尉，季龍寵姬之弟也，曾擾其部，弋仲執尉，數以迫脅之狀，命左右斬之。尉叩頭流血，左右諫，乃止。其剛直不回，皆此類也。

季龍末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，季龍大懼，馳召弋仲。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，輕騎至鄴。時季龍病，不時見弋仲，引入領軍省，賜其所食之食。弋仲怒不食，曰：「召我擊賊，豈來覓食邪！我不知上存亡，若一見，雖死無恨。」左右言之，乃引見。弋仲數季龍曰：「兒死來愁邪？乃至於疾！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，至今相殺。兒自有過，責其下人太甚，故反耳。汝病久，所立兒小，若不差，天下必亂。當宜憂此，不煩憂賊也。犢等因思歸之心，共爲姦盜，所行殘賊，此成擒耳。老羌請效死前鋒，使一舉而了。」弋仲性狷直，俗無尊

卑皆汝之，季龍恕而不責，於坐授使持節、侍中、征西大將軍，賜以鎧馬。弋仲曰：「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？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，策馬南馳，不辭而出，遂滅梁犢。以功加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進封西平郡公。

冉閔之亂，弋仲率衆討閔，次於混橋。石祗僭號于襄國，以弋仲爲右丞相，待以殊禮。祗與閔相攻，弋仲遣其子襄救祗，戒襄曰：「汝才十倍於閔，若不梟擒，不須復見我也。」襄擊閔於常盧澤，大破之而歸。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，杖之一百。

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，張豺之輔石世也，背弋仲歸豺，豺以爲尙書郎。豺敗，復歸，咸勸殺之。弋仲曰：「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，當收其力用，不足害也。」以爲參軍。其寬恕如此。

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常戒諸子曰：「吾本以晉室大亂，石氏待吾厚，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。今石氏已滅，中原無主，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。我死，汝便歸晉，當竭盡臣節，無爲不義之事。」乃遣使請降。永和七年，拜弋仲使持節、六夷大都督、都督江淮諸軍事、三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大單于，封高陵郡公。八年，卒，時年七十三。

子襄之入關也，爲苻生所敗，弋仲之柩爲生所得，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。襄僭位，追諡曰景元皇帝，廟號始祖，墓曰高陵，置園邑五百家。

姚襄

襄字景國，弋仲之第五子也。年十七，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過膝，雄武多才藝，明察善撫納，士衆愛敬之，咸請爲嗣。弋仲弗許，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，乃授之以兵。石祗僭號，以襄爲使持節、驃騎將軍、護烏丸校尉、豫州刺史、新昌公。晉遣使拜襄持節、平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、卽丘縣公。

弋仲死，襄祕不發喪，率戶六萬南攻陽平、元城、發干，皆破之，殺掠三千餘家，屯於礪礪津。以太原王亮爲長史，天水尹赤爲司馬，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，南安斂岐爲右部帥，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，強白爲後部帥，太原薛讚、略陽權翼爲參軍。南至滎陽，始發喪行服。與高昌、李歷戰於麻田，馬中流矢死，賴其弟萇以免。晉處襄於譙城，遣五弟爲任，單騎度淮，見豫州刺史謝尙於壽春。尙命去仗衛，幅巾以待之，一面交款，便若平生。

襄少有高名，雄武冠世，好學博通，雅善談論，英濟之稱著于南夏。中軍將軍、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，乃因襄諸弟，頻遣刺客殺襄，刺客皆推誠告實，襄待之若舊。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，襄乃斬憬而并其衆。浩愈惡之，乃使將軍劉啓守譙，遷襄于梁國蠡臺，表授梁國內史。襄遣權翼詣浩，浩曰：「姚平北每舉動自由，豈所望也。」翼曰：「將軍輕

納姦言，自生疑貳，愚謂猜嫌之由，不在於彼。」浩曰：「姚君縱放小人，盜竊吾馬，王臣之體固若是乎？」翼曰：「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，終爲難保，校兵練衆，將懲不恪，取馬者欲以自衛耳。」浩曰：「何至是也。」浩遣謝萬討襄，襄逆擊破之。浩甚怒，會聞關中有變，浩率衆北伐，襄乃要擊浩於山桑，大敗之，斬獲萬計，收其資仗。使兄益守山桑壘，復如淮南。浩遣劉啓、王彬之伐山桑，襄自淮南擊滅之，鼓行濟淮，屯于盱眙，招掠流人，衆至七萬，分置守宰，勸課農桑，遣使建鄴，罪狀殷浩，并自陳謝。

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，朝廷大震，以吏部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，緣江備守。襄將佐部衆皆北人，咸勸襄北還。襄方軌北引，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，進攻外黃，爲晉邊將所敗。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，於是復振。乃據許昌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，自許遂攻洛陽，踰月不克。其長史王亮諫襄曰：「公英略蓋天下，士衆思效力命，不可損威勞衆，守此孤城。宜還河北，以弘遠略。」襄曰：「洛陽雖小，山河四塞之固，亦是用武之地。吾欲先據洛陽，然後開建大業。」俄而亮卒，襄哭之甚慟，曰：「天將不欲成吾事乎？」王亮捨我去也。」

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，戰於伊水北，爲溫所敗，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。其夜，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，屯據陽鄉，赴者又四千餘戶。襄前後敗喪數矣，衆知襄所

在，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。時或傳襄創重不濟，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。其得物情如此。先是，弘農楊亮歸襄，襄待以客禮。後奔桓溫，溫問襄於亮，亮曰：「神明器宇，孫策之儔，而雄武過之。」其見重如是。

襄尋徙北屈，將圖關中，進屯杏城，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，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、盧招集北地戎夏，歸附者五萬餘戶。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，蘭敗，爲飛所執。襄率衆西引，生又遣苻堅、鄧羌等要之。襄將戰，沙門智通固諫襄，宜厲兵收衆，更思後舉。襄曰：「二雄不俱立，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，吾計決矣。」會羌師來逼，襄怒，遂長驅而進，戰于三原。襄敗，爲堅所殺，時年二十七，是歲晉升平元年也。苻生以公禮葬之。襄僭號，追諡魏武王，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。

姚萇

萇字景茂，弋仲第二十四子也。少聰哲，多權略，廓落任率，不修行業，諸兄皆奇之。隨襄征伐，每參大謀。襄之寇洛陽也，夢萇服袞衣，升御坐，諸酋長皆侍立，旦謂將佐曰：「吾夢如此，此兒志度不恒，或能大起吾族。」襄之敗于麻田也，馬中流矢死，萇下馬以授襄，襄曰：「汝何以自免？」萇曰：「但令兄濟，豎子安敢害萇！」會救至，俱免。

及襄死，萇率諸弟降於苻生。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，歷左衛將軍，隴東、汲郡、河東、武都、武威、巴西、扶風太守，寧、幽、亮三州刺史，復爲揚武將軍，步兵校尉，封益都侯。爲堅將，累有大功。

初，萇隨楊安伐蜀，嘗晝寢水旁，上有神光煥然，左右咸異之。及苻堅寇晉，以萇爲龍驤將軍、督益梁州諸軍事，謂萇曰：「朕本以龍驤建業，龍驤之號未曾假人，今特以相授，山南之事一以委卿。」堅左將軍竇衝進曰：「王者無戲言，此將不祥之徵也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堅默然。

堅旣敗於淮南，歸長安，慕容泓起兵叛堅。堅遣子叡討之，以萇爲司馬。爲泓所敗，叡死之。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，堅怒，殺之。萇懼，奔於渭北，遂如馬牧。西州豪族尹詳、趙曜、王欽盧、牛雙、狄廣、張乾等率五萬餘家，咸推萇爲盟主。萇將距之，天水尹緯說萇曰：「今百六之數旣臻，秦亡之兆已見，以將軍威靈命世，必能匡濟時艱，故豪傑驅馳，咸同推仰。明公宜降心從議，以副羣望，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。」萇乃從緯謀，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、萬年秦王，大赦境內，年號白雀，稱制行事。以天水尹詳、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，南安姚晃、尹緯爲左右司馬，天水狄伯支、焦虔、梁希、龐魏、任謙爲從事中郎，姜訓、閭遵爲掾屬，王據、焦世、蔣秀、尹延年、牛雙、張乾爲參軍，王欽盧、姚方成、王破

虜、楊難、尹嵩、裴騎、趙曜、狄廣、党刪等爲帥。

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，衆甚盛。苻將西上，恐沖遏之，乃遣使通和，以子崇爲質於沖，進屯北地，厲兵積粟，以觀時變。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敷陸，至是，降於苻，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。堅率諸將攻之，不能克。

苻聞慕容沖攻長安，議進趨之計，羣下咸曰：「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。」苻曰：「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，若功成事捷，咸有東歸之思，安能久固秦川！吾欲移兵嶺北，廣收資實，須秦弊燕迴，然後垂拱取之。兵不血刃，坐定天下，此卞莊得二之義也。」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，苻自貳縣要破之，方單馬奔免，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苻。苻遣諸將攻新平，克之，因略地至安定，嶺北諸城盡降之。

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，走入五將山。沖入長安。堅司隸校尉權翼、尙書趙遷、大鴻臚皇甫覆、光祿大夫薛讚、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苻。苻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，苻如新平。俄而忠執堅，送之。

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，戰於新平南，大破之，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，拜散騎常侍。

沖旣率衆東下，長安空虛。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，渭北盡應之。扶風王麟有衆數千，

保據馬嵬。奴遣弟多攻麟。萇伐麟，破之，麟走漢中。執多而進攻奴，降之。

以太元十一年，萇僭卽皇帝，位于長安，大赦，改元曰建初，國號大秦，改長安曰常安。立妻虵氏爲皇后，子興爲皇太子，置百官。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。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。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，鎮長安。

萇如安定，擊平涼胡金熙、鮮卑沒奕于，大破之。遂如秦州，與苻堅 秦州刺史王統相持，天水屠各、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，統懼，乃降。因饗將士于上邽，南安人古成詵進曰：「臣州人殷地險，雋傑如林，用武之國也。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，三分鼎足，而坐玩珠玉，以至于此。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，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。」萇善之，擢爲尙書郎。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、征西將軍、秦州刺史，領護東羌校尉，鎮上邽。

萇還安定，修德政，布惠化，省非急之費，以救時弊，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，皆顯異之。

萇復如秦州，爲苻登所敗，語在登傳。以其太子興鎮長安，而與登相距。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，慕容永攻之，犢遣使請救。萇將赴救，尙書令姚旻、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：「苻登近在瓦亭，陛下未宜輕舉。」萇曰：「登遲重少決，每失時機，聞吾自行，正當廣集兵資，必不能輕軍深入。兩月之間，足可克此三豎，吾事必矣。」遂師次於渥源。〔六〕師奴率

衆來距，大戰，敗之，盡俘其衆。又擒蘭犢，收其土馬。萇乃掘苻堅尸，鞭撻無數，裸剝衣裳，薦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。

初，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，萇雄略命世，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。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，數爲登所敗，遠近咸懷去就之計，唯征虜齊難、冠軍徐洛生、輔國劉郭單、冠威彌姐婆觸、龍驤趙惡地、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，並留子弟守營，供繼軍糧，身將精卒，隨萇征伐。時諸營既多，故號萇軍爲大營，大營之號自此始也。時天大雪，萇下書深自責罰，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，身食一味，妻不重綵。將帥死王事者，加秩二等，士卒戰沒，皆有褒贈。立太學，禮先賢之後。

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，萇曰：「卿以身徇難，將爲誰乎？」曜曰：「臣死之後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。」萇遣之。事發，爲登所殺，萇以暹爲騎都尉。

登進逼安定，諸將勸萇決戰，萇曰：「與窮寇競勝，兵家之下。吾將以計取之。」於是留其尙書令姚旻守安定，夜襲登輜重於大界，克之。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，萇曰：「登衆雖亂，怒氣猶盛，未可輕也。」遂止。萇以安定地狹，且逼苻登，使姚碩德鎮安定，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，遣弟征南靖鎮之。

立社稷于長安。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，拜爲中大夫，歲賜牛酒。

尹緯、姚晃謂古成誥曰：「苻登窮寇，歷年未滅，姦雄鴟峙，所在糾扇，夷夏皆貳，將若之何？」誥曰：「主上權略無方，信賞必罰，賢能之士，咸懷樂推，豈慮大業不成，氐賊不滅乎！」緯曰：「登窮寇未滅，姦雄所在扇合，吾等寧無懼乎？」誥曰：「三秦天府之國，主上十分已有其八。今所在可慮者，苻登、楊定、雷惡地耳，自餘瑣瑣，焉足論哉！然惡地地狹衆寡，不足爲憂。苻登藉烏合犬羊，偷存假息，料其智勇，非至尊之匹。霸王之起，必有驅除，然後克定大業。昔漢魏之興也，皆十有餘年，乃能一同於海內，五六年間未爲久也。主上神略內明，英武外發，可謂無敵於天下耳，取登有餘力。願布德行仁，招賢納士，厲兵秣馬，以候天機。如其鴻業不成者，誥請腰斬以謝明公。」緯言之於萇，萇大悅，賜誥爵關內侯。

雷惡地率衆降萇，拜爲鎮東將軍。魏褐飛自稱大將軍、衝天王，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，雷惡地應之，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。萇議將討之，羣臣咸曰：「陛下不憂六百里苻登，乃憂六百里褐飛？」萇曰：「登非可卒殄，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。惡地多智，非常人也。南引褐飛，東結董成，〔〕甘言美說以成姦謀，若得杏城、李潤，惡地據之，控制遠近，相爲羽翼，長安東北非復吾有。」於是潛軍赴之。萇時衆不滿二千，褐飛、惡地衆至數萬，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。萇每見一軍至，輒有喜色。羣下怪而問之，萇曰：「今同惡相濟，皆來會集，吾得乘勝席卷，一舉而覆其巢穴，東北無復餘也。」褐飛等以萇兵少，盡衆來攻。萇固

壘不戰，示之以弱，潛遣子崇率騎數百，出其不意，以乘其後。褐飛兵擾亂，萇遣鎮遠王超、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，褐飛衆大潰，斬褐飛及首級萬餘。惡地請降，萇待之如初。惡地每謂人曰：「吾自言智勇所施，足爲一時之傑。校數諸雄，如吾之徒，皆應跨據一方，獸嘯千里。遇姚公智力摧屈，是吾分也。」惡地猛毅清肅，不可干以非義，嶺北諸豪皆敬憚之。

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，以旌戰功。歲餘，問之，城曰：「營所至小，已廣之矣。」萇曰：「少來鬪戰無如此快，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，國之事業，由此克舉。小乃爲奇，大何足貴！」

貳城胡曹寅、王達獻馬三千匹。以寅爲鎮北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達爲鎮遠將軍、金城太守。萇性簡率，羣下有過，或面加罵辱。太常權翼言於萇曰：「陛下弘達自任，不修小節，駕馭羣雄，苞羅僞異，棄嫌錄善，有高祖之量。然輕慢之風，所宜除也。」萇曰：「吾之性也。吾於舜之美，未有片焉；漢祖之短，已收其一。若不聞讜言，安知過也！」

南羌竇率戶五千來降，拜安西將軍。

萇下書，有復私仇者，皆誅之。將吏亡滅者，各隨所親以立後，振給長育之。

鎮東苟曜據逆萬堡，密引苻登。萇與登戰，敗於馬頭原，收衆復戰。姚碩德謂諸將曰：「上慎於輕戰，每欲以計取之。今戰旣失利，而更逼賊者，必有由也。」萇聞而謂碩德曰：「登

用兵遲緩，不識虛實，今輕兵直進，逕據吾東，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。事久變成，其禍難測。所以速戰者，欲使豎子謀之未就，好之未深，散敗其事耳。」進戰，大敗之，登退屯于郿。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，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。羣下諫之，萇曰：「槌既去苻登，復欲圖我，將安所歸！且懷德初附，推款委質，吾復以不信待之，何以御物乎！」羣臣果有異謀，槌不從而止。

萇如陰密攻登，敕其太子興曰：「苟曜好姦變，將爲國害，聞吾還北，必來見汝，汝便執之。」苟曜果見興于長安，興遣尹緯讓而誅之。

萇大敗登于安定東，置酒高會，諸將咸曰：「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賊至今，陛下將牢太過耳。」萇笑曰：「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過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當十萬之衆，與天下爭衡，望麾而進，前無橫陣，二也；溫古知今，講論道藝，駕馭英雄，收羅雋異，三也；董率大衆，履險若夷，上下咸允，人盡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業，策任羣賢者，正望算略中一片耳。」羣臣咸稱萬歲。

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，勿有所廢，考試優劣，隨才擢敘。苻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，拜使持節、車騎將軍、高平公。

萇寢疾，遣姚碩德鎮李潤，尹緯守長安，召其太子興詣行營。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：

「今寇賊未滅，上復寢疾，王統、苻胤等皆有部曲，終爲人害，宜盡除之。」興於是誅苻胤、王統、王廣、徐成、毛盛，乃赴召。興至，苻怒曰：「王統兄弟是吾州里，無他遠志，徐成等昔在秦朝，並爲名將。天下小定，吾方任之，奈何輒便誅害，令人喪氣！」

苻下書，兵吏從征伐，戶在大營者，世世復其家，無所豫。

苻登與竇衝相持，苻議擊之，尹緯言於苻曰：「太子純厚之稱，著于遐邇，將領英略，未爲遠近所知。宜遣太子親行，可以漸廣威武，防闕閼之原。」苻從之，戒興曰：「賊徒知汝轉近，必相驅入堡，聚而掩之，無不克矣。」比至胡空堡，衝圍自解。登聞興向胡空堡，引還，興因襲平涼，大獲而歸，咸如苻策。使興還鎮長安。

苻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姦穢，有相劾舉者，皆以其罪罪之。

晉平遠將軍、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苻，晉將楊佺期、趙睦追之。遣姚崇赴救，大敗晉師，斬趙睦。以佛嵩爲鎮東將軍。

苻如長安，至於新支堡，疾篤，興疾而進。夢苻堅將天官使者、鬼兵數百突入營中，苻懼，走入宮，宮人迎苻刺鬼，誤中苻陰，鬼相謂曰：「正中死處。」拔矛，出血石餘。寤而驚悸，遂患陰腫，醫刺之，出血如夢。苻遂狂言，或稱「臣苻」，殺陛下者兄襄，非臣之罪，願不枉臣」。至長安，召太尉姚旻、尚書左僕射尹緯、右僕射姚晃、尚書狄伯支等入，受遺輔政。苻

謂興曰：「有毀此諸人者，慎勿受之。汝撫骨肉以仁，接大臣以禮，待物以信，遇黔首以恩，四者既備，吾無憂矣。」以太元十八年死，時年六十四，在位八年。僞諡武昭皇帝，廟號太祖，墓稱原陵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常盧澤 冉閔載記、通鑑九九「常盧」作「長蘆」。水經濁漳水注見長蘆水。字當作「長」，「常」，

蓋當後秦史臣避姚萇嫌名而改，唐人未及回改者。

〔二〕都督江淮諸軍事 御覽一二三引後秦錄、通鑑九九「江淮」作「江北」。胡注：「江北」恐當作「河

北」。按：江淮爲東晉根本重地，地域甚廣，豈能以都督授弋仲。弋仲時在清河，亦未必使其都督

江北。胡說疑是。

〔三〕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 據張元濟校勘記云，所見另一宋本「敦」字空格，

百納本從殿本補。周校：穆帝紀作「郭敞執陳留內史劉仕」。按：通鑑九九從紀。堂邑西晉雖曾

置郡，不聞曾爲王國，何以稱內史，疑誤。「敦」字當是舊本模糊，故宋本已空格，或本是「敞」字，

形近譌「敦」。

〔四〕姜訓 通鑑一〇五作「羌訓」。

〔三〕李詳 各本「詳」作「祥」，宋本作「詳」。通志一九〇亦作「詳」，今從宋本。

〔六〕遂師次於渥源 通鑑一〇七「渥」作「泥」，胡注：「漢書地理志，北地郡有泥陽縣，應劭注云：泥

水出郁致北蠻中。」疑「渥」乃「泥」之譌。

〔七〕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 各本「亂」下衍「欲」字，今據冊府二二七、通志一九〇刪。又「或」字，

冊府、通志並作「咸」。

〔八〕董成 御覽二九三引十六國春秋、通典一五四「成」作「咸」。

〔九〕金槌 通鑑一〇七作「強金槌」。

